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神圣人生论

下 册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 神圣人生论(下)

## 第二部 知识与精神造化

### 第十五章 真实性與大全知识

如是。这便是‘无明’之起源，‘无明’之自性，‘无明’之界限。其起源是知识之一限制；其分明底性格，乃有体之徙其自有的整体性与全般真实性之分离；其界限乃焉知贵性的道分离性底发展所决定，因为这遮蔽我们不见到我们的真实自我，以及事物的真自体与全自性，勉强我们生活於一颗似底表面生存中。回转到或进步到整体性，混除限制，扫破这分离性，超越界限，恢愎我们的真元底和全部底真实性，必然是内中转向‘知识’之封立底表微和性格。有限底和分离底知觉性，必为一真元底和整体底知觉性所代替，这代替者，即是与自我与存在的原本真理和全部真理篇一者。整体底‘知识’，是一个原有在於整体底‘真实性’中的什么：他不是一新底或尚不存在的什么，有待於造成，求到，学得，发明，或为心思所建立；毋宁是应当发现成揭露，她是一‘真理’，对一番精神努力是自体启示着的：因为他在那里被隐蔽於我们的更深底和更大底自我中；他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知觉性的真本质料，而且，是由虽在我们的表面自我中也觉悟到他，我们乃当占有他。有一整体底自我知识是我们当恢愎的，因为世界自我亦是我们的自我，是一整体底世界知识。一能学得的或心思所建造的知识是存在的，有其价值，但那不是我们说起‘知识’（或‘明’）与‘无明’时所指的。

一整体底精神知觉性，其中涵藏有体之一切项目的知识；他以一切中介项目联系最高者与最低者，成就一不可分的整体。在事物的最高峰，她启对‘绝对者’的真实，这无可名状，因为除封他自有的自我意识外，封一切皆为超於心知的。在我们的最低下一端，她见到我们的进化所由起的‘无心知性’；但同时他觉识‘太一’，与‘大全’，自体内含於那些深虚，他启露在‘无心知，中之秘密’‘知觉性’。能表逢，能启示，他游移此两极端之同，他的视见发现‘一’在‘多’中的题示，‘无限者’在有限底事物之差异性中之同一性，无时间底‘永恒者’在永恒底‘时间’中之当前存在；是这见识为他照明了宇宙的意义。道知觉性不废弃此世界；他取起他、且给予以他的隐秘意义而转化他。她不放弃个人存在；他转化个人和他的本性，由於向之启示她们的真实意义，使之能超越他们从‘神圣真实，与‘神圣自性’之分离。

一整体底知识，必先有一整体底‘真实’；因为这是一‘真理知觉性’本体即为‘真实’的知觉性之权能。但是，我们於‘真实性’，的理念和意识，随我们的知觉性之格位与运动而异，随其封事物的看法，着重，采纳而异；那看法或着重，可能是深密底和除外底，或者是引伸底，概括底，周到底。很可能，——而且在其自有的原地中，是为了我们的思想，且为了一路很高底精神成就，成为一有效能底运动，——肯定不可名相的‘绝对者’之存在，着重其为唯一真实性，而为了我们的自我，否定且废除个人和宇宙创造，从我们封真实性的理念和意识上将其法除。个人的真实是“大梵，这绝对者，宇宙的真实是‘大梵’这绝对者：个人是一现相，宇宙中的一时间性底形表：宇宙本身是一现相，一更大更愎雅底时间性的形表。‘明’，与‘无明’这两项，只属于这形表；为了达到一绝对底超上知觉性，两者皆应超出；私我知觉与宇宙知觉皆消灭于那至高底超越中，只留下‘绝对者’在。因为绝对底

‘大梵’，只存在于其自体的同一性中，超出一切具者知识以外；在那里，知者与所知，因此这二者相遇于其间而化为一的知识，这真本理念消失了，被超越了，失去了有效性，以致对心思和言语，绝对‘大梵’必常仍其为不可达到的。与我们所提出的这观念相反，或相成的，——‘无明’本身，只或是神圣‘知识’之一有限作用，或是其一内寓底作用，在局部心知者中被节限制了，在无心知者中内寓，这么一个观念，——我们可从事物的等级的这另一端说，‘知识’本身只是一高等‘无明’，因为他停顿于绝对‘真实性’，那对‘他自体’是自明底，但对心思为不可知的。这绝对论与思想的一真理相应，与精神知觉性中一最高经验的真理相应；但在其本身，他不是精神思想之全，圆满而概括，也不尽赅最高精神经验之诸多可能性。

绝对论者于真实性，知觉性，与知识的观念，是建立放最古章檀多思想的一方面，但不是那思想的全部。在诸奥义书中，在最古底章檀多的灵感底经典中，我们发现于‘绝对者’的肯定，究竟底和无可名相的‘超极性’之经验概念；但我们亦复发现，非与此相逢而是与此相辅相成者，有对宇宙底‘神圣性’之肯定，有宇宙底‘自我，与宇宙中‘大梵’的变是的一经验概念。同等的，我俩也发现个人中‘神圣真实性’之肯定：这亦复是一经验概念；不是摄持之为一现相，而是当作一实际底变是。独一无二而除外底肯定，一切皆加以否定，除了超上底‘绝对者’，这，我们发现是代之以一概括底肯定，推到了其最远底结论：这‘真实性’与‘知识’的概念，笼括宇宙者与‘绝对者’于一瞥，基本上与我们自己的观念相合；因为他暗许‘无明’也是‘明’的一半隐蔽了的部分，世界知识即自我知识之一部分。伊莎奥义书，坚持‘绝对者’的一切显示之一体性与真实性；他拒绝将真理拘限于单独任何一方面。‘大梵’是静者亦是动者，内者和外者，近者和远者，不论在精神上，或在‘时间，与‘空间，的引伸上。他是‘有体’亦是一切变易，是‘纯洁者’与‘玄默者’，无相状亦无作焉，又是‘见者’，‘思士’，组织着世界及其对象者；他是‘太一’，变成凡一切在宇宙中我们所感知的；他是‘内在者’，又是那他所寄寓其中者。这奥义书肯定完善且能解放的知识，是那既不除外‘自我’也不除外其所创造者的知识：已得了解放的精神，视凡此一切为‘自我存在者’的变是，视之于一内中底视见中，且是以一种知觉性视之，这知觉性见到宇宙是在他自体内中，不是向外看，有如有限底和自私底心思一样，看之为异于自体的一物。生活于宇宙底‘无明’中是一盲昧，然自限放‘明’的一除外底绝对观，也是一盲昧：知道‘大梵’同时又一并为‘明’与‘无明’，以‘变是，与‘非变是’而同时臻至最高格位，以超上‘自我’与宇宙‘自我，之实践联合为一，成就着在超凡世者上建立基础又在凡世者上作出自我觉识底显示，乃是整体底知识；那便是占有‘永生’。是这整个底知觉性及其全部知识，乃建筑出‘神圣人生’的基础，且使其臻至为可能。道便推到‘绝对者’的绝对真实性，必然不是一严格不可决定的一性，不是一无限性空无一切非纯粹底自我存在者，只能由除外多者与有限者而臻至，而是一个什么，出乎此等界说以外，诚然出乎任何正性底或负性底描述以外。一切肯定和否定皆能表现其多个方面，是双由一至上底肯定与一至上底否定，我们乃能达到‘绝对者’。

于是，在一方面，向我们表呈为‘真实性’者，我们有一绝对底‘自我存在’，一永恒底独一无二自我有体，而且由寂默底和不动底‘自我’，或无执底静性‘补鲁丽’，我们能进向这无相无缘底‘绝对者’，否定创造性底‘机

能’的作为，不论那是一虚幻底‘摩耶’，或一形成着的‘自性’，从一切宇宙底错误中之回旋，进到永恒底‘和平’与‘玄默’，除却了我们的个人底存在，自得或自失于那唯一真实底‘存在，中。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变是’，即‘有体’的真实运动，而‘有体’与‘变是’，二者皆一绝对‘真实性’的真理。这第一观念，是建基于一形而上底概念上，这在我们的思想中构成一极端底知见，在我们的知觉性中，构成一除外底经验，知见且经验到‘绝对者’为一真实性，空无一切缘典一切决定：焉其后果，那便按加一逻辑底和实际底必需，必须否定此诸多缘会性之世界，为一不真实底有体之一虚伪，一‘非有’（Asat），或至少是一低等底和旋诚底，时间性底和实用底自我经验，且将其从知觉性中割除，以便达到精神的解放，从其虚妄知见或其低等创造脱出。第二概念，则基于‘绝对者’是既非正性也非负性可範限的这概念上。他出乎一切缘以外，是在这义度上，即他不被任何相对性所拘束，或在他的有体之权能上可被其所限：她不能被我们的相封底概念，不论是最高底或最低底，正性底或负性底，所繫缚或圈围：他既不被拘束放我们的明上，也不被拘束于我们的无明上，既不被拘束放我们的存在的概念上，也不被拘束于我们的非存在的概念上。却又不能以任何无能性限制，谓无能放包含，支持，创造，或显示一切关系：反之，那能在一性之与限与多性之无限中显示他自体的权能，可认为是一内在底力量，其真正绝对性之表徵，结果，而这可能性，在本身便是宇宙存在的一充分底解释。诚然，‘绝对者’在其自性上不能被限定要显示一缘起的宇宙，也不能被限定不得显示任何宇宙。他本身不是一顽空；因为一空底‘绝对者’不是‘绝对者’，——我们封‘空’或‘零’的概念，只是一概念上的表徵，表我们的心思之无能，不能知道或摄持他：他在自身中，涵有一切已是者、和一切能是者之不可言说的真元性，又既因为他在自身中保持有此真元性与此可能性，他必然在自身中，在他的绝对性的怎样一方式上，保持凡属于我们的或世界的存在为基本者之永久底真理，或内在底，即算是潜能底，可实现的实际性。是这可实现的实际性现实化了，或这永久底真理发皇他的诸多可能性了，我们乃称之曰显示，见为这宇宙。

然则，在‘绝对者’的真理的概念或实践中，没有一内在底必然底后果，必拒斥或消解宇宙的真理。一真元上不真实底宇宙，怎样为一不可解释的虚幻之‘权能’所显示，而‘绝对大梵’不加顾盼，或与之相离，不影响他，如其不为他所影响，这理念在基本上是我们的心思知觉性之无能，以这无能转到了‘他’，按加或强加于‘他’，于是而范限他。我们的心思知觉性，若出乎其界限以外，便失去了他自有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乃趣向止息或无活动；同时他失却或倾于不更摄住他从前的内容了，对那一切曾是对他为真实的，不继续有真实性的概念了：对绝对底‘超上大梵’，想其为永远非题了底，我们也归之以一相应底无能性或分别或离隔性，隔别今兹对我们已变成或似乎是非真实者，他必然是像我们的心思在其止息或自我灭无上，以其纯粹底绝对性，与这现似底显示之世界空无一切关系，不能有任何支持着的认识，或她的机动性底保持，使他得一真实性者，——或者，倘若有这么一种认识，他必然在自性上为一不是之‘是’，为一魔术底‘幻有’。但是，也

---

adhy ropa, 在韦檀多哲学中为‘妄见’，‘非见’之意，如误见麻绳为蛇。以蛇相妄加于麻绳，此即‘妄见’。‘他’亦译‘彼’。

没有必然底理由，要假定这空隔必然存在；凡我们的人类底相对底知觉性所能者或所不能者，不是一绝封底能量之考验或标准；他的概念，不能施用于一绝对底自我意识性上：凡于我们的心思底无明为必需以使之逃出自体者，不能是‘绝对者’的需要，他无需自我逃遁，没有理由要拒绝认识凡对他为可认识者。

有那非显了底‘不可知者’；有这显了底可知者，局部对我们的无明为显了，全般对那将他保持于其自体的无限性中之神圣‘知识’为显了。倘若这是真底，既非我们的无明，亦非我们的究机底和最广底心思之明，能给我们于‘不可知者’之摄持，仍然这也是真底，即不论由我们的明或无明，‘他’多式多样显示‘他’自体：因为他不能是显示着异于他自体的什么，因为没有其他什麼能够存在：在这多方显示中有那个‘一性’，而由异性我们可触到‘一性’。但服使如此，纵是承识此同存立存在，仍可能在‘变是’加以一终结裁判和贬斥的判决，决定从之离绝而回到绝对底‘有体’之必需。这判决可托基于此分辨，即区别‘绝对者’的真正真实性，与相对底宇宙之局部底和迷误底真实性二者。

因为在知识的这开展中，我们有此‘一’与‘多’两项，正如有其他两项，如有限者与无限者，变是者与永是而无变易者，有相者与无相者，‘精神’与‘物质’，无上‘超心知者’与无下‘无心知性’；在道二元论中，且从之脱出，一任我们说‘知识’是具有其一项，而具有其另一项便是‘无明’。我们的人生之究竟，则将是‘变是’之低等真实性退引，进到‘有体’的较大底真实性，从‘无明’跃进到‘明’且弃去‘无明’，离开多而进到‘一’，从有限者到‘无限者’，从有相人乎无相者，从物质宇宙的生命入乎‘精神’，从无心知者封我们的把持，进入超心知底‘存在’。在这解决中，已假定在我们的有体的两项间每个场合，有一固定了的对反，有一究竟底不可调和性。或者不然，倘若两者皆是‘大梵’的显示之手段，则下者是一虚伪底或不完善底关键，一必败的手段，一价值的系统，终究不能使我们满意的。既不满足于多性的纠纷，既蔑视其所能启发的最高底光明与权能与喜乐，则我们当策进到彼面，进到绝对底一点专注，一处专立，其间一切自体变换皆止。既不能服从‘无限者’，对我们的使令，要永远居于有限者的约束里，或在其同得到满足，宽大，和平，我们便应打破一切个人底和宇宙底‘自性’之拘束，摧破一切便值，象徵，形相，自我界劃，不可限量者的限量，而捨却一切小器性与分化性于那永是满足于其自有的无限性之‘自我’中。厌烦形相，于其虚妄底倏忽底引诱感到幻灭，倦于且沮于其飘浮底无常性与无谓底循环反覆，我们必须逃出‘自性’的循迴，遁入永远底‘有体’之无形无相性。既羞于‘物质’及其粗重性，不耐‘生命’之无目的底扰乱和苦恼，倦于‘心思’的无目标底奔驰，或相信其一切目的和止境皆为虚妄，我们当自放于‘精神’的永恒底安宁与纯洁性中。‘无心知者’是一睡眠或一牢狱，心知者是一转轮的挣扎而无究竟底结果，或一梦中的徬徨：我们得醒觉而入乎超心知者，其间一切夜的黑暗和昏明，皆止息于‘永恒者’的自体光明底福乐中。‘永恒者’是我们的皈依处；其余一切皆是虚伪价值，‘无明’及其迷误，心灵在现相‘自然’中的自我迷失。

我们对‘明’奥‘无明’的概念，拒斥这否定及其所建立于其上的对反：他指向一更大底即算是更困难底协调的结论。因为我们见到这些顾似互相反封的项目，如‘一’与‘多’，‘相’与‘无相’，‘有限’与‘无限’，

皆不甚是对反者而是相辅相成者。不是‘大梵’的更迭着的价值，在其创造中永远要失去一性以自处于多性中，又不能发现自体在多性中，必再失去之以恢复一性，而是双重和并行的价值，相互说明的；非是无望地势不两立的交替者，而是一个‘真实性’的两面，能引导我们达到他，以我们于两者之一并实践，不单是由分别实验每个，——虽则这种分别底实验，也可以是合法底或甚至是必要底一步，或知识的程序的一部分。‘明’，无疑是‘太一’的知识，‘有体’的实践；‘无明’是‘有体’之一自我遗忘，多性中之分别性的经验，与在一误解了的变是之纷纭中之寓居或回旋：但这可救治好，由在‘变是’中之心灵之生长入知识，入乎‘有体’之觉识性，这‘有体’是在多性中变成凡此一切存在，也能如此变是，因为她们的真理原已有在于他的无时间性底存在中。‘大梵’的整体知识，乃一知觉性一业具有此二者，除外地追寻任何一个，乃将偏在底‘真实性’之真理的视显，闭住了一边。占有一切变是之外的‘有体’，使我们自由，解脱了在宇宙存在中之执着与无明的缠缚，而且以那自由，乃得‘变是’与宇宙存在的自由占有。‘变是’的知识是知识的一部分；他当作一种‘无明’而作篇，只因为我们居而被囚禁于其中（avidyayamantare‘中处无明内’），未当占有‘有体’之‘一性’，即是他的质料，他的精神，他的显示之因，没有之她会是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大梵’不单是在一无相底一性上为一，超出了一切关系，亦且在宇宙存在的真本多性上篇一。觉识着分化着的心思的工事，但本身不为其所范限，‘大梵’（彼）容易得其一性于多者中，于关系中，于变是中，亦如其容易得之于自多者，自诸关系，自变是的退转中。我们自己也一样，若要充分占有他的一性，便应当占有之——因为他既是在此，因为一叫切皆是他，——于宇宙的无限自我变换中。多性的无限性，只是时当其被包含、被占有放‘太一’的无限性中，乃自体得到解释和辩正了；但‘太一’的无限性，亦复倾吐其自体，在‘多’之无限性中保有他自体，能倾吐她的能力亦如不自失于此倾吐中，不从其无穷无际底变迁和殊异失败退转，亦如不为其变易而自体分化，乃自由底‘补鲁丽’的神圣魄力，知觉底‘心灵’在其自有的永生底自我知识之保有中。‘自我’的诸多有限底自我变易，失去自我知识之心思被收摄于其中，且被分散于诸变易中，却皆不是‘无限者’的否定，而是‘无限者’的无穷底表现，此外没有其他底存在的意义或理由：‘无限者’，如其保有其无限有体之快乐，亦复得其喜乐于那真正无限性中，即其在宇宙中的无限自我界定之无限性。‘神圣有体’不是不能取无数个形式，因为‘他’在‘他’的真元中超出一切形式，也不由擅有无数形式便消失‘他’的神圣性，却无宁是将‘他’的有体之快乐倾注于他们中间，将‘他’的神性之光荣灌注他们；这黄金不失其为黄金，因他自体形成为各种装饰品，和铸成各种价格的通货和钱币，而‘土地权能’，凡此一切成形体的物质存在原则，也不失其不可变易的神圣性，因她自形成为可居的诸世界，投出她自体为山陵，为俗谷，使她自体被作成爐竈，为家家之用器，或当作刚质金属，而作为兵器，为机器。‘物体’，——即本质本身，或微妙或粗重，或属心思或属物质的，——便是‘精神’的形式和躯体，而且必永远未经创造成的，倘若其不能作为‘精神’的自我表现的基础。物质世界的现似底无心知性中，在自身暗暗保存了一切在光辉底‘超心知者’中为永恒自体显示者；在‘时间’中启示他，乃‘自然’的舒缓和雍容底快乐，和她的循环的目标。

但是，也有真实性的其他概念，有知识的性格之其他概念，需要考虑的。

有一种观念是，凡一切存在皆是‘心思’的一主观创造，‘知觉性’的一个结构，而说有一客观真实性，自体存在，离‘知觉性’独立，这理念是一虚幻，因为我们没有且不能有事物之任何这种独立底自我存在之证明。这种看法，可能引到以创造性底‘知觉性’为唯一‘真实性’之肯定，也可能引到对一切存在的否定，和以‘无有’或一无知之零为唯一‘真实性’之肯定。因为，在一个观念上，为知觉性所造成的对象没有内在底真实性，他们只是构架；甚至建造她们的知觉性，本身也只是知见之一波流，这些知见擅有相联与持续性的表形，造成一相续底时间之意识，但如实这些事物没有稳定底基础，因为她们只是真实性的一现象。这意义将是：真实性便是一永恒底虚无，无有一切自体知觉底存在，同时无有一切组成存在之运动者：‘明’的意义，便会是促建造出的世界之现象回转到此。然则曾有一双重底、全般底自我灭无，‘神我’之消失，‘自性’之止寂或灭没；因为知觉底‘心灵’和‘自性’，乃我们的有体的两项，包括一切我们所谓存在者，而对这两者一併否定，便是绝对底‘涅槃’。于是真实者必然或是一‘无心知’，在其中有这些波流与构架出现，或者是一‘超心知’，出乎一切自我或存在的理念以外了。但是这世界观，当我们让我们的表面心思这知觉性之全部，乃只于事物的出相为真实；当作那‘心思’的工事之一叙述，道是有效底：在那里，无疑，一切皆现似为一波流，和一不永久底‘知觉性’的建造。但这不能当作存在的全部说明，倘若有一更律大和更深沈底自我知歎與世界知澈，有一同一性知澈，有一知冕性，以那知识为正常，且有一‘有体’，以那知觉性为其永恒底自我觉识；因为放是而主观者与客观者，对那知觉性和有体能为真实且亲切，二者皆能是他自体的一点什么，他的同一性的两边，对她的存在为真实可靠。

另外一方面，倘若能建造之‘心思’或‘知觉性’是真觉底，且是唯一真实性，则物质有体和对象的世界可以有一存在，但他纯粹是主观构架底，由‘知觉性’从其本身作出的，为其所保持，他们消失则融入其中，因为，倘若没有旁底什么，没有真元底‘存在’或‘有体’，支持着创造底‘权能’，又没有一存持着的‘空’或‘虚无’，则这创造一切事物的‘知觉性’，本身必是或必有一存在或一本质；倘若他能作出机架，那必是以他自有的本质或他自体的存在之形式作出的建置。一知觉性而不属于一‘存在’，或其本身不是一存在，必然是一非真实，一‘空’，的知冕‘能力’，或者是在一‘空’中这些不真实底构架，从无物作成的，——这是一很难接受的假定，除非一切其他皆证明为无效。然则明显是我们所见为知觉性者，必然是一‘有体’或一存在，一切皆从其知觉性的本质造成。

但是，若使我们这么回到‘有体’与‘知觉性’的二位一体底或二元底真实性，则我们能或与韦檀多学同其假定，说有一原始底‘本体’，或與数论同说，说有多体，而‘知觉性’，或某种‘能力’，我们以知觉性归之的，对此多体表呈其构架。倘若唯独分别底原始底有体之多性为真，那么，因每个将是或将创造其自有的世界于其自体的知觉性中，困难便在于说明他们在单独同一宇宙中的关系；必须有唯一‘知觉性’或唯一‘能力’，——相当于数论的独一‘自性’，即许多同似底‘神我’的经验的原畴，——其间他们遇合于同一为心思所造成的宇宙中。这事物理论有其优点，他可说明心灵之多，事物之多，及对他们的经验之殊异性中之一性，同时赋予个人的分别精神生长与命运以一真实性。但倘若我们能假定一个‘太一知觉性’，或一



‘太一能力’，创造他自体的一羣形像，在他的世界中安置众多有体，则也没有困难假定有一原始底‘本体’，他支持或自我表现于有体之众多，——他的唯一存在之众多心灵或精神权能；则也可推论到凡知觉性之一切对象，一切形像，皆是此‘本体’之形像。于是必然问，这众多和这些形像是否皆此唯一‘真实存在’之真实，或只是代表着的人格和相状，或为‘心思’所造成以代表‘他’的象徵或价值，这便大端依乎是否只有如我们所知的‘心思’在发生作用，或者还有一更深更伟大底‘知觉性’，以‘心思’为其一外表工具，为他的创作的施行者，他的显示的中介物，在发生作用。若是前者，则如‘心思’所见到所造成的宇宙，只能有一主观底或象徵底或代表底真实性：若是后者，则宇宙及其自然有体和对象，皆能是‘唯一存在’的实际真实，皆能是他的有体之权能或形式，为他的有体的力量所显示的。‘心思’，只能是一翻译者，在宇宙底‘真实性’，与其创造底‘知觉性·力量’，‘权能’，‘自性’，‘幻有’的显示之间。

明显的，一属于我们的表面智慧性质的‘心思’，只能是存在的一次等权能。因为他带上了无能与无知的徽识，表明他是依他而后起，不是原始底创造母；我们见到她不知道也不了解他所看到的对象，他对他们没有自动底管制：他必须求得一辛苦建成的知识和管制权能。这起始底无能性可能未有，倘若这些对象皆是‘心思’所自建，是他的自体‘权能’的创作。这是如此，可能是因为个人心思只有一前方底和依起底知识与权能，而有一宇宙底‘心思’，禀赋了偏知，能其偏能。但道‘心思’的自性如我们所知者，是一‘无明’而寻求‘明’；他是部分的知者，分化的工作者，致力于达到一总数，缀成一整个，——他不曾占有事物的真元或其全体：一同性格底宇宙底‘心思’，可能以其普遍性之故而知其部分的总和，但仍然会缺乏真元知识，倘若没有真元知识，便不会有真底整体知识。一个知觉性具有真元底和整体底知识，从真元出发以达到全体，从全体达到诸部分，则不复是‘心思’了，而是一完善底‘真理知觉性’，自动地具有了内在底自我知识和世界知识。是从这基础我们当检视真实性的主观观念。是真，本来没有这么一个事物如不依乎知觉性的客观真实性；但同时有客观性中的一真理，那便是这，即事物的真实性寓居於其内中的什么中，不依赖我们的心思所给她们的译释，不依赖心思在其观察上所建立的构架。这些构架组成心思对宇宙的主观形像或状貌，但宇宙及其品物非徒然是形像或状貌。他们在真元上皆是知觉性的创造，但那知觉性是和有体为一，其本质便是，有体，之本质，其创造也皆是那本质所成，因此是真实。在这观念下，世界不能是‘知觉性’的一纯粹主观创作；事物之主观底和客观底真理两皆真实，他们是同一‘真实性’的两方面。

在某种义度下，用我们的人类语文的相对底和提示性底说法，一切事物皆为象徵，由之我们乃当接近而达到‘彼’，事物和我们以之而存在者。一体性之无限是一象徵，多体性之无限是另一象徵：甚者，多中之每一事物既回指向一体性，每个我们所称为有限底事物既是一代表着的形相，一形式前景，影射出无限者的一点什么之一幻影相，则凡自加界定于宇宙中者，——其一切对象，事会，理念形成，生命形成，——轮到他们也每个是一关键，是一象徵，对我们的主观底心思，存在之无限性是一象徵，非存在之无限性是另一象徵。‘无心知者，之无限与‘超心知者’之无限，乃绝对‘超上大梵’之显示的两极，而我们在此两极间之生存，我们之从一极进到另一极，

是一进步着的摄持，一恒常底表译，在我们内中的一主观底建造，建造‘未显示者’，的这显示。经过我们的自我存在的这么一种启发，我们必须达到他的不可名相的‘当体’的知觉，且知觉我们自己，和世界，与一切是者，及一切非是者，皆为那个的启示，那个从来不向任何事物全般启示其自体，除了向其永恒底和绝对底自我光明。

但是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是属于心思的作用，传译着‘本体’和外在地‘变是’之间的关系的；这当作一种动力底心思表达，与显示的某一真理相应，是有效底，但关系于一附带条件，即这些事物的象征价值，不使事物本身徒然成为有意义底计算代码，抽象底象征，如同数学公式或其他符号，为求知的心思所用的：因为宇宙间的形色和事会，皆表徵‘真实性’的诸多真实；他们皆是‘彼’之自我表现，‘本体’的运动与权能。每一形色在此，因为他是寓居于他内中的‘彼’之某些权能的表现；每一事会是一运动，作发着‘本体’的某些‘真理’在其动力底显示程序中。是这意义，乃使心思的传译底知识，对宇宙的主观偏计为有效；我们的心思本原是一旦知者和翻译者，次要且依起地，乃是一创造者。这诚然是一切心思底主观性的便值，他在内中返映‘本体’的一点真理，不依乎返映也存在的，——不论那独立性自呈为一物理底客观性，或一超物理底真实性，这心思所知，却非生理诸识所见的。然则‘心思’不是宇宙的原始建造者：他是一中介底权能，于有体的某些实际性为有效；是一经纪人，一居间人，实现诸多可能性，在创造中有她的一份，但真底创造母是一‘知觉性’，一‘能力’，内在于超上底和宇宙底‘精神’中的。

有一刚刚是相反的真实性与知识的观念，肯定客观‘真实性’为唯一全般真理，客观知识为独一无二般可靠的知识。这观念始于此一理念：物理存在乃唯一基本存在，而将知觉性，心思，心灵，或精神·眨到物理‘能力’在其宇宙作用中的暂有底结果的地位，——诚然，倘若还有心灵或精神的话。凡属非物理者和客观者，只有一次等真实性，依赖物理者和客观者；他必得向物理心思自加辨正，用客观证据，或一可识的可证的对物理底和外在地事物之真理的关系而自表，然后可领到一张真实性的认照。但是，明显的，这种解决不能严格接受，因其中没有整体性，只见到存在的一边，甚至只见到存在的一境一域，而任其除一切没有解释，没有内在底真实性，没有意义。设若推此至极，则将给予一石头或一梅制布丁以一较大底真实性，而对思想，爱情，勇气，天才，伟大性，人类之心灵和心思之面对一黑暗底和危险底世界而欲主宰之，则将给予以一低等底依赖底真实性，或甚至一非实质底或疏忽底真实性了。因为在这概念中，这些事物对我们的主观视见如此伟大底，皆只是当作一客观底物质有体对一客观底物质存在的反应乃为有效；他们之为有效，只是以其处理客观底真实，使其自体在她们上面发生效果：而心灵，倘若竟有，也只是一客观真实底世界‘自性’之一情况。但是，相反的，也可以持执：客观者之擅有价值，只在当其与心灵有一关系；他是一原野，一机缘，一手段，使心灵在‘时间’中前进：客观者是当作主观者的显示之一基地而创出的。客观世界，只是‘精神’的变是之一外表底形式；在此他是第一形式，一基础，但他不是那真元事物，有体之主要真理。主观者和客观者，是两个显了底‘真实性’的必要底方面，且有同等价值，而且在客观者本身的范畴中，知觉性的超物理底封象，一样有如同物理客观性被接受之权；他不能自因推（Apriori）被搁置一边，被认为一主观底虚幻或妄想。

事实上主观性与客观性皆不是独立底真实性，他俩相互依倚；他们皆是‘本体’经过知觉性自见为客观上的主观，及同此一‘本体’向他自体的知觉性自呈为对主体的客体。较偏底观念，则不许任何只存在于知觉性中的事物有本质上的真实，或者，较精确地说，不许任何事物之得到内中知觉性或意识的证明，然外表身体诸识不供给基地或不加以实体化者。但外表诸识能作可靠的证明，只是时当其以客体的版本送致知觉性，那知觉性便对她们的报告赋予一意义，在其外在性上加以他自体的内中直觉底翻译，以明审底依附而加以是正了；因为诸识的证明，在其本身常是不完善底，非全然可靠，必然也非终极底，因其不完全，常至错误。诚然，我们也无知道客观宇宙的工具，除了用我们的主观底知觉性，以身体诸识本身为其工具者；如这世界不但对他现似，亦且在他内中现似，这封我们同然。设若我们对这作主观底或作超物理底客体性之宇宙底见证者，否定其证明有真实性，则也没有充足底理由，许予作物理底客体性之证明有真实性；设若知觉性的内中底超物理底对象皆不真实，则客观底物理世界也有每个机会是不真实。在每个场合，了解，辨别，证实，皆是必要的；但是主观者和超物理者，必另有其证实的方法，不同于我们成功地加到物理底和外在底目的物上的。主观底经验，不能引用外在诸识的证明；他有其自有的观察标准，及其内中底证实方法：同然，超物理底真实，以其正本自性，不能归到物理底或意识底心思之裁判，除非其自投示人物理体中。而且，从使如此，那裁判也常是无能底，或得审慎的；他们只可由其他识感，且由一种考究和肯定之法，能施于他们自有的真实性，他们自有的本性者，而加以证实。

真实性有各个不同底品种。客观者与物理者只是一品种。他对物理底或外向底心思是能起信的，因为对诸识直接明白，至若对主观者和超物理者，那心思却没有知识的工具，除了取自段片底表相，和纪录，和比量，皆是在每一步上可有错误的。我们的主观运动和内中经验，皆是许多事情的一领域，那些事情正如任何外间物理底事情一样真实；但倘若个人心思能以直接经验知道他自体的一点现象，他却不知道他人知觉性中的事，除了用他自体的为比，或凭其外表观察所能得到的这种表相，纪录，和比量。因此，我内向对我自己为真实底，但他人的不可见的生命对我只有一间接底真实性，除了他之怎样打击到我自己的心思，生命，和诸识上。这是人的物理心思的限度，这在他造成了一种习惯，只完全相信属物理者，怀疑或对抗那不与他自己的经验相合者，或入乎他的了解范围者，不与已建立的知识之总和或他自己的知识标准相抵者。

这私我中心的态度，在近代已升尾知识的一有效标准了；这已是暗许或明立为一公理，即一切真理，必须归到个人的心思，理智，和经验的裁判，或不然，则必由共通底或普偏底经验加以证实，或无论怎样是可证实的，然后乃许其有效。但明显的，这是真实性的一虚伪标准，知识的一虚伪标准，因为这意义便是正常底或平均底心思及其有限底能量和经验之统治，除外了超正常或出于平常智慧以外者，至其极，这样声称个人为一切事物的裁判者，便是一自私底虚幻，物理心思的一迷信，在大众是一粗樸和鄙陋底错误。这后面的真理是，每个人应按照他的能量为他自己思想，为他自己而知，但他的裁判之能有效，只是在此一条件下，即他准备学习，常是启对一更大底知识。有过这种论难，谓离开物理标准，与个人底和普偏底证实原则，必引到粗樸底诈妄，收纳未经证实的真理和主观底幻想到知识的领域中。但错误与

诈妄，个人性之介入，凡人自己的主观之参预，在知识的追求中常有，而且物理底或客观底标准和方法，亦不除外他们。错误的或然性，不是拒斥试图发现的理由，而且主观底发现，必以主观底探讨，观察，和证实的方法而追求；研究到超物理者，必须发展，接受，且实验出另一合宜的手段和方法，不同于用以试验物理事物的成份，和物质‘自然’中的‘能力’的程序的。

在任何成见和因推底（即先天底）普通立场上拒绝研究，是一种反开化主义，对知识的发扬有损，正如宗教底反开化主义，在欧洲阻滞了科学发现之伸展。最伟大底一些内中发现，自我有体的经验，宇宙底知觉性，已解放的精神之内中宁定，心思对心思的直接作用，知觉性直接与他个知觉性或其对象相接触而得的事物之知识，大部分有任何价值的精神经验，——凡此皆不能带到普通心思的法庭前受裁判，普通心思对这些事物没有经验，以其缺乏或不堪有经验，遂作为这些事物之无效或无有之证明，建立於物理研究上的发现，通则，公式的物理底真理，可以这么交付此法庭，但即使在此，也还需要一番能量上的训练，然后乃能真实了解和裁判。不是每个未受训练的心思，便能了解相对性的数学或其他很深底科学真理，或判断其结果或程序之有效无效。诚然，一切真实，一切经验，苦要被认为实在，必须能以同样底或类似底经验证明；这么，事实上，凡人皆能有一精神经验，可在他们自己内中追出究竟，加以证实，但只是他们已得到了那能量之后，或已能运用那些内中方法，所以使那些经验和证实为可能的。我们必须暂时稍留连於这些明白底基本真理上，因为反对底理念在最近一时期正在人类心思上居尊得势，——只在现今稍退落了，——阻滞了一浩大可能底知识之境界的发展。至极重要的，是人类精神能够自由，能测度内中底或潜意识底真实之深处，精神底和仍属超心知底真实之深处，而不将自体闭置於物理心思及其客观外在底实体之狭隘境域中；因为唯独那样，方能得到从我们心思所寄寓的‘无明’之解放，解放到一全般知觉性，一真实底和整体底自我实践与自我知识。

一整体知识，要求对知觉性与经验的一切可能底境界之探测，揭示。因为有些我们的有体之主观境域，位於明显底表面之后；这些应当加以探测，而且，无论已确定了什么，必须将其容纳到全部真实性的范畴中。精神经验的一内中领域，是一人类知觉性的绝大封疆；必须进到她的最深底深处和最远底远处。超物理者是正如物理者同样真实；知道他乃全体知识之一部分。超物理者的知识，素来与神秘主义和玄秘主义相聊，而玄秘主义被贬斥为一迷信，一诡怪底错误。们玄秘者亦是存在的一部分；一真正底玄秘主义，意义也不外是研究到超物理底真实，揭发有体与‘自然’的隐秘律则，暴露一切非在表面上为显明者。他试欲发现心思和心思能力的秘密律则，生命和生命能力的秘密律则，微妙物理体及其能力的秘密律则，——凡此一切‘自然’未置之於表面上可见的施为中者；他亦复求运用‘自然’的这些隐秘律则与权能，使人类精神的统治，可引伸到心思的寻常施为，生命的寻常施为，我们的物理生存之寻常施为以外。在精神境域中，这对表面心思是玄秘底，以其超出寻常经验以外而入乎超正常经验以内，可能不单是发现自我与精神，亦且可发现精神知觉性的提示、启悟、领导着的光明，与精神的权能，精神底知识方法，精神底行为方法。知道这些事，将他们的种种真理和力量带到人类生活中，是人类进化之必要底一部分事。科学本身，在其自有的方式上也是一玄秘主义；因为他发皇‘自然’所隐藏的公式，而且他运用他的知识，放出‘自然’的能力的活动，她所未包括於她的寻常施为以内的，且组织

她的玄秘机能与程序，一大物理魔术系统，使为人类服务，——因为，比起运用有体的秘密真理，‘自然’的秘密权能与程序，没有、也不能有其他魔术了。甚至还可发现，一超物理底知识於物理知识之圆成为必需，因为在物理‘自然’程序之后，有一起物理底因素，一机能与作为，为心思底，情命底，或精神底，非任何外在知识工具所可接触。

客观底真实者的唯一或基本底有效性之一切坚持，其立场是在‘物质’的基本真实性之意识上。但现在已明白了，‘物质’不怎样是基本真实底；它是‘能力’之一架机：已变到甚至颇为可疑了，是否这‘能力’本身的作为与创造皆可解释，除是当作一秘密底‘心思’或‘知觉性’的全能之运动，其架机的程序和步骤皆为其方案者。然则已不复能认‘物质’为唯一真实。存在的物质解说，乃是除外地集中，专事於‘存在’的一个运动之结果，而这种除外底集中有其用处，因此可许；在近代，这已由物理‘科学’的许多浩大底和无数微小底发明而自加辩正了。但是整个存在问题的解决，不能建基於一除外底一偏底知识上；我们应当知道不但‘物质’是什么，她的程序是什么，亦复应当知道心思和生命是什么，和她们的程序是什么；而且人亦复应当知道精神与心灵及一切在物质表面之后的事物：唯独如此，我们乃能有一够整体底知识来解决这问题。同此之故，那些存在观，起於一除外底或主要底专注於‘心思’或‘生命’，视‘心思’或‘生命’为唯一基本真实者，也没有一够宽广底基础使人接受。这么一除外底集中的专注，可引到一富有结果的探讨，很可启示‘心思’和‘生命’，但不能结果出问题的整个解决。也很可能是，除外底或主要底集中，又专注於潜意识底有体上，视外表存在仅为一系列象徵，所以当作其唯一真实性之表现者，亦可投射强盛底光明到潜意识及其程序上，且广大地扩充人的全能，但在其本身这不会是一整体底解决，或会成功地引我们达到‘真实性’的整体知识。在我们看来，‘精神’，‘自我’，便是存在的基本真实性；但是，除外地集中於这基本底真实性上，除外了‘心思’，‘生命’，或‘物质’的一切真实性，除了视为在‘自我’上的一外加，或‘精神’所投下的无实质底阴影，虽可有助於一独立底和根本底精神实践，却无捕於宇宙底和个人底存在之真理的一整体底和有效底解决。

然则一整体底知识，必须是存在的所有各方面的知识，是各个分别底，又是在每个对全体的关系中的，及全体对‘精神’的关系中的。我们现在底境况，是一‘无明’和多方面底寻求；他寻求一切事物的真理，但是，——由人类心思的推测之类别与执持，推测那足以解释一切真理的基本‘真理’，一切事物基本上的‘真实性’，便为显明的，——事物的基本真理，他们的基本真实性，必求之於某个同时是基本底又是普偏底‘真者’上；这便是那个，一旦发现了，便必然概括且解释一切，——‘知之则一切皆知’：基本底‘真者’，必须是也必包涵一切存在的真理，个人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凡一切出乎宇宙以外者的真理。‘心思’，在其寻求这么一个‘真实性’，从‘物质’以上实验每一事物，看那是否便是‘他’，不是在一错误底直觉上进行的。一切凡所需要的，便是循此探究至於终尽，实测经验的最高底究极底水平。

但我们既是从‘无明’出发以趨於‘明’，首先我们得发现‘无明’的秘密性格及其充分限度。若使我们视此‘无明’，我们寻常寓居其中的，以我们生存於一物质底，一空间和时间底宇宙中之真正情形，则我们见到在其

较阴暗面，不论我们从那一方面看他或接近他，他自体总销归於一多方面的自我无知这事实。我们无知於‘绝对者’，即一切有体和变是之渊源；我们视有体的局部事实，变是的时间性底关系，为存在的全部真理，——那便是最初底，原始底无明。我们无知於无时间，无空间，不动和不变易底‘自我’，我们视宇宙的变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恒常底动性与变化，为存在的全部真理，——那便是第二，宇宙底无明。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偏是自我，宇宙存在，宇宙知觉性，我们的与一切有体一切变是之无限一体性；我们视我们的有限底自私底心思性，情命性，躯体性，为我们的真实自我，而视凡机乎此者为非自我，——那便是第三，私我底无明。我们无知於‘时间’中的永恒变易；而视此‘时间’中一小段，‘空间’的一小方分之生命，为我们的始、中、卒，——那便是第四，时间性底无明。甚至在此短促底时间上底变是中，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大底，复杂底有体，无知於那对我们的外表变是为超心知者，下心知者，内心知者，周心知者；我们视那外表底变是，并其明显心思化了的经验为我们的生存之全，——那便是第五，心理底无明。我们无知於我们的变是之真组织；我们视身体，或心思，或生命，或此中二者，或全三，为我们之为我们者的真实原则或全部说明，而昧然於那组成他们者，且以其玄秘底当体而决定，且意在於以其出现而独尊地决定他们的施为者，——那便是第六，组织上的无明。为此一切无明之结果，我们失却了我们在世间的生命之真正知识，管制，和享受；我们无知於我们的思想，意志，感觉，行为，对世界的问难在每一点上皆给予错误底或不完善底答复，流浪於错误和欲望，挣扎和失败，痛苦与快乐，罪恶与愿蹶的昏雾中，循着一条曲折底路，盲昧地摸索一变动着的目的地，——那便是第七，实际底无明。

我们对‘无明’的概念，必然将决定我们对‘明’即‘知识’的概念，而我们的人生既是‘无明’之否定同时又寻求‘明’，因此也决定人类努力的目的，与宇宙大事之目标。然则整体知识的意义，必是芟除这七重‘无明’，由於发现其所错过的或所忽略的，在我们的知觉性内中作一七重底自我启悟：这意义将是‘绝对者’为万事万物之源：‘自我’，‘精神’，‘本体’之知识，以及宇宙知识，知其为‘自我’之变是，‘本体’之变是，及‘精神’的一显示；知道世界在我们的真实自我之知觉性中与我们为一，这么便除去对他的分隔，由於私我的分别底理念和生命而造成的；知道我们的性灵元及其在‘时间’中之永生坚住，超出死亡与世间生命；知道我们内中底更伟大底存庄，在此外表之后；知道我们的心思，生命，身体，在其与内中自我的真切关系中，及其与在他们上面的超心知底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有体的真切关系中；终者，知道我们的思想，意志，与行为的真正和谐与真正用处，而且改变我们的全部本性，为‘精神’，‘自我’，‘神明’，整体底精神‘真实’之真理的一知觉底表现。

但是，这不是一智识底明，可以学到，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知觉性的型范中完成的；这必须是一经验，一变是，知觉性的一变易，有体之一变易。这便介入了‘变是’的进化性格，和这事实，即我们的心思底无明，只是我们的进化中的一阶段。然则整体知识，只能以我们的有体和我们的本性的一进化而致，而那便会好像是指徵‘时间’中的一纾缓程序，如随附其他进化底转变者。但与那推论相反者，却有此一事实，即进化如今是变到知觉底了，其方法与步骤，无需乎是属於当其在程序上为下知觉底时候同样底性格了。

整体底明，既必由知觉性的一改变而有，则可由一种辩证法而得，其间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有其一份的，其间他们能发现且运用他们自有的步骤和方法的：他在我内中的生长，能以一知觉底自我转化而谁行。放是应当看这进化的新程序的原则，大概会是什么，并且看必然在其中现出的整体知识的运动，又会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那应当是神圣人生的基础之知觉性的性质是什么，如何乃能希望那生命形成或自加形成，现实化，或者，如人可说，‘实践’。

## 第十六章 整体知识与人生目标；四存在论

但是，在我们考察‘知觉性’之进化底上升的原则和程序以前，必须重述我们的整体知识所肯定者，肯定为‘真实性’及其显示之基本真理者，以及他所认作有效果底诸方，与机动底诸面，但不能承认其为足以全般解释存在与宇宙者，因为知识的真理，必须基托人生的真理，且决定人生的目标。进化程序本身，便是存在的‘真理’的发展，这‘真理’是在世间隐藏於一原始底‘无心知’中，为一现出底‘知觉性’所启发的，在其自我开展上一级一级升起，直到他能在自体中显示出事物的整体底真实性与一全般底自我知识。进化的发展过程，必依乎其所从而出发且当显示的那‘真理’的性质，——即其程序的步骤和他们的意义，皆依乎此。

第一，我们肯定‘绝对者’为万事万物的原始与支持与秘密底‘真实性’。‘绝对真实性’，不可用心思思维和心思语言加以界说，形况。他对他自体是自明底，是自体存在底，正如一切绝对者皆是自明底，但是我们的心思底肯定辞和否定辞，或分别或综合，不能范限他，不能界说它。但同时有一精神底知觉性，一精神知识，一同一性知识，能摄持此‘真实性’在他的基本诸方面上，和她的显了底诸权能与诸形相上。凡他之是他者，皆归入这叙述内，而且，若为此知识在他自有的真理或她的玄秘底意义上所见到，也可视为这‘真实性’的一表现，而且本身便是一真实。这显了底真实性，在这些基本方面是自体存在的；因为一切基本真实，皆是那在‘绝对者’中为永恒和内在为真实底什么之启发；但一切非基本者，一切属暂时者，是现相底，是形式与权能，依乎其所表现的真实性，以那而为真实，且以其自有的真义，其所内涵者之真理而为真实，因为他是那，不是偶然底什么，不是无基础底，虚幻底，一空空造成的形像。纵使是能破坏形像者和乔装者，如虚伪破坏且乔装真理，恶破坏且乔装善，也有一时间性底真实，为‘无心知’的真正后果；但这些相反底形像，虽在她们自有的原地内为真实，皆不是真元底，只於显示为助佐，当作她的运动之一时间性底形式或权能而为他服务。偏是者为真，则由於‘绝对者’，她是‘绝对者’的一自我显示，而凡其所包涵的一切是真，由於偏是者，他予之以一形式和形像的。

‘绝对者’自体显示於两项上，一‘本体’，和一‘变是’。‘本体’是基本底真实性；‘变是’是一功果上的真实性：他是一机动底权能和结果，一创造性底能力，‘本体’的一作发，其无变易无形相底真元之一恒常坚住底然可变易的形式，程序，和结果。凡一切说‘变是’於其自体为充足的理论，因此皆是半真理，於显示的某些知识为有效，即由除外集中於其所肯定所见到者而得到的知识，但否则若是有效，只因‘本体’原不与‘变是’相离，却原在其中，以之而成，内在於其每一极微小底原子，亦内在於其无际涯底充周与伸展中。唯‘变是’自知即是‘本体’时，乃能完全知道其自体；‘变是’中之心灵达到自我知识与永生，时当其知道‘无上者’与‘绝对者’，且占有着‘无限者’与‘永恒者’的性质。作那，乃是我们的无生之无上目标；因为那是我们的有体之真理，因此也必是我们的变是之内在底目标，必然底结果：我们的有体的这一真理，在心灵中变成了一显示之必需，在物质中变成了一秘密底能力，在生命中变成了一迫促和倾向，一欲望和一寻求，在心思中变成了一意志，目标，企图，目的；要显示出从头在其内中为玄秘者，乃进化底‘自然’之全部隐秘趋势。



因此，我们承认那真理，有些超宇宙底‘绝对者’的哲学建立其上的；‘幻有论’本身，纵使我们将驳他的那些究竟结论，也仍可接受，当作心思中的心灵，心思有体，在一精神底实际经验中应当对事物的看法，时常其自体从‘变是’割开，以接近且入乎‘绝对者’。但是，‘变是’既是真实底，在‘无限者’和‘永恒者’的真本自我权能中这必然底，这也不是一完全底存在哲学。有可能，心灵在‘变是’中知道他自体即是此‘本体’，且具有此‘变是’，知道他自体即是‘无限者’在真元中，但亦是‘无限者’自体表现於有限者内，即是无时间底‘永恒者’，观其自体及其工作於‘时间永恒性’的建立着的定位与发展运动中。这实践是‘变是’的极顶；是‘本体’在其机动底真实性中之圆成。然则这必然是事物的全部真理的一部分，因为唯独这乃给予宇宙一充分底精神意义，且辩正了显示中的心灵；万事万物的一种说明，而褫夺宇宙底和个人底存在的一切意义的，必不能是全部底说明，他所提出的解决，必不能是独一无二真正底结论。

我们提出的次一肯定，便是‘绝对者’的基本真实性，对我们的精神知见为一‘神圣底存在’，‘知觉性’，与‘有体之欢乐’，这是一超宇宙底‘真实’，自体存在，但亦复是承托全部显示的秘密真理；因为‘本体’的基本真理，必须是‘变是’的基本真理。万有皆是‘彼’之显示；因为他甚至寓居於一切似乎是她的反对者中，他们在他们上面的暗中迫切以启露她，乃是进化的原因，迫切‘无心知’从他自身发展出他的秘密知觉性，迫切似是底‘非有身’，在其自身中启示玄秘底精神存在，迫切‘物质’的无感觉底中性，发展出种种有体之欢乐，而这，应当增长，从其诸小项，其苦与乐的诸对反底二元性解放而自由，入乎存在的真元欢乐，精神底‘阿难陀’。

‘本体’是一，但这一性是无限底，在自体中包含他自体之无限多数或多性，这‘太一’亦即是这‘大全’；他不但是一真元‘存在’，亦且是一‘大全存在’。‘太一’之无限多性与‘多’之永恒一体性，乃一真实性的两真实或两方面，这显示建立於其上的。以此显示的基本实理之故，‘本体’对我们的宇宙经验自呈於三姿态中，——超宇宙底‘存在’，宇宙底‘精神’，及‘多’中之个人‘自我’。但是这多性容许知觉性的一现相上的分化，一功能上底‘无明’，其中‘多’，诸多个人，不复觉识永恒自体存在底‘一性’，而且遗忘宇宙底‘自我’之一性，他们以之而生，而动作，而有其自体的。但是，以秘密底‘一体性’之力，在变是中的心灵，为其自所未见的真实性所驱，为进化底‘自然’之玄秘压力所迫，要出脱这‘无明’境界，而且终於恢复唯一‘神圣本体’之明，及其与之为一的一性，并且同时恢复其与一切个体与整个宇宙之精神底一体性。她应当变到不单是觉识他自体在宇宙中，亦且觉识宇宙在他自体中，及宇宙‘本体’之为他的更大底自我；个人应将自己宇宙化，同时又变到觉识他的超宇宙底超上性。真实性的这三个方面，必然被包括在心灵的真理及宇宙显示的真理中，而且这必需，必然决定进化底‘自然’之程序的终极趋向。

一切存在观念，如缺乏‘超上性’且忽略他的，必然不是有体的真理的完全叙述。汎神论的观念，见‘神圣者’与‘宇宙’之同一性，这是一真理，因为凡此一切是者皆是‘大梵’；但时若他失却且芟去超宇宙底‘真实性’，则他短缺了全般真理。在另一方面，那唯独肯定宇宙，却视个人为宇宙‘能力’之一副产品而遣除之者，那每种观念错在过於着重世界运动的类似底事实一方面；这只在自然底个人为真实，甚至还不是其全部真理；因篇自然底

个人，自然有体，诚然是宇宙‘能力’的一产品，但同时也是心灵的一自然人格，内中有体和个人的表现底形成，而且这心灵不是宇宙‘精神’的一可灭的细胞，或可销融的一部分，却在‘超上性’中有其原始底永生真实性。这是一事实，宇宙‘本体’以个人有体而表现其自体，但这亦复是一真理，‘超上真实性’变以个人存在与‘宇宙’而自表：心灵是‘无上者，的永恒底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一小分。但是同等的，任何观念，视宇宙只存在于个人知觉性中者，也很明显的，必为一段片底真理：这以见知精神底个人之宇宙性，和他在他的知觉性中怀抱此整个宇宙之权能，而得到是正；但存在的真理，既不是宇宙亦不是个人知觉性；因为这二者皆依乎超上底‘神圣本体’，且以之而存在。

这‘神圣本体’，‘真、智、乐’，是非人格性底，同时又是人格性底，这是一‘存在’，为一切真理，力量·权能，存在者的渊源和基础，但他亦复是唯一超上‘知觉体’，与‘全人’，以凡一切知觉底有体为其自我和人格；因为‘他’是他们的最高‘自我’，和普偏内寓着的‘当体’。宇宙中的心灵，有此一需要，——因此也是进化底‘能力’之内中趋向及其究竟原旨，——要生长到他自体的真理中，要与‘神圣本体’为一，要将其自性升高到‘神圣自性’，其存在升高到‘神圣存在’，其知觉性升高到‘神圣知觉性’，其有体的悦乐升高到神圣底‘有体之悦乐’，而且，将这一切收纳入他的变是中，化此变是为那最高‘真理’的表现，内中保有‘神圣自我’，和她的存在之‘主宰’，同时又全般为‘他’所保有，为‘他的神圣能力’所推动，而生活行动于一完全底自我奉献典归顺中。在这方面，存在的二元论和有神论的种种观念，肯定上帝和‘灵魂’的永恒真实底存在，与‘神圣能力’的永恒真实存在和宇宙作用者，亦复表白整体存在之一真理：但他们的表呈又短缺了真理之全，倘其否定上帝与心灵的真元底一体性，或他们究竟为一之能性，或忽略心灵之融入‘神圣一体’的至上经验之所以然，由爱，由知觉性之结合，由存在入乎存在之混融。

‘本体’在我们的宇宙中之显示，取一内人作用，即外发作用之出发点，——‘物质’为最卑底一级，‘精神’篇最高峯，在下降入内人作用时，可分辨七个显了体的原则，显示着的‘知觉性’之七个等级，于此我们能得到一知见或一具体底实践，知见或实践其在此世间之内在性与当体现前，或得到其一反映出的经验。前三皆原始底和基本底原则，他们形成宇宙底知觉性境界，我们能上达的；时若我们这样作，我们能觉识基本显示的或精神真实性的自我表呈之最高诸界或水平，其间居前的，有‘神圣存在’，‘神圣知觉性’的权能，存在的‘神圣悦乐’之幸福，三者为一体，——非是像在此世间隐藏了或乔装了，因焉我们能在他们的充分独立真实性中保有他们，第四原则，超心思底‘真理知觉性’，是与他们相聊的；在无限多性中显示着一体性，他是‘无限者’之自我决定之特著权能。无上存在，知觉性，与悦乐的这四重权能，组成了显示的一上半球。基托于‘精神’的永恒底自我知识上。倘若我们进到这些原则中，或进到有体的任何一界，其中有此‘真实性’纯粹当体现前者：我们在其中得到一完全底自由與知体。其他三权能和有体之三界，甚至我们现在即觉识者，组成了显示的一下半球，‘心思’，‘生命’，和‘物质’的半球。这些在其本身皆超上底诸原则之权能；但在凡其与其精神渊源作一分别的显示之处，则结果是经过一现相上的堕退，入乎一分化了的存在，代替了真正底无分化的存在。这一退堕，这一分别，造

成了一有限底知识境界，除外地集中於其自体的有限底世界秩序中，忘废了一切在其后方者，忘废了基托在其下的一体性，因此是一宇宙底和个人底‘无明’境界。

在其下降人物质界了——我们的自然生命便是其产品，——这堕退遂臻极於一全般底‘无心知’，一内入了的‘有体’和‘知觉性’，乃当以渐次底外发而从之出现。这一必然底外发作用或进化，起初发展了如其必当发展出‘物质，和一物质底世界；在‘物质’中，‘生命’和活底物理有体出现了；在‘生命’中，‘心思’和具有形体的思想着和生活着的有体出现了；在‘心思’中，永是增长着其权能和活动於‘物质’的形式里，‘超心思’或‘真理知觉性’必然出现，不得不然，由于包含於‘无心知’中者的基本力量，以及‘自然’中之需要。‘超心思’出现，在一超心思底人物中显示‘精神’的自我知识与大全知识，也必然以此同一律则，一内在底必要与必然性，在此世间成就神圣底‘存在’，‘知觉性’，与存在之‘悦乐’之机动底显示。是这，乃此地球上的进化的方案和次序的意义；是这必要，乃当决定其步骤与程度，原则与手续。‘心思’，‘生命’，和‘物质’，皆进化的已实现的全能，为我们所熟知；‘超心思’，与‘真、智、乐’的三位一体诸面，皆是秘密原则，尚未陈於前方，仍有待於在显示的诸形式中实践，而我们知道他们，只由暗示，和一局部底和断片底作用，尚未从低等运动脱出，因此不容易认明。但是他们的外发，亦复是在‘变是’中的心灵的命运之一部分；在土地生命中，在‘物质’中，不单是应有‘心思’的，一实践和机动化，也应有一切在其上者，一切诚已下降但仍藏於土地生命和‘物质’中者的实践和机动化。

我们的整体知识之理论，承认‘心思’为一创造性底原则，‘本体’之一权能，想定他有在显示中的地位：同样也承认‘生命’与‘物质’为‘精神’的权能，而且在他们内中也有一创造底‘能力’。但那种事物观，以‘心思’为唯一或至上创造原则，以及那些哲学，规定给‘生命’或‘物质’以同样唯一真实性或优胜性者，皆属半真理的表现，不是整体知识。是真的，当‘物质’初出现时，他成为显要原则；他似乎是且在其自有的范围中是一切事物之基本，一切事物之组成者，一切事物的究竟：但是‘物质’本身，又被发现是某个非‘物质’者，‘能力’的结果，而此‘能力’又不能是自体存在且在‘空虚’中作为着的什么，却是可出现为，时若深深考究，似乎是当出现为一秘密底‘知觉性’和‘有体’的作用：时若精神知识和经验出现，这便成为确然，——见到‘物质’中的创造‘能力’，是‘精神’的权能的一运动。‘物质’本身，不能是原始底和究极底真实性。同时，另有观念，判离‘物质’与‘精神’，列之为相反对者的，也不可接受；‘物质’是‘精神’的一形式，‘精神’之一寓居，而且在此在‘物质’本身中，能有一、‘精神’的实践。

这亦是真的，即‘生命’当其出现时变为主要了，化‘物质’为其显示的一工具，开始现为好像她自体便是那秘密底原始原则，迸发为创造，而自隐蔽於‘物质’的形式中；在这现相中也有一真理，而且这真理必被采纳为整体知识的一部分。‘生命’，虽不是那原始‘真实性’，却也是他的一形式，一权能，在世同有其使命，当作‘物质’中一创造性底迫促。因此，‘生命’应当被承认为我们的活动之一手段，一动力性底型模，我们在此得以‘神圣存在’倾注其中的；但所以能这么接受她，只因为她是‘神圣能力’之一

形式，那本身是大过‘生命力量’的。‘生命’原则不是事物的原始和全部基本；其创造底工事不能圆成，不能皇华地成就，甚至或不能得到他的真正运动，直到他自知为‘神圣本体’的一能力，将她的作用升起，微妙化，化为一通流涧道，使高上‘自性’倾注流通。

轮到‘心思’，当其出现时也变为主要了；他运用‘生命’与‘物质’为其表现之工具，为他自体的生长与极权之国土，他开始工作，好像他便是真正底真实性和创造者，甚至有如他之为存在的见证者。但‘心思’亦复是一有限底和依起底权能；他是‘高上心思’的一出品，或者他在此世间是一光明底阴影，为神圣底‘超心思’所投射的；她只能以接纳一更大底知识的光明，乃能达到他自体的完善化；他必须将她自体的较无知，不完善，和相冲突的权能和价值，化为超心思底‘真理知觉性’之神圣有效底能性与和谐底价值。凡低半球的权能及其‘无明’的构架，能得到其真实自体，只能由在那光明中的一转化，那光明是由高半球一永恒底自我知识下降於我们的。

凡此三种有体之低等权能，皆建立於‘无心知者’上，似是从之发源，且为其所支持：‘无心知’这黑龙，以他的浩大底翅膀和黑暗之背，承托了这物质宇宙之全部建筑；他的能力舒展万事万物之川流，他的除暗底透示，似乎是知觉性本身的起点，典一切生命冲动之渊源。‘无心知者’，由於这起源和优势，结果在放令某派研究被视为真实底原始和创造者。诚然，应当承认一无心知底力量，一无心知底本质，皆是进化的出发点，但在造化中出现的，不是一无心知底‘有体’，而是一知觉底‘精神’。‘无心知体’及其初始工作，皆为一系高而又高底有体之权能所浸彻，皆被迫而役属於‘知觉性’，以致他对进化的阻碍，她的拘束的圆环，皆渐渐打破了，他的黑暗之‘巨蟒’蟠纠，皆为‘太阳神’的利箭射穿了；我们的物质本质的限制皆这么减少了，直到其能被超越，而心思，生命，和身体能够转化，由於‘知觉性’，‘能力’，与‘精神’的更伟大底律则之贯彻他们。整体知识，承认一切存在观的有效真理，在她们自有的原地中为有效的，但寻求除去他们的限制和否定，协调道些局部真理，在一较大底真理中，使之和谐化，那更大底真理，圆成我们的有体一切诸多方面放那唯一偏在底“存在”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开始看我们这么牒述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视为一决定者，不单是决定我们的思想和内中运动，亦且决定我们的人生定向，引导我们到我们的自我经验和世界经验的一机动底解决。我们的形而上学底知识，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真理和生存的意义观念，应当自然是我们对人生的整个概念和态度的决定者；人生的目标，如我们所想念者，必然建置在那基础上。形而上底哲学，便是一试图，要固定有体的基本真实性与原则，有以别於其程序，及由其程序而结果出的现相。但其诸多程序，皆是依赖其诸多基本真实的：我们自己的人生程序，其目标，与其方法，皆当应合我们所见到的有体之真理；否则我们的形而上底真理，皆只能成为智识的一游戏，没有任何动力底重要性。是真，智识应当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不应有一人生上的用途的先存底理念之任何非法干预。但仍然是，真理，一旦发现了，必须是在我们的内中有体和我们的外在活动中可以实践的：倘其不是如此，她可以有一智识上底重要性，然没有整体底重要性：给智识的一真理而已，至若於我们的人生，则不遑一思想之谜的解答，或一抽象底非真实，或一死文字。有体的真理必须统治人生的真理；不能是两者没有关系、或非相互依倚。对我们，人生的最高意义，存在的基本真理，必然也是我们自己

的生活之认定了的意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

从这观点看，大致有四个主要理论，或四系理论，并其相应的心思態度和理想，依照四个不同底存在真理的概念。这些，我们可稗之日超宇宙底，宇宙底和世间底，超世间底或他世界底，及整体底或综合底或组合底，即那些理论，试欲协调此三因素，——或此任何两个，——为其他观念所欲将其孤立的。在最后这一彙，我们的存在观念将归入其中，视为一‘变是’，以‘神圣本体’为其渊源及其目的，一进步底显示，一精神底外发作用即进化，以超宇宙者为其渊源与支持，他世界者为一种情况和联系环节，宇宙者和世间者为其原地，人类心思和生命为其纠结，为一解放之转捩点，要解放到更高底和一最高底圆满的。那么我们的注视必在前三者上，看他们在何虚与整体化的人生观分离，而他们所依据的真理，可合到其构架上到什么程度。

在事物的超宇宙观，唯独至上‘真实性’是全般真实。宇宙存在和个人有体的某种虚幻性，和空华之感，是这派事物观的一特著底转向，但这不是真元底，不是其主要思想原则之必不可无的佐属。在其世界之见的极端形式中，人类生存没有真实意义；这是心灵的一错误，或生活意志之一种狂迷，一乖谬或愚昧，多少蒙蔽着‘真实性’的。唯一真正底真理，乃是超宇宙者；或者，无论怎样，‘绝对者’，‘超上大梵’，乃一切存在之原始与归极，其余一切，皆是插曲，没有任何永久底意义的。倘若是这样的呢，则可推知唯一所当作的事，我们的有体的唯一聪明和必需之道，便是离开一切生活，不论是人间的或天上的，一旦我们的内中底进化，或精神的某种隐秘律则，使那成为可能。是真的，虚幻对其自体也是真实底，空无也矫作充满了目的的模样；只若我们畏此居於错误中，则他的律则和事实，——事实而已，而不是真理，是经验底而不是真实底真实，——放我们皆能拘束。但从真知识的任何立场，在任何事物的真正真理的观点看，这一切自我欺骗，似乎不便於一宇宙疯人院的律则：长此如我们皆是疯狂，必被禁住於此疯人院中，则不得不服从他的规律，而且，必须一循我们的气性，尽好或尽坏利用他们，但我们的正常目标，常是要医好我们的疯狂，出去到光明与真理与自由里。无论在这逻辑的严格性上怎样加以和缓，无论此一时可作一点什么退步，认人生与人格为有效，可是从这观点看，生活的真正律则，必定是任何一法规之能帮助我们尽快回到自我知识，以最直捷底路径引我们达到‘涅槃’的。真正底理想，必然是个人者与宇宙者之灭无，在‘绝对者’中自我消灭。这自我消灭的理想，大胆地明白地为佛教徒所宣扬的，在韦檀多学思想中是一自我发现，但个人的自我发现，由他生长入‘绝对者’中的他的真有体，必只若二者皆是相关关系的真实乃有可能；这不能施於一非真实底或暂时底个人中之‘绝对者’之最后废除世界的自我肯定，由於消灭虚伪底个人有体，且毁掉一切个人底和宇宙底存在，为了那个人底知觉性，——无论这些错误可如何继续进行，无可救药地不可避免，在此一焉‘绝对者’所许的‘无明’世界中，在一宇宙底，永恒底，不灭底‘无明’里。

但是这人生为全部虚无的理念，不纯全是一超宇宙底存在论之必有底后果。在诸奥义书的韦檀多学，‘大梵’之‘变易’是被认为一真识的；因此尚有‘变是’的一真理的余地：在那真理中，有一正常底人生律则，有我们的有体中之享乐原素之可许的满足，其时间性底存在之悦乐，其实际能力的有效利用，其中的知觉性的施行力量之有效利用；但是，其时间性底变是之真理和律则一旦圆成了，则心灵当回到其最后底自我实践，因为心灵的最高

成就，是一解脱，解放到其原始有体中，其永恒自我，其无时间性的真实性中。有一变是的是圆环，始於永恒底‘本体’，也终於其中；或者，从另一观点看，看‘无上者’为一人格底或超人格底‘真实性’，则有一暂时底戏剧，在世间生活和变化的游戏。在这里，明显的，人生没有其他意义，除‘有体’之意志要变易，知觉性的意志及其力量之迫促进向变是，其变易的欢乐；在个人，时若那已从他引退，或在他中间已经圆成，不复活动了，则变易终止；但各则宇宙是长存底，或常是返乎显示，因为变是的意志是永恒底，而且必然如是，因篇他是一永恒底‘存在’之内中底意志。可以说，这种事物观的一缺点，是缺乏了个人的任何基本真实性，缺乏了他的自然底或精神底活动之任何经久底价值和意义；但於这也可以答复，说这一永久底个人底意义，个人底永恒性之要求，是我们的无明底表面知觉性的一错误；个人是‘本体’的一暂时底变是，那便是足够底价值和意义了。还可补充说，在一纯粹底或一绝对底‘存在’中，不能有价值和意义；在世间，价值是存在底，而且必不可无，但只是当作相对底和暂时底建筑；在一‘时间’构架中，不能有绝对价值，不能有永恒底和自体存庄着的意义。这说来似乎够概括了，在这事上似乎没有更多的可说了。但是问题犹在；因为在我们个人上的压力，要求，在个人底圆成与得救上所加的便值太大了，不能斥退为一微小施为之机巧，一无意义底螺旋纹之旋进与伸展，在宇宙中‘永恒者’的变是之浩大循环里。

其次，宇宙底兼世同底观念，可认为正与超宇宙底观念相反者，视宇宙存在为真实；他更前进，且认此为唯一真实，而且通常他的视景是囿於物质世界中的生命。上帝，倘若上帝存在，是一永恒底‘变易’；或者，倘若上帝不存在，则‘自然’，——无论我们对‘自然’取什么看法，或视为‘力量’与‘物质’的一游戏，或为一伟大底宇宙‘生命’，或甚至承认一在‘生命’与‘物质’中之普遍底非人格性底‘心思’，——是一永久底变易。土地为其场所，或是其临时底场所之一，人便是可能最高底形式，或只是‘变易’的暂时形式之一。人之为个人，可能是完全有生死底；人类也可能在地球的存在上生存一短时期；地球本身可能只在太阳系中一较长久底时期里持载生命；太阳系本身有一日可能终止，或至少终止为‘变易’中的一活泼底或有生产底因素；我们生活其中的这宇宙，本身也可能消解，或收缩到他的‘能力’的种子境界；但‘变易’的原则是永恒底。——或至少如存在的黑暗迷茫中任何能是永恒底事物一样是永恒。诚然也可以假定人这个体，为‘时间’中的一性灵元体之长存，一持续底世间底或宇宙底禀赋心灵或下生降世，而没有他处之任何身后生命或其他生命；在那场合，或则可假定一恒常增上圆成或接近圆成的理想，或一向一悠久底福乐之生长，在宇宙中某处的，为这无书底‘变易’之目标。但在—极端底世间底概念中，这一说是很难安立的。人类思想的某些推测，已来到这方向，但未得实质底具体。于‘变易’的一恒久坚持，通常是聊合于承认—更伟大底超世间底存在。

唯一一世间底生命，或在物质世界中的一拘限了的暂现底过程，——因为，或许在其他星球上有思想底生物吗？——这一寻常底观念，则承认人的生死性，被动地忍受他，或自动地处理—有限底个人底或集体底生活與人生目标，皆仅有底可能底选择。人类个人的唯一—高而合理底程途，——诚然除非他是已满足于他的个人目的之追求，或怎样过着他的生活直到生命离开他，——便是研究‘变易’的津则，从而取得最佳底利益，以理性地或直觉地，内向地或在人生之机动上，实践在他自己内中的、或为了他自己的潜能

性，实践他为其一员的民族中的、或为了那民族的潜能性；他的事业便是最可能利用这些实事为存在，且摄住或进向那些最高底可能性，能在此世间发展的，或正在造成的。只有人类全体，乃能作成这事而全有效果，由个人的和集体的集团行动，在时间程序中，在民族经验的进化中：但个人在他自己的限度中，能帮助促进之，能到某种程度为他自己作这一切事，在这给他的短短人生过程中；但特别是他的思想和行为，能是对民族的如今的智识底，道德底，和情命底福利与将来底进步之贡献。他是能有有体之某种高贵性的：促使他接受他的早底不可避免的个人之灭无，这不能豫先阻止他将已在他内中发展的意志和思想作高尚底用处，或阻止他指挥之以达伟大底目的，将必为或可能为人类所完成的，甚至人类的集体的暂时性格也不甚关重要，——除非是在最属唯物论的存在观；因为长此若宇宙底‘变易’取了人类的心思和身体的形式，则其在人这生物中所发展的思想，意志，将自加成作出，而聪明地遵循他，乃人类生命的自然法律和最佳规则。人类及其福利和进步，当其坚住于大地上的期间，安排了最大底原地和自然底界限，为了达我们的有体在世间的目标；民族的优越底长存，集体生命之伟大和重要，应当决定我们的理想的性质和视野。但设若人类的进步或福利被除开了，以为不是我们的事，或以为一欺骗，然个人犹在：造就他的可能最伟大底圆成，或尽其极利用他的人生，在他的本性所要求的任何方式上，则将是人生的意义。

超世间观念，则承认物质宇宙的真实性，也接受世界和人生的暂时底经历，为我们当从之出发的第一事实；但他在这上面加了另一见解，以为有其他世界或存在诸界，有一永恒底或至少一较悠久底时历的；他见到在人的身体寿命之生死性之后，有他内中的心灵之永生性。对永生性的信仰，有躯体之外的个人的人的精神之永住，是这派人生观的要诀。这依其本身便需要那另一信仰，信有较物质底和世间底存在为高的诸界，因为在这一世界中，每一动作是依乎某些力量的活动，不论是精神底，心思底，情命底，或物质底力量，皆取‘物质’的形式且在‘物质’的形式中活动，则一离了躯壳的精神，不会有依止处。从这一事物概念中兴起了一理念，即人的真正故家在彼面，而此大地上的生命，这样那样只是他的永生性上的一插话，或者是一天上底和精神底存在，转道而落于物质存在裹。

然则这转道的性格，始，与终又是什么呢？起初，有某些宗教的观念，长期坚住，但现在已大为动摇，不被人信仰了，即人原本作成是一物质底活躯体，在大地上，而有一新生底神圣灵魂嘘入其中，或则怎样是与之相关聊了，由于全威底‘创造主’之命令。当作一单独底插括，这一生是一机会，他从此可进入一永恒福乐之世界，或一永恒悲苦之世界，一随其行为之为善为恶的普通底或过重底平衡，或随其接受或不接受，知道或忽视某一信仰，敬拜方式，神圣中介者，或另随他的‘创造主’武断底前定底任意施为。但那是超世间底人生理论，在其可疑的信理或教条之最少理性底形式中。以身体有生而创造一心灵，用道理念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仍可假定，由一自然底律则，于一切为共通底，时当心灵蜕出他的原始物质胚胎，如一蝴蝶从她的蛹中脱出，以他的轻灵和彩丽底翼子，在风中翔舞，如是，其生存的餘分，仍当在彼面，在一超世间界中追随着的。或者，我们可以更好假定，心灵有其先于世间的存在，入乎物质中的一堕落或下降，再回升入天上底有体。设若我们承认心灵之先在，则没有理由除外这最后一可能性，视为一偶然底精神事件，——属于存在之另一界的一有体，可想像的，为了某些目的擅得

一人的身体和性质：但这不像是土地存在之普遍原则，或创造物质世界之充分理由。

有时也曾有过这样底假定，在这世间的单独生命，只是一阶段，而有体之发展到更近于他的原始底光荣，则发生于多个世界的连串上，即他的生长之其他各个阶段，他的旅程之多个驿站。物质世界，或尤其是这地球，乃一预定底繁华场所，为一神圣底权能，智慧，或狡猾所创造的，所以使这插剧出演。一随所们所采择对这事观点，我们当见其为一苦刑磨折之场，一发展的原地，或一幕精神底堕落和贬谪戏。也有一印度观念，视此世界为神圣游戏(Lila)的花园，即神圣‘有体’与宇宙存在在此一低等‘自性’的情况中之一游戏：人的心灵，以一延长了的一系投生而参加这‘游戏’，但他是命定了得终于回异到‘神圣有体’的本界，在那裏享受一永恒底亲近与感通：这便供给此创造程序与精神冒险以相当底正理，在这类心灵连动或心灵循环其他述说中未有或未明白指出的。在这普通原则的凡此种种不同底说法中，常是有三个真元底特点：第一，信仰人类精神的个人永生；第二，为此必有底从论，即这理念，其流连于世间为一暂时底过程，从他的最高永恒底自性离别，和一彼方之天为其正当居处；第三，着重伦理体和精神体的发展，当作一上升的手段，因此便是人生的唯一正当事业，在这‘物质’世界裏。

这便是三个基本看法，各有其对人生的心思态度，关于我们的存在皆是能采纳的；其余的通常皆只是中途站，或不然，则是些变换或组合，试欲较自由地自行配合到这问题的复杂中的。因为，在实际上，以人之为一族类而论，无论少数个人可成功于作出什么，不可能永远或全般以任何这三种态度的主旨，领导他的人生，纯一无他，而除外余者在他的本性上的要求。是其二或其多的混乱底结合，是他的生命动机在他们上面的冲突或分化，或怎样试求其综合，乃他的处理他的复难有体之各种行动，他的心思的直觉的辩法，他们皆向之求其认可的。似乎是一切人，正常以他们的大部分能力，用在世间生活上，用在个人和民族的世间底需要，利益，欲望，理想上。这不能另外怎样；因为身体的保重，人的情命体和心思体的满足，对高尚底个人的和大家集体的理想之追求，始于一可达到的一人类完善化的理念，或近于完善化者，经过他的正常发展的，这些皆以我们在世的有体之真本性格加到我们身上；这些皆是其律别的部分，其自然底行动和规律，其生长的条件，而且倘若没有这些事物，别人不能达到他的充分人道。任何对我们的有体的观念，而忽略，或不应当漠视而漠视，或无容忍而贬斥他们的，因此必正由那事实，不适宜于作人类生活的普通底和完全底规则，无论他的其他真理或功德或用处为何，无论他怎样适合于某一种气性的个人，或适合于精神进化的某一阶段。‘自然’谨慎照顾人类不忽略这些目标，皆是她的进化的一必要的部分者：因为他们落到我们中间的神圣方案的方法和阶段以内，而她之警觉于她的开始诸步骤，警觉于保持他们的心思底和物质底基地，是她的一先务，不能让其退到后方的，因为这些事物皆属于她的构造之基础和本身。

但是，‘自然’也在我们内中栽种了一种意识，意识到在我们的组织中，有点什么是出乎这人类的最初土地自性以外的。为了这缘故，人类不能很长久接受或遵循任何有体观念，漠视这较高尚和较微妙底意识，从事于完全限制我们在一纯属土地上的生活法式的。对一彼方之直觉，有一心灵和精神在我们内中的理念和感觉，以之为巽于我们的心思，生命，和身体，或比较伟大，不为他们的法式所限，这感觉回到我们，终于恢愎其占有。普通人够容



易地满足这意识，由向之贡献他的特殊底时分，或他的人生之暮年，其时年龄已消磨他的浮世本性之热情了，或者由认他为他的寻常行为之后或之上的什么，他能多多少少不完善地将他的自然有体转对之的；特殊人物，则转向超世间者，视为唯一生活的律则和目标，于是尽可能缩减或薄待他的属土地的诸部分，希望发展他的天上底质素。历史上有些时代，这超世间底观念得到了很强底优势，也有一游移，在一不完全底人类生活，不能作其大底自然展拓的，與一病态底退隐士的生活之间，退隐士企慕天上生活，然除了在很少幾人，也得不到其最上纯洁和快乐底运动。这是一表徵，表徵在有体中创造了某些错误战争，由于建立了一标准或方略，忽视了进化的能量之律则，或偏重过度，而失却了协调底平衡，必然存在於我们的天性之神圣禀赋中某处的。

但是，最后，当我们的内心生活深化，微妙知识发展时，必在我们中间启出一知见，知世间者和超世间者，不是有体的唯有底两项；有个什么是超宇宙底，为我们的存在之最高达底渊源。这知见容易被精神底熟忱，心灵的企慕的高度和猛度，哲理底雕隔性，或我们的智识之严格逻辑底不容忍，我们的意志之急切，或我们的情命体中之一疾病底嫉恶，受到了人生困难的挫折、或以人生之结果而失望的，——被任何或全部这些发动力量，——联系到一种意识上，意识着除此悠远底‘无上者’外，其余一切皆全为空虚，不真实，人生之空虚，宇宙存在之不真实，土地之极苦底醜恶和残暴，天之不充周，在身体中重复多生之无目的。于此，普通人又不能真实以这些理念而生活了；他们至多只能给他仍当组织下去的生活以一种灰色和徬徨底不满；但特殊人物则捐弃一切，以追随他所见到的真理，在他，这些皆可成为他的精神冲动的所需要的食粮，或者为其唯一成就的刺激，那成就于他现在是唯一有关系的事了。一些时代和国家曾经有过了，其间这存在的观念甚为得势；民族裏的不少一部分人，转向到隐遁修士的生活了，——不常是有真号召前往，——其余的人则仍留滞于其寻常生活，却有一在下层的信仰，以为不真实。这种信仰，若反覆过多，坚持太甚，则可引起生命衡动力之衰弱，及其动机之只加变到微小，或甚至由一微妙底反动，遂致凝滞于一平凡狭隘底生活中，由于我们对‘神圣有体’于宇宙存在中之更大底喜乐失去了自然底反应，又失掉了伟大进步底人类理想主义，而我们却是为此理想主义所激发，起而超于集体底自我发展，高贵地拥抱战争和劳苦的。这裏亦复在超宇宙底‘真实性’之陈述中，可见有某些不足处的现相，或许是过甚其辞，或许是一错误了的反对，失却了神圣底平衡，创造的全部意义，‘创造主’的整个意志。

那平衡可以得到，只倘若我们认识我们的整个复杂人类天性的本旨，在宇宙运动中间他的正常位置上；所需要的，便是始我们的组合有体與多方企望的每一部分，以其充分底正当价值，而且寻出他们的统一亦如他们的差异的钥匙。这寻求必是由一综合或一统一，而且，发展既分明是人类心灵的律则，这似很可能以一进化底综合而发现。在古代印度文化中，这么一种综合是尝试过的。他承认人类生活的四个合法底动机，——人的情命底利乐和需

---

古代印度思想，人生分为四期 shrama:一为<学生期>，Brahmacharya。二为<家居期>，Garhasthya，即专业后结婚生子，治家，经营生事。三为<林居期>Vana-Prastha，即修道于山林之生活。四为<隐退期>，Sannyasa，即全离世俗，浪游方外，随其所止而休焉。——译者

要，他的欲望，他的伦理底和宗教底企慕，他的究竟底精神目标和命运，——换言之，他的情命底，身体底，和情感底有体之要求；他的伦理底和宗教底有体，为一上帝与‘自然’与人的法律之知识所统治者的要求；與他的精神底企望‘彼方’之要求，他为此由从这一无明底塵俗底生存之究竟解脱而求其满足的。这替人安排了一教育和准备期，基于这人生理念的，一正常生活期，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興趣，在我们内中的伦理底和宗教底部分的节制之下，一退隐和精神底准备期，最后从人生舍离而入乎精神之一期。明显的，若使当作一普偏律则施行，则这一方案，我们的旅程的这一路线划分，便会失脱这事实，即凡人皆不能在简短一生中走完这发展的完全一圈；但此一说又被另一理论所修改了，即由长期多次重生之聊续，经过一完全底进化，然后人乃适合于精神解脱。此一综合，以其精神底内视，所见之广大，匀称性，完全性，大为裨益了人生格调之振起；但终于他破碎了；出世道的冲动之增盛，代替了他的位置，这系统匀称性被毁掉了，将人生打断为两个相反底运动，正常底利乐底和欲望底生活，着上了一点伦理底和宗教底色彩的，和非正常底或超正常底内中生活，基于出世道的。事实上古代底综合，本身便包含了这夸张的种子，不得不退出其中：因为倘若我们看逃脱人生为我们的可欲的目的，倘若我们弃去保持人生圆满之高价：倘若人生内中没有一神圣意义，则以人类智识與意志之无耐性，必终於劈出一条捷径，尽可能泯除一些更为烦厌和延宕的手续：若是不能为此，或者不能遵循这捷径，则仍随私我及其满足，但没有什么更伟大底事可在人世成就。人生是分裂为精神底和塵世底了，只能有一顿然度过，不能有我们的天性的这些部分之一和谐與妥协。

一精神底进化，内中‘有体’在世间一生又一生开展，其间人变成了中枢工具，人类生命在其最高点遂成那重大底转捩枢纽，这，便是生命與精神之妥协间所必需底环节；因为他容许我们计到人的全部本性，承认他的三重引诱的合法地位，即对地，对天，对至上‘真实性’的三重向往。但其对反的一完全解决，只能在这基础上达到，即心思，生命，和身体的低等知觉性的意义，不能达到其充分意义，直到他为高等精神知觉性的光明与权能与喜乐所取，所重述，所转化，而高等知觉性，也不是徒然以排斥低等者，乃居于與他的充分正当关系中，而是由此擅有，此统治，此取升其未圆成的价值，此重述與转化，——心思，情命，身体的本性之精神化與超心思化。世间底理想，在近代心思中那么雄强底，已将人和他在大地上的生命和人类的集体希望，恢复到一颗要底位置，造成了一对解决的坚持底要求；这是他所成就的好事。但由于作的过分，由其除外性，他不适当地节限制了人的视景，他忽略了他中间的那最高底也终于是最大底事物，而且由此节限，他失却了对他自有的目的之充分追求。倘使‘心思’是人和‘自然’中的最高事物，则诚然不会结果出这种失望；但仍然，视景的节限依然会有，一狭隘底可能性，一被圈圆了的展望。但是设若心思只是知觉性的一局部底开展，而有在其以外的种种权能、是我们人类中的‘自性’所能的，则不但我们在世间的希望，更不设在彼方的什么，依赖他们的发展，亦且造成了我们的进化的唯一正道。

心思和生命本身，不能充分生长至极，除非更广大更伟大底知觉性开启，心思只接近着的。这么一更广大和更伟大底知觉性便是精神底，因为精神底知觉性，不但是高出其余，亦且更概括。既是宇宙底又是超上底，他能取心思和生命到她的光明裏，给以他们所寻求为一切之真正底究极底实践：因为

他有一更大底知识工具的运用，更深底权能與意志的源泉，爱，與乐，與美的一无限底臻至和深密性。这些皆是我们的的心思，生命，和身体所寻求的事物，知识，权能，與喜乐，而拒绝那凡此由之而达到其至极底富足者，便也是闭拒他们于她们自体的最高圆成以外。與此相对反的一夸张，只要求一点精神存在的无色彩底纯洁性，则使精神的创造作用销亡，而将‘神圣者’在其有体中所显示的一切从我们除外：她只留下地位给一无意义或无成就底进化，——因为割除凡已进化者乃是唯一底极诣；他将我们的有体的程序，化为一投入‘无明’中又从之转出的曲线，或建立一宇宙‘变化’之输，只有一逃出之路。中间底超世间底企慕，则割截了上端有体之圆成，由不进到其于一性的最高实践，又在下端损减了他，由不许與以正当意义之充实，于其在物质宇宙中之当体现前，及其在属土地的身体中的生命之接受。一广大底一体性的关系，一统，乃恢愎其平衡，照明着有体之全部真理，一贯聊綴‘自然’的步武。

在这一统中，超宇宙底‘真实性’，居为有体之至上‘真理’；实践他乃我们的知觉性之最高造诣。但是这最高‘真实性’，乃亦是宇宙有体，宇宙知觉性，宇宙意志和生命：他发皇出这些事物，不是出到他自体之外，而是在他自体内中，不是当作一对待原则，而是当作自体的自我舒展和自我表现。宇宙本体不是一无意义底变怪，或幻想，或偶然错误：其中有一神圣旨趣和真理：精神的多方底自我表现，便是其最高意义，‘神圣者’自体，便是他的谜之解答。精神的一完善底自我表现，便是我们的世间生存之目的。这目的不能达到，倘若我们不变到知觉此至上‘真实性’：因为唯独由‘绝对者’的接触，我们乃能达到我们自己的绝对体。但亦复不能以除外宇宙底‘真实性’而作成：我们应当宇宙化，因为倘若不悟人宇宙性，个人仍焉不完全。个人而从‘大全’分离以入乎‘至上者’，则自失于最上诸高处；将宇宙知觉性包括在他自己以内，他便恢复自我之完全性，然仍保有他的超上性之最高利得；他圆成他和他自己放宇宙底完全性中。超上者，宇宙者，和个人，这三者之为一体的实践，于自我表现着的精神为一必不可无的条件：因为宇宙便是其全部自我表现的原地，同时是由个人，他的进化底自我舒展在世间乃达到其顶点。但这不单是假定个人之一真实有体，亦且假定我们與‘无上者’和一切宇宙底存在之秘密永恒为一的启示。在他的自我统一中，个人心灵必须悟到宇宙性和超上性。

超世间底存在亦是有体之一真理；因为物质界不是我们的存在的唯一界；远有其他知觉性诸界是我们能达到的，且與我们有其秘密联系：不上达到启对我们的心灵的诸伟大境域，不有他们的经验，不知道且不显示她们的律则于我们自己中间，便是短缺了我们的有体的高度和充实性。但一高等知觉性的诸界，并非圆成了的心灵之唯独可能底活动场所和寓居；我们也不能在任何不变底典型底世界中，得到‘精神’在宇宙中的自我表现的终竟底或全般底意义：这物质世界，这土地，这人生，皆是‘精神’的自我表现的一部分，皆有其神圣底可能性；那可能性是进化底，其中包涵一切其他世界的可能性。未曾实现，然是可实现的。大地上的人生，不是墮落于什么不神圣，空虚，可怜底泥泞中，为某‘权能’对自体奉为观瞻，或奉于具形体之心灵为应当忍受的什么，而后将其抛弃的：这是有体的进化之展舒的场所，他进向一无上底精神底光明與权能與喜乐與一性之启示，但其中亦包涵了自我成就着的精神之多方底殊異性。在大地底创造中，有一全见着的目的；一神圣

方案正自加施展，经过他的诸多矛盾和复杂之处，皆多方面底造就的一表徵，心灵的生长和‘自然’之努力，皆是被引向这成就。

是真的，心灵可升入较伟大底知觉性之诸界，出此世界之外的，但也是真的，此诸界之权能，一较伟大底知觉性的权能，应当在此世界自加发展；心灵之具有形体，是那具有形体的手段。一切‘知觉性’的高等诸权能存在，因为她们皆是‘无上真实性’的权能。我们的世间有体，也有此同一真理；她是‘一真实性’的一变是，应当在自身中包举这些较伟大底权能。他现在所现之相，是一被隐蔽了的局部形像，而限制我们自己于那最初形像，于现在这不完全底人道的公式中，便是除外我们的神圣底潜能性了；我们应以一更广大底意义加到我们的人类生命上，在其中显示出我们秘密为我们之远过其多者。我们的生死，只在我们的永生的道理中得其辩证；我们的大地，只能知道且是为其自体之全，由其开启以对诸天；个人能正当见到自己，且神圣地利用他的世界，只时当他已人乎有体之较伟大底诸界，看到了‘无上者’的光明，且生活于‘神圣者，與‘永恒者’的有体和权能中。

这么一种统一不会是可能底，倘若一精神底进化，不是我们的出生和在世间生存的意义；心思，生命，和精神在‘物质’中的进化，便是一表徵，表示这一统，这包含于其中的秘密自我之完成了的显示，乃其主旨。凡‘精神’之为‘精神’者之一完全底内人作用，與其进化底自我外发展舒，乃我们的物质存在的双重项目。有一自我表现的可能性。由有体的一常是未曾隐蔽的、光明底发展，也有一可能性，是在完善底典型中，在其自性上已经固定而且完全者的各种表现；那是在高等诸世界中的变是的原则；在他们的生命原则上，那皆是典型底而不是进化底；他们各个存在于其自体之完善中，但在一定性底世界公式之节图以内。但也有一自我表现的可能性，由自我发现，一种施展，取了一进行的形式，且经过他，为一番自我隐蔽與一番自我恢愰之冒险：那便是这宇宙中的变是的原则，以知觉性之内入與精神之隱藏于‘物质’中为其最初现相。

精神人乎‘无心知’之一内人作用是开端；外发于‘无明’中，有其一局部发展着的知识的诸多可能性之活动，乃是中段，亦是我们如今底本性的乖巽的原因，——我们的不完善处，乃是一过渡时代的表徵，一尚未完成的生长，一正在寻路的努力；精神的自我知识，及其神圣有体与知觉性的自我权能之发布，乃是终极；这三者，乃是精神在人生中的进步底自我表现的这一圆周上的三个阶段。前两阶段，已有其活动的，乍然看去似乎否定有这圆环的从下一圆成阶段的可能，但在逻辑上暗许其出现；因为倘若无心知已发皇出知觉性，别已达到的局部知觉性，必然发皇为完全底知觉性。土地自然所寻求的，是一完善化了且神圣化了的生命，而这寻求，是‘自然’中的‘神圣意志’之一表徵。亦复有其他底寻求，那些寻求亦有其自我圆成之手段；退欢到无上底休宁或极乐中，退隐入‘神圣当体’的福乐中，皆任凭土地存在中的心灵自作：因为‘无限者’在其显示中有许多可能性，不是为其形成所拘束的。但没有任何这些退敛或退隐。可能是此世界的‘变是’中的基本原意；因为倘若如此，则一进化底前进必未曾行，——在世间的这么一番前进，只能以其在世间的自我圆成为目标：这么一种进步底显示，只能以‘本体’在一完善底‘变易’中为其精义。

## 第十七章 向知识进步上帝，人，与自然

‘神圣存在’，精神底‘真实性’之一内转，人乎‘物质’的似是底无心知，乃是进化的起点。但那‘真实性’在其自性上便是一永恒底‘存在’，‘知觉性’，‘存在的欢乐’：然则进化必是这三者的出现；不是起初便在其真元或全体出现，而是在进化底诸多形式中，表现或乔装之者。从‘无心知者’中，‘存在’出现了，在一最初底进化形式裹，当作为无心知底‘能力’所创造的‘物质’之本质。知觉性，内在於‘物质’中而不显，起初在情命震动的乔装中出现，是活底却是下心知底：其次，在一有心知底生命的不完善底表呈中，他努力超于自我发现，经过那物质本质的相续多个形式，多个只加适合于其自体的更完全底表现之形式。生命中的知觉性，弃掉一物质底无生命和无知的初原无感觉性，辛勤於在‘无明’中只加完全地寻出他自体，‘无明’是他的最初底必然底表呈；但他起初只成就一初始底心思知见，和一情命底对自我和事物的觉识，一生命知见，在其最初形式中，依赖一内中底感觉，对其他生命和‘物质’，的接触生反应。知觉性，虽由感觉之不当，也尽其可能好好显示出其内在自有的有体之欢乐，但他只能表呈一局部底苦與乐。在人中，这與以能力化的‘知觉性’出现为‘心思’，更清楚地觉识其自体 and 事物；这仍是一局部底，和有限底，而非其自体的一完整权能，但是一初始底孕蓄底潜能性和整体显现之允诺，已是可见了。这整体显现，便是外发着的‘自然’的目标。

人在宇宙中是要确定他自己，那是他的第一事，但还要发展，终于要超越他自己：他应扩大他的局部底有体为完全底有体，局部底知觉性为一整体底知觉性；他应当成就为他的环境的主宰，但也当成就全世界的结合與全世界的和谐；他应当实践他的个人性，但也应扩充之为一宇宙底自我，和一宇宙底和精神底存在之欢乐。转化：调伏，纠正一切在他的心思中为黑暗，错误，或愚蠢者，究竟达到知识，與意志，與感情，與行为，与性格的一自由而且广博底和谐与光明，乃是他的天性的明显底原旨；这是一理想，创造性底‘能力’加到他的聪明上的，一需要，为她所栽植于他的心思底和情命底本质中的。但这只能以他之生长为一更大底有体和一更大底知觉性而成就：自我扩大，自我成就，自我进化，从他令之局部在他的实际底和似是底本性中为他者，进到他之在他的秘密自我與精神中为他者，因此甚至能在他的显了底存在中为他者，乃他的创造的目的。这一希望，便是此宇宙现相中地在土地上的生命之辩证理由。这外表底现似底人，一倏忽生灭的有体，隶属于他的物质躯壳的拘束，且禁锢于一有限底心思体中者，应当变成内中真实底‘人’，为他和他的环境的主宰，且在他的有体上为宇宙底。以较生动且非如此形而上底语言表之，自然底人，自己应当发皇为神圣底‘人’；‘死’之儿女，应当自知为‘永生’的儿女。是由这缘故，可说人类之出生为进化中之转捩点，大地自然之一紧要阶段。

这立即可推论到我们所当达到的知识，不是智识的真理；这不是关于自己和事物的正常信仰，正确意见，正规学识，——那只是表面心思对知识的理念。达到关于上帝和我们自己和世界的一些心思底概念，于智识是一好底目标，但于‘精神’则不够广大；这不能使我们化为‘无限性’的知觉之子。古代印度思想中所谓知识，意义是一知觉性具有了最高‘真理’，在一直接底知见与自我经验中；变是，成为我们所知的‘最高者’，乃是我们真有知

识的表徵。为了同样底这理由，将我们的实际生活，我们的行为，尽可能形成與我们对真理和正道的智识意念，或与一成功底实用知识合契。——一伦理底或一情命底圆成，——不是且不能是我们的人生的究竟目的：我们的目的，必然是生长为我们的真有体，我们的‘精神’体，无上底和宇宙底‘存在’‘知觉性’，‘悦乐’（Sacchchidanandan-da）的有体。

我们的一切存在依赖那‘存在’，是那乃在我们中间进化着；我们是那‘存在’的一个有体，那‘知觉性’的一知觉性境界，那知觉底‘能力’之一能力，一向有体之悦乐，知觉性的悦乐，能力之悦乐生于那‘悦乐’者之意志：这便是我们的存在之基本原则。但我们的表面底这些事物的构成，不是那，而是一错误翻译，误译为‘无明’的名目。我们的‘我’，不是那精神底有体，能看着‘神圣存在’而说，“那是我”；我们的心思性不是那精神底知觉性；我们的意志不是那知觉性的力量；我们的苦與乐，促使是我们的最高底欢喜與极乐，皆不是那有体的悦乐。在表面上，我们仍是一私我摹拟为自我，一无明转变为知识，一意志劳苦于向往真正力量，一欲望寻求着存在的悦乐。由超越我们自己而变成我们自己，——我们可这么用一半盲底见士的话说，他不知道他所说的‘自己’，却是以灵感如是说的，——是一困难且危险底需要，是一十字架，上面有一不可见的王冠，加在我们身上的，是他的真有体之谜，‘人狮’（Sphinx）向人提出的，下面是‘无心知性’的‘人狮’，自内和上方是光明障蔽了的无限底‘知觉性’与永恒底‘智慧’的‘人狮’，当作一不可测的神圣‘摩耶’直面着他。然则超出私我，变成我们的真自我，觉识我们的真实有体，保有他，保有一有体之真乐，乃是我们在此世间的生命的究竟意义；这是我们的个人和世间底存在之隐藏了的密义。

智识上的知，与实际上的行，皆是‘自然’的技巧，我们以之能表现那么多底我们的有体，知觉性，能力，享受之权能，如我们在我们的显似底本性中所能实现的，且以之我们试求知道更多，表现且实现更多，生长到远有我们所仍当实现的更多者。但是我们的智识，和心思底知识，与行为的意志，皆不是我们的知觉性與能力的唯底工具，所有底手段：我们的本性，——我们所以之称我们内中有体的‘力量’，在其实际底和潜能底活动與权能中者，——在其安布知觉性上是复杂底，在其运用力量上是复杂底。那一复杂作用之每个已发现的或可发现的项目和环境，我们能纳之于工作秩序中的，我们必须在于我们为可能的最高最精深底价值中加以实现，且必须用之于其最广最丰富底权能中，为了唯一目的。那目的便是变成，变到知觉，继续地增长，在我们的已实践的有体與于自我和事物的觉识性中，在我们已实现的力量与有体的悦乐上，而且，要机动地表现那变是，于那么一种在世界上在我们上的行为中，使其和我们将要增长，更加又常更加增长，到宇宙性与为限性的可能底最高度和可能底最广度。人的所有的历世底努力，他的作为，社会，美术，伦理，科学，宗教，一切多方多式底活动，他以之表现且增盛他的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精神底存在者，皆是‘自然’的努力之浩大戏剧中之插剧，在其有限底现似底目标后面，没有其他真实意义或基础。个人达到神圣底宇宙性和至上底无限性，唯独生活于其中，保有之，是之，知之，感觉且表现之于他的全有体，知觉性，能力，有体之悦乐，便是古书陀

---

此‘半盲底见士’，疑指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译者

时代的见士所谓‘明’（‘知识’）；那便是他们所置于人前的‘永生’，作为他的神圣底极诣。

但是，人，由他的心思的性质，以他返乎自己的内视，和外对世界的展望，由在此二者中他的原始界限，为识感舆身体所限，限于相对者，明显者，和似是者，人不得不一步一步，在这巨大底进化连动中，起初是昏暗地无知地前进。起初，在他不能见到有体之在其全部一体性中：这经过殊异性向他自呈，而他对知识的寻求，主要是从事于三大彙，给他总括其一切殊异性者；他自己，——即人，或个人心灵，——上帝，舆‘自然’。第一是他在他的正常底无明底有体中，他所唯独直接觉识的；他见到他自己，个人，在其存在上似是分隔底，可是常与有体之余分不能分隔，力求充足，但对自体常是不充足底，因为从来未曾知道过这入乎存在、或存在着、或在其存在中臻极，而舆余者分离，不得余者的帮助，离宇宙底有体和宇宙底自然而独立。其次，有那他只间接知道的，由他的心思舆身体诸识，及其在他们上面的效果，可是必须努力于更加完全又完全地知道：因为他也见到其余有体，那么切近地与他为一，可是又那么舆他分隔，——宇宙，世界，‘自然’，其他个人存在，他见到常是像他自己，但又常是不像；因为他们在自性上皆是相同，以至於植物和动物，可是在自性上又相要。每个似乎走他自己的路，是一分别底有体，可是每个又为此同一运动所策进，在他自己的格度上也像他一样，遵循这同一浩大底进化曲线。最后，他见到、或毋宁是揣测到某些旁底事物，他所全然不知道的，除非十分间接地；因为他知道他，只经过他自己，和他的自体所超向者，经过世界，和世界似是指向者，世界暗中努力欲达到、且以其不完善底诸多名相而表现者，或者，至少，不知之而建立他们、于他们对那不可见的‘真实性，舆玄秘底‘无限者’的秘密关系上者。

第三个未知者，这‘第三个什么’，（*tertiumquid*），他称之为上帝：用这名词，他指某个什么为‘无上者’，‘神圣者’，‘太始因’，‘大全’，为凡此之一，或同时为凡此之全，为一切于世间为不完全者或不完善者之完全或完善，为此亿万相对者之绝对者，为‘未知者’，若知道了，则凡已知者之真秘密，能于他为更可知解。人已曾试行否定凡此诸彙，——他曾试行否定他自己的真实存在，他曾试行否定宇宙的真实存在，他曾试行否定上帝的真实存在。但在此一切否定的后面，我们见到同此一常在底必需，他必须试求知识；因为他感觉有达到此三项之统一的必要，促使是由压抑其二，或合二放馀一而成。要作成那个，他肯定只有他自己是原因，余者皆仅为他的心思之创作，或者他肯定只有‘自然’，其余一切不外是‘自然能力’的现象，或者他肯定只有上帝，‘绝对者’，其余一切不过是‘彼’所横加于其自体的虚幻，或加在我们上的虚幻，为一不可解的‘摩耶’所造成的。这些否定没有一个是能完全使人满意的，没有一个解决整个问题，或能是决定底，无可争辩的，——最为不能的是那一个，他的被诸识所统治的智识最易偏向的，但始终不能在其中持久的；对上帝的否定，便是对他的真正寻求和他自己的至上‘究竟’的否定。自然主义的无神论诸时代，皆常是短促底，因为他们从来未能满足人中的秘密知识；那不能是最极底‘明’（*Veda*），因为他不舆内中底‘明’，一切心思知识勤劳于将其启发的相应；一自那时分起，其缺乏相应性被感到了，则一调解之说，无论其如何巧妙，无论其在逻辑上多么完备，便为人中的永恒‘见证者’所判决而驳斥了；他不能是‘知识’的最后的一语。

如人之为人，对他自己是不充足底，也不是分别底，他更不是‘永恒者’和‘大全’；因此，以他自己，他不能是宇宙的解释，他的心思，生命，和身体，皆如此明显是宇宙的一无限小底末节。这可见的宇宙，他见到，对他的自体亦是不充足的，甚至亦不以其未见的物质诸力量而解释其自体；因为他见到有太多底东西在世界中和他自己内中，超出了诸物质力量而外，对之他们只好像是一面部，膚表，或甚至一面幕。诚非他的智识，也非他的直觉，更非他的感受，能不依于一‘太一’或一‘一性’，这些世界力量和他自己，能与之处于某些关系上，为其所支持，且得到她们的意义的。他感到必然有一‘无限者’，持载着这些有限者，在一切这可见的宇宙之中，之后，之次，基承着万事万物的和谐与相互关系及真元一性的。他的思想，需要一个‘绝对者’，凡此无数无量底相对者依之而得其存在，需要事物的一究竟‘真理’，一创造底‘权能’或‘力量’或一‘有体’，作始且支持宇宙间万事万物。任他称之日什么，他必须达到一‘无上者’，一‘神圣者’，一‘太始因’，一‘无限者’和‘永恒者’，一‘悠久者’，一‘至善’，对之一切皆倾向且企望的，或者一‘大全’，对之一切皆永续地无形地歸向的，若无之则一切皆不能为有的。

可是，促使有这‘绝对者’，他也不能以其自体而肯定之，除外其余两彙；因为这样他便只是猛然一跃，离开了他在此所当解决的问题，而他自己和宇宙，仍其为一不可解的神秘化或一无目的底神秘。他的智识的某一部分，与他对安息的渴望，可由此解决而得到率息，正如他的物理底智慧，容易满足于对‘彼方’之否定和物质‘自然’之神化；但是他的情心，他的意志，他的有体的最雄强最深密底诸部分，仍其无意义，空无目的或辯正理由，或徒然化作一任意底愚凝，自体激动着，像一空虚而不息底阴影，以对纯粹底‘存在’之永恒底静止，或亦在宇宙的永恒底无心知性中。至若宇宙呢，则仍其在‘无限者’之一谨慎作成的谎骗的奇离性格中，为一巨大威力底实则无有底变怪，一痛苦底和可怜底矛盾，虚作神奇與美與悦乐的假相而已。或其不然，则她是一盲昧组成的‘能力’之庞大活动，空无实义，而他自己的有体，只是一暂时底微末底变異，不可解地发生于那无意识底大空中的。那样，知觉性，能力之已自显示于世界中于人中者，没有可满意的圆成：心思需要一点什么，将一切联系，一点什么，‘自然’以之在人中而人亦在‘自然’，中圆成，二者又皆自於放上帝中，因为‘神圣者’是究竟已自我启示於人与‘自然’二者中的。

承认且见知此三彙为一体，对这‘知识’，乃最关紧要；个人的生长着的知觉性，是开启向三者之一统，亦如向其整体性，而且，若使他要满足於他的自体且变到完全，则必须达到的。因为倘若没有其一体之实践，则三者之任何一个的‘知识：不能完全；其一体性是每个自有的整体性之条件。进者，是由知道每个之全，而从三者聚合於我们的知觉性中而化为一；是在一全体知识中，一切知乃化为一而不可分。否则，只能由分化，自其三弃其二，我们乃可达到任何一性。因此人应当扩大他於自己的知识，於世界的知识，於上帝的知识，直到在他们全体他变到觉识其相互之涉入和一性。因为若长此他只在部分上知道他们，则必不会完全，只结果出分化，而且若长此他不在一调和着的一体性中体会他们，则他不会得到他们的全般真理，或存在的种种基本意义。

这不是说，‘无上者’不是自体存在，自体充足；上帝在‘他，自己存



在，不是由於宇宙或人而存在，然人与宇宙却由於上帝而不在自体中存在，除了只在其有体与上帝的有体为一这点上。但仍然它们皆是上帝的权能之一显示，甚至在‘他’的永恒存在中，他们的精神真实性必怎样是当前或暗在，因为否则会没有他们的显示之可能，或者，虽是显示了，也不会有意义。在此世间出现为人者，是‘神圣者’的一单独个体；‘神圣者’引伸於多体中，便是一切个人存在的‘自我’。进者，是由自我与世界的知识，人乃达到上帝的知识，不能不由此达到他。不是以抛弃上帝的显示，而是由抛弃自己於此之无明与此无明之结果，人乃最能举起且贡献他的有体与知觉性与能力与有体的悦乐之全，入乎‘神圣存在’。他可由他自己，一个显示，而作此，或者他可经过世界，另一显示，而作此。唯独经过他自己而达，在他可能投入一叫个人底汨没或凝敛於‘不可名相者’中，而失去宇宙。唯独由世界而达，他能沈下他的个人性，或是沈入偏是底有体之非个人性中，或是沈入宇宙底‘知觉力量’的一机动底自我中；他没入偏是自我，或他变为宇宙‘能力’的一非个人底润道。由二者的平等底整体性而达，且经过他们又出乎他们以外，而摄取‘神圣者’的一切多方面，他便超越二者，且在那超越中完成他们：他在他的有体中保有‘神圣者’，甚至有如他被‘神圣有体’，‘知觉性’，‘光明’，‘权能’，‘悦乐’，‘知识’包里，浸灌，偏漫，保有；他保有在他自己中的上帝，和宇宙间的上帝。‘大全知识’向他辩是其创造了他自己为正当，且以他之完善化了，是正了他所作的世界创造。凡此一切皆变到全般真实且有效果了，由於上升到一超心思底和至上底超自性中，及她的机能之下降而出乎显示；但此使那圆满成就仍属困难而且遥远，而以一精神底返照，或心思、生命、身体的‘自性’之接受，真正知识可以作到是主观底真实的。

但是他的有体的这精神真理和真正目标，不到他的旅程的从下是不许出现的：因为在‘自然’的进化步骤上，人的早期的准备事业，便是肯定他自己的个人性，使之显明，丰富，坚定地，雄强地，且全般地保有他。这一结果是，他在起初主要是得从事於他自己的私我。在他的进化的这自私底一面，世界和他人，对他皆远不如他自己之重要，诚然，只当作他的自我肯定的佐助和机缘乃为重要。在这阶段上，上帝於他，也不比他於他自己之重要，因此，在早先诸形成中，在宗教发展的低等水平上，上帝或天神们，被视为好像是为人而存在的，当作了满足他的至上工具，他的帮助音，帮助他使他生活其中的世界满足他的需要，欲求，和奢望。初端自私底发展，及其一切罪恶，与暴行，与粗鄙，在其正常位置上，皆不能视为‘自然’的一错误或恶行；这於人的初步工作是需要底，道是寻求他自己的个人性，完全从低等下心知脱离，在下心知中，个人是被世界的群众知觉性所压伏，全般录属於‘自然’的机械工事。人这个体，应当肯定，显出他的人格以对待‘自然’，强大地是为他自己，发皇出他的一切人类底力量与知识与享受的能量，以使他施之於‘自然’和世界：更为雄强且能主宰；他的别异自我之自私性，是当作达此原本目的之手段而赋予他的。直到他已这么发展了他的个人性，他的人格，他的别出底能量，然后他能适合於他前面的伟大工作，成功地转用他的官能於更高，更大，更神圣底事业上。他应当在‘无明’中肯定他自己，

---

ekovasi sarvabuttantaratma-Katha, II.5.12.出羯陀奥义书，二，五，十二。（拙译‘一我寓众生，付静为主灵。’）

然后在这‘明’中完成他自己。

从‘无心知’之进化底出现，其发端从两个力量作出，一秘密底宇宙知觉性，一个人知觉性显现在表面。秘密底宇宙知觉性，对表面个人仍其为秘密底，潜意识底；他在表面上，以创造分别底对象和有体而组织他自体。但时当其组织分别对象和个人的身体与心思，他也创造知觉性的集体权能，皆是宇宙‘自然’的大底主体形成；但他不供给以一组织了的心思和身体，他基托之於个人之群体上，为之发展出一整体心思，一些易着却持续着的群众体。这便推到只当诸个人变为知觉而又知觉了，然后群众有体能也变到知觉而又知觉；个人的生长，乃集体的内中生长的必要底手段，这有别於集体之外表力量与扩张。这诚然是个人的双重重要性，即：是由他，宇宙精神乃组织其集体诸单位，使他们能自体表现而且进步，而且也是由他，他乃将‘自然’从‘无心知’升举到‘超心知’，扬上之以遇合‘超上者’。在群众中，集体知觉性是进於‘无心知者’；他有一下知觉底，一阴暗底和暗默底运动，需要个人表现之，发露之，组织之，使之有效果，群众知觉性以其自体，是以一模糊底，半成形或未形成的涵意识底行动，寻常是下心知底行动，升起到底表面上而运动：他倾向一盲目底或半见底一致性，这便压抑在共同连动中的个人：设若他思想，则是以成语，口号，标语，普通粗率底或形成了的理念，传统底，公认了的习惯意念而思想；他作为，时若不以本能或连行动而作为，则依团体律，群众心理，典型法而作为。这群众知觉性，生命，作为，可异常有功效，倘若她能找到某一个人，或几个有力底人，能使之成体，表现他，领导她，组织他；他的骤然底群众运动，一时也可能是无从抵抗的，如冰川之下崩，或飓风之暴起。个人之压抑或全般录属於这群众知觉性中，可给予一个国家或一团体以一伟大底实际效率，倘若涵意识底集体，能建立一坚住底传统，或能找到一党，一阶级，一领袖，成为他的精神和动向的化身；雄强底军事国家的力量，以一紧张和藏书底文化苛峻地加於其个人的社会的力量，伟大底世界征服者的成功，那后面皆有这‘自然’的秘密。但这是外表生活的一效率，而那生活不是我们的有体的最高或最后一项目。我们内中有一心思，有一心灵和精神，倘若我们的生命内中没有一生长着的知觉性，一发展着的心思，而且，倘若生命和心思，皆不是为了心灵，内居着的‘精神’之解放与圆成的一表现，一手段和工具，则我们的人生没有真价值。

但是心思的进步，心灵的生长，甚至是集体的心思与心灵的进步与生长，皆依乎个人，依赖他的充足底自由和独立性，依赖他的个别底权能，以表现且生出在群众中尚未表白者，从下心知仍未发展者，或还没有自内取出，或从‘超心知’取下者。集体是一群众，一形成的原地；个人是真理的揣度者，形式的制作者，创造者。在大众中，个人失去他内中底乡导，变成了集体中一个细胞，为集体底意志或理念或团体行动所推移。他得离开而独立，在整体中肯定他的个别底真实性，他自己的心思，必从普通心思性独出，他自己的生命，必在普通底生命之一致性中卓出，甚至有如他的身体。在普通的身体性上已发展出一点什么，为独特，为可识的。甚者，他终于当退归到他自己以发现他自己，而且也只是在他发现了他自己以后，他方能在精神上与一切为一；设若他试欲在心思，情命体，物理体中成就那一性，但还没有一够强健底个人性，则仍可为群众知觉性所压倒，失去他的心灵的，心思的，生命的圆成，只变成了集体中的一细胞。于是这集体可变到强大，占优势，但也很可能失去他的粘柔性，失去他的进化连动：人类的伟大进化期，皆成就

於那些社会中，其间个人变到活动了，在心思，情命，或精神上皆甚活泼。为了这缘故，‘自然’发明了私我，使个人可从集体的无心知或下心知脱出，变成一独立底活心思，生命权力，心灵，精神，与他周遭的世界相配合，但不埋没於其中，不是分别则不存在和无效用。因为个人诚然是宇宙底有体之部分，但他是有多於此者，他是一从‘超上者’降下的心灵。这，他不能一时便显示，因为他太接近宇宙底‘无心知’，对原始底‘超心知’不够近；他应当发现他为心思底和情命底私我，然后方能发现他自己为心灵或精神。

可是，发现他的私我底个人性，不便是知道他自己；真正底精神个人，不是此心思私我，生命私我，身体私我；主要的，这起初底运动，是意志的工作，权能的工作，自私底自我发施效用的工作，其次方属知识的工作。因此有一时期必要臨到，人当看到他的自私底有体的阴暗表面之下，而试行知道他自己；他必出发寻求真实底人：设若没有那个，他会迟滞於‘自然’的初等教育，永不会进步到‘自然’的更深更大底教义；无论他的实用知识与效能多么大，他只会是略高於动物而已。起初，他当着眼於他自己的心理，辨别其自然底原素，——私我，心思及其工具：生命，身体，——直到他发现他的整个存在，等待着需要一解释，異於只是自然诸原素的工事之说，也需要其活动的一目标，異於只是私我之自我肯定和满足。他可在‘自然’中与人类中寻求之，於是起程去发现他与其余底世界之为为一体：他可在超自然中，在上帝中寻求之，于是起程去发现他与‘神圣者’之为为一体。实际上，他试行这两条路，继续摇荡不定，继续求在诸多相续底解决上固定他自己，一些解决，最适合于各种局部底发现，他在他的求与得的双重路线上所作出的。

但经过这一切，他在这时期中所仍坚持要发现，要知道，要圆成的，是他自己；他於‘自然’的知识，于上帝的知识，皆只是帮助，帮助他进向自我知识，进向他的有体的完善化，进向他个人的自我存在的至高目的之达到，指向‘自然’和宇宙，这可自擅有自我知识，自我主制的形式——在心思和情命的意度里，——以及於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世界的自制的形式。指向了上帝，则也可擅有这形式，但是在世界和自我的一较高底意度里；或者，可取那另一形式，对宗教底心思是如此惯熟和决定底，即个人得救的寻求，不论是在彼面底天堂，或是由独自没入一无上底‘自我’中或一无上底‘非自我’中，——福乐或涅槃。虽然，自始至终，是个人在寻求个人的自我知识，与他的分别存在之目标，以其余一切投入，甚至是博爱主义，与於人类之爱和服务，自我汨没或自我减无，——不论着上了什么乔装，——皆当作了帮助和手段，越向那他的表现了的个人性之唯一先务之大事。这看来好像只是一扩大了自私性，而分别底私我，将是人的有体的真理，在他中间坚持到底，或直到最后他从之解放了，自我消亡於‘无限者’的无相底永恒中。但后面还有一更深底秘密，是正了他的个人性及其要求，即精神底和永恒底个人，‘補魯灑’的秘密。

是因为这精神底‘人’，个人中的‘神明’的缘故，完善化或解放，——在欧西则种之曰‘得救’，——乃应当是个人底而非集体底；因为无论寻求什么集体的完善，那只能以组成其集体的诸多个人的完善而致。因为个人是‘彼’，他之寻得他自己乃为他的最大需要。在他对‘无上者’的全般归顺与自我奉献中，是他乃得到他的纯全底自我发现於一纯全底自我奉献中。在去除他的心思底，情命底，物理底私我，甚至他的精神私我，是无相状无

际涯底‘个人’，乃有他之迷人他自己的无限性中之安宁和喜乐。在某种经验中，经验到他不是什么了，也不是什么人，或经验到他便是每一物，每个人，或经验到他便是‘太一’，超出一切事物以外，且为绝对，这是个人中的‘大梵’，乃成就这庞大底併合，或这神妙底聊合，‘瑜伽’（Yoga），以其有体的永恒一单位，结合於永恒底存在之一浩大底全摄着的或至上底全超着的一体中。超出私我是急切的，但人不能超出自我，——除非是至上地，普遍地得到他。因为自我不是私我；他是与‘大全’和‘太一’为一的，而在求得他，仍是‘大全’和‘太一’，我们在我们的自我中发现的：矛盾，分别，皆消失了，但是这自我，这精神底真实：仍留，以那解救着的消失而与‘太一’与‘大全’相结合了。

因此高等自我知识开始了，一旦人已脱出其主要从事於‘自然’和上帝与他的外表有体，他的最显似底自我之关系。有一步是知道此一生不是一全，要达到他自己的时间性底永恒之概念，要体会到，具体地觉识到那主体底恒久性，即所谓心灵的永生。时若他知道还有物质境界以外的诸多境界，且生活於他之前，他之后，无论怎样在生前存在与身后存在，则他已上了除去他的时间底无明之道了，以扩充他自己出乎‘时间’的当前段分以外，而入乎他自己的永恒性之占有。另一步前进，便是学到他的表面清醒境界，只是他的有体的一小部分，要开始探测‘无心知者’之深渊，与下心知体和涵意识体的幽谷，又攀登‘超心知者’的高峰；如是乃开始除去他的心理底自我无明了。第三步是寻出在他内中有个什么，不是他的这当作工具的心思，生命，和身体，不但是一永生底永远发展着的个人心灵，支持着他的自性者，亦且是一永恒无变易底自我和精神，而且要学到他的精神有体的诸彙是什么，直到他发现凡一切在他内中者，皆是精神的一表现，且辨识他的低等生存与他的高等生存间之联系；如是他开始除去他的组织上的自我无明了。发现着自我和精神，他便发现上帝：他发现一‘自我’在属时间者以外：他见到那在宇宙知觉性中之‘自我’，便是在‘自然’和这羣有之世界以后的神圣‘真实’；他的心思开启了对‘绝对者’的思想或意识，这‘绝对者’是以自我与个人与宇宙为其诸方面的；宇宙底，私我底，原始底无明，皆开始失去对他的严格把持了。在他试行以他的存在投入这扩大着的自我知识中时，他的人生，思想，和行为的观念全部和动机，皆进步地修改了，转化了；他对自己的，他的本性的，和他的生存之目的实际底无明减少了：他已踏上了大道，这大道从一有限底和局部底存在之虚为与痛苦出离，引到一真正底和全部底存在之占有和享受。

在他的前进过程中，他一步一步发现他从而出发的三大彙之一统。因为，最初，他发现在他的显了有体中，他是与宇宙与‘自然’为一；心思，生命，身体，心灵，在‘时间’中之相续，心知者，下心知者，和超心知者，——这些在其各种关系上和关系的结果上，便是宇宙，也便是‘自然’。但是他亦发现，在居於凡此之后或凡此之所基托者中，他与上帝为一；因为‘绝对者’，‘精神’，‘自我’之无时无空，‘自我’之显示於宇宙中者，‘自然’之‘主宰’，——凡此皆是我们所谓上帝，而在凡此一切中，他自己的有体回到上帝，依之而起；他便是‘绝对者’，‘自我’，‘精神’之自体放射於其自体之多性上到宇宙中，在‘自然’中障蔽了。在这两种实践下，他得到他与其他一切心灵和有体之一体性，——在‘自然’中是相对的，因为他任心思，生命，物质，心灵，每个宇宙原则和结果上，与他们为一，无

论在能力和能力的作为上，原则的安排上和结果的分布上与他们为异；但在上帝中是绝对的，因为唯一‘绝对者’，唯一‘自我’，唯一‘精神’，永远是万有之‘自我’，他们的多方多式之殊异的渊源，保有者和享受者。上帝与‘自然’之一体性，不会不自向他显示的：因为他终于发现，是‘绝对者’便是这一切相对者；他见到是‘精神’，以每个原则为其一显示；他发现是‘自我’乃变成此一切变是；他感觉到是‘主宰’的有体与知觉性之‘权能’或‘力’(shakti)，乃为‘自然’且在宇宙间作为。这么，在我们的自我知识的进步中，我们达到了那个由发现了它，一切皆知为与我们的自我为一，由占有了它，一切皆得以占有且享受於我们自己的自我存在里。

同等的，由於这一体性，宇宙的知识，必然领导人类的心思进向同一大启明。因为他不能知道‘自然’为‘物质’与‘力量’与‘生命’而不被策动去考究心思知觉性与这些原则的关系，而且一旦他知道心思的真性质之后，他必然会进到每个表面现相以外。他必发现那意志和智慧，秘密内在於‘力量’的工作中，活动於物质和情命底现相里；他必然见到其在清醒知觉性中，下心知者与超心知者中是一：他必然发现物质宇宙体中之心灵。追寻‘自然’於此诸彙中，其间他认识他与其余的宇宙之一体性，他发现一‘超自然’在一切显似者之后，一至上底‘精神’权能，在‘时间’中又出乎‘时间’以外，在‘空间’中又出乎‘空间’以外，‘自我’的一知觉底‘权能’，以之而变成一切变是者，‘绝对者’的一知觉底‘权能’，以之而显示一切相对者。换言之，他知道她不但是物质‘能力’，‘生命力量’，‘心思能力’，‘自然’的多面，亦且为有体之‘神圣主宰’之‘知识。意志’之权能，自我存在底‘永恒者’和‘无限者’的，知昼性。力量’。

人追究上帝，结局变成他的一切研求的最热烈最执迷底一种，始於他开初对‘自然’的迷蒙底疑问，和一种意识，意识到有些什么未见者，变在於他自己和‘自然’中。从使如近代、科学，所以，宗教始於物质崇拜，精灵崇拜，鬼怪崇拜，自然底力量之神化，而这些初端形式，只在原始形像中包举了一隐蔽於下心知体中的直觉，一幽暗底和愚昧底感觉，觉到有些暗藏着的势力和不可计度的力量，或一模糊底意识，意识到对我们似是无心知者中的有体，意志，智慧，意识到可见者从的不可见者，意识到事物中的精神，秘密知觉着，自分布於每种能力的工事上。这些初始底知见与原始底荒唐，却不损减人类的情心和思心的这伟大探求之价值或真理，因为我们的一切寻求，——包括‘科学’本身，——必始於对隐藏了的真实之幽暗底和愚昧底知见，进向对‘真理’的光明而又明朗底视见，因为‘真理’起初总是被‘无明’的雾露隐蔽了，缠裹了，戴了假面具而来的。拟人论，是对这一真理的成了相的认识，即人是他之为他，因为上帝是‘他’之为‘他’，而且，有事物的一个心灵和身体，人类虽在其不完全上，也是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最完全底显示，而神明便是在人中之不完善者之完善化。他之处处见到他自己，而且崇拜之如上帝，也是真底；但在这里，亦是他以‘无明’之手，胡乱摸索到一概真理上，——即他的有体原与‘本体’为一，这便是‘彼’之一局部底返映，而偏处发现他的大‘自我’便是发现上帝，且接近事物的‘真实性’，一切存在之‘真实性’。

殊异性与乖达后面的一体性，乃人间各种宗教和各种哲学的别异的秘密；因为——皆达到了唯一‘真理’的某个形相，某些旁底线索。独到了其某部分，或见到了其亿万方面的一面。不论其朦胧地见到物质世界为‘神圣

者’之体，或生命为‘神圣存在’的呼吸之一大搏动，或万事万物皆宇宙‘心思’的思想，或体会到有一‘精神’，大於凡此诸物，为他们的更微妙底却更神奇底渊源和创造音，——不论其只在‘无心知者，中寻到上帝，或以上帝为在无心知底事物中之唯一‘知觉者’，或为一不可说的超知觉底‘存在’，倘若要达到他，便得蜕除我们在世间的有体，消除心思，生命，和身体，或者，既克服了分别，便见到‘他’同时是这一切，无畏地接受那视见的重大后果，——不论其崇拜‘他’之偏是性而视‘他’为宇宙‘本体’，或者节限‘他’止於人类中，亦如他们之自加节限，如实验哲学者之所为，或者，相反的，被无时间无空间之‘不变易者’之视见所夺，拒绝‘他’之有在於‘自然’与‘宇宙’里，——不论其颂赞‘他’，在种种奇离底或美丽底或张大了的人类私我的形式中，或者因为‘他’之圆满具有一切人类所企慕的性质，‘他’的‘神圣性’向他们启示为一无上底‘权能’，‘爱’，‘美’，‘真理’，‘正义’，‘智慧’，——不论其见到‘他’为‘自然’之‘主宰’，‘父’，与‘创造者’，或为‘自然，本身，宇宙‘母’，视为‘爱者’和心灵的吸引者而追求‘他’，或常作一切工作之秘密‘主’，跪拜在唯一上帝或多方底‘神明’之前，唯一神圣底‘人’或一切人之唯一“‘神圣者’之前，或者，较博大的，发现‘太一’，其当体现前，使我们能在知觉性中，或在工作中，或在生命中，与一切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一切物相结合了，与‘自然’和她的势力，以至她的种种无生命底力量相结合了，一总之，在这一切后之真理，必永是同一，因为一切皆是此一‘神圣底无限者’，为一切人所寻求的。由於每个事物是那‘一’，必然有这无穷底方式上人类占有之的辩法；是必需，人类这么多方多式地寻到上帝，庶几可全般知道‘他’。但必是时当知识达到了其最高诸方面，方可能达到他的最伟大底一体，最高和最广之见是最明智底；因为一切知识，於是皆结合於其一概括底意义中。一切宗教，皆可视为达到单独一个‘真理’之途，一切哲学，为分殊底观点，瞻望单独一个‘真实’的各方面，一切‘科学’，汇合於一无上‘科学’中。因为，凡我们的心思知识，与识感知识，与超识感底视见所寻索的，最完整地得之於上帝与人与‘自然’与一切在‘自然’中者的一体性里。

‘大梵’，‘绝对者’便是‘精神’，无时间底‘自我’，具有时间底‘自我’，‘自然’的‘主宰’，宇宙的创造者与涵括者，内在於一切存在中，‘心灵’，一切心灵所源出亦所归向者，——那便是‘本体’的真理，如人的最高底上帝概念所见者。同此一‘绝对者’，启示於一切相对者中，‘精神’，具其形体於宇宙底‘心思’与‘生命’与‘物质’中，以‘自然’为其能力之自我，以致一切似乎是她所创造者，乃‘自我’与‘精神’，分殊地在‘他’的自体中向‘他’自体的力量显示，为了他’的多方底存在之悦乐，——这便是有体的真理，人的於‘自然’与宇宙的知识正领导他越向去的，而且他会达到的，时若他的‘自然’知识自与他的上帝知识相结合。这‘绝对者’的真理，乃世界循环的辩证；不是其否定。是‘自我本体’，乃变成了这一切变是；‘自我’是凡此一切存在之永恒底一体，——‘我为彼’。宇宙能力，不外是那‘自我存在者’的知觉力：以那能力，他以宇宙自性而取得它自体的无数形式；以其神圣自性，怀抱此普偏者然超上之，他能在他们中间达到其全般存在的个人底占有，时若其当体与机能，皆在一中，在一切中，且在一与一切之关系中被感到了；——这是有体的真理，人的全

部於自己在上帝中和在‘自然’中的知识，向之升起和扩大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知识；於上帝的完全知识，於自己的完全知识，於‘自然’的完全知识，给他树立了他的高上目标；这赋予人类的劳工与努力以一博大和充实底意义。在他的知觉性中，上帝，‘心灵’，与‘自然’，这三者的知觉底一体性，乃是他的圆成与他於一切和谐的实践之稳定基础：这将是他的最高最广底境界，他的一神圣知觉性与一神圣人生之品位，其发端，是作成他的自我知识，世界知识，上帝知识之全般进化的起点。

## 第十八章 进化程序——上升与一统

關於大地自然中之进化底显示，与他正进行着的或注定要作的最后一转，我们既形成了一够明白底理念，现在便可能且必须以我们的更有了解底眼光，加到他以之而达到现在这水平的程序之种种原则，而且，以之，可假定的，不论其有何修改，他的最后底发展，从我们的现在仍占优势的心思底无明，进到一超心思底知觉性与整体知识之过程，将被管制，且使之后生效果的，因为，我们发现，‘自然’在其作用的普通规律上是恒常底，而那规律依乎事物中的‘真理’，在原则上是不变的，虽然在施行的细节上富有变换。在发端，我们容易冕到，这既是一从物质底‘无心知，进到一精神底知觉性的进化，‘精神’在一‘物质’基础上的进化底自我建立，则在此过程中必有一三重性格的发展。‘物质，形式的一进化，‘物质，形式愈进愈加微妙地纷杂地组成了，以便容受一生畏着的，更加复杂化，微妙化，且有能为底知觉性组织的作用，是必不可无的物理基础。知觉性本身，从一级到高一级的进化底向上升展，一上达，是明显底螺旋纹、或出现底弧线，进化在渲基础上所必遵的。当其已这一高级之后，取其所已进化者归入其中，作一多多少少是完全底转化，以便容受整个有体和本性之全般改变了的工事，一统一作用，必然亦是这程序的一部分，倘若道进化要有效果。

这三重程序之终，必然是‘无明’的作用化为‘明’的作用之一根本底变易，我们的无心知性的基础，变为完全底知觉性的基础，——完全性，现在只存在於对我们为超心知性者中。每一度上达，必附带蓄底本性之一局部底变换和修改，他已被取上而录属於一新底基本原则了；无心知性，将已化为一局部底知觉性，一愚昧，寻求着多而更多底知识和優长：但在某一点上，必然有一上达。以知识，一基本底真知觉性，‘精神’知觉性的原则，代替无心知与无明。在‘无心知，中之一进化是开端，在‘无明’中之一进化是中段，但末端是精神之解放入乎其真知觉性中，与‘明’中之一进化。这实是我们见与进化底‘自然’至今所遵循的程序之规律和方法，而且，就一切微相看来，也似乎是她的将来底工事所要遵循的。起初一内入作用的基础，其中发源一切当外发而进化的；在一上达的次序中有已内入的权能在那基础中或在那基础上的作用和出现；一切的最上权能之一臻极底出现，当作一无上显示之经纪，皆是进化底‘自然’的旅程上所必有的阶段。

一个进化程序，掬其所当解决的问题之正本条件，必然是一发展，在有体或本质的某些最初建立的基本原则中，发展出某些事物，为那基本原则所包含於其自体内中，原已内入的，或从其自体以外容纳入自体，且以此容纳而加修改的；因为他必须以其自体的本性之律则，修改一切自外而入，尚未为其自体的部分的。这必然如此，从使道是一创造底进化，在常是显示存在的诸多新极能的义度上，一些新极能，非是初始基本所原有，而是介入的，接受到一原始本质中的。反之，倘若在内人作用中，原有——在初始基本上已有，但尚未显示，或尚未组织，——存在的新原则或权能，应当外发，那么，时若其出现，则仍当接受此基本底本质的本性和律别的修改：但是她亦将以他自有的极能，他自有的本性之律则，修改那本质。进者，倘若这为其自体的原则之下降所助，其原则是在自有的充分力量中已建立於进化的原野上面，压下到那原野上以占有之，则此新权能甚至可自建立为一优胜底原素，重大地或激烈地改变他所进入的或出现於其中的世界之知觉性和作为。但他



的力量，以修改或改变或变革那原始本质——被选为进化的胚胎者——的律则和工事者，将依乎她自有的真元底能性。不像是他将能作一全般底转化，倘若他本身不是原始底‘存在’之‘原则’，倘若他是依起底，是一工具性底权能，不是初始能力。

在此，进化是开展於一物质宇宙中；基本，原始底本质，初始已建立的、制定一切的事物之格位是‘物质’。‘生命’与‘心思’，皆进化於‘物质’中，但他们在他们的作用上皆是受限制且受修改的，以其不得不用此本质为他们的工具，且不得不录属於物质底‘自然’之律则，即算他们修改他们所遭受和所连用者。因为他们诚转化其本质，起初化之为活底本质，其次为知觉底本质。他们成功於改变其惰性，不动性，与无心知性，为知觉性，感觉，与生命之一运动，但他们未成功於全般改变她；他们未能化之为全般生动或全般知觉，进化着的生命自性拘束於死亡；进化着的心思物质化了，亦如其情命化了；他发现自体是根植於无心知中，被节限於无明中；他是为无管制底诸生命力量所推移，他们皆驱策且利用他，他又被他赖以作自体的自我表现之种种物理力量所机械化。这便是一表徵，既非‘心思’，也非‘生命’为原始底创造‘权能’；他们，像‘物质’一样，皆是中介者，进化程序上的相续相次底工具。倘若一物质能力不是那原始‘权能’，则我们当求之於超出‘心思’或‘生命’以上的什么中；必然有一更深底玄秘底‘真实’，有待於在‘自然’中自体启示。

一原始底创造底或进化底‘权能’必然是有的：但是，虽‘物质’是最初本质，原始底和究极底‘权能’不是一无心知底物质‘能力’；因为那样生命和知觉性便会没有，因‘无心知性’不能进化出知觉性，一无生命底‘力量’也不能进化出生命。‘生命’和‘心思’：既皆不是那，因此必有一秘密底‘知觉性’，大於‘生命知觉性’，或‘心思知觉性’，必有一‘能力’，较物质‘能力’更属真元。以其既大於‘心思’，则必是一起心思底‘知觉性’‘力量’；以其既是界於‘物质’的真元本质的一权能，则必是那万物之至上真元与本质之一权能，‘精神’之一权能。有一‘心思’的创造能力，也有一创造底‘生命力量’，但他们皆是作为工具的，局部底，不是原始底和决定底。‘心思’和‘生命’，诚然也形况他们所寓居的物质底本质及其能力，不仅是为他们所决定，但这物质底形况与决定，其限度和方式，皆是被寓居其中且包涵一切的‘精神’规定的，经过‘超心思’的内寓着的光明和力量，一玄秘智，——不可见的自我知识与大全知识。倘若当有一纯全转化，则必会只由於‘精神’的律则之充分出现；其‘超心思’的权能或玄秘智，必已入乎‘物质’，也必在‘物质’中发皇。她必然变易心思底有体为超心思底有体，使在我们内中为无心知者化为知觉，使我们的物质本质精神化，在我们的整个进化底有体和本性中，建立他的玄秘知觉性的律则。进必须是臻极的显现，或至少也是显现中的那一阶段，开初决定地改变进化的性质了，由於转化其‘无明’的作为，及其‘无心知性’的基础。

这进化运动，‘精神’进步地自我显示於一物质宇宙中的运动，每一步上当计及知觉性与力量在物质本质的形式和活动中之内入作用这事实。因为他进展，是由已内入的知觉性和力量的觉醒，从秘密‘精神’的一原则到一原则，一等级到一等级，一权能到一权能的上登。但这不是到一高等格位之自由移转。每一等级或每一权能的作为之力量，作为之律则，在其出现中，不是决定放其本性或精力的自有的充分、自由、和纯粹底律则，而是部分取

决於给他俩下的物质底组织，部分取決於他所能加於‘物质’的知觉性之自有的格位，已成就的程度，已完成的事实。他的效能，是怎样一种平衡作起的，一边是这进化底显现之实际限度，另一边是相对等的限度，这显现着的权能仍被‘无心知性’的统制和继续把持所封里，侵彻，损减的限度。‘心思’，如我们所见者，不是纯粹底和自由底心思：却是为一封里着的无知性所障蔽、所损减的心思，努力且大门从此无知性发放知识的心思。一切皆依赖知觉性多多少少是已内人或多多少少是已外发的情形，——在无心知底物质中是全然内含了；在物质中的生命之最初或非动物底形式中，徘徊於内入作用无知觉底外发进化的边际上；在寓居於一活身体中的心思上知觉地进化着，但仍大受限制和阻碍：注定是将充分外发，由於‘超心思’在此具於形体的心思底有体和本性中之觉醒。

在进化着的‘知觉性’的进系统的每一级上，隸属着於此级为獨宜的一阶级的存在，——依次出现了诸多物质底形式和力量，植物生命，动物和半动物底原人，开化了的人，未完全或较完全进化了的精神人物：但因为进化程序之连续性，他们中间没有嚴格底分隔；每一新进步或形成，取起了以前所有者，动物取起活物与无生命底‘物质’入其自体；人亦随动物存在而兼取之。有些过渡程序所遗留下的沟道，或‘自然’的固定习惯或立下的分别界割：这些辨分此一系统或彼一系统，也许为用於阻止已进化者之退化，然他们并不芟除或割断进化的连续。进化着的‘知觉性’，从一等级度到另一等级，或从一系阶层度到另一系阶层，或是由一不可见的程序，或是由一跃进或剧变，也许还由自上的干预，——从‘自然’的高等诸界之下降，或势力，或赋予心灵。但是，不论以什么手段，那秘密寄寓於‘物质’中的‘知觉性’，玄秘底‘寓居者’，这么便能从低下诸等级向上进到较高诸等级，取起其已是者入乎其今是者，且准备变取而入乎其将是者。如是，既起初安立了一物质有体的基础。即诸物质形式，力量，存在，其间他似乎是居为无心知底，实则，如我们现在知道的，他常是下心知地在工作，他便能在一物质底世界中显示生命和有生物，显示心思和心思体，因此也必能在那里显示‘超心思’和超心思体。如是，便成就了进化的现在这格位，其间人好像是现在底似是底顶点，但不是真实底究竟底权峰；因为他自己是一过渡者，立在整个运动的转捩贴上。进化，既如是继续着，必然在任何时分有一过去，并其基本结果仍有可证，也有一现在，其中他所辛勤作出的结果皆正在变易中，更有一将来，其中尚未显发的诸多有体之权能与形式必然出现，直到有充足和完善底显示。过去，当是一迟缓 and 困难底下知觉底工事之历史，其效果在表面上，——那是一无知觉底进化：现在是一中间阶段，一不定底螺旋曲线，其间人类底智慧，为有体的秘密进化‘力量’所用，参加到他的作用里，而未当被充分信任的，——这是一种进化，缓缓地变到知觉其自体：将来必是精神底有体之知觉而更知觉底进化，直到他由出现着的玄秘智原则，发施为一自我觉试底作用。

这发现之初基，‘物质’形式的创造，起初创造无心知底和无生命底，其次创造活底和思惟底‘物’，有了组织又更组织成的物体适合於表现知觉性的一更大底权能者之出现，在物理方面，形体建造方面，已为‘科学’所研究了；但很少发明於那里面，知觉性方面，而所已观察的一点点，乃多属於其物理基础和工具作用，而非属‘知觉性’在其自性中的进步底施为。在进化中，如至今所观察到的，虽则有一连续性在，——因为‘生命’取起“物

质’，‘心思’取起下心思底‘生命’，智慧‘心思’取起了生命的与识感的心思，——然知觉性在其系统上从一级跳到另一级，在我们的眼光看来好像是钜大底，或架桥梁或由飞跃而度越这鸿沟，似乎是不可能；我们未能发现任何具体底和可满意的证明，证明其在过去的成就，或其在其中成就的方式。甚至在外表底进化中，甚至在物理形体的发展中，纪录分明具在的，有失脱了的环节常是仍其失脱了；但在知觉性的进化中，其过程更难计度，因其不像一过程而更像是一变化。虽然，可能的，因我们之不能透入下知觉体，不能测度下心思体，或充分了解一异乎我们的心思体，我们遂不能观察那些微细底等级割分，不但是在其系统的每一度上，亦且在每一级与另一级的边境上的。而科学家真正微细地观察物理纪录的，却不得不信进化的连续性，纵使有许多空白和失掉了的环节；设若我稍能同样观察内中底进化，无疑，我们会能发现这些钜大底过渡之可能性和样式。但在等级与等级之间，仍有一真实底，一强烈底区别，而这到了那么大底程度，以致从一级到另一级之过程，似乎是一新底创造，一神变的奇变，而不似一自然底可预告的发展，或从有体之一境界静净度到另一境界，具备有标识分明的步等，安排於一平易次第上。

当我们在此‘自然’的等级上升到更高时，这些沟渠显得更深，但较少宽广。倘若在矿物中有生命反应的初基，如近代有此一说，他可能是与植物中的生命反应在其真元上是同一底，但所可称为‘生命物理底’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对我们仿佛是无生命底，而另一个，虽不现似为知觉底，可说为一生物。在最高底植物生命与最低底动物间，那沟涧可见是更深了，因为其分别是有心思与全无任何显现底或甚至基本底心思运动：在其一，这心思知觉性的质料，未曾觉醒。虽有一生命反应的生活，一压抑了的，或下知觉底，或也许只是下心思底识感震动，似乎是深密地活动着的；在其另一，虽生命起初在其下知觉底生活方式上较少自动和稳定，且在其自有的明显底知觉性的新方式上是未完善决定，但仍然心思是觉醒了的，——有一知觉底生命了，一深沈底过渡已经成就。然则植物与动物，无论其组织怎样不同，生命现相的共通性，使其间之沟涧变窄了，纵使不填满其深处。在最高等动物与最低等底人类之间，仍有一更深底虽亦较窄底沟涧得度越，识感心思与智识间的涧隔：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坚持野蛮人的原始天性，我们不能变更这事实，即最原始底人，在识感心思，情感，初原底实际智慧，我们与动物共有者之上以及其外，有一人类底智识，而且，在无论什么范围内，能作回想，理念，知觉底发明，宗教底和伦理底思想与感觉，每种基本底事如人之为一人类所能作的；他有同一类底智慧，其不同只是在其过去底教育和形式底训练，及其能量，深密性，和活动的程度。虽然，纵使有这些分隔着的沟涧，我们已不复能假定上帝或某一造物主制作了每一种每一类，在身体和知觉性上皆造成了。遂中止其事，看了一下他的工作，见到是好。已是变到很明显了，一秘密知觉底或一无心知底创造‘能力’，已结果出这过渡，在或速或迟底程度上，用了无论什么手段，伎俩，生物底，物理底，或心理底机巧，——也许，既已作成之后，在进化底‘自然’中只曾用作踏脚石的，已无复任何功能或已无任何用处的，则未当留意于保存为明确底形式了。但这对于空白的解释，不较多於一假定，至今我们仍不能充分证实的。或许无论怎样，这些强烈差异的理由，当求之于内中底‘力量’之工事中，而非得之於进化底过渡的外表程序上；倘若我们从那内面观察，则了解的困难没有了，

这些行为可懂得了，而且诚然是必有，由于进化底程序及其原则的真本性质。

因为，倘若我们不专注科学底或物理底诸方面，而看到这问题的心理一面，穷究这差异恰合在什么地方，我们当见到其在於知觉性之升到另一有体的原则里。矿物是固定于无心知底和无生命底物质原则中；纵使我们能假定他有一些反应，提示其中有生命，或至少是有些基本底震动，在植物则发展为生命的，但仍然他完全不是特著地为一生命形式；他特著是一物质形式。植物是固定於生命原则的下心知底作用中，——非是他不禁止于物质，或空无那些反应只在心思中得其充分意义的，因为他似乎有些下心思底反应，在我们中间则为乐与苦，吸引与达拒的基础的；但仍然，他是一生命形式，不徒然是一物质形式，也全然不是，如我们所知的一心思知觉底有证。人与动物，两皆为心思上知觉底有体：然动物是固定于情命心思和识感心思中，不能超出他的范限，而人则接纳了另一原则的光明到他的识感心思里，即智识，真实是‘超心思’的一反映又是其降等，玄秘智的一缕光明，为识感心思体所摄，转化之为在于其渊源之一物：因为他如同他在其中且为之而工作的识感心思一样，是非玄秘智底，无此智；他试求得到知识，因为他非具有了知识，非如‘超心思’一样在自体中具有了知识，以之为其自然底优先机。换言之，在每个这些存在的形式中，宇宙本体已将其知觉性的作用，固定于一不同底形式里，或者，如在人与动物间，固定于一低等原则为一高等虽尚非最高等原则所改变的形况里。是从有体的一个原则进到迥乎不同底另一有体的原则，这一进步乃造成了衍变，沟涧，分明底距离，而且作出有体与有体间在他们的本性上之仍属强烈底特著差异，虽非全部差异。

但应当注意，这一上升，这么相续固定于高而更高底原则里，并不随之以低等诸级的抛弃，正如在低下诸级中的一存在格位，并不意味着高等诸原则之完全不在。这便救治了于此进化理论之反对，为这些差异的分明界线所造成的；因为，倘若高等的基本成份亦有在于卑下创造中，而低等性格被提入高等进化了的有体内，则这事本身便组成一无可疑的进化程序。所需要的，是一番工事，将有体之低下等级，起到某一点上，使高等者可在那一点上题示；新机能为主的某一高上界，可在那一点上施下压力，而帮助进向一多少是迅速且决定底衍变，由一跃进或连续多跃进，——一迟缓，攀缘，不可见，或甚至幽奥底行动，随之以一奔驰，或一进化底猛跃，遂度过了边界。似乎是在某些这样底方式上，低等到高等底知觉性格度的衍变，于是在‘自然’中成就了。

事实上，生命，心思，‘超心思’，皆存在于原子中，在其中工作，但不可见，幽奥，潜在於‘能力’的下知觉底或似是无知觉底作用中；有一形成於内的‘精神’，但是，有体的外表力量和形象，我们可以为形相底或形式存在，有以别於内在底或秘密统治着的知觉性者，自失于物理作用中了，是那么凝敛於其中，遂至固定於一版滞底自我遗忘里，不觉识他是什么，和他在作什么。在这观念下电子和原子，皆是永恒底梦游者；每一物质对象，包涵一外在底或形式底知觉性，为内含，凝敛于形式中，入睡了，似乎是一无知觉性，为一未知未觉的内中‘存在’所验策，——那在睡眠者中为醒觉者，诸奥义书所说的万有中的‘寓居者’，——外在底凝敛了的形式知觉性，他不像梦游人的一样，从来未尝醒觉，且不常或不曾到醒觉的一点上来。在植物中，这外在底形式知觉性仍是在睡眠境界里，但这是一充满了神经性底梦的睡眠，常是在要醒觉的一点上，但永不醒觉。生命出现了；换句话说，

潜藏的知觉体的力量，已那么紧密化了，自体升起到那么一机能的高度，以致能发展出或变到能为一新作用原则，即我们所见为情命性，生命力者。他变到对存在有生命底反应，虽不是心思地觉识，而且发出一新活动等级，较任何纯物理作用有更高和更微妙底价值。同时，他能从其他异于他自体的形式，也从宇宙底‘自然’，接受生命接触和物理接触，化之为这些新底生命价值，化之为一生命力之震动的现相和动作。这是一纯物质的诸多形式所不能作的事；他们不能转换接触为生命价值或任何种价值，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接受机能，——虽然存在，倘若玄秘底证明是可信的话，——不够清醒以作任何事，只能暗暗地接受，不可见地反应，——部分因为由接触所传连的能力，皆太微妙，不能为已形成的‘物质’之粗重无机底密度所用。生命在一颗樹中，为他的物理底躯体所决定，但他取起了物理底存在，赋予之以一新价值或一系新价值，——即生命价值。

衍变到心思与识感，在动物中出现者，我们稱之曰知觉底生命，也是在同样底方式上进行的。有体的力量已经那么紧密化了，升起到那么一高度，竟能容受或发展一新底存在原则，——至少在‘物质’世界中现似是新底，——即心思体。动物是在心思上觉识存在的，他自体的与他体的，作发出一较高较微妙底活动等级，从他自体以外的诸多形式，感受一更广大范围的心思底，情命底，物理底接触，取起物理底和生命底存在，转换一切能从他们取得者为识感价值和情命心思底价值。他识感身体，识感生命，但也识感到心思；因为他不单是有神经底反应，也还有知觉底感受，记忆，行动，愿欲，情感，心思联想，感觉与思想与意志的原本资料。他甚至有一实用底智慧，建立於记忆，联想，刺激着的需要，观察，一设计的机能上；他能为狡猾，策略，计划；他能发明，能到相当限度调整他的发明，在这一细节或那一细节上适应新环境的要求。非一切在其中者皆为一半知觉底本能；动物具备了人类的智慧。

但是一到人类，我们见到整个这会事化为知觉底了。这世界，他所简略摄得的，开始在他中间向他自体启示他的性质。高等动物不是梦游者了，——在最低等动物形式，则主体地或似乎皆是，——但他只有一有限底醒觉心思，只堪能为了他的生命存在恰恰所必需者。在人中，知觉底心思体扩大他的清醒性了，而且，虽起初未充分自我知觉，虽仍只在表面上知觉，然能增进地开启以对向他内中底和整个底有体。如同在两低等底上升，则有知觉底存在之力量，高升到一新底机能，和一系新底微妙活动；有从生命心思到返照和思维心思之衍变，发展了一高等观察与发明的机能，取起且联合事实纪录，知觉到其程序和结果，一想像与美的创作之力，一较高较粘柔底敏感性，位列着和解释着的理智，诸多价值，不复属於一回映或反应底智慧，却属於一主宰着，了解着，自体隔离着的智慧了。如同在低等底上升，在这里也有知觉性的范围之广大；人能更多资取於世界和他自己，一如能给予此知识以知觉经验更高更完全底形相。如是，同然，这里也有上升的第三个经常原素；心思取起了低下诸等级，给予他们的作用和反作用以智慧价值。人不但是像动物一样，有他的身体和生命之识，却还有一智慧底生命之意识和理念，与一知觉底和观察着的身体之知见。他亦复取起动物的心思底生命，一如取起物质底和躯体底生命；虽然他在这程序中失掉一个点什么，他却给予他所保留的以一较高价值；他有智慧底意识，以及於他的识感，情感，愿欲，行动，心思联想的理念；凡为思想与感情与意志的粗重质料者：只能作粗大决定者，

他皆化之为这些事物的完成作品和发行作品。因为动物也思想，但是在一自动方式上，主要基托於机械底一系记忆和心思联想，或迅速或迟缓地接受‘自然’的提示，而且只醒觉到一较知觉底人性底作为，时常其有切近观察与技巧的必要；他有一点初始底实用理智的粗胚质料，但没有形成了的理念底和返照底官能。在动物中觉醒着的知觉性，是心思的一拙劣底原始底工匠，在人中他是一熟练底艺人，而且能变作——但这他不充足地试为——不但是一艺术家，而且是一大师，一老手。

但于此，我们常观察两个特点，这人类的现今为最高底发展的，使我们达到这事的核心。第一，取起生命的低等诸部分，这自现示为眼光之下注，即秘密发皇着的精神的，或个人中宇宙底‘有体’的那老练底眼光，从他所臻至的高处，垂视一切于今在他下面者，即以有体的知觉性·力量的双重或攀生底机能，——意志的机能，知识的机能，——一向下面凝望，以便从这知觉性与知见与自性的新底，不同底，和更广底范畴，了解低等生命与其诸多可能性，且将其速带本身一同升到一较高底水平，给与以较高底价值，从其中发皇出较高底潜能性。他之作此，因为他明明是不意在杀掉或毁灭这低等生命，却是因存在的欢乐乃他的永恒事业，并且各弦调之一和谐，不是一柔美然单调底音律，乃他的音乐方案，他也愿意包括低等诸调，而且，过重地加他们以一更深和更精微底意义，便可从他们得到更多底欢乐，在粗胚底形制中为不可能的。但仍然在未了，他之接受他们，为此却立下了一条件，便是要他们同意于接受高等便值，而且，直到他们果真同意了，他能甚残酷地处理他们，甚至蹂躏之，倘若他倾向于完善化而他们反叛。诚然，那便是偷理，训练，苦行的真正最内中底目标和意义，要教制，驯调，纯化，且准备为合宜底工具，教制这情命体，身体，低等心思的生命，转化他们为高等心思底、终于还是超心思底和谐乐之繁音，不是要残杀和毁灭他们。上升是第一需要，但整体化也是‘自然’中的精神之一附带底原旨。

这知识与意志之眼下视，有其观念要全般升高，加深，和更微妙、更精细、更加富底豐密化，从头便是秘密‘精神’的辩法。植物心灵，我们可说，于其整个物理存在，取了一‘神经底物质底’观念，要书可能从之取得一切‘情命底物理底’深密性；因为他内中好像有一沈默底生命震动之某些深密底兴奋，——也许，虽然那在我们很难想像，相对地对他的低等基本格度篇深密，过於动物的心思和身体在其高等且更雄强底格度上所能忍受的。动物于其情命和物理存在，取了一心思化了的识感观念，要从之取得一切可能底识感价值，在许多方面较之人类的更加深锐，如其徒然为感觉，或识的情感，或情命欲望的满足和快乐。人，从意志与智慧的界上往下窥，摒除了这些低等深密性，却是为了要从心思和生命和识感取得一高等深密性之在其他价值中的，智识底，美感底，道德底，精神底，在心思上为动力底或实用底，

如他这么稱之；以这些高等原素，他扩大且升高他于生命价值之运用，且使之深微化。他不摒除动物底反应和享受，但更清明地，精微地，敏感地将其心思化，这他甚至在他的正常底和他的低等底水平上作，但是，当他发展，他便将他的低等有体加一较严格底试验，开始向之要求作像转化的那么一回事，否则便擬将其离去：那便是心思的辩法，准备一仍在其外的精神生活。

但是，人不仅将他的目光下投或周围旁顧，时当他已达到他的高等水平了，却也上窥在他以上者，而且内视在他内中为幽暗者。在他，不单是宇宙‘有体’在进化中的下窥变到知觉底了，亦复其知觉底上窥和内视也发展了。

动物生活着，似乎满足於‘自然’所拾他作成的；倘若有其动物体中之秘密底精神之任何上望，他却是知觉地与此无与，那仍是‘自然’的事：是人，乃开始以这上望知觉地作为他自己的事。因为，以他之具有聪明底意志，虽则这是玄秘智的畸形底光线，他开始戴上了‘真、智、乐’的双重本性；他已不复是像动物一样，一未发展的知觉底有体，全为‘自性’所统策，实施着的‘力量’的一奴隶，为‘自然’的机械能力所玩弄的，却已开始为一发展着的知觉心露或‘神我’，参与原属她所独有底事，愿要在其中发表他的意见，终于要当主宰。他现在还不能作这事，他过于陷在她的羁绊中，过於淹没於她的已成立的机构里：但是他感觉到——虽然现在仍太迷茫而且不定，——他内中的精神，愿要达到更高底高处，扩大他的范围；内中的一个什么，一玄秘底什度，知道满足於他现在的卑下和限制：决不是更深底知觉底‘心灵·自性’（Purusha-Prakriti）的原意。攀登更高处，取更伟大底视景，转化他的低等本性，这，常是人的一自然行动，一自他给自己在此土地的物理底和生命底世界占了一位置，而且稍有闲暇考虑他的更前进底可能性了，这必然是如此的，不是由于他中间的任何错误底和可怜的意想虚幻，而是，第一，因为他是不完善底仍在发展着的心思有体。且必须努力更加发展，完善化，又更因为他不像土地上其他生物，他能觉识那深过心思想者，他内中的心灵，且觉识那在心思之上者，‘超心思’，精神，能够启对之，接纳之，升向之，摄持之。这是他的类天性中之事，一切人类天性中之事，要以知觉底进化超出自体，要攀登他之为他者以上。不但在个人，将来亦复在人群，在一有体与生活的普通规律上，倘若不在其所有的一切个人，能有此希望，若是发展一充分底意志，可超出我们现在的甚不神圣底本性之不完善处，而升到至少是一位越底人类，上升而较接近，縱令倘不能绝对达到，一神圣底人道或超人道。无论怎样，是他内中的进化底‘自然’之强迫，要努力向上发展，建树这理想，作这一尝试。

但进化底人，以超出自我而变化自我，其效用之发挥的局限在何处呢？在心思本身中，一系统上有许多等级，每一等级又自成一系；有连续底诸阶層，我们可方便稱之为心思知觉性和心思体的诸界和次界。我们的心思底自我之发展，大多是这阶梯之上登；我们可立在任何一级上，却仍保持了对低下诸阶段的依赖，和偶尔升到更高诸水平的机能，或回应发自我们有体的上层的势力之机能。现在，我们正常是仍然在智慧的最低次界上取得我们最初底安定据点，我们可稱之曰物理心思界，因为他依赖身体的脑筋，身体的识心，身体的识根，乃得其实事之证明和真实性的意识。在此，我们皆是物理底人，至为着重客观事物和他的外在生活，很少主观底或内中底存在之深密性，而将凡他之所有于此者，皆隶属到外在真实性的更大底要求中。物理底人有一生命部分，但这主要是成於生命知觉性的较微小底本能底和行动底形成，出现自下心知者，随之以习惯底一團或一串感觉，欲望，希望，情感，满足，皆依乎外在事物和外在接触的，而且只关注到实际事，当下可实现的事，可能的事，惯常者，普通和平凡者。他有一心思部分，但这亦复是习惯底，传统底，实际底，客观底，其尊重凡屬於心思境域者，大抵是为了有用，有用於他的物理底和感觉底生存之支持，安适，用途，满足，和消遣。因为他的物理心思，依摻物质和物质世界，依靠身体和身体生命，依据识的经验，依靠一正常实用底心思体及其经验。凡不属此一类的，物理心思建立之为有一有限制底高上机架，依赖外在底识感心思的。纵使如此，他视这些高等生命

内容，或为有益底附庸，或为想像，感情，思想抽象之一多余底然是愉快底奢华，但不视为内中底真实；或者，纵使视为真实而加以接受，他不在他们自有的正当本质上具体地实质地感到他们，较物理本质及其粗重具体性为微妙的，——他以他们为一主观底，非甚实质底从物理真实的引伸而处理他们。这是必然的，人应当最初在‘物质’上取其掇点，给予外在事实或外表存在以其应得之重要性；因为这是‘自然’的给我们的存在的最初供应，她于此是非常坚执的：物理底人，她在我们中间著重了，她将其在世界上当富地增多，作为她的力量，所以保存她的稳定底或许有些惰性的物质基础，她能在这上面保持她自身：而试图她的更高底人类发展；但是，在这心思形成中，没有进步之机能，或只有一物质底进步之机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心思格位，但这心思底有体，不能常是留在人类进化阶梯上的这最低一级。

高出物理心思，较身体感觉更深在内中，有我们可称之为生命心思的一智慧的，有动性，有活力，属神经质、虽仍幽暗然较启开以对性灵体。能作一初始底心灵形成，虽只是一幽暗底生命心灵，不是性灵体，只是情命‘神我’之一前方底形成。这生命心灵具体地感识且接触生命世界的事物，试欲将其在此实现：他大大着重生命有体，生命力量，生命本性之满足与圆成：他视此物理存在，为诸多生命行动之自我圆成的场所，为着野心，机能，坚强性格，爱，热情，冒险等等活动，为着个人的，集体的，普通人类的寻求，徼倖，探险，为着种种的生命实验和新底人生经验，而且，倘若不是由于这救治原素，这更大底机能，利益，和意义，物理底存在对他将毫无价值。这生命心思体，是为我们的秘密底潜意识底情命体所支持，与一生命世界在隐蔽下相接触，他容易向之启开的，於是而感到在物质世界之后方的诸多未见的机动力量和真实。有一个内中底生命心思，在他的知见上不需要身体的诸识的证据，不为其所范限；因为在这水平上，我们的内中生命，和世界的内中生命，对我们化为真实，不依赖身体和物理世界的象徵，皆我们唯独特作为自然现相的，仿佛‘自然’除了粗重底‘物质’现相，便没有更大底现相和更大底真实了。情命底人，知觉地或不知不觉地被这些势力型范了，是欲望和识感的人，是力量与行动的人，是热忱与感情的人，是动力性底个人：他可能且亦实在着重物质底存在，但他却推动之，即算他最为其当前现实事务所牵挂了，推之求人生经验，推之求实践之力，推之求生命引伸，生命机能，生命肯定，和生命扩张，这是‘自然’的最初底行动，以超於有体之扩大；在这生命行动的一最高紧密度上，他可变为打破拘束者，新天地的寻求者，为了将来的缘故而搔乱过去和现在者。他有一心思生命，这常是奴役于情命力及其欲望与热情，是这些他试求经过心思而予以满足：但时若他于心思底事物发生浓厚兴趣了，他又可变成心思底冒险者，新底心思形成的开道者，或某个理念的战士，敏感型底艺术家，生命的动力诗人，或先知，或创大业的英雄。生命心思是动力性底，因此在进化底‘自然’的工事上是一伟大力量。

又高出这情命心思体的水平以上，更内向伸引了，是纯粹思想与智慧的一心思界，对此则心思底世界中的事物，皆是最重要底真实；在这界的势力下的人物，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智识底创造者，理念的人物，文字或语言的人物。理想家，梦想家，皆是今之心思底人在他所达到的最高峰。这心思底人，有他的生命部分，有他的热情与欲望与野心与种种人生希望的生命，也有他的低等识感底和物理底生存，而这低等部分，时常可等衡或重过



他的较高贵底心思原素，以致虽然那是他的最高部分，在他的整个本性中却不占优势，不能形成：但这在他的最大发展上不是于他为典型底，因为其同情命部分和身体部分，皆被思惟着的意志和智慧管制了，臣伏了。心思底人不能转化他的本性，但是他能管制他，使他和谐，加之以一心思底理想之规律，加上一平衡，或一升华着和纯化着的势力，使此多个人格底纠纷和冲突，或我们的分化了和半造成了的有体之总合编制，高度一致化。他能成为他自己的心思和生命的观察者和管理者，能知觉地发展他们，能到那限度成为一自我创造者。

纯智慧的心思的后方，有我们的内中底或潜意识底心思，这直接意识到心思界上的一切事物，启对一世界的心思力量的作为，而且能感到理念底和其他轻妙底势力，在物质世界上和生命界上生作用的。我们现在对这些势力只能推度，不能直接经验到：这些不可触知者，和轻妙不可衡量者，对心思底人却皆是真实底，分明底，而他视之为真理，要求在我们的或大地的本性中加以实践的。在内中界上，心思与心思心灵，不依赖身体者，可变到对我们为一全般真实，我们可知觉地生活于其中，亦如生活在身体中。如是，生活於心思中，放心思的事物中，成为一智慧体，非徒为一生命和一身体：乃是我们‘自然’的格度上的最高位置，只欠精神性。心思底人，一自我统治和自我形成的心思和意志的人，知觉一理想而趋向其实践，高等智识之士，思想家，圣人，较情命底人少机动性，不那么立可发施效用，不像那行动人物和外界迅速成就生活的人，但一样雄强，或甚至更雄强于给人类开始新视景，——这种人是‘自然’在人类界上的进化形成之寻常峰顶。这心思体的三格度，在其本身皆是分明底，但最寻常在我们的组合中是混淆了，对我们的寻常智识皆只是心理底典型，偶然发展出的，我们在其中没有发现其他意义：但事实上他们皆充满了意义，因为他们皆是‘自然’的进化之等级，心思体趋于其自我超上，而且，思惟底心思是她今之所能臻至的最高一步，完善化了的心思底人乃是她的寻常人类创造之最稀罕者和最高上者。更前进，则她当以精神原则，加到心思中，使其在心思，生命，和身体中变到活泼。

因为，这些皆是他的进化底形像，从表面心思建成的；要做到更多一点，她须更博大地运用那尚未见到的材料，隐藏於表面之下的，须向内淹没，启出秘密底心灵，性灵体，或升到我们的寻常心思水平以上，入乎直觉底知觉性诸界，密集了自精神底玄秘智所得的光明的，纯粹精神底心思的上升诸界，其间我们直接与无限者相接触，触到自我和事物的最高真实性，‘真、智、乐’。在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表面的自然有体之后方，有一心灵，一内里底心思，一内里底生命部分，可以启对这些高处，一如启对我们内中的玄秘精神，这双重开启，乃是一新进化的秘密；由那么破除一些覆盖和墙壁和边界，知觉性进到更大底高举，更大底统一，而这，有如心思的进化已将我们的本性的一切机能心思化了，同样，这新底进化也会将其精神化了。因为心思底人，尚不是‘自然’的最后一努力，或最高底造诣，——虽然他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一般是比较那些在他之下自体成就者或在他之上而企慕者，更为进化了；‘自然’已指示人——还更高且更困难底水平，赋予他一灵感是一精神生活的理想，已开始在他中间向一精神有体的进化。精神底人，乃是她的人类创造的至上超凡底努力；因为，既发展出了心思底创作者，思想家，圣人，一个理想的先知，自我克制、自我训练了、和谐化了的心思有体，她便试行上到更高，进到内中更深，唤出心灵与内中心思与情心来到前方，从上面唤

下精神心思与高等心思与高上心思的诸多力量，而在她们的光明之下，因他们的势力，而创造出精神底圣哲，见士，先知，爱上帝者，瑜伽士，玄秘士，苏菲（Sufi），神秘者。这是人的真正底自我超上的唯一之路：因为若长此我们生活於表面有体中，或全般将自己建立在‘物质’上，则必不能上进，而且希望在我们的造化有体中可有任何剧烈性格底新衍变，亦是徒然。情命底人，心思底人，曾在土地生命上有其莫大底效果，他们已将人类推进了，从只是人类动物，进到他现在这样。但仅是在已成立的人类进化公式的范围内他们乃能作为；他们能扩大这人类圆圈，但不能改变或转化这知觉性的原则或他的特著底施为。任何企图要过度提高或过度夸张这情命底人，——例如，尼采（Nie-tzsche）式的超人道，——只能将人这动物巨大化，不能将他转化或神圣化。一不同底可能性开启了，倘若我们在内中在内里底有体中生活，使他作我们生命之统治者，或我们自己安处于有体的精神底和直觉底诸界上，从那里且以他们的机能变移我们的本性。精神底人，便是这新进化的表徵，这‘自然’的新底较高底进取的表徵。但这进化，在两点上与过去进化底‘能力’之程序不同：这是以人类心思的一番知觉底努力而进行的，而且，这不限于表面本性的一知觉底前进，却是附有其企图，要打破‘无明’的墙壁，伸展我们自己内向，入乎我们现今底有体之秘密原则，亦复外向，入乎宇宙有体，又更上向，入乎一高等原则。直到如今，‘自然’所成就的，是推广了我们表面的‘明·无明’的边限；其在精神底事业中所试行的，是销除‘无明’，进到内里，发现心灵，在知觉性上与上帝和一切存在相结合。这是进化底‘自然’在人中的心思阶段上的最后目标；这是开初一步，进向‘无明’之剧烈转变为‘明’。这精神底转化，始终内中有体和高等精神心思的一势用，一在表面上感到的和接受的作为；但这以其自体只能引导至一照明了的心思底唯心论，或导至生长出一宗教底心思，一宗教底气性，情心中一点奉献，行为上一点虔诚：这是心思向精神的初步接近，但这不能作一剧烈底改变：更多底事应该做，我们应更深在内中生活，我们应当超越我们现在的知觉性，轶出我们现在的‘自然’的格位。

明显的，倘若我们能这么更深在内中生活，坚定地将种种内中力量发皇到外表工具上，或升起我们自己，居于更高更广底水平，而将其机能，发下到物理存在上，不只是接受其势力，即我们所能作的一切，则可能开始有我们的知觉体的力量之升高，以致创造一新底知觉性原则，一新底活动范围，一新底价值给一切事物，我们的知觉性和生命之一推广，我们的存在的低等诸级之一提起和转化，——简言之，即整个进化程序，‘自然’中的‘精神’由之而创造一高等类型者。每一步可能意味着向前迅迈，无论目标多么遥远，是近了一步，进向一更大更神圣底有体，一更大更神圣底知觉性，知识，与意志的力量，存在的意识，与存在的悦乐；可能有向神圣人生的舒展之一开端。一切宗教，一切玄秘知识，一切超正常底（与非正常底相对）心理经验，一切瑜伽，一切性灵经验和修为，皆可算路标和指南，指引我们在那玄秘底自我开展的精神进步的路上。

但是人类仍然被某种吸力下引，堕到物理体，仍然服从我们的尚未征服的土地物体之引力；他为脑经心思，物理智慧所统治：这么为许多繫带所牵而不进，他犹豫於指示之前，或从那精神努力之太紧张底要求后退。他也还有很大底能量，能有疑惑底愚癡，一钜大底怠惰，一奇钜底智识底和精神底怯懦和保守性，时当其被召唤出现习惯的常轨：纵使有人生本身的恒常证明，

凡其所志在征服之处便能征服，且看那颇属低等的机能的奇蹟吧，物理‘科学’的，——也不能阻止其疑惑：人类拒绝这新召唤，让少数个人去作回答。但那是不够的，倘若前进一步是为了人类；因为只是人类进步了，然后，为了他，‘精神’的胜利乃能稳定。因为，于是纵使有‘自然’之怠弛，她的努力之低降，然内中的‘精神’，利用一秘密底记忆，这有时是在低下一面，向下的引力一方面，当作民族中的一返祖先遗传的力量表出的，如实是‘自然’中一坚住底记忆，可能将我们或引上，或引下，——会再将他唤起向上，而其次一上升。将更容易且更经久，因为有过去的努力；由於那努力及其行动和结果，不得不储存於人类的下知觉底心思中。权能说在我们的过去底时轮中，这种胜利曾经成就过，而下一番上升又可能是多远多近呢？诚然不必需，也不可能，求整个民族自加转化，从心思底有体化为精神底有体，但是对这理想的一普通底接纳，一广泛底尝试，一知觉底集中，皆是需要的，所以维持这倾向的潮流远到其决定底成就。否则，所究竟成辩的，将是少数幾人的成就，创始了一类型新底人物，而全人类则将已自加判决为不合格了，而且可退堕到一进化底颓废，或一静止底不动性里；因为是恒常向上底努力，乃使人类活着，给他保持了他在创造的前面的地位。

进化程序的原则是立一基础，从那基础作一上升，在那上升中作知觉性的一反转，又从那所赢得的更大底高度和广度，起一变化作用，作全部本性的新底统一。第一基础是‘物质’；上升属於‘自然’；一统是初为不知觉底或半知觉底自动底转变，由‘自然’转变‘自然’。但是一自有体更全般知觉而参加到‘自然’的这些工事中已经开始了，这程序的功用之转变乃为必然。‘物质’的物理基础仍存，但‘物质’不复能为知觉性的基础；知觉性本身，也不更能是像其本来一样。从‘无心知者’发源而出，或从一幽暗底内中潜意识底力量，受到宇宙间的接触的压力而暗中流出了。发展着的存在之基础，将是在上的新底精神格位，或我们内中的已开启的心灵格位：这将是自上的一光明与知识与意志之倾注，与自内的接受，乃将决定有体对宇宙经验的反应。有体的整个集中，将是自下移上，自外移内；我们的更高更内在底有体，今兹为我们所不知者，将变为我们自己，而外在或表面有体，我们今兹认作我们自己者，将只是一敞开底前方或一附庸，由之真有体与宇宙相遇。外在底世界本身，对精神觉识性将为内在，为其自体的一部分，亲切被怀抱於一体性与同一性之知识和感觉中，为心思之一直觉底视见所洞察，以知觉性与知觉性之直接接触而得其回应，被采纳于一已成就的整体性内。舊底无心知底基础，本身将在我们中间化为知觉底，由自上而来的光明与觉识性之倾注，其深处被附加到精神的高处之下。一个全体底知觉性，将变为生命的全部和谐化之基础，由于有体与本性之全般转化，统一，成全。

## 第十九章 出七重‘无明’超向七重‘知识’

全部造化，在真元上皆是知觉性的力量在显了有体中之高起，致使其可升入尚未显了者之更大底深密性，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心思，从心思到精神。是这，乃应当是我们从一心思底显示，生长到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显示之法，出自一仍属半动物物质人类，人乎一神圣有体与一神圣生活。必须成就我们的知觉性的及其本质，其力量，其感性的一新底精神底高度，广度，深度：紧密度，我们的有体之一升上，扩大，粘柔性，整个能量，且采纳心思与一切下於心思者到那更大底存在里。在一将来底转化中，进化的性格，进化程序的原则，虽已修改了，却不会基本改变，而会是在一更浩大底规模中，在一解放了的运动里，皇华地继续前进。变易到一较高底知觉性或有体的境界，不但是宗教的，一切高等修为的，瑜伽的整个目标和辨法，亦且是我们的人生本身的真本倾向，其劳动总和中所存的秘密目的。我们内中的生命原则，常常在他所具有的心思，情命，身体诸界上求确定他自体而加以完善化；但他亦复验策自体出此以外，转化这些已获得者为手段，为使知觉底精神在‘自然’中舒展的工具。设若仅是我们自己的某些部分，智识，情心，意志，或情命底欲望自我，不满意於其自体之缺陷，不满意於世界了，努力要从之脱出而达到存在的一更大底高度，一任本性的其余部分自去或消灭，则这么一种全般转化不会结果，一一或者，至少，不会在此世间发生结果。但这不是我们的存在的整个倾向；在我们内中有‘自然’的一番辛劳，要以整个自我上升到有体之一原则，高于至今已在世间发展的，但在这升华中，她的全部意志不是要毁灭她自己，以使那高等原则得无外地安立，由於拒绝和灭尽‘自然’。提高知觉性的能力，直到他从一心思底，情命底，和身体底工具，度入精神的真元与机能中，乃必不可无之事，但那也不是唯一目的或所当所做的一切。

我们的号召，应当是以我们的整体生活於一新底高处：为了达到那高度，我们不必须抛下我们的动力诸部分到‘自然’的非决定底质料中，以此解放着的卸却，而寓居於‘精神’的一幸福底宁静里；那是常可作的，且带来了一大底安息和自由，但‘自然’本身所期待于我们的，是整体之为我们者，应当上升到精神知觉性中，化为‘精神’之一顯了底和多方底机能。一全般转化，是‘自然’中的‘有体’之整个目标；这是她的普遍底自我超上之敦促的内在意义。是为了这理由，‘自然’的程序也不限于她自体之上升入一新底原则；新底高处，不是一狭隘尖锐底高塔，他附有宽度开拓，且建立人生的一更广大底原畴，其间这新原则的机能，有其出现的充分活动和余地。这上升与扩大作用，不限于这新原则本身的真本活动之究书可能广大；他包括摄取低者以归入高等价值中：神圣底或精神底人生，不单是会擅有心思底，情命底，物理底生命，转化了且精神化了，亦且将给她们以一远过宽广且充分底活动，过於只长时若他们生活於他们自体的水平上所得而有的。我们的心思底，身体底，生命底存在，无须以我们的自我超上而被毀滅，而他们的被精神化了，也不因而被损減：毀伤；他们能够变到且真实变到更丰富，更伟大，更雄强，更圆满：在他们的神圣变化中，他们发散为许多可能性，皆是在他们未精神化的境况中未可实现或未能想像的。

这进化，这升高，推广，和一统化之程序，在其性质上是一生长和一上达，出乎七重无明，入乎整体知识。那无明的关键是组织上的；这自体消失

一多方底愚昧于我们的变的是的真性格，不意识我们的全体自我，其癥结在于我们所居的这一界之限制，和我们本性的今之主导原则。我们所居的这一界是‘物质’界；我们的本性中之主要原则是心思底智慧，以依乎‘物质’的识感心思为其支柱和踏蹬。其结果，心思底智慧及其机能，主要从事于物质底存在，如透过诸识向之现示者，主要从事於生命，如在生命与物质间的一种妥协中所机成者，乃成为组织上的‘无明’之一特殊徽识。这自然底唯物主义或物质化了的情命主义，这么将我们自己钳住在我们的初段，是自我限制之一式，逼窄了我们的存在的范畴，这是在人类上非常坚住的。这是他的物理生存之第一需要，但从来是被一原始底无明铸成了一锁链，步步阻碍他上升：试图生长而出现这限制。物质化了的心思智慧于精神的全体性，机能，与真理之限制，出现心灵之役属于物质底‘自然’，乃是趋向我们人类的一真实进步的第一步。因为我们的无明不是全般底；她是知觉性之一限制，——他不是那完全底无心知性，即同此一‘无明’之徽识，在诸纯粹底物质存在中者，即非但以物质为其界亦且以物质为其主导原则的诸存在中者。这是一局部底，限制着的，分化着的，而且，大多是一虚伪化的知识，我们得从那限制和虚伪化脱出，生长到我们的精神底有体之真理。

这首先专从事于生命和物质，在开端是对的，而且必要，因为人所当行的第一步，便是要尽其可能好好知道且保有这物理存在，以他的思想和智慧，运用到这种经验上，如他的识感心思所能给他的；但这只是预先走一步，倘若我们停留于此，则我们没有作何真实进步：我们仍在我们原来的地方，只获得了稍多底物理底活动余地，稍多底机能，使我们的心思建立一相对底知识，和一不充分也不稳定底主宰，使我们的生命欲望，能推排事物，而在物理底力量和存在的叢聚中，撞来挤去。物理底客观知识之究极推广，即使包括最远底诸太阳系，最深底土地和海洋诸层，以及物质底与能力之最微妙底诸机能，不是在我们的真元底获得，不是唯一事物我们最要求到的。这是为什么唯物论的福音，唯有物理‘科学’的眩目底胜利，终于常自证其为一空虚无望的信理，而且，那也是为什么物理‘科学’本身，以其全部成就，虽可造出舒适，然永不能给人类造成快乐与人生之圆满。我们的真快乐，在于我们的整个有体的真实生长，在于通贯我们的生存之全部程途之胜利，在于主宰内中本性，一如且多于外表本性，隐者一如愿者；我们的真底完全性，不由于在我们所开始的境界上作更广大底圆圈而得，却由于超上。是为了这缘故，在最初作了生命和物质的必要底基础之后，我们当增高我们的知觉性的力量：深化他，扩大化，微妙化他：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心思底自我，使之入乎我们的心思存在之更自由，更精微，更高贵底活动：因为心思底较之身体底更是我们的真实存在，因为我们甚至在我们的工具底或表现底性质上，主要仍是心思而不是物质，主要是心思底人甚于为身体底人。那到圆满底心思有体的生长，是起初一过渡连动，趋向人类的圆成和自由；他不真实使人完善化，他不解放心灵，但他将我们从物质底和情命底凝注中提升了一级，且准备脱去‘无明’之束缚。

我们成为更完善底心思有体，所得便是达到一更微妙，更高，更广底存在，知觉性，力量，有体之愉快与快乐的可能；如我们在心思的格度上愈上升，同比例，这些事物的一更大底机能来到我们了：我们的心思知觉性同时给自体得到更多底视见与机能，更多底微妙性与粘柔性，于是我们能拥有更多底情命底和物理底存在本身，能更明白他，能更善于利用他，能予之以更

高贵底价值，一更宽绰底范畴，一更升华了的作用，——一引伸了的刻度，更高底种种结果。人，在他的本性的特著权能上是一心思有体，但在他的初步出现，他是更属一心思化了的动物，像动物一样，先务于他的身体的生存；他运用心思，为了他的生命和身体的用处，利益，欲望，当作他们的仆人和臣僚，尚未官作他们的君王和主子。是当他在心思上生长，一随他的心思之拥护其自我性与独立性，反对生命与物质的暴君专制，成正比例，他乃在格局上增大。一方面，心思以其解放，乃管制且照明生命和生理之躯；另一方面，纯粹心思底目票，事务，知识的追求，乃开始得到一价值。心思既徙一低下底管制和专务解放了，乃介绍人生命以一管制，一提升，一雅化，一较精妙底平衡与和谐；情命底和身体的动作，皆受指挥而且有秩序了，被此一心思经纪甚至转化到尽其可能转化了；他们被教导当作理智的工具，服从一启明了的意志，一偷理见解，一美底智慧：这如能成就愈多，则民族也愈能变到真是人道底，变为一民族心思底人。

是这种对人生的见解，乃古希腊思想家所推崇的，是在这理想的阳光中一鲜艳活泼底发华，给了希腊人生与文化一如此伟大底魅力。在后期，这观念失去了，而当其复返时，他已甚损减了，参杂了多底浑浊成分：一精神底理想，为理解所取得而不完全，又全然未在人生实际加以体验，却以其正性底和负性底心思底和道德底势力现前，在其上又有一强盛底无节制底情命欲求，而不能得到其自由底自我满足的运动者的压力，于是成了一大扰乱，这便阻碍了心思的尊上与人生的和谐，滞晦了其已实践的美与平衡。对高等理想，对人生的一更广大范畴的曙启是谨得了，但是一新底理想主义的原素，其在人生上发施作用只能当作一种影响，未能统制人生，未能转化他，以至到未了，这番精神努力，既如此被误解亦未能实践，便被抛弃了：其道德底效果尤在，但是，既剥夺了掌持着的精神原素，便消损到没有能性了；情命底迫促，辅之以物理智慧之一巨大发展，变成了民族的主要事业。某种知识和效率的增加，使人惊异，便是其最初结果；最近世底结果则是一危险底精神之不健康，与一浩大底混乱。

因焉心思本身是不够的；即使是他的智慧的最庞大底活动也只造成一有限度底半光明。对物理世界之一表面底心思知识，又是更不完善底领导；在一思想动物道也许是够了，但在一心思人物的民族，致力放精神底进化者，这便不够。甚至物理事物之真理也不能全知，物理‘科学’也不能发现我们的物质存在之正常用处，单由一外在知识不能，单由主制了物理底和机械底程序，也不能使其成为可能。要知，要正常运用，我们应当进到物理现相和程序的真理的后面，我们应富知道那内中和那后面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具有形体的心思；有一精神底有体，一精神原则，‘自然’的一精神界。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知觉性的力量，以此而更加广大地、甚至普泛而且无限地、扩充我们的有体的境界和作用的原因，以此而取起我们的低等生命，用之放更伟大底事业，且在一更弘度底方案上，在存在的精神真理之照射中。我们心思底劳苦和人生的奋斗，不能达到任何解决，直到我们超出了低等‘自性’的蜃人底领导以外，统一了我们的自然有体在‘精神’的有体和知觉性中，学到了以‘精神’的力量运用我们的自然底工具，且为了‘精神’，的喜悦。唯独如是，然后组织上的无明，我们所苦的于我们的存在之真实建造上的无明，乃可变为我们的有体与变是上之一真正底有效用底知识。因为我们之为我们者便是精神，——现在主要是运用心思，其次是用生命和身体，以物质

为我们的原始底、但不是唯一底、经验原地；但这只是现在如此。我们的不完善底心思底工具作用，不是我们的许多可能性之最后一语；因为在我们内中，或潜伏，或不可见地且不完善地活动着，有出乎心思以外的其他原则，近乎精神底性质者，有更直接底机能与光明底工具，有一较高底格位，有机动作用之更大底原畴，大于今之属于我们的物理底，情命底，和心思底存在的。这些皆能化为我们自己的格位，我们有体的部分，他们可化为我们自己的扩大了的本性之原则，机能，和工具。但是，为了那，若止足於一恍惚底或极喜底入乎精神之上升，或由接触精神之无限性而得一无相底风华，是不够的；他们的原则应当显发，如心思之已显发，如生命之已显发，而且组织其自有的工具作用，其自有的满足。于是我们方具有了我们的有体的真组织，而且我们乃克服了‘无明’。

我们的克服组织上的无明不能完全，不能变到整体地有机动力，倘若我们尚未克服我们的心理底无明；因焉这二者辅车相依。我们的心理无明，在于限制我们的自我知识于我们的有体的那一小波浪，或一肤浅底川流，即心知底清醒自我。我们的有体的这一部分，只是一无相底或仅是半形成的诸多运动的一原始潮流，在一自发底持续性上进行的，为一自动底表面纪意和一被动底下曾知觉性所支持，所结合，在其放时间上从一顷刻到一顷刻的长流中，为我们理性和见证着且参加着的智慧所组织、所表达的。在其后方，有一幽奥底存在，与我们的秘密有体的能力，倘若没有这，则外表底知觉性和活动，必未当能存在或作为。在‘物质’中，只有一活动是显了底，——在事物的外表上为无心知底，即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因为内寓于‘物质’中的‘知觉性’，是秘密底，潜意识底，未显了于无心知底形式与内在底能力中；但在我们中间，知觉性已部分显了，部分醒觉。但这知觉性是藩围了的，不完善；他为他的习惯底自体范限所拘束，只在一限定了的范围内动转，——除了时而有促我们的秘密深处发出的闪光，通知，或潮起，则打破了形成的边限，或流出边限以外，或扩大其范围。但这些偶然底来临，不能扩大我们远出我们现在的能量以外，不够改革我们的格位。这可能作到，只若我们能加入以高等尚未发展的光明与权能，潜在于我们的有体中的，而使他们知觉地正常地活动；为字这，我们必须能自由资取我们的有体的诸境域，于他们为本土的，但现在对我们焉下心知底，或毋宁是秘密内心知底，或周心知底，或否则是超心知底。或者，——还更多也是可能底，——我们必须进入我们自己的这些内里底和更高底诸部分，由内向一耀，或有了训练的透入，带回他们的秘密到表面上来。或者，作我们的知觉性的一更剧烈底转变，我们当学到在内中生活，不但在表面上生活，且从内中深处，从那一个已君剧本性的心灵，而是为，而行为。

我们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严格称之曰下心知者，因为他是下於心思和知觉底生命之水平，低下而且幽暗，隐括我们身体组织的纯粹物理底和情命底诸原素，未曾被心思化，未被心思观察到，在他们的动作上来被心思管制。可以说他包括那暗默底幽暗底知觉性，有其动力，但未被我们识觉，他活动于细胞中，神经以及全部身体底质料中，调整他们的生命程序和自动反应。他也隐括沈潜底识感心思之那些最卑下底功事，在动物和植物生命中较为活动的。在我们的进化中，我们已超出了这原素的任何大规模底作用之需要，但他仍其沈潜，在我们的知觉底自性之下幽暗地在工作。这幽暗底活动，引伸到一隐藏且覆障了的心思层，过去的多少印象以及徒表面心思所拒却的一

切，皆沈澱到那中间，在那里潜伏着，能够在睡眠中涌起，或心思不在的时候涌起，遂现为梦的形像，机械底心思作用或暗示的形像，自动底情命反应或行动的形式，生理变态或神经错乱的形式，不健康、病态、失平衡的种种形式。这下知觉，寻常我们只促之取出那磨多到表面上，如我们的清醒底识感心思和智慧所需要作她们的用处的；那么将其取出，我们不觉识他们的性质，渊源，活动，不在他们自体的价值上了别他们，而是由放一翻译，译入我们清醒底人的意识和智慧的价值。但是下知觉的升起，其在心思与身体上的效果，大多是自发自动的，未加召唤，不意而来；因为我们于此下心知没有知识，因此也无从管制。唯独是由一种对我们为非正常底经验，最普通是在病中，或怎样平衡失调，我们及能变到直接觉识那暗默世界中的一点事，我们的躯体和生命力的那世界，虽是暗默却甚为活泼底；或能变到知觉在我们的表面之下那机械底，下于人底，物理底和情命底心思之秘密运动，——一个知觉性，是我们的，但像不是我们的，因为她不是我们的已知的心思体之一部分。这，还有更多底东西，隐伏地生活于下心知中。

降入下心知，则于探究此境域无补，因为这将使我们堕入无聊贯性，堕入睡眠，或一钝暗定境，或一昏迷，不省人事。一种心思底探究或内视，可得到关于这些隐蔽活动的一些间接底，有创造性底理念；但只由于退敛到潜意识中，或者由于上升到超心知者中，从那里下望，或我们自己引伸到这些幽暗底深处，然后能直接且全般觉识我们的下心知底身体底，情命底，和心思底本性之秘密，而且能加以管制。这种觉识，这种管制，皆至关重要。因为下心知者，是‘无心知者’在化为知觉的程序中；他是我们的有体的较低底诸部分及其运动之一支持，甚至为其根本。他存持且增强一切在我们内中最深粘执的，拒绝改变的，我们的不智慧底思想之机械底旋复，我们的感情，识感，行动，癖好之坚持顽固，我们的性格之刚愎自用。我们中间的动物，——也还有魔鬼，同然，——在此下心知的深林密箐中，有其退隐的洞穴。要贯通到那里，将光明射入，而建立一管制，乃为必要，为了任何高等生命之完全，为了本性的任何全体底转化。

我们的那一部分，所称为内心知者和周心知者，在我们的有体之组织中，是一又更有能耐且还过有价值底原素。他包括一大作用：是内中智慧和内中识感心思的，一内中情命甚至一内中微妙物理体的，这抱持且支举我们的清醒知觉性，这未发露到前方，用我们现代的括说，是潜意识底。但时若我们能进入且探究造隐藏了的自我，我们发现我们的清醒意识和智慧，大抵是我们秘密之为我们者和能够是我们者的一选集，是我们的真实底，我们的隐藏了的有体之一外在化了，甚破敞了，鄙俗化了的版本，或者是自其深处向上的一抛出物。我们的表面有体，以这潜意识底助力，出自‘无心知者’，经过一进化而形成，为了我们如今在土地上的心思底和身体底生活之用；这在后方者，是一形成，中介于‘无心知者’无较大底‘生命’和‘心思’诸界间，这较大诸界，是由内入作用之下降所创造的，其压力帮助了作出‘物质’中的‘心思’和‘生命’的进化。我们封物理底存在之表面反应，在其背后有在这些障蔽了的部分之一活动的支持，时常是他们的反应，为一表面的心思传译所修改。但还有那我们的心思体和情命体之一大部分，不是对外在世界的一反应，却为其自体而生活，或抛出自体投到物质存在上，以利用且占有之的，我们的人格，也是出自这有能耐底内心知底秘密处的种种机能，势力，动力的综合表呈和结果。



复次，潜意识自体引伸为一涵括着的知觉性，他经过这，乃接受徒普遍底‘心思’，普遍底‘生命’，普遍底较微妙底‘物质力量’倾注到我们的波流和周波的震撼。这些，在表面上不被我们见到，皆为我们的潜意识自我所见到，所容纳，而化之为一些形成，能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存在而非为我们所知。倘若这分隔此内中存在与外表自我的墙壁被穿透了，则我们能知道且能处理我们现在的心思能力和生命作为的渊源，而且可能管制他们，而非遭受她们的结果。但其大部分难可这么知道，由于穿透和内视，或一较自由底交通，然只是由进到内中，人乎外表心思的障蔽之后，在内中生活于一内中心思，内中生命，我们的有体的一最内中底心灵里，我们乃能充分地自我觉识，——由于这，且由于升上到一心思的较高界，高于这我们的清醒知觉性所寓居者。我们如今的进化格位之一扩大与完成，现在仍是如此被滞疑被割截的，将是这么一种内向生活之结果；但进化到出此以外，只能由我们变到更知觉而得，知觉如今放我们为超心知者，由上升到‘精神’的本土高处。

出乎我们现在的觉识性水平以上的超心知中，包括了心思体之高等诸界，一如超心思底和纯粹精神底有体之本土诸高处。在一向上的造化中，最初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将我们的知觉性力量，升到‘心思’的那些高等部分，我们从之接受而不知其源的，接受到我们的许多较大底心思运动，尤其是那些与一较大底光明与权能俱来的，启示的，灵感的，直觉的。在这些心思底高原，在这些心思之大野，倘若知觉性能成功放逢到他们，或自体安立其上，自建其一中心，则‘精神’的一些机能或一点直接底当体，甚至，——无论怎样居次或间接，——‘超心思’的一些什么，可能得到一最初底表现，可能发端显示自体，可能参与对我们的低等有体的管制，且帮助重新型铸他。此后，由此已被重铸的知觉性之力量，我们的进化程途，可以由更崇高底上升，出乎心思底而入乎超心思底和无上精神底自性。即使未当真实升入这些于今与超心知底心思诸界，或未恒常或长久生活于其中，然而由向之开启，由接受其知识和影响，也可能到相当限度除去我们的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无明：也可能觉识到我们自己皆是精神底有体，而且，虽不必完善，可将我们寻常的生命和知觉性精神化。从这更伟大更光明底心思体，可能有一知觉底交通和乡道，且接受其启明和转化着的力量。那是在高度发展了的或精神上已觉醒的人所可达到的程度内；但这亦不会是多於一起初的阶段。要达到一整体底自我知识，有体的一全知觉性与机能，必须升到我们的寻常心思界以上。这么一种上升，如今在一凝敛了的超心知中乃有可能；但是那只能引人造到高等诸水平，在一不动底或極喜底定境里。倘若那最高底精神有体的管制，要引导至我们的清醒生活中来，则必须有一知觉底升高和扩大，人乎新底有体，新底知觉性，新底作用的潜能性之浩大境域，必须取起——尽可能完整——我们如今的有体，知觉性，种种活勤，转换之焉神圣价值，其结果将使我们凡人的存在改观。因为无论在何处当要作一激烈底衍变，必在核处常有此三重运动，——上升，原地与基础的推广，统一，——在‘自然’的自我超上的方法里。

任何这种进化底变易，必然是要聊合于弃斥我们现在的狭隘化底时间性底无明。因为不但我们现在生活于时间的一顷刻到一顷刻，亦复是我们的全部视景，限于我们现在这身体车在一出生一死亡间之一生。如我们的瞻视不还回到过去，他亦不还伸到将来；这么我们被限制于这一生的物理底记意和觉识，在此一暂现旋念的躯体形成里。但我们的这时间底知觉之范限，亲切

依于我们的心思体之专从事于物质界的生命，即他如今在其中作为着的；这范限不是一精神的律则，而是一暂时底设备，为了我们的显了自性之原意所在的初步工事。倘若这专意从事一旦拖援了或抛开了，心思的引伸成就了，对潜意识和超心知的开启，对更内中更高上底有体的开启造成了，则可能实践我们在时间中的坚住底存在，一如出乎其外的我们的永恒底存在。这是主要底，设若我们要以我们的自我知识合到正确底焦点；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底知觉性和作为，皆败球于一精神透视法之错误，这阻止了我们在正确底比例和关系中，见到我们的有体之本性，目的，和情况。一永生之信仰，在大多宗教中已成为那么一要害点，因为他是一自明底必需，倘若我们得超出与身体认为同一，及其专务于物质水平。但是一信仰不足以根本矫正这透视法之错误：时间中我们的有体之真自我知识，只时若我们生活于我们的永生的知觉性中然后能得：我们应当醒觉到‘时间’中我们的长远有体、与我们的无时间底存在之一具体意识。

因为永生在其基本程度上，不谨是指某咱躯体死亡而其人不死；以我们的无始无终底自我存在的永恒性，我们皆是永生底，超出了我们所经过的全部身体的生生死死之相续以外，超出了在此世界和其他诸世界的存在之更替以外：精神的无时间性底存在便是永生。无疑，道名词有其第二义，亦复有其真理的；因为，随顺此真实底永生性者，有我们在时间里的存在和经验之永久底继续，从一生到一生，从一世界到一世界，在此物理躯体消散之后；但这是我们的无时间性之一自然结果，这在世间自表为永恒底‘时间’中之一畏久。无时间底永生之实践，以在‘无生’、‘无变’中的自我之知识而得，以我们内中不变易的精神之知识而得：而时间底永生之实践，则以在有生与有‘变易’中的自我之知识而成，渲翻译为心灵之坚住的意义，经过心思与生命与身体的一切变化而为同一，这是无时间性翻译为‘时间’显示。由第一实践，我们解脱了生死串连的黑暗底束缚，那是许多印度教派的无上目标；以第二个实践加到第一个，我们乃能以正当知识，无有无明，无有行业的串鍊的束缚，自由地占有精神在其时间永恒性中之诸多经验。无时间底存在之一实践，这本身不必然包括坚住底自我在永恒‘时间’中的那经验的真理；死后仍然存在之一实践，其本身仍可给我们的存在以始或终的余地。但是，在任何此一实践，真实见到其为一个真理的这方面和那方面，知觉地生存于永恒中，不受当时與时分之相续的束缚，乃是转变的真义：那么，要存在，乃神娶知觉性與神圣人生的第一条件。从那有体的内中永恒性而占有且管制度是的轨道和程序，乃第二条件，机动底条件，以一精神底自我保有和自我主宰为其实际后果。道些转变之有可能，只由于从我们凝定于物质之先后退转，——那不必须去除或忽略这身体中的生命，——且恒常生活於心思與精神的更内裹更高上诸界。因为我们的知觉性之高升入其精神原则里，成于上还与内敛，——这两个运动皆至关重要，——出离我们一时一时倏生旋诚的生命，入乎我们的永生知觉性的悠久生命；但随之俱来的，亦有我们知冕性之范畴的推广，时间中的作为原野之扩大，以及我们的心思底，生命底，躯体底存在之提升与高等运用。于是兴起了我们的有体之一知识，不复是当作一依乎身体的知觉性了，而是富作一永恒底精神，他运用诸世界与诸生世为各种不同底自我经验；我们见其为一精神底元体，具有一继续底心灵生命，永久发展他的活动，经历相续底生身，为一有体而决定着其自体的变是。在那知识中，非是理念底而是在我们的真本质中感到的，则可能不是当

作一盲昧底‘业力’行动的奴隶而生活，而是——只服属于我们内中的‘神圣者’，——当作我们的有体和本性的主宰而生活。

同时，我们便除去私我底无知；因为只若我们在任何点上仍为此所束缚，别神圣人生必或不能臻至，或在其自我表现中不能完全。因为私我是我们的真实个人性之贗品，由於與此生命，此心思，此身体之一限制着的自我体认为一：这是与他个心灵离隔，自己闭置於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这便阻止我们像一宇宙化底个人而生活：这是与上帝离隔，即隔离了我们的最高‘自我’，万事万物中的唯一‘自我’，我们内中的神圣‘寓居者’。时若我们的知觉性转入精神的高处，深处，广处，私我不复能在那里容生了：他太微弱，不能在那浩大域中安存，他消融放其中；因为她以界限而生存，以失去界限而灭没。有体打破一隔离了的个人性之囚狱而出，变到宇宙化了，擅得了一宇宙知觉性，其间他自认与自我与精神，与一切众生之生命，心思，身体为一。或者他向上冲出，进到一至高底尖顶，自我存在之无限性无永恒性里，不依乎其宇宙底或其个人底存在。私我坍塌了，失去了他的隔离的墙壁，消入宇宙底浩茫中；或者他化为乌有，不能在精神以太的高处呼吸。倘若他的连动有些什么以‘自性’的习惯而独存，那也皆堕去，代之有新底‘非个人底个人底’见识，情感，行为。这私我之消失，益不随之以我们的真实个人性，我们的精神存在之毁灭，因为那常是宇宙底，且与‘超上者’为一；但是有一转化，以‘补鲁丽’代替分别底私我，代之以宇宙底有体之一知觉底面庞和相状，和超上底‘神圣者’在宇宙‘自性’中的一自我无权能。

在同此一连动中，正由醒觉而悟人精神，则有宇宙底无知之消散；因为我们于我们自己有此知识，即认识我们的无时间底、不变易的自我，保有其自体于宇宙中又超出宇宙以外：此一知识，成了时间中之‘神圣游戏’之基础，调和了一与多，永恒底一体性与永恒底多体性，重新以心灵与上帝结合，而发现宇宙中之神圣者。是由此二实践，我们乃能接近‘绝对者’，以之焉一切境况与关系之渊源，在我们内中保有这世界於其至大底广度里，心知其依赖他的渊源，且由这么取起了他，则升起他，经过他而实践诸多绝对价值，皆聚合人‘绝对者’中的。倘若我们的自我知识在其一切要义上皆已这么作到完全了，则我们的实际底无知，在其极度便现为错过，痛苦，虚伪，差忒，而为人生的一切纠纷和乖戾之原因者，将让位于自我知识的正当意志，其虚伪和不完善底便值，将退避真‘知觉性·力量’与‘阿难陀’之神圣价值。为了正常知觉，正当行为，正常是为，不是在我们的微小道德的不完善底凡人底義度里，而是在一神圣生活的博大光明底运动中，其条件皆是与上帝结合，与众生万物为一种，一种人生，自内已形成且已经管制而后外向，其间一切思想，意志與行为的渊源，将是‘精神’之经过真理与神圣律则而施为，那皆不是由‘无知’的心思所建筑和构造的，而是自体存在，且在其自体圆成上是自动自发的，不怎样是一律则，却甚是一真理，在其自体的知觉性中，且在其知识之一自由底、光明底、粘柔底、自动底程序中发生作用。

这似乎会是知觉底精神进化之方法和结果：转化‘无知’之人生为真理知觉底精神之神圣人生，改变心思底有体方式为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有体方式，扩充自我以出乎七重无知而入乎七重知识。这转化，将是‘自然’的向上程序之自然底终结，当其提升知觉性的种种力量，从一原则到较高底另一原则，直到最高底精神原则，在她中间表白而且优胜了，取起低下诸界的宇宙底和个人底存在，人乎其真理中，于是将一切转化为‘精神’的一知觉底

显示。真正底个人，精神有体，出现了，是个人又是宇宙底，是宇宙底却又是自我超上底：人生不复现似为事物的一形成和有体的一作用，为分别底‘无明’所创造的。

## 第二十章 重生哲学

出生，是物理世界的第一个精神玄秘，死，是第二个，这给生之神秘以双重迷惑点；因为生命，否则也会是存在的一自明底事实，由这两者乃自身也变成一玄秘了，这两者似乎是他的始典终，可是在千端万绪上发露出生既不是始，入死也不是终，毋宁倒像两者皆是生命的一玄秘程序之中间阶段。起初看去，出生似乎是生命恒常迸发于一普遍底死亡中，在‘物质’的普遍无生命性中的一坚住底境况中迸爆。较切近考察，则见颇似乎是生命原为内在于‘物质’中的什么，或甚至是那创造‘物质’的‘能力’之所固有的一机能，但只富其得到了所必需的修件，有以确定他的特著底现相，有以成其一道当底自我组织，然后能出现。但在生命之出生，有点更多底什么参加这显现，有一个原素，已不复是物质底了，——有一些心灵之焰光强烈腾起，有精神的一最初底明显震动。

一切出生之已知之情况和结果，预先假定有一未知之生前，又有一普遍性的提示，一生命的长驻的意志，一死亡之非终极性，皆似乎指向一未知之死后。我们未生前是什什，我俩已死后是什么，这是两个问题，一个的答案依乎另一个的答案，人类的智识从初便以此自问，甚至现在还没有归到任何究竟底解决。诚然，智识是难作最后答案的：因为那在其真本性质上，居于物理知觉性与记意的纪录以外，无论是个人的或民族的，而这些又是唯一底纪录，智识惯于参考，给以相当信任的。在这种资料之贫乏和不定性中，智识从一个假定轮转到另一假定，依次称每个是一结论。进者，这解决又依乎宇宙连动的性质，渊源和目的，而且，如我们决定这些，我们乃必如是而作出关于出生与生命与死亡，生前和死后的结论。

第一问题是：生前和死后皆纯粹是生理底和情命底呢，抑或是在某方式上且较主要是心思底和精神底呢？倘若‘物质’是宇宙原则，如唯物论者所主张的，倘若万事万物的真理，当求之于婆奴擎（Varuna）的儿子蒲万古（Bhrigu）所得到的第一公式上，则当其观想永恒底‘大梵’，为“‘物质’是‘永恒者’，因为一切有体皆从‘物质’而生，以‘物质’而存在，又皆离去而归于‘物质’。”则不可能有更进的疑问。有我们的身体之前，将是其成份从各种物理原素集合了，由於种子与食物之为其工具，也许是在幽暗底但常是物质底能力之影响下，而我们的知觉底有体之生前，则是遗传之一制作，或以其他某些在普遍底‘物质’中的物理情命底或物理心思底施为，由我们的父母的身体，由种子，因子，和染色体，导起其作用而建造个人。身体的死后，则是散解而归于物质原素，知觉体的死后，则是还堕入‘物质’，其活动的有些效果犹存於人类的普通底心思和生命中：这种下十分虚幻底存留，将是我们的长生不死之唯一机会。但‘物质’的宇宙性，既已不复能认定是可给‘心思’的存在以任何充分底解释，——而且，诚然，‘物质’本身，又不复能单独以‘物质’而解释，因为他好像不是自体存在底，我们便又从这容易而且明白底解答被推回，只好寻其他假定。

许多假定中间的一个，便是古老底宗教神话和教条底神秘说，说一位上帝恒常从他的自体中创造出一些不死的心灵，或怎样由他的‘灵气’或生命机能，——是当这麼假定的，——加进物质底‘自然’中，或毋宁可说是加到他在其中所创造的身体中，而且以一精神原则在内里使之灵活。当作一信心之神秘说，这是听人自许的，无需考验，因为信心的神秘，原是超出问难

和考查以外而立的；但是在理智與哲学上，这缺乏了起信力，配合不上已知的事物秩序。因为这包含两个矛盾，更加需要是正，然后甚至方可与以任何考虑。第一，时时创造有体，在时间中有其始而无其终，而且，甚者，以身体之出生而生，却不以身体之死亡而灭；第二，他们擅有一围已制成的混合了的性质，美德，罪恶，能量，缺陷，气质上的和其他底长处和劣點，全然不是以其生长而造成的，却是以武断底命令——倘若不是由遣传律，——而给他们造成的，但为了这些，为了这些的完善连用，‘创造主’却要他们负责。

我们可以——至少，机且可以，保持某些事物为哲理推论的合法假定，而以否定这些假定的负担，公正地加到他们的反对者身上。在这些条陈上有道么一个原则，即凡无终者必未曾有始；凡有始者或为创造者，必有一终，由于创造而且保持他的程序之终止，或由组成她的材料之消散，或其所以创生之为用已窮。设若此一律则有其例外，则必然是由精神之降入物质中，以神性使物质生动，或给予物质以其自体的不死性；但如此降下的精神，本身是不死底，不是作成或创造出的。设若心灵是为使身体生动而创造了，设若他之入乎存在是依赖身体，则身体消逝之后，他没有存在的基础或理由了。自然应当假定，所给出而使身体生动的气息或机能，必在身体终究消散之后回到其‘创造者’那里。设若，相反的，他仍然坚住，为一不死底有身之物，则必然有一微妙底或性灵底身体。他在其中继续存在，而且，也可相当地确定，这一性灵底身体和其中的寄居者，必对这物质躯体为先已存在：若是假定所以创造她们，原是要寄居於那短促而且可灭的形式里，则不合理；一永生底有体不能是创造中这么一條忽底偶然事件之结果。倘若心灵犹在，但在没有了身体的情况中，则她原来亦必不依乎一身体而存在；他必定当作一尚未具形体的精神而存在于生前，亦如其在已脱去形体的精神元体中犹坚住于死后。

复次，我们能假定凡我们在‘时间’中见到是发展的某一阶段之虚，则那发展必已有一过去。因此，倘若心灵进到此生而有人格的某一发展，则必然在以前诸生，在此世或在余处准备了他。或者，倘若他只取起一已制好的生命和人格，非他所准备的，也许是一生理底，情命底，和心思底遣傳所作好的，则他本身必是个什么，全然不依赖那生命和人格，是一个什么，只偶然与那心思和身体相聊，因此不能真为在此心思和身体中所作的或所发展的什么所影响。设若心灵是真实底，不死底，不是一构成的有体或有体之相，则他必然是永恒底，在过去无始，一如在未来无终；但是，倘若其为永恒底，则必或为一无变易底自我，不为生命及其条件所影响，或为一无时间底‘补鲁丽’，一永恒底和精神底‘个人’，如时显示或尊源出一变易着的人格之川流。倘若她是这么一个‘人’，则他只能在一有生有死的世界里显示此人格之川流，由擅有相续诸身体，——言以蔽之，由恒常或反复再生於‘自然’的诸多形式里。

但是，心灵的不死性或永恒性，非顿然强加，即算我们不用永恒底‘物资’以解释万事万物。因恩我们也有此假说，假设是初原底‘一体性’，万事万物由之起始，以之生存，归之而止息者，有其某些机能，创造了一暂时底或现似底心灵。一方面，我们能在近代的某些理念或发现的基础上，建樹这理论：一宇宙底‘无心知者’创造着一暂时底心灵，一知觉性，这经过一短期活动之后便消灭了，回到‘无心知者’。或者，可能有一永恒底‘变易’，

自显於一宇宙底‘生命力量’中，以‘物质’之出现为其施为之客体底一端，以‘心思’之出现为其主体底另一端，‘生命力量’的这两个现相之交互作用，遂造成我们的人类生存。另一方面，我们有那古老之说，一‘超心知者’唯独存在，一永恒底不可改变的‘有体’，他容许、或由‘摩耶’、而创造一个底心灵生命之虚幻，在这现相底‘心思’和‘物质’的世界中，而这两者究竟皆不真实，——促使其有、或擅有一暂时底和现相底真实性，——因为一不可改变的和永恒底‘自我’或‘精神’是唯一底元体。或者，我们有佛教的‘空’或‘涅槃’的理论，以及，怎样加到那上面的，一相续变易的永恒作用或能力，‘羯磨’，由于连想，理念，记意，感受，意像之恒常相续，遂造成一常存的自我或心灵的幻有。在其于人生问题的效果上，凡此三说实际是一，因为促使是‘超心知者’，其于宇宙作用之目的，也是‘无心知者’的等同；她只能觉识其自体的不可改变的自我存在：‘摩耶’之创造一诸多个人的世界，是在这自我存在上的按加；这或许发生于一种知觉性的自我凝敛的睡眠中（Susupti 熟眠境），然一切活动底知觉性与现相底变是之改变，仍从之出现，正如在近代理论中，谓我们的知觉性是出自‘无心知者’的一非恒常底发展。在凡此三说中，现似底心灵或人的精神底个性，皆不是在永恒性的义度下为不死的，而是在‘时间’中有其始与卒，是从‘无心知者’或‘超心知者’，由‘摩耶’或‘自然力量’或宇宙‘作用’所造成的，因此其存在非是恒常底。在凡此三说中，重生或是无需，或不然、则是虚幻；或是由反复而一虚幻延长，或者是‘变是’的复杂机器的许多旋轮上之一增加了的转轮，或者，则将其除外了，因为，当作一无心知底创造的一部分偶然产生的一知觉体，单是一生乃他所能要求的一切。

在这些观念中，不论我们假定唯一‘永恒底存在’是一生命底‘变是’，或是一不变底和无可改变的精神‘有体’，或是一无名无相底‘非有体’，那我们所谓心灵者，只能是知觉性的现相的变易着的长川或聚积，出生于真实底或虚幻底变易之海洋中，且将在其中终止其存在，——或者，可能的，这是一暂时底精神底基层，‘超心知底永恒者’的一知觉底返照，以其当前现在，而支持现相的聚积。他不是永恒底，其唯一底不死性，是‘变是’中的一或长或短底持续。不是一真实底且常存在的‘个人’，保持而且经验现相的长川或聚积。那支持之者，那真实且常在者，或则是唯一永恒底‘变易’，或则是唯一永恒底非人格底‘有体’，或则是‘能力’在其工事中的持续川流。在这么一种理论，不必定是需要常为同一的一性灵元，擅得一身体又一身体，一形式又一形式，直到最后由某种程序消灭了，全然除却了创造这转轮的原始动力。很有可能的，是每当一个形式发展了，与此形式相应的一知觉性也同时发展，每当此形式消亡了，与之相应的知觉性。一同消亡那形成一切的‘太一’，乃唯独永存不灭。或者，如身体是从‘物质’的普通原素集成，以出世而始其生命，以死亡而终其生命，如是，知觉性亦是从‘心思’的普通原素发展出的，同等以生而始，以死而终。在此，同然，‘太一’，以‘摩耶’或另外怎样供给那创造者原素的力量者，乃是唯一真实性，永存不灭。在这些存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以重生为一绝对底需要，或以之为一必然底结论。

---

‘唵’声奥义尽之般若，即居于最深睡眠中之‘自我’，乃万事万物之主宰和创造者。

在佛教理论上，重生说是必然底，因为‘羯磨’强迫之。不是一心灵，而是‘羯磨’，乃是一似是继续

虽然，就实事论之，我们发现一大分别；因为古之理论肯定、今之理论否定重生为宇宙程序的一部分。近代思想，始于以此物理身体为我们存在的基础，不承认其他世界的真实，除了这物质世界。他在世间所见到的，是一心思知觉性与身体的生命相聊，在其出生，不现有生前的个人存在之迹象，庄其终结，也不留下身后的个人存在之迹象。在出生以前者，是物质能力及其生命种子，或至多是一生命力量之能力，这长存于父母所传的种子中，而且，以其神秘底混合，将过去底发展混入那微末底乘器中，给予这么奇异地造出的新底个人的心思和身体、以一独特底心思底和身体底印记。在死后所存留者，是同此一物质能力或生命力量，在种子中长存，传给了后代，为了其所挟带的心思和身体生命之后下发展而活动。我们没有什么存留，除了我们道么传给他人的，或者由这‘能力’——以其先在底及其周遭底作用，以其出生，且以其环境而形成了个人的‘能力’，——所可取为他的生命和工作的结果。以归到他随后底作用中的；无论是什么，可由偶然，或由物理律则，有助于建造池人的环境与心思底和情命底组织成份的，乃唯独能有存留。又在心思底和身体底现相之后，也许有一宇宙底‘生命’，则我们皆是其个人化了的，进化底和现相底变是。这一宇宙底‘生命’，创造一真寔底世界和真实底有体，但在这些有体中的知觉底人格，不是、或至少也不必是一永恒者的知觉性的表徵或形相，甚至还不一坚住底心灵或超物理底‘个人’的：在这存在论法中，没有什磨强迫我们信仰有一性灵元，犹存于身体死亡之后。这里没有理由，也很少余地，承认再生为事物的方案之一部分。

但是，倘若随着我们的知识的增加，如某些研究和发现所豫告的，得知我们内中的心思体或性灵元之依赖身体，也不那样全般，如我们单处物理存在和物理世界的纪录研究、起初自然结论到的，那么，又怎样呢？倘若发现人的人格，在身体死后犹存，而游移于他界與此物质世界之间，则又怎样呢？于是这流行的近代理念，说一暂时底知觉底存在的，乃应当推广其说，承认一‘生命’有大于物理世界的范畴，也承认一个人底个性非依赖物质身体者。实际他得重新采纳蕾说，说有一微妙底形式或身体，其中寓居一性灵元体。一性灵或心灵元，挟带了心思底知觉性，或者，倘若没有这种原始心灵，则此已外发的坚住底心思个人，将在死后继续存在于这微妙底坚住底形式里，这形式必然或则是在此一生前给他创造成的，或由出生或在一生中创造成的。因为，或者是一性灵元体，在一微妙形式中已先在於他个世界里，从那里与之来到世间作其短暂底勾留，或者心灵在此物质世界本身中发展，随之在‘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一性灵体，死后则在其他世界长存，或仍在此再投生转世。这将是可能的，二者必居其一。

一进化着的宇宙底‘生命’，可能在大地上发展了生长着的人格，即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者，在他全然进入一人类身体以前；我们中间的心灵，可能已进化到低等生命形相，在创造了人类以前。在那场合，我们的人格从前已寓居于动物形式里，而微妙身体将是一粘柔性底形成，从一生被带到另一生，但自适应于心灵所寓居的任何物理形体。或者，进化着的‘生命’可能建造一能够长存的人格，但只在一人类的形式里，时若那已经创造出了。这可能以心思知觉性的突然生畏的力量而发生，同时微妙心思本质的一个躯壳可能

---

着的知觉性之系带，——因为知觉性时时变易：有这知觉性的似是底连续，但没有真实不死底心灵，投生，经过身体的死亡又入生于另一身体里。



发展，且帮助这心思知觉性的个体化，于是当作一内中身体而发施其功能。正如这粗重物理身躯，以其组织同时安寓此动物心思和生命而使之个体化。在前一假定上，我们必需承认动物也在此物理躯体消亡之后犹存，也有某种心灵形成，死后则应占地上其他动物形体，终于入掳一人类身体。因为很少像是动物心灵会超出世间，进到似乎物理的其他生命界，恒常回到世间，直到他有准备于投生为人了；动物的知觉底个体化，好像不够充分，不足以担当这转移，或自加适应于一他世界底存在。在第二假定上，在物理躯体死后而犹存于其他的存在境界，这机能只可在进化的人类阶段上来到。诚然，倘若心灵不是这么一个构成的人格，为‘生命’所发皇出的，而是一坚住底不进化的真实，以一大地上的生命和身体为其必需底活动场所，则再生之说，在毗塔戈拉斯（Pythagoras）的转世论的义度里，应当加以承认了。但是，设若他是一坚住底进化着的元体，能够超出世间阶段以外，则印度的理念，说一到其他世界的过程和一到世间出生的回转，将是可能且高度为或然了。但也不会是必然；因为也可假定，人的人格，一旦能臻至其他诸界了，不必定要从之回转；倘若没有某些更大底强迫着的理由，他自然会在他所上达的高等界上延续其存在；他会结束在大地上的生命进化了。只倘若面对一还生於地上的事实证明，则一较大底假定会是强迫底，而承认反复重生于人的形式里乃为必然。

但纵使如此，这发展着的生命论之说，亦无需乎自加精神化，无需乎承认一心灵的真实存在，或其不死性或永恒性。她可视人格仍然这宇宙底‘生命’之一现相底创造，由于生命知觉性与物理底形体和力量之交互作用，但彼此有一更宽度，更可变，更微妙底作用和另外一段经过，不同于其初看去为可能的。他甚至还可能达到一生命论的佛教说，承认‘羯磨’，但只承认其为一宇宙底‘生命力量’的作用；他可当作他的结论之一，承认人格在再生中的川流的持续，由于心思底联接，但于个人则否认有任何真实自我，或舍此永远活动的生命的‘变是’还有何永恒底有体。另外一方面，他可依一思想的转变，现在已开始稍占一点势力的，承认一偏是底‘自我’或宇宙底‘精神’为元始底真实性，而‘生命’为其权能或经纪者，於是达到一种精神化了的生命底‘一元论’。在道理论中一再生律也有可能，但也非必然；他可能是一现相底事实，生命的实际律则，但不会是存在论及其必然底后论之一逻辑底结果。

‘摩耶论’（Mayavada）的‘不二论’（Advaita），像佛教一样，始於那已接受的信仰，——古老知识的接受了的存在之一部分，——信有超物理诸界和诸世界，以及他们的和我们的一交易，这决定了人的人格从地上起又回到地上的一条通路，虽则这似乎不是怎样原始底发现。无论怎样，他们的思想，在其后面有一古老底知见和甚至是经验，或至少是一悠远底传统，以谓人格有一前时和后时，不限于这物理世界的经验的；因为他们建基于一自我观与世界观上，已视一超物理底知觉性为初原现相，而物理体只为一居次和依起的现相。是围着这些纪录，他们乃得决定永恒底‘真实性’的性质，和现相底变是之渊源。所以他们承认人格之从此世界往到他世界，及其回转到的生命形式里。但是，这么认许的再生，在佛教观念中，不是一真实底精神底‘个人’，重生于物质存在的形式里。在后期‘不二论’中，精神底真实性是有了，但其现似底个人性因此是其生与再生，乃一宇宙底虚幻的部分，是宇宙底‘摩耶’的一欺人的但有效能底虚构。

在佛教思想中，自我的存在是给否定了，再生的意义，只能是诸理念，感觉，和作业的继续，这组成了一虚幻底个人，游移于各个不同底世界之间，——不妨说，在组织不同底理念与感觉的诸界之间，因为，只是长流的知觉底相续，乃造成了一自我的现相，与一人格的现相。在‘不二派摩耶论’，则容许一‘情命自我’（Jivatman），一个人自我，甚至一个人的真实自我。

；但这种对我们的正常语言和理念的让步，终于只成其为似是而已。因为这只归结到没有真实和永恒底个人，没有‘我’或‘你’，因此不能有个人的真实自我，甚至没有真实底普遍自我，只有一离开了宇宙的‘自我’，永远未生，永远不为现相的变易所改革。出生，生命，死亡，个人的和宇宙的经验之全体，归到最后不外是一幻有，或一暂时底现相；甚至缠缚与解脱，也只能是这么一个幻有，时间底现相的一部分：他们皆只归到私我的幻妄经验的相续，这本身是一大‘虚幻’的创作，与此相续和知觉性之终止，终止于‘彼’的超知觉性中，唯‘彼’为曾是，今是，且永远将是，或毋宁是那与‘时间’无关者，永远未尝出生，无时间性，且不可说。

如是，在生命论对事物的观念中，有一真实底宇宙，有一真实底虽属短暂底个人生命之变是，纵使没有一永远常住的‘补鲁丽’，却给我们的个人经验和作为以大大底重要性，——因为这些在一真实底变是中皆是实有效果的；在‘摩耶论’的说法，则这些事物皆无真实底重要性或实际效果，只有点什么像一梦的后果。因为虽是解脱，也只发生于一宇宙底梦或妄识中，由于认识此虚幻，及止息个人化了的心思和身体，如实，既然被缠缚者亦无得解脱者，因为单独存在底‘自我’，是不为私我的这些虚幻所触及的。这逻辑底结论，会是毁坏一切的断灭，要逃脱他，我们当以一实际底真实性，无论其终于是如何虚妄，借给这梦的后果，以巨大底重要性加于我们的缠缚和个人解脱上，纵使个人生命只是现相底，而对那唯一真‘自我’，缠缚与解脱双是、且不得不是非有。对这‘摩耶’的暴君虚伪的强迫让步中，生命和经验的唯独真实重要性，必在于其准备否定生命，个人的自我消灭，宇宙幻有的终尽之度量上。

虽然，这是一元论之一极致底观念和结论；较古底韦檀多学的‘不二论’，始于诸多奥义书者，未尝走到这么远。他容许‘永恒者’的一实际底和时间底变是，因此安立一真实底宇宙；个人也擅得一充分底真实性，因为每个人，在自己便是‘永恒者’而擅有名与相，以他而支持生命的经验，转于一永远不停的出生之轮上、在此显示中。圆轮是以个人的欲望而保持动转的，这便成为再出生于世的有效因，且以心思之背离永恒自我知识，而达到以时间性底变是为主要事务。这欲望与这无明止息了，个人中的‘永恒者’从个人人格与经验的变化敛退，而入乎他的无时间底，非个人底，和不变易底有体。

但个人的这真实性是甚属时间性的；他没有耐久底基础，甚至在‘时间’中也没有一常永底还复。再生，虽在此一宇宙说中是一很重要底现实，却不是个人性与显示的目的间之关系的一必然底后果。因为这显示似乎没有其他目的，除了‘永恒者’向世界创造的意志，他只能以那意志之敛退而终结：这宇宙意志可作发他自体，无需乎再生的任何机器，以及个人的欲望支持他；

---

‘自我’在这观念下是一，他不能是多或增乘自体；因此不能有何真实底个人，至多只有一个独一‘自我’为偏在，以一个‘我’的理念使每个心思和身体生动。

因为他的欲望只能是这机器上的一发条，他不能是宇宙存在的原因或必要条件；在这观念中，他自己是创造的一结果，不先於‘变是’而存在。创造的意志于是可能自体成就，由在每一名与相中暂时擅有个人性，一单独底生命在许多无常底个人中。则会是唯一知觉性之一自我形成，与每个造成了的有体的典型相应，但这也很可在每一个人身体中以此身形出现而始，以其止息而终。个人当随著个人，如波浪之随着波浪，而海洋常仍为一样；每个知觉底有体之形成，将在普遍者中涌起，在指定的时间中翻滚，于是下沉，回到‘玄默’。一个人化了的知觉性，坚持其持续，擅得了一名又一名，一相又一相，向后向前移动于各个不同底界别之间，这个目的之需要不是明显底，而且，甚至当作一可能性，也不强自推许；更少有余地留给一进化底进步，必然从一形式进到一高等形式，有如在一重生理论所当假定的，——这理论肯定‘精神’在‘物质’中之内转和外发，为我们的土地上的存在之显要底公式。

可以思议的，这样原是‘永恒者’已实际决定要显示、或毋宁隐藏，他自己于此身体中；他或已志愿要变为或现为一个个人，从生度到死，从死度到新底生命，在一坚持底和还复底人类和动物的存在之轮回中。那‘太一有体’，人格化了，可随意经过各个变是之相，或按照行为的结果的某律则而度过去，直到终结来到了，由一启明，由转回到‘一性’，由那‘独一者’与‘同一者’从那独特个人化退敛。但这么一个轮回，不会有何原始底或终究底决定着‘真理’，可赋予以任何意义的。没有什么事物，为之这将是必需底；这将纯然是一‘游戏’（Lila）。但倘若一旦认许是‘精神’自体转入‘无心知’中了，而且是以一进化底等级在个人中显示他自体，则整个程序擅有意义和一致性了。个人进步底上升，变成这宇宙底意义之主旨了，则身中之心灵的再生，成了‘变是’及其内在律则之真理的一自然底且不可少的结果。再生是一必要底机械，用以作成一精神底进化；他是唯可能底条件，在物质宇宙中这么一个显示的明朗底机动程序。

我们对‘物质’中的进化的解释，便是宇宙为一无上‘真实性’的自我创造底程序，此‘真实性’之当体现前，使精神成为事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皆有在于此，当作精神之权能的显示之工具和形式。一无限底存在，一无限底知觉性，一无限底力量与意志，一无限底有体之快乐，便是那‘真实性’，秘在放宇宙的一切表相之后方；其神圣底‘超心思’或‘玄秘智’，已安排了这宇宙底秩序，但是以三个附属底而且范限着的项目而间接安排的，即我们在世间所知觉的，‘心思’，‘生命’，和‘物质’。物质底宇宙，是显示之下投之最低下一阶段，这三一‘真实性’的显了体之内入于其自体的似是底无知性中，即我们所称为‘无心知者’；但出自这无心知性，那显了体之外发，进到一恢复了的自我意识，这从初便是必然底。这是必然，因为那内转中涵者，自当外发进化。因为这不单是在此当作一存在，一隐藏

---

施外泽博士，Dr.Schweitzer，在他论印度思想的一书中，假定这是原本奥义书教义，而再生说是后世的发明。但几乎在所有底奥义书中，皆有多数重要章节，积极肯定再生说，而且，无论怎样，诸奥义书皆承认人格死后犹存，及度入其他世界，则与其解释不合。倘若有在其他世界中的生存，在具于形体的、在这世界中的心灵，还有最后解放到‘大梵’中的命运，则再生之说必自安立，则没有理由可假立他是一后世的理论。那撰者显然是为西方哲学的联想所推移，以一仅属汎神论的意义加进古韦檀多学的较深微和复杂底思想中。

于其似是底反对者中的力量，而且每个这种力量必在其最内中底自性上，被策动去寻求他自体，实践他自体，解放自体到活动中，亦且这是那隐藏他的真实性，这是‘无知性’所失去的自我，因此这必是那整个秘密意义，他的作用的恒常驱迫，要寻求而且恢复的。是经过知觉底个人，这恢复乃有可能；是在他内中，那进化着的知觉性乃变到有组织了，乃能觉悟到他自体的‘真实性’。个人之巨大底重要性，当他在等级上高升则同时增加，便是一始于无知觉性，亦无个人性，在一无分别底‘无知性’中之宇宙的最显著底和最有意义的事实。这重要性能得其是正之理，只倘若‘自我’之为个人，不下于‘自我’之为宇宙底‘有体’或‘精神’之为真实，而两者皆为‘永恒者’的权能。唯独是这样，乃能解释个人的生长及他之发现他自己之需要，为发现宇宙底‘自我’和‘知觉性’和无上‘真实性’的条件。倘若我们采纳这一解答，这便是第一结果，坚住底个人之真实性；但从那第一结果，另一结论随之而得，即怎样底某种再生，不复是一可能底机械，可许或可不许，他变为一必需了，我们的存在的根本自性之一必然底结论。

因为，假定一幻有底或暂时底个人，由知觉性的活动创造于每一形式里，这一说已经不够了；个人性已不复可设想为知觉性的活动于身体的形像里的一随附，或可或可不存留于身体既歿之后，或可或可不延长其自我的虚伪底持续，从一形式到另一形式，从一生到另一生，但必然无须这么作的。在这我们似乎从初所见到的世界上，是个人代替个人，没有什么持续性，形式销解了，虚伪底或暂现底个人性随之销解，唯独普遍底‘有体’或宇宙底‘能力’长存；那很可能是宇宙显示之全部原则。但是，倘若个人是一坚住底真实，‘永恒者’的权能或永恒底一分，倘若他的知觉性的生长乃是一种手段，事物中的‘精神’以这手段而启示其有体，宇宙启示其自体为一有了调节的显示，显示在‘真、智、乐’的本体中之永恒底‘一’与永恒底‘多’之相与。那么，隐在我们的人格之一切变易后面，必然有一真正底‘人’，一真实底精神‘个人’，一真正‘补鲁丽’。‘太一’，引伸在宇宙万有中，存在于每一有体内，在他自己的这个人性中肯定他自己。在个人中，他以与宇宙万有之全体为一之一性而启露他的全部存在。在个人中，他亦复启露他的超上性，为全宇宙底一体性建立于其中的‘永恒者’。这自我显示之三一性，这多方底‘同一性’之奇巨底游戏(Lila)，这‘无限者’的有体的知觉底真理之千变万化的奇蹟或‘摩耶’的魔术，乃是一光明底启示，从原始底‘无心知性’以一缓缓底进化而出现。

倘若未曾有自我发现的需要，只有这‘真、智、乐’的有体之游戏的一永恒底享受，——这么一种永恒底享受，是知觉底存在的某些至上境界的性质，——则进化与重生亦不必发生，活动。但已曾有了这一体性之内转，入乎分化着的‘心思’，已曾投入于自我遗忘，以之而完全底一性之长在底意识已经失去，分别底殊异性的活动，——这殊异性只是现相底，因为异中之真一体性，留在后方未损，——遂来到前方当作一主制底真实。殊异性的这活动，已得其分别意识的极致于分化着的‘心思’之降入一身体的形式中，在此中乃知觉其自体为一分别底私我。以‘真、智、乐’的活动底自我心知性之入乎一现相底‘无知性’的内入作用，一浓厚且坚实底基础已为这分化的活动在一分别底诸多‘物质’形式的世界中安立了。是这在‘无知性’中的基础，乃使分别稳固了，因为他威严地反对一体性之知觉性之回返；但仍然，虽阻碍有效，他是现相底，可尽的。因为在他内中，在他上面，且支持

他的，有全心知底‘精神’，而这现似底‘无知性’，终于被发现只是知觉性的一集中，一除外底作为，凝敛于自我遗忘里，由深沈沦没于形成底和创造底物质程序之专注中。在这么造成的一现相底宇宙中，分别底形式变成了其全部生命作为之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个人底‘补鲁丽’，在作发其与‘太一’的宇宙关系，必然在这物理世界中自己基托于形式上，据有一身体。是这身体，乃他所当作为他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以发展在物理存在中之生命和心思和精神。那擅有一身体我们称之日出生，也唯独在此中，自我之发展，与个人之与普遍者和一切其他个人问的关系之活动乃能发生；也唯独在此中，乃能有我们的知觉底有体之生长，由进步地发展向一至上底恢复，恢复与上帝与一切在上帝中者为之一一体性：凡我们所称为‘生命’者，在此物质世界中，全是一心灵的进步，以出生于一身体而前进，以身体为其支点，其作为的条件，及其进化底持续的条件。

出生，然则是‘补鲁丽’在物理界上的显示之一需要；但他之生，无论是人类底或其他底，不能是在这世界秩序中的一孤立的偶然事件，或一心灵突然出游到物理体性中，而在其过去没有任何准备，在此后也没有任何圆成。在一内转中涵与一外发进化的世界中，不单是物理形式的，亦且是知觉体之经过生命与心思到精神的这两种作用的世界里，这么孤单在人类身体中之擅有生命，不能是个人心灵的存在之规律；倘其如是，那会是一毫无意义和没有结局的安排，一荒怪之事，在此世间自然和事物的体系中没有地位的，一反封底暴行，将打破‘精神’的自我显示的旋律的。个人底心灵生命人乎一进化底精神底前进，这样一规律闯入了，将使之成为无因之果或一无果之因；这会是一段片底现在，没有一过去也没有一未来。个人的生命，必定有像宇宙底生命的同样底主要旋律，同样底前进规律；其在那旋律中的地位，不能是一迷误底无目的底干入，他必然是宇宙目的的一常住底工具作用。在这么一个秩序中，我们也不能解释一孤单底降临，心灵的单独出生于一人身中，而这将是他的这种最初和最后底经验，由先前存在于其他世界里，且有又更在其他经验的原地里的将来。因为这里在大地上的生命，物质宇宙中的生命，不是、且不能是心灵从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浮游中的偶然棲止；他是一伟大而且舒缓底发展，如我们现在知道，他需要无可计量的‘时间’的空处以成其进化。人生本身，只是一分了等级的系统上的一期，经过这，宇宙中的秘在的‘精神’渐次发展他的目的，终于经过身体中的扩大且上升的个人心灵知觉性而将其完成了。这上升，只可能以重生而在这上升的体系中作出；单独底降临，与此交切，又在其他某处其他某路线上进展，不能合到这进化底存在之系统上。

人的心灵，人类个人，也不是一自由底流浪汉，飘忽地或轻率地从一原野驰到一原野，一任其不羁之选择，或一随其自由底和自动可变的作业和作业之果。那是一纯粹底精神自由的光辉思想，可能在彼方诸界或在一最后解脱中有其真理，但于世间生命，于物理世界中之生命，不是最初真实。人之出生于此世界中，在其精神方面是两原素的一综合，一精神底‘个人’，与一人格的心灵；前者是人的永恒本性，后者是他的宇宙底和可变的有体。当作一精神底非人格底个人，他在他的自性和自体上与‘真、智、乐’的自由为一，那已同意或志愿于他之内入于‘无心知’中，为了某一轮心灵经验，否则不可能的，且秘密居臨放其进化上。当作人格的心灵，他自己是在‘自然’的诸多形式中的心灵经验的那一悠长发展之部分；他自己的进化，必依

从宇宙进化的路线和规律。当作一个精神，他与‘超上性’为一，那是内在此世界中且偏涵之的；当作一个心灵，他同时是与自我表现于世间的‘真、智、乐’的普遍性为一、又是其部分：他的自我表现，必经过宇宙底表现的各阶段，他的心灵经验，必随从‘大梵’在宇宙间的圆轮的旋转。

事物中的宇宙底‘精神’，内涵於物理世界之‘无知性’中，外发其自然自我在一系物理形式之相续，循‘物质’，‘生命’，‘心思’，与‘精神’的等级而上。他起初出现为物质形式中的一秘密心灵，在表面上甚隸属于无知性；他发展为一心灵，仍是秘密底，但正将出现于生命形式中，立于无知性与知觉性的局部光明、即我们的无明、之边际上者；他更进而发展为在动物心思中的初始心知底心灵，终则发展为更向外知觉、但尚非充分心知底人中的心灵：知觉性是一贯在我们的有体的各玄秘部分中，发展是在显示着的‘自然’里。这进化底发展有一宇宙方面，亦如有一个人方面。‘宇宙者’发展其有体的各等级，及其本身的宇宙性之有秩序的变换，在其进化了的有体诸式之系统中；个人的心灵则遵循这宇宙系统的路线，显示在‘精神’的宇宙性中所已准备者。宇宙底‘人’，人类中的普遍底‘补鲁丽’，正在人类中发展那权能，从人类之下而生长到人类，且将更生长到‘超心思’与‘精神’，而变为人中的‘神明’，觉识他的真实底和整体底自我，与他的本性的神圣宇宙性。个人必已遵循这条发展路线；他必已居临于一心灵经验在生命的低等诸形式中，后来方从事于人类进化：正如‘太一’在其宇宙性中能擅有这些低等形式，如植物和动物，同然，个人，现在是人类了，必然也能在他的存在之诸前期擅有他们。他现在出现为一人类心灵了，‘精神’接受了内中底和外在底形式，但他亦不为这形式所范限，正如他未尝被他从前所擅取的植物或动物的形式所限制；他能从此更进，进到一更大底自我表现，在‘自然’的一更高底格度上。

异乎此而假定，则必假定于今居临于人的心灵经验上的精神，原是为人的心思体现人的身体所形成，以那而存在，不能离之而存在，永不能往于其上或其下。事实上，则可有理由假定他不是永生底，却是以人类底心思与身体在进化中出现乃得其存在，也将随他们的消逝而消亡。但身体与心思皆不是精神的创造者，精神乃是心思与身体的创造者；他是从他的有体中发皇出这些原则，他不是从他们乃发展为有体，他不是他们的原素的化合物，或她们的会合之结果。倘若他像是从心思和身体发皇的，那是因为他缓缓地在她们的中间自体显示，不是因为他为他们所创造或以他们而存在；当其显示时，则他们流露为他的有体的附属项目，将终于得从他们现在的不完善境况拔出，而转化为精神的可见之形相和工具。我们于精神的概念，是属于非为名相所组成者，而且是擅有各个身体与心思的形式，一随其心灵有体的各个显示。这，他在此世以相续底进化作成；他发皇相续底诸形式，和相续底诸知觉性层：因为他不被拘束常是只擅有某一形式而非余，或只保有一种心思体，为他的唯一可能底主体显示。心灵不为心思底人类公式所拘束：他未曾以此始，也将不与此终；他有一前于人类的过去，他还有一超于人类底将来。

我们所见于‘自然’，于人类自性所见者，辩正了这观念，即个人心灵从一形式到一形式出生，直到他达于显示了的知识性之人类水平，即他又达于更高水平的工具。我们见到‘自然’，从一阶段到一阶段发展，在每一阶段取起了他的过去，转化之为新发展的资料。我们也见到人类自性是同一制作；一切土地过去皆在其中。他有一物质原素为生命所取，一生命原素为心

思所取，一心思原素正被精神取起：动物是仍在于人性中；人的真本自性，先假定必有一物质阶段与一生命阶段，那便准备了他之在心思中出现，先有一动物底过去，那便型范出他的复杂人性中的一初始原素。于此，我们且莫说这是因为物质‘自然’，以进化而发展出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身体，和他的动物心思，只在后下乃有一心灵降入这么造成的一形式。这理念之后也有某种真理，但不是那公式所提示的，因为那假定心灵与身体间，心灵与生命间，心灵与心思间皆有一沟润，这是不存在的；没有身体而无心灵，没有身体而本身不是心灵的一形式：‘物质，本身是精神的本质与权能，倘若是其他什么则必不能存在，因为没有什么而非‘大梵’的本质与权能够存在；而且，倘若‘物质’是那，则‘生命’与‘心思’必更明白更决定是那，且以‘精神’的当体现前而禀赋了心灵。设若‘物质’与‘生命’未尝已禀赋了心灵，则人类必未曾出现，或虽出现，则必未能为进化次序的一部分，则或只为一干预或一偶然事件。

于是我们必然达到此一结论，即人之出生，乃心灵在一长系重生中所必达的一期，他在此一系相续中，有土地上低等诸形式中的在前底预备期：他已经过生命在物理世界中所串成的全条长键，在身体这物理原则的基础上。于是更进有此问题兴起了，既已达到为人了，这重生的依次而起是否仍然继续，而且，若仍继续，则如何继续，以何系统或作何更改。而且，最初，我们应当问，心灵既已达到人类了，是否能回转至动物生命和身体，一种退转，如古代流通的轮回之说所假定为一寻常运动的。似乎是不可能怎样会全般回转，而且为了这理由，从动物度到人类生命，意义是知觉性的一决定底转化，十分有同于植物的生命知觉性转化为动物的心思知觉性那么决定。必然不可能，‘自然’所如此决定地作成的转化，又得被心灵倒转，而她内中的精神的决定，或好像又归于乌有。如或这有可能，这只能在某种人类心灵，假定有此某种存在的话，在其中转化未曾是决定底，是那些心灵，已发展够远，以成就，占据，或擅有一人类身体，但不够担保这擅有之安全，不够稳定于其成就，而忠实于人类的知觉性这典型。或者，假定有某些动物倾向够强猛，要求全属其自类的一特别底满足，也可有一种局部底再生，一人类心灵轻松地保住一种物形式，后下立即转回到其正常底进步。‘自然’的运动，常是极复杂底，使我们亦无由武断地否定这么一种可能性，而且，假若这是一事实，则也可有少许一点真理，存留在这夸张了的民间信仰之后，说曾寄居于人中的心灵，转生于动物里，且以此为如同转生为人一样寻常而且可能。但不论回转至动物是否可能，正常的律则必然是一心灵已变到堪为人类了，必重复出生于新底人类形式里。

但为什么要有一系相续之人类转生，不止于一生呢？为了同一理由，使人类出生这事本身为过去底相续的顶点，从前一系上升的极顶的，——由精神进化的真正需要，必然如此，因为心灵还没有从因发展为人类便结束了他所应当作的；他仍然要将那人道发展到其更高底诸多可能性。明显的，一个心灵，寓居于迦利比岛民，或一未受教育的野蛮人，或一巴黎的流氓，或一美洲的匪党中者，还没有竭尽人类转生的需要，还没有发挥人道的全部意义，或其一切可能性，还没有完成宇宙底‘人’中之全部‘真、智、乐’的意旨；那情命主义的欧洲人，从事于动力底生主与情命底享乐，或一亚洲农民，专注于他的愚昧底日常家庭的和经济的生活者，其内中寄居的心灵，也没有。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甚至一位柏拉图（Plato），或一商羯罗

(Shankara)，便可标为冠顶，因此为人中精神之发华的终极。我们宜乎假定这些人可能是极限，因为这些以及其他像他们的人，在我们仿佛是人的心思和心灵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那又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可能性之幻觉。或者还有一更高底或至少更大底可能性，是‘神圣者’意在还要在人中实现的，而且，倘若是这样，则是为这些最高底心灵所建筑的等级，乃修成那上达的路和启开那些大门所需要的。无论怎样，至少现在的这最高点应已达到，然后我们可尽日个人的再投生为人已畢。人在此是要从无明，从他这小小生命即他在他的心思和身体中之为他者，进到明与那大底神圣生命，他以精神的开展所能规取的。至少，他内中精神的开放，他的真实自我知识，及精神生活修为，皆当达到，然后他能决定地永远往到他外。也许在这初始底臻极之外，还有精神在人类生命之一更大底发华，对之我们现在还只有一点最初底消息；‘人’之不完善不是‘自然’的一语，但他的完善也不是‘精神’的最后高峰。

这可能性变成决定性了，倘若现在这领导着的心思原则，如人所发展出的，智识，不是其最高原则。倘若心思本身还有其他权能，现在还只是最高典型底个人不完善地具有了，则进化路线的延长，以及随之有再生的上升路线的延长，以将其具于形体，乃必然之事。倘若‘超心思’也是一知觉性的权能，在世间隐藏于进化中，再生的路线甚至还不能终止在那里；他的上升不能终止，直到心思本性为超心思底本性所代替，而一具于形体的超心思者，成为大地上的存在之领袖。

然则这乃是重生信仰的理性底和哲学底基础；倘若同时存在一进化原则在‘土地自然’里，并有个人心灵生入进化底‘自然’里之真实，则这是必然底逻辑结论。倘若没有心灵，则能有一机械底进化，无其必需，无其意义，而出生只是这奇离底然无意义底机械中的一部分。倘若个人只是一暂时底形成，始于亦终于此身体，则进化能是‘大全心灵’或‘宇宙存在’之一活动，经过一高而又高底种性的进步，进向其自体的在此‘变是，中之究极可能性，或进向其最高底知觉原则；重生不存在，也无需其为那进化的一机巧。或者，倘若‘大全存在’自表现于一坚住底然是幻有底个人性中，则再生也变成了一可能性或一虚幻底事实，但他没有进化底必需性，也不是一精神底必需；他只是一手段，标重和延长此虚幻至于其究极底时限。倘若有一个人心灵或‘补鲁丽’，不依乎身体，然寓居其中，为了他的目的而利用他，则重生开始有可能了，但他不是一必需，倘若没有心灵在‘自然’中的进化：个人心灵之有在于个人身体中，可能是一掠过的现象，一单独经验，在世间没有一过去或一将来；其过去和将来可能是在他方。但是，倘若有一知觉性的进化在一进化着的身体中，有一心灵寓居于此身体，有一真实底和知觉底个人，则明显是那在‘自然’中的心灵的进步底经验，乃取了这知觉性的进化的形式：重生乃自明地是必需底一部分，这么一个进化中唯一可能底机械。这如出生本身同样为必需；因为倘没有他，则出生将是开始第一步，没有第二步，是一旅程之始，没有走更进诸步，无所到达。是重生，乃给与一不完全底有体在一身体中之出生以其圆成的允诺及其精神意义。



## 第二十一章 诸世界之序列

设若承认有物质世界中一精神进化，又承认个人有恒常底或反复底在一世间身体中之重生；则其次所生的问题，便是：这进化运动是一分别底且在其自体为完全底事呢，或是宇宙大全性的一部分，以物质世界仅为其一领域者？这问题已有其答案暗涵于在进化之前的内入作用之等级中了。必先有其内入作用，而后外发进化为可能。然则，倘若其先有是一事实，则必有高等有体的诸世界或至少是诸界，必然与此进化有些关系，因进化以他们的存在而始可能。或许，一切他们替我们作的，便是他们的有效果底压力或当前，压在这土地知觉性上，因以解放其已内入的生命，与心思，与精神原则，使他们能够显示，在物质‘自然’中拥有统治权。但在最高度不必然，谓这关系和干预便止于此；像是还有一进行着的虽或障蔽了的交易，在物质生命与其他存在诸界的生命之间。然则现在便须更切近考察这问题了，就此问题内中研究这问题，决定这关系与交通的性质和界限，在其影响进化与物质‘自然’中的重生理论这方面。

‘心灵’之降入‘无明’，可设想其为纯粹底精神有体，出乎超心知底精神‘真实性’，突然下堕或直下倾颓，入于物质‘自然’的初始无心知性和其次外发着的现相生命。倘若如此，可能是‘绝对者’在上，‘无心知者’在下，从之创出了物质世界，而那结局，那回转，也将是相似底一顿然或陡起底转移，从一具于物质形体中的世间有体，转回到超上底‘玄默’。不会有居间的权能或真实，除了‘物质’与‘精神’，物质界之外没有其他界，‘物质’世界之外没有其他世界。但是这理念太锐利，太简单，这造作胜不过存在的复杂性的一更广底观念。

无疑，有宇宙存在的几个可能底原始，使这么一极端底和严格底世界平衡，可想像为能发生的。可能有这么一种概念，在‘大全意志’中，有此一命令，或一理念，心灵的一运动，趋向‘无明’中的一私我底物质生命。永恒底个人心灵，为起自其内中的某些不可解说的欲望所驱迫，可能假定其已决定作此黑暗之探险，乃从其本土底‘光明’，跃入了这‘无明’世界由之而起的‘无知性’之深处：或者，多个心灵的一集体是这么被策动的，‘多者’：因为一单独个人不能组成一宇宙；一宇宙必然是非个人性底，或是多个人性底，或是一普遍底或无限底‘有体’的创作或自我表现。这欲望可能引下了一‘大全心灵’，与之建造一基托于‘无心知者’上的世界。倘若不是那，则永恒偏知底‘大全心灵’本身，可能突然将其自我知识投入这‘无心知’的黑暗里，将个人心灵带来了，以开始他们向上底进化，经过生命和知觉性的一上升着的等级。或者，倘若个人非是先在，倘若我们皆只是‘大全知觉性’的一造物，或现相底‘无明’之一虚撰，则任何这创造者可能涵孕了这亿万个人，由名与相的外发进化，出自一原始无分别底‘冥性’（Prakriti）；心灵则是一暂时底产品，是无心知底力量本质的质料的出产，即事物在物质宇宙中之最初出现。

在那假定下，或在那任何一个假定下，存在只能有两界：一方面，是物质世界，从‘无心知者’为‘力量’的盲昧无知性所作成，或为‘自然’所作成，也许服从某个内中未觉到的‘自我’，统治着他的梦游似的活动的；另一方面，便是超心知底‘太一’，我们从‘无心知’与‘无明’皆归往的。或否则我们可想像只有一界，即物质底存在；除了物质世界的‘心灵’，没

有超心知者。设若我们发现有其他知觉有体的诸界，除此物质世界外还已存在其他世界，则这些理念或难于证实了；但我们可避免那堕负，倘若我们假定这些世界皆是后下所创造的，为进化着的‘心灵’所创造、或为了他而创造的，在其出自‘无心知’的上达过程上。在任何一个这些观念中，整个底宇宙将是出自‘无心知者’的进化，或以物质世界为其唯一底和充分底剧场，或否则是一系上升着的诸世界，一个从另一个发展，帮助等分我们回到原始底‘真实性’的等级。我们自己的观念是：宇宙是一从超心知底‘真、智、乐’出来的一自体分成等级的进化；但在道理念中，这不是旁底什么，只是‘无心知性’之一进化，进向某种知识，足够由某些原始无明或发端欲望之消灭，容许一误生的心灵之灭亡，或从一错误的世界冒险逃出。

但这样底理论，或则暗许心思的一发端底权能与首要性，或则暗许个人的一首要性；二者皆诚有其一伟大地位，但唯一底永恒‘精神’，乃原始底权能与原始底存在。理念，在概念上这创造底，——不是那‘真实理念’，即‘有体’之觉识凡在其自体中者，而且以那‘真理觉识性’的力量，自动为自我创造底，——乃心思的一运动：欲望是心思中的一生命运动；然则生命和心思，必然是先在底权能，而且必然是物质世界的创造之决定者，而且在那场合，他们能同等创造他们自体的超物理底自然之世界。或此外我们当假定曾经作为者，不是在一个人中的欲望，或一宇宙底‘心思’或‘生命’，而是‘精神’中的一意志，——‘有体’之一意志，施展他自体的或他的‘知觉性’的一点什么，实现着一创造底理念，或一自我知识，或一自体主动底‘力量’之驱策，或一对其存在的悦乐的某一形成的转向。倘若世界非为宇宙底存在之‘悦乐’所创造，而是为了个人心灵的欲望，为了他的愚昧自私底享乐的放荡，则是心思底‘个人’，不是‘宇宙底有体’或一‘超上底神明’，乃当为宇宙的创造者和监临者。在人类思想过去的倾向中，个人在事物的前方圆样上常现得要常庞大，且居首要方分；倘若那些比例仍能保持呢，则此一发源起始之说，也仍可认许，这是可思议的；因为一向‘无明’的生命之意志，或在个人‘补鲁丽’中对之的同意，必然是‘知觉性’的施为的一部分，在‘精神’之内人乎物质‘自然’之下降中。但是世界不能是个人心思的一创造，或他所建造的一剧场，为了他自体的知觉性之出演的；也不能是单独为了私我的活动和满足或失望而创造的。时当我们觉悟到普遍者之为首要及个人者对他的依赖的意识，则此种理论在我们的智慧上变为不可能了。世界在他的运动上太浩大了，不能使这么一种对他的工事的叙述为可信；只有一宇宙底‘权能’或一宇宙底‘有体’，能是这宇宙的创造者和支持者，而且，他必然也有一宇宙底而不止是一个人底真实性，意义，或目的。

如是，这创造世界或参加着的‘个人’，及其欲望或对‘无明’之同意，必已醒觉，还在世界全然存在之先；他必然当作某超宇宙底‘超心知者’的一原素而已先在，他由此‘超心知者’而来，又出离私我生命而回向之去：我们必得假定一‘多’之在‘一’中的原始内在性。则可思议的，一意志，或一动力，或一精神需要，可能在某些超世间底‘无限者’中，在某些‘多’中搅动了，使他们下降，强迫造出了这‘无明’之世界。但此‘一’既是存在的首要事实，‘多’既依赖乎‘一’，皆此‘一’之心灵，此‘有体’之有体，则此一真理，必然也决定宇宙存在的基本原则。在那里我们见到普遍者先于个人者，给予以原畴，即是那他在其中宇宙地存在着的，虽她的原始是在‘超上性’中。个人心灵在此以‘大全心灵’而生活，且依赖他；很明

显是‘大全心灵’不以个人而存在或依赖他；他不是多个个人的总和，为个人的知觉生命所创造的一多性底全体；倘若一‘大全心灵，存在，他必定是唯一‘宇宙精神’，支持着唯一宇宙‘力量’于其工事中，而且他在此在宇宙存在的项目下经过改变了，便重复‘多’之依赖乎‘一’的这原始关系。这是不可想像的，说‘多者’应是离开了‘太一意志’，独立地欲望了宇宙底存在，以其欲望强迫无上底‘真、智、乐’非愿意地或容忍地降到‘无心知’中；那便会是全般倒转了事物的真实依赖性。设若此世界是以‘多’的意志或精神动力直接起始的，——这可能，且在某种义度下为或然，——则在初必仍在‘真、智、乐’中有一‘意志’要达此目的；否则动力——于此是将‘大全意志’化为欲望，因为在私我中化为欲望者，在‘精神’中乃是‘意志’，——在任何处不会生起。‘太一’，‘大全心灵’，‘个人’的知觉性唯独因之而决定者，必先接受无心知底‘自然’之障蔽，然后‘个人’乃亦能戴上‘无明’之障蔽，在此物质世界中。

但是，一旦我们承认这无上底宇宙‘有体’之‘意志’，为物质世界的存在之必要条件，则已不复能认许‘欲望’为创造原则了；因为欲望在‘无上者’中或‘大全有体’中没有位置。他没有什么可欲望的；欲望是有什么不充足、不完全的结果，有什么未曾占有或加以享受，而人求要占有和享受。一至上底宇宙底‘有体’，能有其大全存在的快乐，但欲望对那快乐为陌生，——欲望只能是一不完全底进化底私我的附庸，即宇宙作用之一产品。进者，倘若‘精神’的‘大全知觉性’已同意投入‘物质’的无心知性中，这必是因为那原是其自我创造或显示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单独一个物质宇宙，与其同一从无心知性谁到精神知觉性的进化，不能是‘大全有体’的显示之唯一孤单和有限底可能性。设若‘物质’是显示了有体之原始权能和形式，精神也没有其他选择，除了经过‘无心知性，而入乎‘物质’，以之为基础然后能显示，则唯有可能。这便含引我们到一唯物论的造化泛神论：我们且当视充斥此宇宙的有体为‘太一’的心灵，诸多生于‘此’中之心灵，经过无生命，有生命，和心思上发展了的诸多形式而向上进化，直到恢复他们的完全且无分别底生命于超心知底‘泛神’中，且其宇宙底‘一性’将参入他们的造化之目标和终极。在那场合，万事万物皆已在此进化了；生命，心思，心灵，皆从‘太一’在物质宇宙中兴起，由于其隐藏了的有体之力量，而且万事万物，皆将圆成其自体于此物质宇宙中。然则没有分别底一‘超心知’界，因为‘超心知者’只在此世间，非在余处；没有超物理底诸世界；没有外于‘物质’的超物理底诸原则之作用，没有一已存在的‘心思’和‘生命’加放此物质界上的压力。

放是应当问，‘心思’和‘生命’是什么，则可答曰他们皆是‘物质’的产品，或‘物质’中的‘能力’之产品。或此外也可说，他们皆是知觉性的形式，当作从‘无心知’到‘超心知’之一进化的结果而起的：知觉性本身只是一过渡的桥梁；他是精神变到局部觉识其自体了，在其投入光明底‘超心知性’的他的正常定境以前。纵使证明已有更大底‘生命’界和‘心思’界，他们也只将是这中介底知觉性之主观底构造，建立在到那精神底顶点的路上的。但在这里的困难是：‘心思’和‘生命’皆太不同于‘物质’了，不能是‘物质’的产品；‘物质’本身是‘能力’的一产品，而心思和生命必视为同此一‘能力’的高等产品。倘若我们承认有一宇宙底‘精神’存在，则此‘能力’必是精神底；生命和心思必然是一精神能力的独立底产品，本

身皆是‘精神’的显示之权能。然则假定唯有‘精神’和‘物质’存在，为两相对抗的真实，而且唯独‘物质’为‘精神’的显示的可能底基础，皆为不合理了；唯有一物质底世界，这理念便顿时不立。‘精神’必然能基托其显示于‘心思’原则上，或于‘生命’原则上，不单独是在‘物质’原则上；然则能有、且在逻辑上应当有‘心思’的诸世界和‘生命’的诸世界；甚而至于可能还有其他诸世界，建立在一较微妙底，较粘柔底，较知觉底‘物质’原则上。

于是有三个问题生起了，皆相互关系，或相互依赖：是否有这样底其他世界之存在的任何证明或任何真实消息；若其存在，是否属于我们所指明的这利性质，在‘精神’与‘物质’间一层级系统的道理上和秩序里上升或下降；倘若那是她们的有体的格度，是她们否则皆甚独立，不相关系，或是高等诸世界与‘物质’世界有其关系，有其交互作用？这是一事实，人类几乎自其存在之始，或自历史或传统能回溯到那么远而始，已相信有其他世界之存在，她们的有体与权能之与人类相交通的可能。在人类思想最后这理性主义时期，我们正从之脱出的，这信仰已被拂开，当作一古老底迷信了；其真理的一切证明或消息，已‘先天’地（apriori）被斥为根本虚妄，不值得研究，因为不与这定论的真理相合，即唯独‘物质’与物质世界及其经验皆为真实；其他一切经验意在表为真实者，必然或则是妄识，或则是一欺骗，或则是迷信和想像的主观底结果，或不然，倘是一事实，必异乎其意在是为者，可以用物理原因解释：没有这种事实的任何证明可被接受，除非他是客观底，性格上是物理底；纵使其事实十分明白是超物理底，也不能那样加以承认，除非其全然不能以任何其他可想像的假定，或可思识的推测，而加以解释。

这应当是很明显的，一起物理底事实，而求其有物理底有效证明，这要求是不合理性且不合逻辑的；这是物理心思的一不合底态度，假定只有客观者和物理者是基本真实底，则摒除其他一切，看作只是主观底。一超物理底事实，可打击到物理世界上，产生物理结果；他甚至可在我们的物理识感上发生功效，对她们变到明显，但那不能是他的一贯不变的作为，或最正常底性格或程序。寻常，她必然在我们的心思上和我们的生命体上发生一直接效果或确定印象，即在与他自体同属一系的我们的那些部分上，且只能间接地且经过她们而影响物理世界和物理生命，倘其竟发生影响的话，倘若他自体客观化，他必是对我们内中的一较微妙底识感乃如此，只以此而依起地对外表物理识感客观化。这依起底客观化必然是可能的；倘若微妙体与其识感组织的作用，和物质身体与其物理识根有一联系，则超物理者可为我们在外表所感知。这便是那会事，比方说，所谓第二视见这官能；这是那一切心灵现相的程序，似乎为外表诸识所见到或听到的，然非在内中所识感到的，在内中识感到，则经过代表底或翻译底或象微底形相，戴上了一内中经验的标志，或有在一微妙本质中的形成之明显性格。然则可能有各种不同底证明，证明有体的其他诸界的存在，与和他们的交通；对外表之识的客观化，微妙识的接触，心思接触，生命接触，经过特殊知觉性境界的潜意识的接触，超越我们的寻常范畴以外的。我们的物理心思，不是我们的全部，虽他几乎统治了我们的表面知觉性的全部，他也不是我们的最好底或最大底部分；真实性不能拘限于这狭隘性的唯一范围中，或限于其严格底圆圈中所知的方程里。

倘若说，主观经验或微妙识的形相，容易欺人，因为我们没有公认的证实方法或标准，而有一太大底倾向，在票面价值上承认异常者和神奇者或超

自然者，——这是可许的。但是，错误不是我们的内中主观底或潜意底诸部分之特有权，错误也是物理心思与其客观方法和标准的附属品，这种对错误的处责，不是闭拒一大且重要底经验领域的理由。反之，这倒是必加以探讨的理由，必求得其自有的真正标准，及其特有底适宜和有效的证实手段。我们的主观有体，是我们的客观经验的基础，不一定是只有其物理底客观化为真实，而其余的皆不可靠。潜意识底知觉性，时若正当加以穷究：是真理的一见证者，其证明是甚至在物理底和客观底原地中已经再度又再度确定了；然则那证明不可忽视了，时若其促使我们注意到我们内中的事物，或属于一超物理底经验的诸界或诸世界的事物。同时，信仰在其自身不是真实性的证明；他必定基托于比较有效底什么上然后人能加以接受。明显的，过去底种种信仰，皆不是知识的一充分基础，纵或不能全然将其忽略：因为信仰是一心思底构造，且可能是一错误底建筑；他可常常应合一些内中消息，于是乃有一价值，但是，如常时一如得未曾有，他将消息改变形相了，通常是由一种翻译，译入我们惯熟的物理底和客观底经验之名相中，有如将诸界的层次，化为物理底层级或地理上的空间展布，将微妙本质的较罕有底高处，化为物理底高峰，将天神的居所，安置在地理底山顶上。一切凡超物理底或物理底真理，不能单是建立在心思底信仰上，应建立在经验上，——但在每个场合，经验必属放那一类，物理底，潜意识底，或精神底，正与我们有權进入的真理的那一类相合的；必须考究她们有效性和重要性，然必须依其自有的律则，由能进入她们的知觉性加以考究，而不能依另一境域的律则，或由只堪任另一顿的真理的知觉性；唯独如此，我们乃能確然于我们的步武，且稳定地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

倘若我们研究超物理世界的真实，我们在我们内中经验所从而得到的消息。以之与那些自人类知识开始以来相续传到我们的消息的报告相比，而且，倘若我们试作一番解释，试作一综括的体系，则我们当见到这内中经验最亲切地传达给我们的，即是较此纯物质界，以其有限底存在和作用，如我们在我们的狭隘底地上底方式中所觉识的，还有有体和知觉性的更大底诸界之存在，与其在我们身上的作用。这些较大底有体的境域，并非全然与我们自己的有体和知觉性相远离，相分隔；因为，虽则他们在他们自体中留存，有她们自体的存在与经验的活动与程序及表呈，可是同时他们以他们的不可见的当体和势力，侵澈且封里这物理界，而且他们的权能似乎即在此物质世界本身中，在他的作用与对像之后。我们与之接触的经验，主要有两种：一是纯粹主观底，虽在其主观性中充分为生动且可触知，另一种是较为客观底。在主观底一类中，我们发现凡在此世间对我们自形呈为一生命原旨，生命行动，生命表呈者，则已存在于一更大，更微妙，更粘柔底诸多可能性之范畴中，而且这些先在底力量和形成，皆压迫我们，也要在此物理世界中自求实践；但只有其一部分成功通过了，而且甚至那也只局部地出现在一形式和环境，较有当于地上的律则和次序的系统的。这种下降，正常是发生而不为我们所知；我们不觉识这些权能，力量，影响，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却以为他们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心思的形成，即算我们的理智或意志排斥他们，且挣扎不受其制伏：但是，时若我们进向内中，离开这受限制的外表知觉性，发展一较微妙底意识和较深沈底觉识，则我们开始得到道些运动的由来的一点消息，便能观察他们的作用和程序，或接受或拒绝或改变她们，让他们通过和运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志，和我们的生命和诸体，或不。在同一方式下，

我们也变到能觉识心思的诸广大领域，一更大底粘柔性的形成，经验，活动，一切可能底心思表呈之纷纭错杂，而且我们感觉到她们与我们的接触，与他们的权能和势力，在我们的心思的诸部分上发生作用，在同一玄秘方式上，有如其他那些在我们的生命的诸部分上发生作用的。这种经验，原本是属一主观性格，理念，提示，情感形成的压力，向感觉，作为，机动底经验之行动。无论这压力的多大一部分，可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潜意识自我，或溯源于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的普遍底‘心思力量’或‘生命力量’的摄持，总有一原素带了另一渊源的铃誌，一坚住底超世间底性格。

但是接触不终止于此：因为我们的的心思和生命的诸部分，也有其一开启，启对一大主观底，客观底经验范畴，其间这些界不复自呈为主观底有体和知觉性的引伸，而自呈为诸世界；因为在那里的经验，已像他们那样组织了，像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一样，但是依一不同底方案，以一不同底作为之程序和律则，且在一属于超物理底‘自然’的本质中组织的。这组织，像在我们的土地上一样，包括了一些有体的存在，皆已有或取得了形式，自显示或已自然地显示放一赋形体的本质中，但那本质异于我们的，是一微妙本质，唯独在微妙识乃可触知，是一起物理底形式物质。这些世界和有体，可能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可不在我们身上发施什么作为。但常时他们亦进而与土地存在秘密交通，服从诸多宇宙底权能和势力，受之於形体，且为其中介者和工具；我们放这些宇宙权能和势用，有主观底经验，或者，他们由他们自体的发端，在此凡间世界的生命和动机和事情上发生作用。可能的，是从这些有体得到帮助或嚮导，或得到损害或误解；可能的，甚至是隶属于他们的势力下，为他们的侵略或统治所占有，成了他们的为善或作恶的工具。有时：这土地上生命的进展，似乎是一大战场，性格不同的超物理底许多‘力量’在此大战，一方是那些努力于提举，鼓励，和照明的，一方是那些用力要斜引，压抑，或阻滞或甚至打破我们向上的进化，或心灵在物质世界中的自我表现的。有些这种‘有体’，‘权能’或‘力量’是那样底，我们以其为神圣；他们是光明，仁慈，或雄强地能帮助人；也有些其他的，是‘狄鞞’底，巨大底或魔鬼性底，狂怪底‘势力’，时常是浩大底和可怖底内中叛乱或超过正常人类度量的作为之激发者或创造者。也可能有种觉识，觉到有种种势力，当体，有体，似乎不属于出乎我们以外的诸世界，却皆在此世，当作一土地自然障蔽后之隐藏了的原素。典超物理者的接触是可能了，一主观底或客观底接触，——或至少是客观化了，——也可能发生于我们自己的与他个曾具于形体中的有体的知觉性之间，那些是已度到这些其他存在之域中的一超物理底格位。也可能度出一主观底接触或一微妙识的知见以外，于是在某些知觉性的潜意识底境界中，实际进到其他世界中，知道他们的一点秘密。是较客观底一系他世界的经验，乃在过去最摄住了人类的想像，但被流俗信仰安置于一粗重客观底叙述中，将这些现相不当地同化于我们所熟悉的物理世界的现相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心思的寻常倾向，将凡事化为正属于她自体的一类的形式或象徵，合乎他的经验的名目的。

以最概括底说法出之，这是人类在一切过去时代对其他世界的信仰和经验的正常范围和性格；名目和形式庸或不同，但一般底相状在一切国家和时代皆惊人地相似。在这些坚持底信仰或在这一聚超正常底经验上，我们应当标以何等精确底价值呢？任何人有过亲切底这些接触，而不是由散漫底偶然底非常遭遇，则不能将其推开，视为迷信或妄识；因为这些接触太坚执，太

真实，在他们的压力上有功效，有生机，太恒常为她们的作用和结果所确定，不容抛弃：我们的经验的能量的这一方面之一种估价，一种解释，一种心思组织，是不可少了。

有一个解说可以提出的，便是人自己创造出些超物理底世界，他在死后寓居的或想像他当寓居的，如古话所说，人创造出一些天神，——甚至还称上帝自己也是人造的，是他的知觉性的一神话，现代为人所废除了！于是这些事物，可能是发展着的知觉性的一种神话，他可寓居其中，成了他所自造的建筑中的一囚犯，而由一种实践着的机动化，保持其自体于其自体的想像中。但纯粹想像这也皆不是，只长此若其所代表的事物，无论多么谬误代表着的，还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的部分，方可这样看。可是：可思议的，或许有些神话和想像，为创造性底‘知觉性·力量’所运用，以实现其自体的理念力量；这些有能力底意像，或可擅有形体，长住于某些微妙地物质化了的思想世界中，对她们的创造者返生作用：倘是如此，我们可假定其他世界皆是这种性格的建造。但倘若是那样，倘若一主观知觉性能那样创造世界和有体，则或者客观世界也是‘知觉性’的或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知觉性的一神话，或者，那‘知觉性’本身便是原始底‘无知性’的一神话。如是，顺着这路线思维，我们又荡回到一种宇宙观，视万事万物皆带上了某种非真实性的色彩，除了那生产一切的‘无心知性’，他们皆以之造成的，‘无明’，那创造她们的，而且，或者是，一超心知底或无心知底非人格性底‘有体’，万事万物终于皆消失于其冲漠中，或回转到他，而终止于彼处。

但是我们没有证明，也不像是人的心思能这样造成一世界，于从来没有世界之处，凌空造成，没有在其中或在其上建造的本质，虽则也可能在一已造成的世界上增加一点什么。心思诚然是一强能底经纪，比我们容易想像的更能干；他能作出一些形成，可在我们自己的或他人的知觉性上和生活上发生效果，甚至在无心知底‘物质’上也能生效用；但是在一空无中之全般原始底创造，非她的能性所及了。毋宁是我们能冒险假定的，乃当人的心思成长时，他能与新底有体和知觉性的境界发生关系，那些全不是他所创造的，对他新底，在‘大全存在’中已先有。在增上着的内心经验中，他在自己内中启开了有体的新境界；当他的知觉性的各秘密中心消散了他们的纠结，他便发到能经过他们而想到那些较广大底领域，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进入其间，在他的世俗心思和内中识感上观照他们。他真创造出他们的一些相状，象微形式，反映形相，皆他的心思所能处理的；只是在这义度下他创造了“神圣形像”，他所敬拜的，创造天神的形式，创造他内中的新界和世界，放是经过这些形相，那高过我们的存在的真实底诸世界诸权能，乃能占有这物理世界中的知觉性，以他们的能性倾注其中，以他们的高等有体的光明转化他。但凡此一切，不是有体的高等诸世界之一创造，这是他们的一启示，向在物质界上的心灵的知觉之启示，当其从‘无知性’发展而出。这是由接受她们的权能，乃在世间创造了她们的形式；我们的主观底生命在此界上扩大了，由於发现了他与他自体的高等诸界之真实关系，他因物质底‘无知性’的障幕而与之隔离的。这障幕存在，因为身体中的心灵将这些较大底可能性遣留在后，以便他可除外地集中他的知觉性和力量于她的初步工作，在道有体的物理世界里；但那初步工作能有何后继，只若是由那障幕至少局部揭起了，或否则已使之可以透过，以便那‘心思’，‘生命’，和‘精神’的高等诸界，能以其要义倾注到人类生存中。

可能假定的，是这些高等界和高等世界，皆是随后创造成的，后于这物质宇宙之显示，所以助成进化，或在某些意义上为进化之结果。这是一种意念，或容易为物理心思所接受的，倘若要他承认有一超物理底存在，——物理心思，在其一切理念皆从物质世界出发，以此物质世界为他所知的唯一事物，已加分析，也开始能主宰而处理之；于是他可保持物质者，‘无心知性’，为一切有体之出发点与支柱，如其无疑是我们在此进化运动中的出发点，以此物质世界为其剧场的。我们的心思，仍可保持物质和物质力量为第一存在，——心思这么接受之，保重之，因为这是她所知道的第一事，唯一事物对他确实实现前，且为可知的，——而主张凡精神者和超物理者，皆依赖此‘物质’中之稳定基础。但这些其他的世界如何创造成的呢？以何力量，用何工具而创造的呢？可能是‘生命’和‘心思’，从‘无心知者’发展而出，同时也发展了这些其他世界于有生体的潜意识底知觉性里，有生体皆在其中出现的。对生时与死后的潜意识体，——因为是内中有体在身体死后犹存，——这些世界可能是真实底，因为于他的较大底知觉性范畴是可感觉而知的；他将在她们中间活动，有其真实性之感，也许是依起的，但是能起信，信其为真实，于是从那些世界中送上她的经验，当作信心和想像送给表面有体。这也是一可能之说，倘若我们承认‘知觉性’为真实底创造‘权能’或经纪，而一切事物皆知觉性的形成；但这不会给有体的超物理诸界以非实质性或较少可触知的真实性，如物理心思所愿加到他们上面的；他们会在他们自体有同样底真实性，如物理世界或物理经验界在其自有的品类上所有的。

若使在这种或其他方式上，高等诸世界是后于物质世界的创造而发展了，后于这原始创造，自‘无心知者’以一更大底秘密进化出现，则其出现必是某个‘大全心灵’作的，用了一种程序为我们所不知，为了这世间进化的目的，当作了世间进化的附属，或其较大底后果，以致生命，心思，精神，可能活动于一有比较自由底展望的境域里，并且有这些较伟大底权能和经验，折回到物质底自我表现中。但反对这一假定，有此一事实存在，即我们发现这些高等世界，在我们对它们的视见和经验里，皆未当以任何样式基托于物质世界上，未当在任何样式上为物质世界的结果，毋宁是更大底有体的项目，知觉性的更大且更自由底范畴，而物质界上的一切作为，却更像是这些较大项目的结果，依之而起，甚至在其进化事业上还局部依赖他们，而不是他们的作始之源。巨大限度底权能，势力，现象，从‘高上心思’和高等心思底和情命底境域，暗暗降下到我们，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好像是一选择，或限制了的数量，能在此物理世界之体系中表演和自体实现；其余的，则等待时期，与在物理项目和形式中的启示之适当环境，等待在此土地底进化中他们所将作的那一份事，——这进化，同时即是‘精神’的一切权能之进化。

其他诸世界的这性格，击败了我们的一切企图，要试以首要性加到我们自己的这存在界上，加到世间显示中我们自己的这部分上。我们不创造上帝，当作我们的知觉性的神话，我们皆是为了‘神圣者’在物质有体中的进步底显示之工具。我们不创造天神和他的那些权能，毋宁是这种如我们所显示的

---

在黎俱韦陀 RigVeda 中有些话似乎包涵了这观念。土地，即物质原则，说为一切世界的基础，或七个世界，皆说为‘土地’的七个境界。

必然的，说‘土地底’，我们不是指此一地球与其经验的时间，而是用之于韦檀多学上的‘土地’Prithivi 的更广底根本义度里，是指土地原则，创造着给心灵的物理形式的居寓。



神圣性，乃永恒底神道在此世间的形成和局部反映。我们不创造高等诸界，我们皆是中介者，他们以此而启示他们的光明，权能，美，在‘自然’力量所给他们在物质界上的任何形式和表相里。是‘生命世界’的压力，乃使生命能在此世间发展和进化，在我们已知的这些形式中；是那增上着的压力，乃驱策生命在我们内中企望其自体的一更大底启示，有一日且将这生死中人解放，从他的奴役于他今之无能性且碍限着的物理性之狭隘范围解放出来。是‘心思世界’的压力，乃使心思在此世间发展和进化，且帮助我们寻找一楨杆，以作我们的心思底自我提举与扩充，使我们可希望继续扩大我们的智慧自我，甚至打破我们的宥于物质的物理心思性之囚狱。是超心思底和精神底诸世界的压力，正准备在此世间发展‘精神’的显了底权能，以此而开放我们在物理界上的有体，入乎超心知底‘神圣者’的无限性与自由；唯独那接触，那压力，能从这似是底‘无心知’，即我们的出发点，解放出隐藏于我们内中的大全心知底‘神明’。在这种事物的秩序中，我们的人类知觉性是工具，是中介者；这正是光明与权能出自‘无心知’的发展上的一点，在这点上解放变到可能了：我们不能以比这更大底任务归到他，但这已够伟大了，因为这使我们人类变到完全重要了，为了进化底‘自然’之无上目的。

同时，我们的潜意识底经验中也有些原素，提出疑难，反对其他世界于此物质存在的任何不变的先在性。这种指示之一，便是在人死后的经验之见解中，有一传统之说，说居于一些境况里，似乎是世间境况，世间自然，世间经验的一超物理底延长。另一指示是，尤其在‘生命世界’里，我们发现一些表呈，好像皆类似世间存在的一些低等运动；世间原已包含黑暗，虚伪，无能，不善这些原则，我们假定其为出自物质底‘无心知’的进化之后果。甚至似乎还是事实，情命世界皆是最损害人类生命的一些‘权能’的自然老家；这诚然是合逻辑的，因为是经过我们的情命体，他们乃支配我们，因此他们必皆是一更大且更强底生命存在的一些权能。‘心思’与‘生命’下降人进化中，无须造成这类颠倒底发展，限制有体与知觉性：因为这下降，在其性质上是一知识的范限；存在，与认识；与有体之悦乐，自加范限于一较少底真理，与善，与美，及其较低下底和谐中，依着一较窄狭底光明的那律则而动展，但在这运动中，黑暗，与痛苦，与罪恶，皆不是必有底现相。倘若我们发现其存在于这些其他心思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中，虽未尝遍漫之，却是占据他们分别底区域，则我们必结论到或则他们是由一低等进化之放射而出生的，自下而上，由于‘自然’的潜在底部分中某个什么放出了，在那里爆发，而为此世间造成的恶之一更大形成，或则他们当作内转作用底下降之平行等级之一部分，原来已造成了，一系等级，形成一为用于进化向‘精神’上达的阶梯，正如内转者是‘精神’的下达的阶梯，在后一假定中，上达的等级可能有双重目的，因为这将包含善与恶的豫先形成，必在世间发皇，当作斗争的部分，放‘心灵，在‘自然，中之进化底生长为必需的；这些会是为他们自体而存在的形成，为了他们独自的满足，一些形成，将表呈这些事物的完足底典型，各在其分别底自性中，同时他们将在进化底有体上发施他们的特著底势力。

一更大底‘生命’的这些世界，将在她们内中双含我们这世界中的生命之更光明底和更黑暗底形成，含之于一中介体中，使之能达到其独立底表现，他们自有的典型之充分自由，与自然底完全性与和谐，以为善或为恶，——倘若那分辨真可施于这些境域的话，——一完全性与独立性，在我们的世间

这存在中为不可能的，我们这里是一切皆相混杂于一错综底交互作用中，在一多方面底进化、引向一最后底统一者，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发现凡我们所称为黑暗，虚伪，或罪恶者，似乎在那里皆有其自具的真理，也完全满足于其自有的典型，因为具有之于一充分底表现中，这在她中间便造成了一种意识，满足于自体的权能，一种和调，他的一切环境对他的存在原则之一完全底适应；她在那里享受他自有的知觉性，自有的自我权能，自有的存在的悦乐，在我们的心思是以之为可憎恶的，在他自体却充满了满足了的欲望之喜乐。那些生命行动，对世间自性皆不合位次，越出度量，在此视为颠倒和反常者，在他们自有的境域中，却有一独立底圆成，有他们的典型和原则的不受限制的活动。凡对我们为神圣底，或狄鞅底，罗刹性底，魔鬼底，因此皆是超出自然底，在他们各自境域中却对其自体为正常，且给予那些有体之包藏这些事物者以自我本性之感，以及她们自有的原则之和諧。乖戾本身，奋斗，无能，困苦，皆进入某种生命满足中，无之则将自觉其不足或被窒碍了。时若这些权能在其单独工事上被见到了，见到正在建筑其自己的生命庙堂，如他们在那些他们所统治的秘密世界中所作的，我们可更明白地看到他们的由来与存在的理由，以及他们在人类生命上的把持的理由，且看到人对他自己的缺陷的执着，他的胜与败，乐与苦，笑与泪，恶与善的人生戏剧之耽执的理由。这里在世界上，这些事物存在于一未得满足因此亦是不圆满底境界里，是冲突与混杂的幽暗境界，但在那里，他们启露他们的秘密和有体的动机，因为他们皆在他们本土的权能和本性的完全形式中建立了，在他们自有的世界中，自有的除外底氛围里。人的天堂和地狱，或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无论在其建造上是多么幻想底，皆是出自于这些权能的一知见，如他们之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原则里，将他们的势力抛到他的生命上，发自一彼方生命，供给他的进化底生存之原素的。

在同样底方式上，有如‘生命’的权能皆是自体建树了，完足而且圆满，建立在一出乎我们以外的更大底‘生命’中，如是，‘心思’的权能，他的理念与原则，影响着世间有体的，皆见到在更大底‘心思世界’中，有他们所自有的充实自我本性之原地，而此间在人类存在中，他们只抛出一些局部底形成，皆很难于自加建立，由于她们与其他权能和原则相遇，相混杂；这相遇，这混杂，抑遏了她们的完全性，染汗了她们的纯洁性，争执而且击败他们的势力。于是，这些其他世界，皆不是进化底，而是典型底；但这是其一个虽不是唯一他们的存在的理由，即是他们供给与一些事物，必在内在显示中与起的，一如在进化外发中得抛起的，以其自有的意义之一满足的原地，使她们能在其自有的权利中存在；这种建成了的情况是一个基础，由此他们的功能和工事，可投入造化底‘自然’之复杂程序中而作为其原素。

若是我们从道观点，看人关于其他世界的传统诸说，我们可发现大多皆指向一较大底‘生命’的一些世界，促大地自然中的‘生命’之束缚或缺陷或不完全处解放了。这些传说显然大部分是由想像造成，但也有一直觉和揣测的因素，感觉‘生命’可能是而且必然是什么，在其显了底或其可实现的性质的某些领域中；也还有真正潜意识底接触和经验的一原素。但是人的心思，将他从其他自然中所见或所受或所接触者，翻译到他自己的知觉性的正当名相中来；然则皆是他的翻译，超物理底真实，译成了他自己的有意义底名色和形像，又经过这些名色和形像，他与那些真实者相交通，且能到某限度使其现前且发生效果。死后而有一修改了的世间生命的继续，这经验可解

释为由于这种翻译；但也可一部分解释为创造了一主观底死后境界，人仍生活于其惯常底经验形像中，然后进到其他世界的真实中去，又可一部分解释为经过诸‘生命世界’的一过道，在那些世界中，事物的典型，自表现于一些形成中，即他在世间生身中所执著者的渊源，或与之亲附者，因此在他的生命体上，当其出离了身体，发施一自然底吸引。但是，舍这些较微妙底‘生命’境界不论，其他世界底存在之传统说，也包含一较高等底存在境界，——雕当作一较稀罕底而更崇高底原素，不包括在流俗对这些事物的见解里，——分明是属心思的而不属情命的性格，也还有其他存在境界，建立在某些‘精神底心思底’原则上的；这些高等原则，皆表呈于有体的一些境界中，我们的内中经验能升入其中，心灵也可造入的。我们所采纳的这等级的原则，因此是得到辩正的，只若我们认识这是组织我们的经验的一个方法，而其他方法从其他观点进行者皆有可能。因为一个分类，从其所采的原则和观点看，是常常有效底，而同此诸物，从其他原则和观点作另一分类，也能同等有效。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所选择的这系统，乃有最大底价值，因为他是基本底，与显示之一真理相当，最有实际重要性的，这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组成了的存在，与‘自然’的内入作用与进化运动的过程。同时我们见到其他世界皆不是十分离隔物质宇宙和土地自然的事物，却以他们的势力贯徹之，封里之，在其上有一形成底和指挥底力量的秘密底著落。我们于他世界的知识和经验的这组织，供给我们以这著落的性质和行动路线之端绪。

其他世界的存在和势力，皆是一樁首要事实，为了我们的大地‘自然’中的进化之展望和可能。因为，设若物理世界是无限底‘真实性’的唯一显示之场，同时又是他的全部显示的原地，则我们必须假定，既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他的有体的一切原则，皆全然内涵于似是无心知底‘力量’中，即这宇宙的初始工事的基础之‘力量’中，则他们皆被他在此全部发皇，也唯独在此全部进化，没有其他帮助或压力，除了她内中的秘密‘超心知’的。然则这会是一事物的系统，其间‘物质’原则必常仍其为第一原则，显了底存在之真元底和原始底决定条件。诚然‘精神’，终于也可达到其自然底统治之一相当限度；他可将他的物理底物质基础，作成一较有弹性底工具，不完全禁止他自有的最高律则与自性之作为，或与那作为相反对，如他今之在其无弹性底抵抗中为然者。但‘精神’当常是依赖‘物质’，以之为原地，以之而显示；她不会能有其他原地，不会能出到另一种显示中；而且在他内中，他极不可能解放任何她的有体的其他原则，使之居尊于此物质基础上；‘物质’将仍其为她的显示之唯一坚住底决定者。‘生命’不会化为主制底和决定底，‘心思’也不会化为主宰和创造者；她们的能量的边界，将被‘物质’的能量划定，这也可将其扩大，或者修改，但不能将其彻底转化或解放。则不会有有体之任何权能的充分和自由底显示之余地，一切将永远受限制于一昏蔽着的物质形成的修件。‘精神’，‘心思’，‘生命’，皆不会有他们自有底特著权能和原则的本土或完全范围。不容易相信这自我限制之为必然，设若‘精神’是创造者，这些原则皆有其独立底存在，皆不是‘物质’能力的产品，结果，或现相。

但是，既有这事实，无限底‘真实性’在其知觉性的活动上是自由底，则他亦不限定要自转入‘物质’之无知性中然后乃全然可能显示。在他也可能创出正相反对的事物之体系，创出一世界，其中精神体之一体性，乃任何形成或作用之元胎和第一条件，工作着的‘能力’，乃是在运动中之一自我

觉识底精神底存在，其一切名与色，皆精神底一体性之自我觉识底活动。或者，也可能是一体系，其间‘精神’的知觉底‘力量’或‘意志’的本生权能，将自由地且直接地实践其自体中自有的可能性，而不是像在此世间，要经过‘生命力量’在物质中这拘束着的中介物；那实践，将是显示的第一原则，同时又是其一切自由且幸福底作为之目标。或者，又可能是一体系，其中多数有体，不但知觉他们的隐藏了的基托着的一体性，也知觉他们当前底一性的喜乐，以在他们中间的一无限底相互底自我悦乐的自由活动为目的；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自我存在底‘福乐’原则的作为，乃是第一原则和普遍情况。或者，更可能是一世界体系，其中以‘超心思’为主宰原则，从初如此；显示的性质，则将是多数有体经过他们的神圣个性的自由和光明底活动，得到他们的多方面底一中之异的喜乐。

这一系也无须终止于此：因为我们观察到，在我们是‘心思’是为‘生命’在‘物质’中所阻碍，倘要克服这两个权能的抵抗，便得到一切可能底抵抗，而‘生命’本身，同样又为‘物质’的不定性，惰性，和死亡性所限制；但是，明显的，可能有一世界体系，其间这两种无能性的任何一种，不能形成为存在的第一条件。有此一可能，有一世界，其间‘心思’从初便是居上的，自由由于施工于其自有的本质或物质上，以其为一十分粘柔底材料，或者，其间‘物质’很明显是宇宙底‘心思力量’在生命中作发其自体的结果。甚至在这世间，那也是真实如此的；但在此世间，‘心思力量’从头是涵藏了，长久是下心知底，而且，纵使 he 出现了，永远未当自由保有他自体，却役属於封函他的材料，然而在那里，他可保有他自体，为他的材料的主者，那将较在一主要是物理底世界中的远过其微妙且有伸缩性。同然，‘生命’也可有其自有的世界体系，其间他为独尊，能发舒他自体的较有伸缩性的、自由可变易的欲望和倾向，不是时时为散坏着的种种力量所威力，因此得主要从事於關注自我保存，而在活动上被拘束了，为这种危迫底紧张境界所拘限，限制了他的自由形成，自我满足，自由冒险的本能。有体的每个原则的分别统治，在有体的显示中是一永远底可能，——只若已常安立她们为一些原则，在她们的机动底权能和工作的法式上是相异的，虽在原始底本质上为一。

那不会有何分别，倘若这一切皆只是一哲学上的可能性，或‘真、智、乐’的本体中一潜能性，永远未当实现或尚未实现的，或者，若已实现，尚未带到生活於物理宇宙间的有体的知觉性之见界中来。但凡我们的一切精神底和心灵底经验，皆作肯定底证明，常给我们一恒常底，且在其主要原则上为不变的证明，有高等诸世界存在，有存在的较自由底诸界。我们既不像那么许多近代思想一样，自拘于这教条，谓唯独物理经验，或经验之基于生理诸识者，乃为真实，唯独理智于物理经验之分析为可证明，其余一切皆只是物理存在和物理经验的结果，任何出此以外者皆是一错误，自我欺骗，和妄识，则我们自由由于接受这证明，承认这些界的真实。我们见到，实际上这些皆是异于物理世界的和谐之和谐；他们，如‘界’这字所提示的，在有体的等级上皆占据一不同底水平，运用其原则的另一系统和序列。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无须探究是否他们在时间与空间上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相合，或行动于另一不同底空间的范畴和时间的川流中，——在任何这一场合，这是在一更微妙底本质中，且有不同底运动。一切所直接与我们相关的，便是要知道他们是否各个不同底世界，各在其自体中为完整底，绝不遇合，交切，

或影响其他世界，或者，还是一个等分了的交织着的有体的系统上的各个不同底阶程，因此是一得杂底宇宙系统之各部分。以他们之能进到我们的心思知觉性的原野这事实而论，自然会提示这第二互代说为有效，但这在其自体不会是全为定论的。但是我们所发现的，是这些高等界实际与我们自己的有体界无时不相交通，且在其上发生作用，虽则这作用自然对我们寻常清醒底或外表底知觉性不是当体现前，因为那是限于接受和利用物理世界的接触的：然一旦我们回到我们的潜意识体，或扩大我们的清醒知觉性，出乎物理接触的范围以外，则我们会觉识这高等作用的一些什么。我们甚至发现人在某些情况下，能将自己局部投入这些高等界中，即算在此身体中时；然则更有强大理由说他离了这身体时，也能作这事了，于是也作的更完全，因为已不复是这使人无能的情况，物理生命是束缚于身体中了。这关系和这迁移的权能，其后果皆有巨大底重要性。一方面，他们立刻辩正了一古代传说。无论怎样总当作一事实上的可能，说人在此血肉之躯体消亡之后，他的知觉体至少暂时留连于其他某些世界中，皆非此物理世界。另外一方面，他们向我们启示了这可能性，高等诸界可能在物质存在上发生作用，以解放出他们所代表的权能，生命，心思，和精神的权能，为了内在于‘自然’中的进化原旨，由于他们内具于‘物质’中这正本事实。

这些世界，在他们的原始创造上，次序不是从于而是先于这物理世界，——倘若不是在时间上居先，也是在效果底次序上居先。因为，纵使有一上升着亦如下降着的等级，道上升着的等级，在其第一性上也必然是为了“物质”中的进化底出现之一准备，为了这企图的一形成底权能，供给之以有助和相反底原素，而不单纯是土地上的进化之后果；因为那既不是一合理性的盖然，也不是有一精神底或动力底和实用底意义。换言之，高等诸世界不是由这低等物理世界的压力而起，——姑且说，由在物理底‘无心知性’中的‘真、智、乐’，或否则由‘真、智、乐’自体中的一种迫促，当其从‘无心知性’出现而入乎‘生命’，与‘心思’，与‘精神’，经验到有此需要，要创造出诸世界或诸界，其间这些原则可有较自由底活动，且在其间人的心灵，可增强其情命底，心思底，或精神底倾向。又更少或是他们为人的心灵本身所创造的了，不论为其所作的梦，或为人类的在其机动底和创造底有体中之恒常底自我映射，超出物理知觉性的界限以外的结果。在这方向人所分明创造的唯一事物，便是这些界的反映形像，返映于他的自具的知觉性中，以及他自己的心灵之适宜性，宜于向他们回应，变到觉识他们，知觉地参加他们的势力之交织人物理界的作用。他诚然能将他自己的高等情命底和心思底作为之结果或映射，归入这些界上的作用；但是，倘若如此，这些映射究竟皆只是这些高等界之转回到他们自界，他们从之降下到土地心思中的权能，又从地上回转，因为这情命底和心思底作为，本身是自上传下的势力之结果。也有可能的，他能创造出某一种主观底附庸，附加到这些超物理界。或至少加到其较低等界的，是一些半非真实性格底环境，不是真世界，毋宁是一些他的知觉底心思和生命自所造成的封套；他们皆是他自己的有体之返映，——天堂和地狱，为他的人类知觉体的造像官能所映射的。但这两种贡献的任何一个，其意义全然不是一真实界的整个创造，建立且作为于其自体的分别原则上的。

然则这些界或这些系统，至少与那向我们自呈为物理世界者，为同时且同存并在。我们当被引到这种结论，‘生命’，‘心思’，和‘精神’在物

理底有体中之发展，必先假定有他们的存在；因为这些权能，皆由两个合作的力量在此世间发展出的，自下之一向上伸的力量，自上之一向上提，向下压的力量。因为在‘无心知者’中有此需要，要发皇潜在于其中者，又在高等诸界中超上原则有其压力，不单是帮助这普通需要之实践，亦且可大部分决定其终于得以实践的特殊方式。是这向上提和向下压的作用，这在上的坚持，乃解释精神底，心思底，和生命底诸世界恒常在物理界上发生影响的缘故。明显的，假定有一复杂宇宙，其组织的每一部分上是七个原则的交织，且自然因此被引到在凡其彼此能相接之处，彼此相互发生作用，相互呼应，那么，这样底一作用，这样一种恒常底压力和影响，是一必然底结果，必然是内在于显示了宇宙之真本自性中。

高等诸权能与原则，从她们的自界上，发施一秘密底相续底作用于世间有体和自性上，经过潜意识底自我，而这自我本身便是那些界上之一映射，入乎此生于‘无心知性’的世界里的，这作用必然有其效果和意义。其第一效果，已是‘生命’和‘心思’从‘物质’中解放；其最后一效果是佐助此世间有体中的一精神知觉性，一精神意志，与存在的精神意识之出现，使他不长此唯独专事于他的最外在底生活，或于此以及心思底兴趣和追求，转而学到返观内省，发现他的内中有体，他的精神自我，学到企慕超出土地及其界限。当其愈加向内生长，他的心思底，情命底，和精神底界限开始扩大了，那些束缚‘生命’，‘心思’，‘心录’于其最初限制上的带子散了或断了，于是人这心思有体，开始瞥见一更大底自我和世界的王国，对最初底土地生命是封闭了的。无疑，长此若他主要生活在他外表上，则他只能造出一理想底和想像底和理念底上层建筑，在他的正常存在的窄狭基地上。但是，设若他作内向运动，为他自己的最高视见所树立在他前面为他的最大底精神底需要者，那么，他会发现在他内中自体里有一更大底‘知觉性’，一更大底‘生命’。自内的一作用，与自上的一作用，可能克服物质公式的优势，减少且终于消灭‘无心知性’的权能，倒转知觉性之次序，以‘精神’代替‘物质’，以为他的有体之知觉底基础，而解放其高等诸权能，至于他们的完全底和明著底表现，在函藏于‘自然’中的心灵之生命里。

## 第二十二章 再生与其他世界；业，心灵与长生不死

我们在转世这主题上的第一结论，乃心灵之相续重生于世间身体中，为大地自然中的显示之原本意义和程序的一必然底后果。但这结论引到更远底问题和更远底结果，必须加以阐明，起初便兴起了再生的程序的问题；倘若那程序不是迅速相续，身死后随之以顿时投生，保持同此一人无间断底多生之一系统，倘若有些间断，那依次又兴起了度到其他世界与还生世间的原则和程序的问题，其他世界必是这些间断期的活动场所。第三个问题，是精神进化本身的程序，以及心灵从一生到一生通过他的冒险诸阶段所经历的变化

的问题。

倘若这物理宇宙是唯一显了底世界，或者，他是一完全分别底世界，则作为进化程序的部分的重生，乃将限于一身体投生另一身体的恒常相续；死后将立刻随之以新生，没有一间断的任何可能性，——则心灵的过程，将是一强迫底，机械底，物质底步骤之一无间断底系统中的一精神境况。心灵不会有难开‘物质’的自由；她将永被拘束于他的工具这身体上，也会依赖她以成其显了底存在之继续。但我们已发现在死后与续生之前，有在其他世界上的一生命，为旧生命之后果，与世间存在的新阶段的准备。其他界与我们的同在，皆是一复杂组织之部分，时常在这物理界即她们自有的最后和最低底一界上发生作用，接受他的反应，容纳一秘密底交通和交易。人能变到知觉这些界，甚至能在某些境况中放射他的知觉体到他们里面，一部分在生时，因此假定在身体消散之后便可完全作到。投入有体的其他诸界或诸世界，这么一种可能性，则够充分变到真实了，而实际需要其自体的实践；倘若人从头便禀赋了这么一种自我转移的权能呢，则需要立刻实践，也许不变地接续着这世间人类生命；倘若只是以一缓缓进步而达到呢，则变到终于也要如此。因为可能的，他从初未尝是充分发展了，可人乎更大底‘生命世界’或‘心思世界’而继续他的生命，于是不得不接受从一世间身体直接投入另一世间身体的转生，作为他于今长存的唯一可能性。

从一生到另一生进到其他世界的过程中，有此一中间界的需要，这起于一双重原因：因为在人的组合本性中，他界对其心思体和情命体有一吸引，由于其与那些水平的亲和性，又因为有一中间期的用处甚至需要，要同化已完成的人生经验，掠出所应当抛弃者，准备新底成体和新底世间经验。但这同化期间之必要，与这其他世界对我们的有体的亲属诸部分之吸引，但是时若心思底和情命底个性，已充分在这半动物底生理底人中发展之后，方能发生效果；在那以前，他们可能不存在或不活动：人生的经验可能是太简单，太原始，不需要同化，而此自然有体太粗重，不能经一复杂底同化作用；高等诸部分不会是不够充分发展了，以自提升到存在的高等诸界。然则既无与其他诸世界的这种联系，则可能有一理论，承认重生只是一恒常底迁居；在这理论中，其他世界的存在，与心灵之留连于其他界中，皆非真实，非在任何阶段上为这系统的一必要底部分。也可能有另一理论，说此过程于凡人皆为强迫底规律，没有立时底投生；心灵需要一预备期，安排他的新底投生和新底经验。这两理论之一折衷说法也可能有：时若心灵尚未成熟，不能入乎高等世界存在，则迁移可能是第一偏行规律；度到其他界则是后起的律则。甚至还有一第三阶段，如人有时提出的，其同心灵是强盛发展了，其自然诸部分那么在精神上生动了，他无需中间期，却能立刻继续投生，以成其一更

迅速底进化，没有一间歇期的迟滞。

在流俗理念中，得自那些承认轮回的宗教者，其中有一矛盾之处，而在流俗信仰的方式下，不费力于加以调叶的。一方面有此一信仰，难属模糊，亦颇普遍，说死后随即或近于立刻擅得另一身体。另外一方面，有那古老底宗教信理，人死后有在地狱或天堂中的生活，或者，可能的，在其他世界或有体的格位上的生活，这是心灵在他的物理存在中之功德或罪业所求得或招惹的；其还生于世同，只是富其功德或罪业皆已销尽之后，其有体是已准备于另一世间生命了。这一矛盾会消失的，设若我们承认一可变换的运动，依于心灵在‘自然’中的显示裹所达到的进化阶段；一切则皆依乎其能量的程度而转，能进入高于人世生命的高等格位之能量。但是在寻常投生转世的见解中，精神进化的理念不是显露的，她只暗涵放这事实中，即心灵应当达到那一点，在那一点上她已变到超出了再生的需要，能够回到他的永恒底源头了；但是倘若没有一渐渐底分了等级的进化，这一点也一样可由一曲折混沌底运动而达到的，只是那运动的规律不容易决定罢了。这问题的决定底解决，依乎心灵底探讨和经验；在此我们只能讨论是否在事物的自性中，或在进化程序的逻辑中，为此任何一运动有明显底或暗含底需要，为了立刻从一身体转到另一身体，为了逗留或间歇，在自具形体的心灵原则投入一新生以前。

在其他世界中的生命，作为一种半个需要，一机动底和实际底而不必是真元底需要，起于正本这事实，即各个不同底世界原则，皆彼此相交织，且在某方式上相互依倚，亦起于这事实在我们的精神进化的程序上所必有的效果。但是这也可能一时期遭到反作用，由于浮世的更大底牵引或吸力，或进化着的本性之过重底物理性之吸引。我们的信仰是一上升着的心灵，出生于一人的形体中，而且在那形体中反复重生，倘若不如此则他不能完成她的人道底进化，这信仰从推理底智术观点看来，是安立在这种基础上，即心灵进步地上升，入乎高等而又高等底土地存在，一经达到人类水平了，其反复出生为人组合了一次序，于本性的生长是必需底；简短在世间的一生，为了进化之用显然是不够的。在一系人类投生之早期中，时当原始人道期，初看似乎有常常反复顿时转生的某种可能性，——再三在一个人类形体中之新生，立即随着前一身体因组织了‘生命能力’之停止或摒弃而消亡，其结果之物理散坏我们所称曰死者。但什么谁化程序的必需乃迫出这样一系顿时底再生呢？明显的，这只能是强迫的，若长此这心灵底个性——不是秘密底心灵元体本身，而是自然有体中之心灵形成，——尚未十分进化，尚未充分发展，而是那么不充分地形成了，以致他不能留住，除了依赖这一生的心思底，情命底，和身体的个人性之不间断的持续：尚不能在其本身坚住，摒弃她的过去底‘心思’形成和‘生命’形成，在一有益底间断后建立一些新底形成，他不得被迫而立刻将其基本底粗重人格，转移到一新身体加以保存。是可疑的，我们是否有正当理由，以这么一全然不充分底发展归到那么一强健个体化了的有体，竟已远达于人类知觉性的。纵使在他的最低底正常度上，人类个人仍是一个心灵，经过一分明底心思体而作为，无论他的心思怎样形成不良，怎样受限制和压抑，怎样专注且封裹于身体底和情命底知觉性中，不能或不原自离出其低等形成。可是我们不妨假定其有一向下的执着，那如此强盛，以致强迫此有体迅速重擅一身体生命，因为他的自然形成，真是不适宜于任何其他事物，或惯放任何高等界。进者，或许是人生经验可能太短促且不完全，以致强迫心灵立刻再生以成其继续。在‘自然’程序之繁复错杂



中，其他的需要，影响，原因皆可能有，譬如一世间欲望的强烈意志追求圆成，这也将强使同此一坚住底人格形成，立刻投生于一新底身体。但总归是重生转世之交替程序，‘人’之再生于非但是一新身体中，亦且在一新底人格形成中，乃是性灵体所取的寻常路线，一旦她已达到其进化轮转中的人类阶段后。

因为心灵人格，当其发展时，必得到足够底权能，以统治她自体的自然形成，也必须得到一充足底自我表现底心思底和情命底个性而自存，不用物质身体的支持，亦以此而克服任何过度稽迟着的封物理界和物质生活的耽执：她必舍是充分发达了，得以自存于微妙躯体中，如我们所知为特著底外壳或封套，和内中有体之正当底微妙物理底支持者。是心灵个人，性灵体，乃长存而带着心思和生命走上她的旅程，是在微妙躯体中，她乃出离她的物质住宅；两者皆必已充分发展乃成此迁出。但是迁移到‘心思’存在和‘生命’存在诸界，也暗指是一心思和生命充分形成了，发展了，能度到且一时期存在于这些高等水平而不散解，设若这些条件皆已满足了，是一充分发展了的性灵人格和微妙躯体，與一充分发展了的心思底和情命底人格，则心灵个人之于身歿径独存，无有顿时底新底出生，将可稳定了，于是其他世界的援引，可以施工。但这在其本身，意义将是同此心思底和情命底人格远生世间，不会有在新底出生中的任何自由进化。必然要有性灵个体本身之个人化，足够使他不依赖他的过去底心思和生命形成，亦如其不复依赖过去底身体，而能如时将他们蜕去，进行新底形成以得新底经验。为了这么蜕除旧形式而准备新形体，心灵必须在两度出生间有一段时期居于他处，不在我们于今行动其间的这纯物质界；因为在这里没有一离了躯体的精神之长住的地方。一简短期的逗留诚然可能，设若有土地存在的微妙封域，仍属土地，却皆属一情命底或心思底性格的：但纵使如此，亦没有理由为什么心灵应在那里留连一长时期，除非他仍负荷了过强底于世间生命的耽执。物质身体死后而人格犹存，这便暗许有一超物理底存在，而这只能是在有体的某一界上，正属于知觉性的进化的那一阶段的，或者，倘若没有进化，则在精神的临时底第二个家中，即是它在一生与一生之间的自然底居留处，——当然，除非这是他的原来底世界，后之他不回到物质‘自然’中了。

然则在超物理底存在中，暂时寄顿在何处呢？心灵的另一寓所是什么？似乎是应该在一心思界上，在心思的诸世界中，一是因为那界对人这心思有体的吸引，原在其生时已活动的，时若已没有对身体的耽执的阻碍了，必然得势，一是因为心思界，显然的，应当是一心思有体的本来底适当底住处。但这不是机械自动地必然。因为人的有体的复杂性；他有一情命底存在，亦如他有一心思底存在，——他的情命部分，常是较他的心思部分为更雄强，更特出，而且在心思有体之后，有一心灵，以他为代表。此外，还有许多界或世界存在的水平，心灵得通过他们乃达到其自然底老家，在物理界本身，或在其近处，相信还有许多层，具备增加而又增加的微妙度，可视为次物理界，有其情命底和一心思底性格。这些皆是围绕着同时又贯通着的层次，高等诸世界和物理世界之交易，是经过这些层次进行的。然则可能是心思有体，只若长时其心思性未充分发展，长时仍主要被拘限于心思和生命活动的较属物理底形式，乃被罣碍而留滞于这些中介上。甚至他可能在出生與出生之间，被强迫全然休止于此；但这亦未必然，除非，只若是它对它的活动的世间形式之耽执竟如此大，以致禁断或阻格了自然底向上运动之完成，乃或

可发生。因为人死后的心灵境界，应在某些方式上与在世的有体的发展相应，因为这一身后生命，不是从一暂时底走离正轨而下转到生死中，然后作一自由底向上回转。他是一正常底回复底环境，参加佐助一困难底精神造化在此物理存在中的程序之完成。有一人类在他的土地上的进化中所发展的與高等存在诸界之关系，那必定在他的寄寓于这些界上于出生之间，有其优势底效果；这必然决定他死后的方向，也必然决定其时，其地，其在那里的自我经验的性格。

也可能的，他或许在其他世界的那些附属区裏留连一时，那些区域是他在生身中的习惯信仰或他的那种企慕所造成的。我们知道，他造成这些高上界的形相，皆时常是其中某些原素的心思底翻译，他又将他的形相建成一系统，实在底世界之一形式；他亦复创造多种欲望世界，对之加上一内中真实性的强烈意识；也可能是这些建造皆那么坚强，以致给他造成了一人为底死后之环境，他可在其中盤桓的。因为人类心思的造相能力，他的想像，在他的物理生活中，虽只是他的知识寻求与人生创造之一不可少的佐助，然可在一高等格度上化为一创造力量，这可使这心思有体在一时期里生活于它自造的形像中，直到他们为心灵的压力所消解。凡此诸建筑，皆属更大底‘生命’建造的性质；其间他的心思，翻译一些更大底心思世界和情命世界的真实情形，译为他的物理经验的名目，扩大了，延长了，引伸到物理性以外：他以这翻译将物理底有体之情命底喜乐和情命底悲苦，传达为超物理底境况，其间他们有一更大底范畴，充实性，和经久性。这些创造性底环境因此必加考虑到了，只若它们有任何超物理底居处，为存在的情命界或低等心思界的附属区域。

但是，也有真正情命底一些世界，——宇宙底‘生命’原则之原始构造，组织了的发展，本土底寓居，即宇宙底情命之‘灵’（Ani — ma），在其自有的原野和自体的本性中活动着。在他的一生到一生的旅行中，他可能在那里被稽留一时期，为那些形成他的世间生存之一些主要是属情命性格的势力所拘，——因为这些势力皆情命世界所固有，而她们把持了他，可能在他们的本土中拘留他一时期：他可能为那所摄持，甚至在物理有体中也摄持他的。心灵之在诸附庸区域或在其自体的构造中的寓居，只可能是一过渡阶段，知觉性在从其物理境界度到超物理境界的过程中的；它必须从这些构架，度到超物理底‘自然’之真世界中。它或者可立刻进到另一生命的世界里，或者可起初当作一过渡阶段，居留于某微妙物理经验的区域里，其周遭可能是其物理底生活环境之引伸，但是在较自由底情况中，固有于一较微妙底中介体的，且在心思或生命的某种较快乐底完善状态中，或一较美好底身体存在里。出乎这些微妙物理底经验界和生命世界以外，也还有心思底或精神心思底诸界，心灵在一生与一生之间可能进去，且在其中过进其长程；但似乎不会知觉地生活其中，倘若他在此生未曾有一充分底心思底或心灵底发展。因为这些水平，寻常必是进化着的有体在诸生之间所能人居的最高虚，由于凡人在有体的阶梯上尚未踏出心思底一级，必不能升到任何超心思底或高上心思底境界；或者，设若他竟已发展到能越过心思水平而达到那么高了，则或者他又不能转回，只若物理底进化在世间尚未发展出在‘物质’中的一高上心思或超心思底生命组织。

但是，纵使如此，心思底一些世界，不像是死后旅程的最后正常阶段；因为人不是全属心思的；是心灵，这性灵体，而不是心思，乃是死与生之同

的旅客；心思底有体，只是其自我表现的形相中之一主管原素。然则对纯粹性灵底存在界，必有一最后底归宿，心灵居其间以待重生；在那里它可同化她的过去底经验和生命的能力，且准备他的将来。寻常平凡发展了的人，已升到有充足底心思能力的，可希望其依次经过凡此诸界，微妙物理界，情命界和心思界，以达到他的性灵底居所。在每一阶段上，他将销尽且除去已形成的人格建造之余分，暂时底和外表底，属于过去一生的；他将蜕卸他的心思躯壳和生命躯壳，一如他已蜕去他的身体躯壳；但是他的人格及其心思底，情命底，和身体底经验之真元，将存留于潜在底记忆中，或当作为将来的一动力底能性。但是设若心思的发展不充分，则可能他不能知觉地出乎情命水平以外，于是这有体或则会从那里退堕，从它的情命底诸天堂或诸监狱回到世间，或者，可较属一致地说，立刻进入一种性灵底同化睡眠中，与死后到出生的期间同久；在最高诸界中醒觉，某种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凡此皆是一机动底盖然之事，而那，虽在实际上齐于一需要，虽以某些潜意识的经验上的事实得到辩认，然究竟对于推理的心思，在其本身亦不甚成为定论。我们应当问，是否有这些生生间之间断期的任何更多底真本需要，或至少有如此大底一机动权能的需要，以致可达到一无可辩驳的结论。我们可发现有一这样底需要，在高等诸界所作于土地进化中的那决定着的一部分事上，也在其所造成的他们和造化着的心灵知觉性的关系中。我们的发展，大多以他们的在此土地界上的优胜底却是隐秘底作用而成。一切皆包含于无心知者或下心知者中，但皆在潜能性里；是自上而下的作用，乃帮助迫促其出现。那作用的继续是需要的，以形成且决定我们的进化在物质自然中所取的心思底和情命底形式之进步；因为这些进步底连动不能发展她们的充分底动量，或充分发挥它们的附带作用，以对抗一无心知底或情性底和无明底物质‘自然’，除非由一恒常底虽是暗中底归返，回依于与她们自体的性格相同的高等超物理底力量。这返归，这秘密联盟的作用，主要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体中进行，不在表面上：是从那里，我俩的知觉性的活动权能出现，而凡它所实践的一切，他又经常送回到潜意识体，以备储藏，以备后下发展而再现于更强底形式里。这一交互作用，我们的更大底隐藏了的有体，与我们的表面人格交相为用，乃是在人中的迅速发展的主要秘密，一旦人已度出了淹没于‘物质’中的‘心思’的低等诸阶段以后。

这归返，必在出生前之中间期仍然继续着；因为一新底出生，一新生命，不是取起刚在过去一生发展停止之处而继续之，它不徒然是重复和接续我们过去的表面人格和本性的形成。在旧底性格和动机上，有一番同化，抛弃，和重新整理，有于过去底发展的一番新布置，有为了将来的用处的一番选择，倘若不这么作，则新底发端不会有结果，或推动进化向前。因为每一出生是一新底发端；她诚然是从过去而发展，但不是其机械底继续：再生不是一恒常底反复，而是一前进，他是进化程序的一机巧。这重新整理的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抛弃过去底人格的强烈震动，只能成就于耗尽从前底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动机之推力于死后，而这内中底解放或负累之减轻，又必进行于那些应当抛弃或否则加以处理的动机之本界上，那些自体便属那种性质的界上；因为只是在那里，心灵乃能继续其所应当耗尽的活动，所应当从知觉性排除的活动，然后能进到一新底形成。也有可能的，统一底积标准备，新生命的性格，皆由心灵自身作出而且决定，在他的本土寓居之退处中，是性灵休息的一界，他在其中将一切摄斂入自体，等候他在进化中的新时期。这意

义将是心灵的一过程，进步地经过微妙物理底，情命底，和心思底诸世界，直到性灵的住所，他将从那里再回到世间巡礼。在世间收集且发展这么准备了材料，在土地生命中将其作发，将是这间生期的归回的后果，而新底出生，则为其后下底活动的原野，具于形体中的‘精神’之进化的一新阶段或螺旋纹。

因为，时常我们说起心灵在土地上依次发皇了身体底，情命底，心思底，精神底有体，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他创造了他们，而她们没有先前底存在，相反的，她所作的是显示他的精神整元体的这些原则，在一物理底‘自然’所加的条件下；这显示取了一前方底人格框架的形式，道是内中自我的一翻译，译入物理底存在之诸多项目和可能性。事实上我们必须采纳古代理念，谓人在他内中不但有一身体底心灵或‘补鲁丽’，具有其所属的本性，亦且有一情命底，一心思底，一性灵底，一超心思底，一至上精神底有体；而且，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她们的更大底当体或力量，是暗藏于他的潜意识部分中，或潜在而未形成放他的超心知底部分中。他得在他的活动知觉性中将他们发布出来，在它的知识中对它们醒觉。但是他的有体的这些权能的每一个，与其自有的正当存在界相关系，而且一切的根本皆在那里。是经过它们，乃有此有体之潜意识底归返，返于自上而下的形成着的势力，一种归向，当我们发展时可愈变愈明觉的。然则是合逻辑的，一生与一生间之归宿，我们在此世出生的这性质及其进化底目标和程序所需要的，必是按照她们的权能在我们的知觉底进化中之发展了。那种归回的环境和阶段，必然是复杂底，非如流俗宗教所想像的那磨属粗鲁和明白简单底性格：但在其本身，可承认其为身体中的心灵生命的正本初原和自性的一必有底后果。一切皆是一紧密织成的网，一进化和一交互作用，其联系是一‘知觉底力量’所铸成的，遵循他自体的动机的真理，按照了‘无限者’的这些有限工事之一机动底理则。

倘若这再生和心灵之暂时经过其他存在诸界的观念是正确底，则再生与身后生命，两皆擅有另一意义了，并于久已流行的关于转世和死后居于我们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信仰所加于他们的色彩。转世，通常是假定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精神底需要，一方面是宇宙正义和伦理训练。心灵，——在这观念下或为了这目的，是假定有一真实底个体存在的，——在世间是欲望与无明的结果；她应留居世间，或应常常回到世间，时若长此他尚未厌倦于欲望，未觉到其无明的这事实，未悟到真底明。这欲望强迫它常是回到一新身体；它必常是随着这有生的转轮，直到它得到启明且解脱了。虽然，他也不常留在土地上，而是流转于人世和天上地下诸世界之间，在其中销尽了它所储存的功德或非功德，由于他所犯的罪或所行的善而积下的，于是回到世间，或回到某种土地上的身体，有时为人，有时为动物，有时甚至是植物。这新底投生转世的性质及其幸运，皆机械自动地为心灵的过去底作为，‘业’（Karma），所决定；倘若过去行为的总和是好底，则出生是在高等形体中，生活则快乐或成功或说不出的那么幸福；不好底呢，‘自然’的一低等形体便安寓我们了，或者，倘若是人身，生活便不快乐，不成功，充满了更苦和不幸。倘若我们过去的作为和德行是混杂底，那么，‘自然’，像一个精明底会计师，一随我们从前的操行的格调和价值，给我们一分配得很好的报酬，交杂了的苦与乐，成与败，最稀罕底幸运，和最残酷底不幸。同时已往一生

中一过强底意志或欲望，也可能决定我们的转生。‘自然’的这些报酬，总是有其数学底一面，因为已假定是我们得受到我们的恶行的精确底惩罚，我们所曾作出的或施使的，那复制或等数便要回到我们，或使我们遭受；牙还牙的钱面无私的律则，便是‘羯摩法’的寻常原则：因为这‘法’是一个打算盘的算师，又是一个法官，有他的惩罚条例，以惩办久已过去的罪恶和善行。还有可注意的，是在这系统上于罪恶和善德有一双重底惩罚，也有一双重底报偿；因为罪人是先得在地狱中受苦难，此后为了同是那些罪恶而再生世间受苦，而正人或清教徒，则得到天上底快乐的报偿，此后又为了同是那些美德与善行在一新底世间生存中享乐。

这些皆是很概括底通俗说法，对哲学推理未曾提出任何根据，对人生真谛的寻求，没有给出答案。一浩大底世界体系，只当作一方便而存在，为的是无尽地在一‘无明’之轮上旋转，无有了结，除了有一最后底机会从之出离，这，不是一有何真实存在的理由的世界。一个世界，只用作一个犯罪与为善的学校，成于一奖赏和鞭笞的组织，这对我们的智慧没有作什麼更佳底诉予。我们内中的心灵或精神，倘若他是神圣底，永生底或天上底，不能单是被送到世间进学校，为了受这种朴拙和原始底道德教育；倘若他进入‘无明’里，那必是因为有某个更大底原则或可能性，属于他自体的，应当经过“无明”而作出的。倘若，另一方面，他是发自‘无限者’的一有体，为了某个宇宙底目的投入了‘物质’的黑暗中，在其中生长到自我之明，则他在世间的生命和那生命的意义，必不止是像一儿童受爱抚又受笞罚以走上正路。这必然是一生长，从一所擅得的无明长出，生长到他自体的充分精神体格，终于进到一永生底知觉性，知识，气力，美，神圣底纯洁性与权能。对这么一种精神生长，这‘羯摩’规律是太属儿戏了。纵使心灵是一个什么造成的事物，一幼稚之物，应当从‘自然’学习，生长到永生，则也必由一较大底生长律则，而不由某种原始和野蛮底正道之神圣法典。这‘业’的理念，是人类情命心思的较小底部分所造，关注到其生命的微小律则，及其欲望与忧与喜，而建树它们的微弱标准为宇宙的大法和目标。这些意念是不能为思惟心所接受的，她们太明显有为我们人类无明所裁成的一造作的标志。

但同此一解答可能升到一高等理智水平，使之更可称赞，且加之以一宇宙原则的色彩。因为，最初，这可基於一颠扑不破的立场，即‘自然’中之一切能力，必有其自然底后果；倘若何者在如今这一生没有可见的结果，很可能只是那生发稽迟了，不是永远珍藏了。每人收获他的工作和行事之后果，他的本性的能力所发出的果报，那些在今生未显出的，必保留到后下一生。是真的，个人的行为和能力的结果，可能不归到他自己而归到旁人，当他逝去以后；因为那是我们见到时常发生的，——诚然也在人的在世时发生，他的能力的成果，被旁人收获去了；但这是因为在‘自然’中，生命有其共同性与连续性，而个人，纵使这么志原着，也不能完全单为自己而生活。但是，设若有他自己的生命的连续，由于个人之再生，不单是有群众生命和宇宙生命的延续性，设若他有一永远发展着的自我，本性，和经验，那么，在他也一样，他的能力的工事不应突被割断，而应有其后效，在他的继续底发展着的存在中某时。人的有体，本性，生活环境，皆是他自己的内中和外间活动的结果，不是什么偶然之事和不可解的事：他便是他造成他自己的什么；过去底人，是现在底人之父，现在底人，又是将来底人之父。每人收获他所种的；从他所为者，他得到利益。以他所作者，他受到忧患。这便是‘自然能

力’的工作、‘行业’、‘羯摩’的串练和法律。这便给我们的生存，本性，操行，作为的全部力量以一种意义，为其他人生理论所没有的。明显的，是在这原则上，一人过去底和现在底‘羯摩’，必然决定他的将来出生，与其遭际及其环境：因为这些也应是他的能力之果：凡他过去之是什么，之所为，必然是他现在之是什么和所经验者的创造者，而现在之是他者的一切，与他正作的一切，必然是他之将是什么与将来所经验者的创造者。人是他自己的创造主；他也是他的命运的创造主。凡此一切像这样推说也全然合理，无可非难，而‘羯摩’的法律，可认为一事实，宇宙机械的部分；因为这是如此明显——一旦已承认有再生，——竟至实际无可辩驳。

虽然，对这第一主论有两条附加，皆较为不普通，不甚可信，且带来了可疑之色；因为她们虽可能是部分真实，他们皆言之太过，造成一错误之见，因为她们皆表为‘羯摩’的全部意义。第一是，能力的性质如此，则结果的性质必如此，——善必带来善果，恶必招致恶果；第二是，‘羯摩’的一字真言是‘正义’，因此善行必生快乐与幸运之果，恶业必生发愁，苦难，与不幸之实。既是必有一宇宙底正义，在观察着，在某方式上管制着‘自然’在人生中的直接底可见的施为，但对我们在如我们所见的人生事实中非显了，则她必然在她的未为我们所见到的全般处理中，是存在而且明显底；他必然是那微妙底几乎不可见的、但坚牢而且强有力的一条秘密线，束起她于她的创造者之否则为散漫底处理之细微末节。倘若同为什磨唯独行为，唯独善事或恶事当有一结果，则可以让步说善或恶底思想，感情，行为，皆有其相应底结果，然行为既是人生的较大部分，和人的有体的价值的试验与表呈了的权能，又由于人也不能常于他的思想与感情负责，因其常是非自原的，但他是且应当是于他的行为负责，因为行为任他选择，则主要是他的行为乃造成他的命运；凡其所作之业，皆是他的有体和他的将来的主要底或最有力的决定者。这便是‘羯摩’的全部法律。

但是我们首先得注意到，‘羯摩’的一条链子或法律，只是一外间底机械，不能提举到一更大底位置，视为宇宙的生命工事的唯一和绝对底决定者，除非宇宙本身，在性格上也全般是机械底。诚然有很多人以为一切皆是‘法律’与‘程序’，在宇宙中或宇宙后没有知觉底‘有体’或‘意志’；倘是如此，这里便有一‘法律’和‘程序’，可满足我们的人类理智，和我们的公道与正义的心思底标准，他有工事上的数学底精确性与一完善底对称的美与真。但‘法律’与‘程序’不便是一切，还有‘有体’与‘知觉性’；事物中不但有一机械，亦且有一‘精神’，不但有‘自然’和宇宙法律，亦且有一宇宙底‘精神’，不但有心思与生命与身体的一程序，亦且有自然所造物中之心灵。倘若不是如此，则亦不会有心灵之再生，也不会有‘羯摩’，法律的施行原地。但设若我们的有体的基本真理是精神底而不是机械底，则必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心灵，乃基本决定着自身的进化，而‘羯摩’法律，只能是为那目的而用的一些程序之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自我’，必然大于其‘羯摩’。有‘法律’，但也有精神底自由。‘法律’与‘程序’皆是我们的存在的一方面，他们只是统治我们的外在底心思，生命，和身体，因为这些皆大多服属于‘自然’的机械性。但甚至在这里，她们的机械底权能，只在身体和‘物质’上是绝对底；因为时若‘生命’的现相来了，则‘法律’变到更复杂，较宽和，“程序”亦变到更粘柔，较少机械性，而时若‘心思’以其微妙性参入了，则更是如此。一内中底自由已开始干预，而且，若

我们愈进到内中，则心灵的选择的权能也增上地愈加感到了：因为‘自性’（Prakriti）乃法律与程序之场，而心灵（Purusha），乃是批准者（anumanta），纵使寻常他宁愿居为见证者，让批准自动，他也能是，倘若他原意，它的本性的主宰，‘自在主’（Ishwara）。

这是不可想像的，说内中底‘精神’是‘羯摩’手中的一架自动机器，是其过去底行业的在这一生中的奴隶；真理应非如此残酷，当是比较粘柔。倘若某种分量的过去底‘羯摩’的结果表呈于今生中，这必是得了性灵体的同意，他居临于他的世同经验的这新形成之上，不但顺从一外在底强迫程序，亦且依顺一秘密底‘意志’和‘嚮导’。那秘密‘意志’不是机械底，却是精神底，引导来自一‘智慧’，这可运用一些机械程序，但不是服属于他们。自我表现和经验，皆是心灵以出生于一身体中所寻求的；凡为此生之自我表现和经验所需要者，不论其参预是当作过去诸生世的一后果，或当作结果之一自由选择或继续，或当作一新底发展，凡为将来的创造之手段者，那必然会表呈了：因为原则不是作出‘法律’的一机械性，而是经过宇宙底经验以发展自性，以使他终于生长而出离‘无明’。然则必定是有两个原素，‘羯摩’当作一工具，但还有内中底秘密‘知觉性’与‘意志’，以心思，生命，和身体而工作，当作用此工具者。命运，无论是机械底，或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的制作的一链条，只是存在的一个因素：‘有体’与其知觉性及其意志，皆是一又更重要底因素。在印度的星命术中，它视一切生活环境皆为‘羯摩’，大致皆已前定或指示于群星的图表，也仍留有余地，留给了有体的能力或力量，他能够改变或删去一部分或大部分那么注定的，或甚至抹去一切，除了‘羯摩’的最迫切和强大底束缚。这是这平衡的一合理底说法：但又在这计算上当加进这事实，即命运不是简单而是复杂底；命运束缚我们的物理生存体，只若或只到那地步，一更大底法律尚未参预。行业属于我们的物理部分，他是我们的有体之物理作品；但在我们的外表之后，有一更自由底‘生命’权能，一更自由底‘心思’权能，他有另外一种能力，能创造另一命运，将其介入以修改那原本方案，而当心灵与自我出现时，当我们知觉地成为精神人物了，那变易能删除或整个重新书出我们的物理命运的代表。然则‘羯摩’，——或至少是任何机械底‘羯摩’法律，——不能承认其为环境的唯一决定者，和我们的再生和我们将来底进化之全部机械。

但这不是一切；因为这‘法律’之说，错在过度简单化，和武断选择一有限底原则。作为，是有体的能力之一结果，但这能力不止是单独一种。‘精神’的‘知觉性·力量’，自体显示于多种能力：有心思的内中活动，有生命的活动，欲望，热情，行动，性格的，有诸识和身体的活动，有向真理与知识的追求，美的追求，伦理底善或恶的追求，权力，爱，喜，乐，幸运，成功，愉快，种种人生满足，人生扩大的追求，个人底或集体底目的之追求，健康，气力，能量，身体的满足之追求。凡此，作成了人生中‘精神’的多方面的行为和多式多种的经验之一异常复杂底总和，而且其特殊性不能搁置一边，偏袒单是一个原则，也不能锤锻为单独一二元日善与恶的这么多段片；伦理，人类道德标准的保持，因此不能是宇宙大“法”的唯一要务，或决定‘羯摩’工事的独一原则。倘若这是真的，发出的能力的性质，必然决定结果或成作的性质，则凡此能力的性质中的分别皆应计到，每个皆必有其正当底后果。一种寻求真理與知识的能力，其自然底成作，——倘若原意说，其报酬或补偿，——必然是到真理的生长，和知识的增加。一能力而用之于虚

伪，必结果出本性中虚伪的增长，‘无明’中的更深底沦没。一追求美的能力，其成作必是美的意识，美的享受的增加，或者，若是那么引导了，导致人生与自然的美与和谐的增上。对身体的健康，气力，和能量的追求，应造成一强人，一成功底体育家。发出一能力以追求伦理底善，其成作或报酬或补偿必然是美德的增进，道德底生长的快乐，或一简单和自然底善之阳光底幸福与安定与纯洁，而相反对的种种能力之惩罚，将是更深沦陷于恶，一更大底乖戾，和本性的颠倒，而且，在过度的场合，会是一巨大底精神毁灭（mahati vinastih）。一种能力发施了，求权能，或为了其他情命目的，必然导致主管这些结果的能量的增加，或导致生命气力的发展和盛大。这是‘自然’中的事物的寻常安排，而且，若求正义于‘自然’，这正是正义，能力和能量之发出，必在其自类中得到其适合底回应。她规定赛跑中的奖必给予最快者，战争中之胜利给予勇敢者，强健者，和能干者，知识的报酬给予能干底智士和勤恳底寻求者：这些事物她不曾给予那良善底人，为懒惰或懦弱或无能或愚钝者，徒然因为他是公正或可敬；设若他贪图这些其他底生命权能，他必须使自己合格，发施那项正当能力。设若‘自然’不这么作，则可诋毁她曰不公了；没有理由说她在一种完全正常而且正常底安排上不公，或要求她改正将来一生的平衡，使善人为了他的美德自然得到报酬，居高位或有一笔银行的大存款，或一愉快，安逸，得法底生活。那不能是再生的意姜，或‘羯摩’的一宇宙法律的充分基础。

诚然，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大底原素我们称之日幸运或运气者，这常挫折了我们求结果的努力，或不努力而颁发奖品，或给予一较低等底能力以奖品：这‘命运’的狡猾的秘密原因，——或种种原因，因为‘幸运’的根本是多种底，——无疑是必部分求之於我们的隐退了过去的；但很难接受这简单底解答，说好运气是过去中已遗忘的善行之一报酬，坏运气是一罪恶的报应。倘我们见到善人在此世受苦，很难相信这美德的典型人物，在过去生世是一痞棍，而且甚至在一新生至于可作楷模的转变之后，尚在还他所作的恶事之债；我们又不容易假定倘恶人是胜利了，必在过去生世中他是一圣人，却突然作了一错误转向，然仍在领取他的过去底善行的奖金。一生到一生的这种全般转变是可能底，虽不像是会常有，但在这新底相反底人格上配上一套记者的报酬和惩罚，看来像是一无目的且纯属机械底办法。这以及许多其他困难皆可生起，而这同在关系的太简单底逻辑，不是像其所自许的那么坚强；‘羯摩’的报应这理念作为人生和‘自然’的不公道的补偿，是这理论的一薄弱基础，因其标出一浅薄和庸泛底人类感受和标准，视为宇宙‘法律’的意义，且是托基於一不健全底推理上；‘羯摩’的法律，应该有其他更坚固底基础。

这里，也像很寻常一样，错误源於我们用一我们人类心思所创造的标准，勉强加到宇宙‘智慧’的更大，更自由，更概括底方案上。在归到‘羯摩’法律的作用中，从‘自然’所创造的许多价值中选出了两种，即道德底善与恶，罪与功，和情命物理底善与恶，外间底快乐和痛苦，外间底幸运或不幸，而且假定了其间必有一等式，这一个必然是那一个的赏或罚，其所得到的在‘自然’的秘密公道中的最后裁判。这同等位列显然是成於我们的诸体中一共通底情命物理底欲望的观点：因为快乐和幸运，乃我们的情命体的最低部分所极欲望的，痛苦和不幸，乃其所极憎恨和畏惧的，时当他接受对他的道德要求，要克制他的偏向，要自我禁制、不为恶，要自我努力、超於



为善，则她进行要打一合同了，要建立一宇宙底‘法律’，渲将赔偿她的辛勤底自我勉励，且以对于惩罚的畏惧帮助他不离开他的自我否定的很难底路。但是真守道德的人，不需要一赏与罚的规则以走上善道和离开恶道；善德於他便是他自身的报酬，恶也带来了其在自身的惩罚，在他之遭到从他自己的本性堕落：这乃是真底伦理准则。反之，一系赏罚规条，立刻贬低了善的伦理价值，化美德为自私，成了一自私自利底商业上的讨价还价，一正当底禁制为恶的动机，被一卑下底动机代替了。人类建立了赏罚规则，当作一社会底需要，所以制止对团体有损的行为，鼓励对之有帮助的；但建立这人事的机巧为一宇宙‘自然’的通则，或一无上‘有体’的法律，或存在的至上法律，则是一价值可疑的辩法。这是人道底，但也是幼稚底，以我们自己的‘无明’之薄弱和狭隘底标准，加到宇宙‘自然’的更广大更复杂底工事上，或加到‘至智’或‘至善’的作为上，这作为是吸引或提举我们归到他自体，用了一种精神权能，经过我们的内中有体在我们自己中间缓缓施为，而不是用一种引诱和强迫的法律加到我们外在底情命自性上。倘若心里是正经过一进化，由於一多方面底复杂底经验，则任何‘羯摩’或返於作为与发施‘能力’的法律，如要合上那经验，应当也是复杂底，不能是一简单底细小底编组，或在其施行上是严格底，一偏底。

同时，一局部底事实上的真理，然不是基本底或普通底原则的真理，可承认这一说上有；因为能力的作用的路线虽皆是分明而且独立底，她们也能共同发生作用而且在彼此上互生作用，虽不由任何严格规定的相应律则。可能的，在‘自然’的报施的整个方法上，可参入了一线联系或毋宁是一线交互作用，在情命物理底善恶与道德底善恶之间，一有限底相应和交会点，介於分歧底二元性之间，而不至于不可分离的联属。我们自己的种种不相同底能力，欲望，运动，在其工事上皆是混合的，可能发生一混合底结果：我们的情命部分，不要求实质底和外在底报酬，报偿美德，知识，每个智识底，美底，道德底，或身体底努力；他坚信罪恶的惩罚，甚至无知的惩罚，这或创造或否则回答一相应底宇宙作用；因为‘自然’以尾我们之是我们这样，到相当限度也以她的运动应合我们的需要或对她的要求。倘若我们承认有不可见的‘力量’加放我们的作为，也可能有‘生命自然’中的不可见的‘力量’，属于‘知觉性·力量’的同此一界，如我们的有体的这一部分所属的，是一些‘力量’，按照同一方案或同一机能动机而运行，有如我们的低等情命自性。时常可能见到的，时若一自我拥護底情命底自私性一往直前，毫无顾忌或迟疑，践踏路上一切反对她的意志或欲望的，则他激起对他本身的一聚反动，在人中的不安，反抗，憎恨的回应，在当时或后下有其结果的，以及宇宙‘自然’中的更可怖的相反底封抗。那好像是‘自然’的耐性，她封被利用的同意，皆已销竭了；正是雄强底情命人物的私我所把持的且屈从他的用处的那些力量叛变了，与起而反对他，那些他所践踏的皆起来了，得到了权力打倒他；‘人’的无忌惮底情命力量，打到‘必需’的宝座上而碰碎了，或说‘惩罚’的蹇足终于追上了成功底犯人。这对他的能力的反对，可在另一生而非一时加到他，可能是后果的负担，当他回到这些‘力量’的原地所负起的：这可能发生在一小限度亦如在一大范围上，在他的微小错误亦如在这些大事例上。因为原则是同一个；我们中同的心思体，以误用力量而求成功，为‘自然’所许，但终于对之反动了，便得到反对底报复，在失败與痛苦與无成的相状下。但推行这一微小底因与果的线索，推到一不可变移

的绝对‘法律’的格位，或一无上‘有体’的整个宇宙行为律，则是无效底；这些皆属于一中间界，介於最内中底或至上底事物之‘真理’、与物质‘自然’之无偏性之间。

无论怎样，‘自然’的反应在真元上非意在於赏或罚；那不是他们的基本价值，毋宁可说是自然底关系之一内在价值，至若其影响精神进化，则是在心灵的宇宙训练中之经验教训之一价值。设若我们觸火，他便灼伤，但在这因果关系中没有惩罚的原则，这是一关系的教训，一经验的教训；这样在‘自然’和我们的一切交涉中，有事物之一关系，也有一相应底经验之教训。宇宙底‘能力’的作用是複雜底，同样一些‘力量’，可随环境不同而以不同底方式作为，可随有体之需要，可随宇宙底‘性能’在其作用中之原旨而異；我们的生命不单是受到其自有的能力之影响，也受到他人的能力的和宇宙底种种‘力量’之影响，而且凡此浩大底交互底活动，在其结果上皆不能单独取決於一个因素，即一个统治一切的道德律，及其无外地尊重人类个人的功与过，罪恶与善德。同然，幸运与恶运，快乐与痛苦，安豫與患难与灾祸，也不能认为其所以存在，徒然是焉了对此自然有体在其善恶的抉择上的激动与抑过。是为了经验，是焉了个人的生长，心灵乃入乎重生；喜与忧，痛苦与患难，幸运和不幸运，皆是那经验的部分，那生长的手段：甚且心灵可自动选择或接受贫穷，不幸，和患难，以为有助放他的生长，可刺激起迅速底发展，而拒绝财富典繁荣與成功，以为危险，且可导致精神底努力之懈

。快乐与成功带来快乐，无疑是人类的合法的要求；这是‘生命’与‘物质’的一企图，要得到幸福的一粗疏形相或淡色反映：但是一浅薄底快乐和物质上的成功，无论於我们的情命本性为多么可欲，皆不是我们的生存的主要目的；倘若那便是原旨呢，则生命在宇宙底事物秩序上必会另外拾怎样安排了。重生的环境的一切秘密，皆以心灵之唯一主体需要为中心，心灵需要生长，心灵需要经验；那便统治了他的进化的路线，其余一切皆属附庸。宇宙底存在，不是一广泛正义的浩大行政系统，以一赏与罚的宇宙‘法律’为其机械，或一神圣底‘立法者’和‘裁判官’坐在中央。他在我们看去起初是‘自然’的能力的一伟大底自动运动，在其中出现一知觉性的自我发展着的运动，因此是‘精神’的一运动，在‘自然’的能力之动展中作发她自体。重生的轮转便在此动展中运行，而在那轮转中，心灵，造性灵体，为他自体准备着，——或者‘神圣智慧，或宇宙底‘知觉性·力量’替他准备，且经过她的作为，——凡在其进化的下一步所需要者，下一个人格的形成，将来底必要底经验之结集，即恒常从过去，现在，未来底能力之继续川流中所组织所供给的经验，为了‘精神’的每次向前或向后的新底一步，或仍是在一圆圈中的，但常是道有体的生长中的一步，进向其命定底在‘自然’中的自我舒展。

这又引导我们到再生之普通概念的另一原素，不能接受的，因其明显是物理心思的一错误，——谓心灵本身是一有限底人格，从一生到另一生常存而不变。这心灵和人格的太简单且浅薄底理念，生自物理心思之不能望到在这单一存在中的他的明显底自我形成以外。在其概念中，蒋世而还生的，不但只应是同此精神有体，同此性灵元体，亦且应是自性的同此一形成，在过去一生中寓居於身体中的；身体改变了，环境皆不同了，但有体的形式，心思，性格，风度，气质，倾向皆同：约翰斯密司在他的新生命中，是同此一约翰斯密司在他上一趟的转世中。倘若竟是那样的呢，则重生不会有任何精

神底用虚或意义；因为那只会同此一微小人格的重复，同此一微小底心思底和情命底形成，直到‘时间’之终尽。为了具於身形中之有体的生长，生长到他的真实性之圆满局度，不但一新底经验，亦且一新底人格为必不可少；重复同一人格能是有益，只倘若在其经验的形成中有什么未尝完全，而需要在自我的同一间架上作出，在此同一心思的建筑中，具有同此形成了的能力之量。但寻常这会是十分可厌的，为约翰斯密司的心灵者，不能得到什么益处，或圆成他自体，倘永远仍其为约翰斯密司，他不能成其生长或臻於完善，倘永远重复着同此性格，兴趣，职业，内中和外运动的这些样式；那会不是一进化，只会是一永恒底重複之无意义底继续。我们对我们现在的人格底粘執，要求这种继续，这一重複；约翰斯密司要永远是约翰斯密司：但这要求明显是愚痴底，而且，若加以满足呢，那会是使之空勞失望，不会是一圆成。唯独是由外在自我之一转变，本性的一恒常底进步，在精神中的一生长，我们乃能认我们的生存为有正当理由。

人格，只是一暂时底心思，情命，身体的形成，为真底‘人’这有体，性灵元，所发布於外表的，——他不是在其畏住之真实性中的自我。每趟回到世间，这‘人’，这‘补鲁丽’，作出一新形成，作成一新底个人底量子，合乎一新底经验，其有体的一新底生长的。时若其从身体蜕出，他仍在一些时候保持此同一情命底和心思底形式，但这些形式或殼子消溶，所存留者，只是过去的量子的真元原素，有些将用於、有些可不必用放下一趟转生的。过去人格的真元形式，可存为多原素中之一，同此一‘人’的多人格之一，但在背景上，在表面底心思，生命，身体的障幕之后的潜意识中，从那里乃奉献出凡於此新形成所需要於他自体的；但这本身不会是整个形成，或从新建旧底本性的典型不变。甚至可能是，新量子或有体的新构架，将表现一甚相反对的性格和气质，甚不同底能量，甚相到底倾向；因焉暗涵底潜能，可已准备出现了，或者，某个什么已动作然正萌芽，可能在前一生被抑遏了，那是应当发舒的，但是给保留下来，等待本性的诸多可能性的从来一更适宜底结合。诚然，全部过去皆在那里，具备了加速底动力和潜能以作出将来的形成，但不是全皆现前而活动。若是过去已存在且可利用的形成之种类愈多，经验的集合构筑愈加丰富且多方多式，则他们能为知识，权能，作为，性格，对世界的反应的能量之真元结果愈大，可发皇且和叶入新生中，若其心思底，情命底，微妙生理底障蔽了的许多人格，所以结合而增量表面上的新人格者，愈是繁多，则那新人格将是愈大，愈豐硕，愈近放可能底移易，出离进化的已完结的心思阶段，入乎其以外的什么。这样复杂且集多个人格於一人，可能是个人的进化之非常前进了的阶段的表相，时若已有一强健底中枢有体将一切收聚，从事於本性的全部多方面底和谐與统一。但这么对过去的丰富采纳，不会是人底重复；他将是一新底形成與伟大底成全。不是当作一不变易的人格之坚住底更新或延长的机巧，而重生存在，她是当作精神有体在‘自然’中的进化之一手段而存在。

这立刻变到明显了，在重生这方案中，心思所加於过去诸生的虚伪重要性，全般消失了。诚然，设若重生是为一系赏罚条例所统治，设若生命的全部原旨是要教训此形体中的精神要为善，要守道德，——假定那便是颁发‘羯摩’的本意，而不是像其在此表呈中造檬，为一机械底偿还和报应的法律，没有什么改造的意义或目的，——则明是在对心思之新生转世上不许其有一切於其过去诸生世和行为的记忆，必为一大愚蠢且不公道了。因为这从新生

者夺去了一切机会，证验他为何被奖赏或被惩罚，或从为善之有益、与为恶之有害、所担保给他或加罚於他的教训上得到任何益处。甚且，人生既常是好像教他正相反的一课，——因为他见到善人因其善德而受苦。恶人以其恶行而繁荣，——他毋宁会作结论於这颠倒底义度中了，因为他没有一确定底和恒常底经验的结果之记忆，教示他善人之受苦是由於他过去的恶业，而罪人的安富是由於他过去的美德的光荣，所以为善是长算上的最好策略，在任何合理且明智底心灵之人乎‘自然’的这规制上。可以说，内中底性灵体是记得的；但这种秘密记忆似乎在外表上没有多少效果或价值。或者，可以说他在出离身体之后，回头且同化其经验时，证悟曾所发生的事，学到了他的教训：但是这中段底记忆，不怎样显然於下一生中有助；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坚持於犯罪和错误，不表示任何分明底徵相，已受到过去底经验的教训之益。

但是，假定由一发展着的宇宙经验而恒常发展有体、便是意义，建立一新人格於一新生中。便是方法，则对过去一生或多生的任何坚持底或完全底记忆，可能是一锁鏈和严重底阻碍：那会是一延长舊底气质，性格，癖好的力量，一奇巨底负担，妨碍着新人格的自由发展，及其新经验的表呈。一清晰和详细底记忆，记起过去诸生世，仇恨，怨毒，执着，关系，也同等将是一累赘底妨碍；因为这会束缚这新生者於他的表面底过去之无用底重演或强迫底继续，而重大地滞礙他从精神的深处啓出新底诸多可能性。诚然，倘若对事物的一心思底学习便是这事的核心，倘若那便是我们的发展的辨法，则记忆将有大大底重要性：但发生的事是心灵人格之生长，和本性的一生畏，由於将过去底多种能力的真元结果，同化入我们的有体的本质中，作一创造性底和有功效底吸收；在这程序中，知觉底记忆不关重要。如同一树之生长，由於下心知底或无心知底同化作用，同化阳光，雨，风的作用，又吸收土壤的原素，一样的，有体之生长，由於一潜意识底或内心知底同化作用和吸收作用，同化且吸收其过去底变化之结果，且发放出其将来底变化的潜能性。那从我们夺去对过去诸生世的记忆的法律，是宇宙底‘智慧’的一法律，是有用於非无用於其进化底目的。

对过去存在无有任何记忆，是错误地且极愚昧地被取作非实有再生之证明；因为甚至在这一生中，对我们的过去也很难保持一切记忆，他们时常淡化而没入背景，或全部消失，对童年的回忆亦无存留，纵使如此，有此记忆上的一切空白，我们仍能生长而且是为我们，倘若心思甚至能於过去底事情完全失掉记忆，业其自体的认识亦忘，然仍是同此一人在此，其已失的记忆有一日可能恢复，则明显的，这么一剧烈底变化，如转移到他世界而随之以一新身体中之新生，应当正常是全部抹煞表面底或心思底记忆，可是那不会销除心灵的同一性或本性的生长。抹去表面底心思记忆是更为必然且必定了，倘若同此一人的新人格，和一新工具代替了舊工具，一新心思，一新生命，一新身体：不能希望新底腦经，在其本身附带旧腦经所保持的印象；不能传召新底生命或心思，令其保留舊心思和生命所删去的印象，皆已销融不复存在者。无疑，猶有潜意识在，他可能记得，因焉他不遭受表面底亏损；但表面底心思与潜意识底记忆断隔了，唯独潜意识底记忆还可保留过去诸生的一些明确底回情或清楚底印象。这分隔是必需底，因为新人格必建立在表面上，不知不觉地参照内中所有的什么；正如外表有体的其除一切部分一样，我们的表面人格诚然也是由自内的作用而形成的，但他對於那作用不知不觉，那对他自体好像是自我形成的，或已经作好的，或为宇宙‘自然’的某些未

得正确了解的作用所形成的。然而过去诸生的段片底回忆确实存留，纵使有了这些几乎不可逾越的阻碍；甚至还有很少几个实例，在儿童心思中有可能的精确和充分底记忆。终者，在有体的发展的某一阶段，其时内中体开始凌蕩外在体而到了前方，则过去生世的记忆有时也真出现，好像是从某沈埋层发露了，但惯常是在一种知见的形相中，知见过去诸多人格的本质与权能，於今生有体的组合中有其效果的，甚於其为事实和环境的任何精细正确底细节的形相，虽然这亦复能部分重现，或以集中而从潜意识底视见恢复，从某些秘密记忆，或从我们的内中的知觉底本质恢复。但这样细底记忆，对‘自然’，在她的正常工作中是次要底，她为此不作或只作微少底供应：她所关注的，是有体的将来底进化之形成；过去是遗置於后了，保存在障蔽之后，只用作资料的一幽暗渊源，为了现在和将来。

这‘人’和‘人格’的概念，倘若认许了，必然同时修正我们關於心灵永生的流俗理念；因焉通常我们坚持心灵的不死之存在时，意思是指一决定底不变易的人格在身死后犹存，他曾是且将是永恒仍其为同一。这便是此极不完善底膚表底一时底‘我’，显然被‘自然’看作一暂时底形式，不值得保存，而我们要求其死后犹生和永生这可骇的权利。但这要求是过奢底，不能讓许；当此一时之‘我’，值得身死后犹存，只倘若其同意改变，不复是她自己了，变为其他什么，更好，更伟大，在知识上更辉煌，更依永恒底内中美形像而模范出，更加又更加进步向秘密‘精神’的神圣性。是我们内中的那秘密底‘精神’或‘自我’的神圣性乃不可磨灭，因为他是未生而且永恒。内中的性灵元，他的代表，我们内中的精神底个人，乃是我们之为我们这‘人’；但此一时之‘我’，此一生中之‘我’，只是这内中底‘人’的一个形成，一暂时底人格：她是我们进化的转变的许多步中之一步，而且，只时若我们度越了他，更前进一步，进向知觉性和有体的一更高度而愈近了，她方作了他的真实用处。是此内中底‘人’乃在身后犹存，正如其於未生前先在；因为这恒常底死而仍存，乃是以我们的无时间性底‘精神’之永恒，译入‘时间’的名相中。

我们寻常底长生的要求，也是同样底我们的心思，生命，甚至身体的不死；身体复活的教修，证明这后一要求，——甚至这已是人类千百年的努力的根柢，要发明长生不死之药，或任何魔术，鍊丹术，或科学方术，以在物理上克服身体的死亡。但这企慕若要成功，只在放心思，生命，或身体能着上一点内寓着的‘精神’，的永生性和神圣性。有些情况是代表着内中心思底‘补鲁丽’，的外表心思人格，可能在身死后犹存。这可能发生，倘若我们的心思体变到那么雄强地在表面上个体化了，而且那么与内中心思和内中心思底‘补鲁丽’为一，同时又那么粘柔地启对‘无限者’的进步底作为，以致心灵不复需要消融旧底心思形式以创造出一新底形式以求进步。在表面上的情命体之一类似底个体化，统一，和开启，乃使我们内中的生命部分，外表情命人格代表着内中生命体，情命底‘补鲁丽’，可能同样长存。真实所发生的事，会是打破了分隔内中自我和外表底人的墙壁，而出自内中的永远底心思体和情命体，永生底性灵元之心思底和情命底代表，乃将统治生活。我们的心思本性和我们的生命本性，则将是心灵的一继续进步底表现，而不是诸多相续底形成的纠结，只在他们的真元上保留下的。那么，我们的心思人格和生命人格，将从一生到一生仍在而不消解；他们在这义度上将是永生，长留，在其同一性的意识上为相续底。这将明是心灵和心思和生命之一绝大

胜利，克服了‘无心知’与物质‘自然’之范限。

但这么一种存留，只能坚住於微妙体中；有体仍当蜕脱他的物理形式，度到其他世界，转回之时着上一新身体。醒觉了的心思底‘补鲁丽’和情命‘补鲁丽’，保存着微妙身体的心思躯壳和生命躯壳，通常皆是抛弃掉的，将以之而远到。一新生，保持一活泼底长久底意识，意识其为心思和生命的永久底有体，在过去组成了，继续到现在和未来；但是物理底存在之基础，这物质身体，虽经这一改变也不能保留。这物理体若要长存，只倘若用某些辩法，能除去其衰颓与散坏的物理底原因，同时又使她能在她的结桔和功能上变到那么粘柔且能进步，以致他能顺应由内中底‘人’的进步向他要求的每种转变，她必须能与心灵同其步武，同进以形成其自我表现底人格，其一秘密底精神底神圣性之长久展开，和缓缓底转化心思底存在焉神娶心思底或精神底存在。这三重底永生之圆成，——本性的永生，完成着“精神’的真元底永生，与性灵之长存，——可能是重生之冠顶，与一战胜的重大指示，即虽在‘物质’统治的正本基础上也征服了物质底‘无心知’与‘无明’。但真底永生仍是‘精神’的永恒性；物理底不死只能是相对底，随意可终，在世间‘精神’的胜利的一时间性底表相，胜过‘死亡’，也胜过‘物质’。

---

纵使‘科学’——物理‘科学’或玄秘‘科学’，——倘发明出身体的长生不老的必要条件或方法，而身体不能自加适应，以为成表现内中生长的一合宜底工具，则心灵仍然会找到什么办法抛弃他，进到一新底投生转世。死亡的物质底或物理底原因，皆不是其单独底或真实底原因；其真宣底最内中底理由，乃是为了一新有体的进化之精神需要。

## 第二十三章 人类与进化

一精神底进化，一知觉性在‘物质’中，恒常发展其自我形成，直到形式能启示其内寓着的‘精神’，——这，便是大地上的存在之主旨，中枢底显著动机。这主旨在开端，是被‘精神’，‘神圣真实性’之内藏於一浓厚底物质底‘无心知’中隐蔽了；一‘无心知性’的障蔽，‘物质’的无感觉性的一障蔽，藏匿了在其内中工作的宇宙底‘知觉性·力量’，以致那‘能力’，即创造的‘力量’在物理宇宙中所擅有的第一形式，在其本身也现为无心知底，可是又作着一浩大底玄秘‘智慧：的工作。这除暗底神秘底创造母，诚然终於发放出秘密底知觉性，出离其圣厚和黑暗底囚狱；但她缓缓发放，一点一点地，以至极微小底点滴，稀微底喷出，以能力典本质的，生命的·心思的微小震动底凝聚，好像那便是她可由此粗重底阻碍物，存在的一无心知底直料之钝滞吝固底中介物，所能发出的一切。起初，她寓居於‘物质’的形式中，皆是全般不知觉底，其次在活底‘物质’的装扮下而鬥进到心思性，於是不完善地在知觉底动物中过到他。这知觉性起初是胚原底，大多是一半下知觉底、或恰是知觉底本能；她缓缓发展，直到在活底‘物质’之更有组织底形式中，达到其智慧之顶点，更在‘人’中超越她自体了，——‘人’，这思想动物，发展为理智底心思人，但即算在他的最高处，也仍携带了原始动物性的模型，身体的下心知性的死沈底重量，向原始底‘惰性’与‘无知性’的下垂引力，一无心知底物质‘自性’在他的知觉底进化上的管制，其范限之权能，其很难发展的律则，其巨大底阻滞与挫折之力量。原始底‘无心知’管制从之出现的知觉性，取了一普通形式，即一心思体向知识门进，但在其自身，在似是其基本自性上是一‘无明’。虽如此被阻碍被负累了，心思底人仍要从他自己发皇出充分知觉底有体，一神圣底人道，或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超人道，为进化的下一个产品，那衍进将标志从‘无明’中之进化到‘明’中的一更伟大底进化的过程，建立且进行於‘超心知者’的光明中，不复在‘无明’与‘无心知’的黑暗中了。

‘自然’在大地上的这进化工事，从‘物质’到‘心思’而又超出其外，有一双重程序：有一物理底进化之外表可见的程序，以出生为其机械，——因为每个进化了的身体形式，安寓其已进化的知觉性权能，乃由遗传保持而继续；同时又有一心灵进化之不可见的程序，以重生於形式与知觉性的上升诸等级为其机巧。前者自身的意义中会是一宇宙底进化；因为个人会是一很快销亡的工具，而种族，一较悠久底集体表呈，乃将是宇宙‘寓居者’，普遍底‘精神’之造步底显示中的真实底一步：重生，则是个人在大地存在中的进化与任何长久底经历之必要条件。宇宙显示的每一等级，每一形式的类型之能安寓此内居着的‘精神’者，皆以重生而化为个人心灵郎性灵元体的一工具，用以愈加颖示其隐藏了的知觉性；每一生，成了胜过‘物质’之胜利的一步，由於其中知觉性之更大底进展，这终於将使‘物质’本身化为‘精神’，的充分显示之工具。

但大地上的创造的这程序和意义，在每一点上皆遭到人自己的心思中的挑战，因为进化仍是在其旅程的半途，仍是在‘无明’中，仍是在人类半开化的心思中寻求其自有的目的和意义。可能向进化论挑战，理由是他建立不充分，当作大地上存在之程序的解释则属多余，即使肯定进化，是否人有此能量，发展焉一高等进化体，还可怀疑。又是否进化已达到这地步还会更前

进，或是否一超心思底进化，一圆成了的‘真理知觉性’，一‘明’的人物，出现於大地‘自然’之基本‘无明’中全属可能，也可怀疑，另一解说，既非极因论的，亦非进化论的，可以加到‘精神’在世间的显示的工事上，然则在更加讨论以前，毋妨明瞭地将这条思路表呈，使其说可能成就的。

纵使承认创造是‘无时间底永恒者’在一‘时间永恒性’中的显示，又承认有‘知觉性’的七个等级，而且物质底‘无心知性’，是安立为‘精神’之重复上登的一个基础，更承认重生是一事实，是大地上的秩序之一部分，然而个人的一精神进化，不是任何这些认许的一个的、或甚至他们全部的、一必然底后果。对大地上的存在之精神意义及其内中程序，可能取另外一种看法。设若每个创造物是显了底‘神望存在’的一形式，每个以在其内中的精神当前的缘故，不论其在‘自然’中的现相为何，其形像或性格为何，在其自身总是神圣底。在显示的每个形式中，‘神圣者，得其存在之快乐，则亦无需在其内中有何改变或进步。任何现实化了的诸多可能性之一有秩序底展示或层级，为‘无限有体’所需要者，皆由形式之无数底变换，丰富底繁多，知觉性，自性之种种类型，如我们在我们的周遭所见到的，充分与以供应了。在创造中没有什么极因论底目的，而且也不能有，因为在‘无限者’中一切具足：‘神圣者，没有什么他需要获得的或他所缺少的；倘若有创造，有显示，则这是为了创造的、显示的快乐，不是为了任何目的。然则没有理由，要有一进化运动而有其所当达到的极顶，或一所当作发而成就的目标，或一超於究竟底圆成之政策。

事实上，我们也见到创造的原则皆是永久底和不变底：有体的每一典型，仍其为自体，也不试行亦不需要变到異於他自体；纵许有些存在的类型消逝，其他的又出生，这是因为宇宙间的‘知觉性·力量’将其生命快乐从那些灭亡者欢去了，转而为了他的喜好又创造了其他的，但每一生命的类型，当其仍在，必有其自体的模式，而且长是忠实於那模式，不论有何微小底变换；他是拘束於他自体的知觉性，不能离之而入乎其他知觉性；既为他自体的本性所限制，他不能越出那些边界而度入其他本性。设若‘无限者’的‘知觉性·力量’已显示出‘生命，於显示出‘物质’之后，又显示出‘心思’於显示出‘生命’之后，这不必然是他又当进而显示出‘超心思’为下一届大地上的创造。因为‘心思’和‘超心思’，两属於不同底半球，‘心思’属於‘无明’之低等格位，‘超心思’属於‘神圣之明’的高等格位。这世界是‘无明’的一世界，也意在只是此而已；无需立意要将上半球的权能引下到这存在的低下半球，或在其间显示出其隐藏了的当前体；因为，倘若那些权能竟全然有在於此，则也是在一幽隐而不可通达的内在性中，只是保持这创造而已，不是要圆成他。人是这无明底创造之峰顶；他已达到究极底知觉性及其所堪能的知识：设若他试更往前行，他会只在他自己的心思体的较大底圆圈上旋转。因这那是他在世间生存的弧线，一有限底回旋带着‘心思’周转：而且常是回到他的出发点；‘心思’不能出离他自体的循环，——一直线运动或进步，无限地上达，或旁入乎‘无限’，这一切理念皆是妄想。设若人的心灵要出乎人类以外，要达到或是一超心思底或是一更高底格位，则他必须出离此宇宙存在，谁到一‘福乐’与‘明’的世界或界，或入乎未显了底‘永恒者’和‘无限者’。

是真的，‘科学’如今肯定一进化底大地上的存在：但是，假使‘科学’所处理的事实皆为可靠呢，其所试作的原理皆是短命底；有些他保持了几十



年或几百年，於是又透到另一原理，事物的另一理论。这甚至在物理‘科学’也发生的，其同事实皆固定可徵，以实验可证：在心理学，——在这里是合得上的，因焉正是讨论知觉性的进化这事，——其不稳定性是更大了；他从一个理论又度到另一理论，当其第一个尚未确立；诚然，几个相衝突的理论共同维持了场面。没有什么坚固底形而上学底建筑能安立在这些移动着的流沙上。遗传，‘科学’在其上建立其生物进化的学说的，诚然是一权能，一机巧，以保持一种性的类型於不变：至若证明其也是一机巧以成其坚持底和进步底变换，便甚可疑问；其倾向是保守，倒不是进化，——她似乎难於接受‘生命力量’试欲强加於他的新性格。一切事实皆证明一个类型能在其自有的特性中转变，但没有什么可表明他能够出乎其外。也还没有真实建立猿类发展为人之说；因为倒像是有一类型似猿，但常具其自有的特性而非猿性，在其自有的本性倾向之内中发展了，变成了我们所知之人，现在这人类。甚至也还没有确立，人类的低等种族，从他们自体发展出了高尚种族；那些属於低下组织和能量的灭亡了，但没有证明他们留下了今之人类为他们的后代；但仍然，这么一种在类型中的发展是可想像的。‘自然’的进步，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心思’，这还可认许：但还没有证明‘物质’发展为‘生命’，或‘生命能力’为‘心思能力’；一切所可认许的，是‘生命’已显出放‘物质’中，‘心思’已显出於活底‘物质’中。因为没有充足底证明，任何植物种性发展为一动物存在，或任何无生命底‘物质’组织，发展为一有生命底机体。縱使此后发现了在某些化学底或其他情况下‘生命’出现了，则由此一偶合所能建立的一切，只是在某些物理环境中‘生命’显出了，不是某些化学情况展‘生命’的原素，或他的组成者，或为无生命到有生命底‘物质’的一转变之进化原因。放此亦如於馀处，有体的每一等级，以其自体且在其自体中存在，以其自有的正常能力依照其自有的性格而显了，其上或其下诸等级，皆不是其前因和后果，只是土地自然之相续格度上的等分。

设若问：凡此一切各式各样的类型和等级如何而人乎存在的，则可答曰，基本上她们是显示放‘物质’中，由於其内中的‘知觉性·力量’，由於‘真实理念’的权能之建立其自有的特著底形式和类型，为了内居着的‘精神’之宇宙存在：实际底或物理底方法可大为殊異，在各格度或等级上不同，但一系基本底相似处是有可见的；创造底‘权能’可运用不止一种而是多种程序，或发动多种力量合作。在‘物质’中，其程序是创造极微者，负荷了巨大底能力，以数量和方式而联合，又显示较大底极微在那原本基础上，又将这些粗微聚合联系，以建立可见的对象之相，地，水，矿物，金属，整个物质王国。在‘生命’中亦然，‘知觉性·力量’始於植物生命的极微形式，动物细胞的极微形式；她创造出一原始底生质而增乘之，造成活细胞为一单位，造出他种微小底生物学上的工具，如种子或基因(gene)，常用同一聚合和联系的方法，以致由一多式底施为，建成多式有生体。恒常造成类型是可见的，但那不是进化的无可疑的证明。各类型有时彼此相距遥远，有时近似，有时基本上为同一而细节上不同；一切皆是模式，而这么一种模式上的变换，有其同一底基本在全体之下，便表明一知觉底‘力量’以其自有的‘理念’在活动，以之而发皇创造的一切可能性。动物种类之出生，可始於给全体的一同样底基本胚胎底模式，在其某些系统或所有底一切系统上随之发展某些相似点，到某一阶段而止；也可能有些种性是双重性质底，两棲，介於一型

与另一型之间：但这一切不必须意味着类型是在一进化系统中一个从另一个衍出的。其他异乎遗传变换的多种力量，也活动而作成新特性的出现；有些物理力量，如食物，光线，及其他，我们还只是开始知道的；也有种种不可见的生命力量和幽深底心理力量在活动。因篇，即算在物理底进化论中，这些较微妙底权能也应加以认许的，以之解释天然淘汰；设若在某些类型中的玄秘底或下知觉底能力，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在其他类型中的，仍其不能适应因此不能生存，这分明是一表徵，表示有一异乎物理底一力量，一知觉性，一变换着的生命能力和心理在活动，以成‘自然’中的变易。其施为的方法，这问题仍是太充满了幽暗底和未知底因素，不能使放今任何可能底理论构造成为决定底。

人，是许多这么建造的类型中之一类型，大聚模式中之一模式，在此‘物质’的显示里。他是凡所创造者的一最复杂者，在知觉性的内容上最丰富，在他的建造上也最富於奇妙底机巧。他是大地上的创造之元首，但他不超出他。甚至像其他造物一样，他也有他自己的木生律则，限度，特种存在，‘自性’与‘自法’；在那些限度以内，他能伸展，发扬，但他不能出乎其外。设若有他所当达到的一完善化，这必然是他自己一类中的完善化，在他自己的有体的律则之内，——是其充类至尽，但遵守其方式和度量，不由超上。要超出他自己，生长为超人，戴上了一天神的能量和性分，则会与他的自我律则相违反，不可行也不可能。每个有体之形式和方法，自有其有体的快乐之适宜辩证法；经过心思而求为环境的主宰，利用之，享受之，如他所堪能的，乃正当是人这心思有髓的目标：但是望到这以外，追求存在的一究竟目的或目标，企慕越出道心思构架，则是加上一极因论底原素到存在中了，那在宇宙结构中是不可见的。设若一超心思底人要在大地创造中出现，则必须是一新底和独立底显示；正如‘生命’和‘心思’已在‘物质’中显示，‘超心思’也应当在那里显示，而秘密底‘知觉能力’也应为他的这能性之新等级创造其必需底模式。但在‘自然’的施为中，没有这种用意的但是，倘若原意有在於一超上创造，则必然不会是从人发展出这新等级，类型，或模式；因为在那场合，必是人类的某种族，或类别，或形铸，内中已有超人的材料，正如那奇离动物发展为人类的，内中原已有人类性质的真元原素潜在或现前：没有这种种族，类别，或典型，至多只有精神化了的心思人物，正寻求出离这大地上的创造。倘若由‘自然’的任何玄秘法律，原意在从人类发展出超心思者，则只能由少数人从这族类脱离，以成为这有体的新模式之初基。没有理由要假定全人类可能发展出这完善性；这不是一可能性，在人这造物上普通化了的。

诚然，若人在‘自然’中是从动物进化的，可是我们见到没有任何其他动物类型，表出超越其自体的进化之任何迹象；设若在动物王国中曾有此进化底迫力，则一旦在其目的已达即人类出现后随即销沈止寂：同然，设若在进化中有此一步的任何这种迫促，要求超越自我，则一旦在其目的已达即超心思出现后，也似乎曾会即退归止寂。但如实没有这种压力：人类进步的理念本身，很可能是一虚幻，因为一自人从其动物阶段出现后，没有任何在其种性史中的急剧进步了的微象；至多他任物理世界的知识上，在‘科学’上，在处理他的环境上，在‘自然’的秘密法律之纯外表底和实用底利用上，已经前进了。但此外则人还是他在文明初启时那样：他继续显示出同样底能量，同样底品质和缺点，同样底努力，错误，成就，空务。假定有进步，那也是

在一圆圈上转，至多是或在一扩大着的圆周上。今之人，不比古之见士和娶人和哲士更聪明，不比古代的伟大求道者，最初的雄强神秘人物更精神化，在艺术与手工上不比古代艺人和工匠更高明；已消逝的古代诸民族，曾表现正有同样强能底一真本原始性，发明，处理生活的能量，而且：假若现代人在这方面前进稍远呢，还不是以任何真元底进步，只是在程度上，范围上，和富足上稍远达一点点，这是因为他承袭了他的先民成就之遗产。没有任何事物可保证这种理念，说他竟可从——他的造种类的印记，——半明半无明中打出一修路，或者，纵使他发展出一高等知识，他竟可打破心思圆圈的究极边限。

很引人作如此想，亦非不合逻辑，视重生为精神进化之一潜能底手段，为使其可能的一因素，但仍然不能确定，假定童生为一事实吧，这便是他的意义。一切古来关于重生转世的理论，皆假定其为心灵之恒常从动物转变到人，但也从人身变移到动物身体：印度的理念加上以‘业力’的解释，所为的善事或恶业的赏罚，过去底意志和努力的结果之说：但没有一进步底进化的提示，人类型进到高等类型，更毋庸说出生为一种人物，至今未当存在过，而仍有待于将来发展的。倘若真有进化呢，则人便是最后一阶段了，因为可能由他可能放弃大地上或形体中的生命，而进到某天国或涅槃。那便是古代理论所视为究竟者，而且，这既基本是且不变易是一‘无明’的世界，即算整个宇宙存在在其自性上不是一‘无明’境界，那出离似乎是这轮回的实际终结。

这是一系推理，有其巨大底说服力和重要性的，所以必要将其牒述，虽是太简单，然后加以处理，因为他重要。看来虽则有些她的题旨是有效底，然其事物观不完全，其说服力并不决定。起初，我们可不甚困难便除去那于极因论原素的反对，即前定底进化之理念——从无心知性进到超心知性，有体之一系上升的发展，臻极于从‘无明’的生命度到‘明’中的生命，——带到大地上的存在之结构中的。封一极因论底宇宙之反对，能基托于两个迥乎不同底立场上：一个是科学底推理，进行于这种假定上，即万物皆是一无心知底‘能力’的工事，这‘能力’以机械底程序自动地作为，其中不能有何目的的原素；一个是形而上学底推理，进行于这种见解上，即‘无限者’和‘宇宙者’，内中已具备一切，不能有什么未完成者待完成，不能有什么要加到他自体，要作出，要实践，因此其中不能有何进步的原素，原始底或出现底目的。

这科学底或唯物论底反对，不能保持其为有效，倘若有一秘密底‘知觉性’在似是无心知底‘物质’中的‘能力’之内或其后。纵使在‘无心知者’中，似乎至少有内在底必需性之迫促，要产出这形式的进化，而在这些形式中，又有一发皇着的‘知觉性’，而且，可以说这迫促乃是一秘密底‘知觉底有体’之进化意志，其进步底显示的推动，便是进化中一内在底原旨之证明。这是一极因原素，承认她也非不合理：因为知觉底或甚至无心知底努力，起于知觉底有体之一真理，化为机动底了，出发而完成其自体于物质‘自然’的一自动程序中；极因，目的的原素之具于这努力中的，便是一翻译，以自我发施着的‘有体，之‘真理’，翻译入那‘有体，的自生效果的‘意志权能’的名相中，而且，倘若知觉性在那里，这么一种‘意志权能’必也在那里，而且这翻译也是正常，必然。‘有体’之‘真理’必然完成其自体，则会是进化的基本事实，但是“意志”及其目的，也必有在，当作其工具的部

分，当作施为原则中的一原素。

那形而上学底反对却较严重了；因为这似乎是自明底，‘绝对者’在显示中不能有什么目的，除了显示的欢乐本身：‘物质’中的一进化运动，当作显示的一部分，必然也归到这普遍底陈述内；他之有在，只能是为了舒展，进步施为，有秩序而无目的之自我启示之欢乐。一宇宙底全体性，也可视为一在其自身为完全底事物；当作一大全，他没有什么要获得的，或增益他的有体之充实的。但在此这物质世界，不是一完整底全体，他是一全体的部分，一等级中之等级；因此，他可在内中容纳不单是未发展底、非物质底原则或权能之属于全体而内涵于其‘物质’中的，亦且容受同此诸权能从这系统的高上诸等级之下降，以在此从物质底严格范限中发放他们的相属底运动。‘存在’的较伟大底诸多权能之一显示，直到整个有体本身在此物质世界中，显示於一较高底，一精神底创造之项目里，可视为此进化的极因。这极因不加入以任何因素之不属於此全体者：她只求全体性在部分中之实践。然则承认在宇宙底全体性的一部分底运动中的一极因原素，也无从反封，倘若其目的，——不是在人事意义上所谓目的，而是一内在底‘真理需要’的迫促，知觉内寓着的‘精神，的意志的，——是在那里完全显示内在於整个运动中的一切可能性。无疑，世间一切存在，是为了存在的欢乐，一切皆是一游戏(Lila)；但是一游戏自体内中亦附带了一当作成的目标，倘若那目标不达到，则他的意义也不会完全。一戏剧而无终局，也许是一艺术上的可能，——纵然为了观看脚色的喜乐，观察提出的问题的喜乐，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或只有永是显而不决，成了一不决定底平衡；土地进化是属那种性格，这是可想像的，但是一原意所在或内中先定的结局也有可能，更可使人相信。“阿难陀，是一切有体的秘密原则，有体的一切活动的支持：但‘阿难陀’并不除外一种欢乐，在作发一‘真理’上的，这‘真理’内在於有体中，暗含於有体的‘意志’或‘力量’中，保存於其‘知觉性·力量’的隐秘底自我意识中，即其一切活动的动力底和实施底经纪，与其意义的知者中的。

一精神进化的理论，不是与一形式进化和物理底生命进化之科学理论同一；她必根据其自有的内在辩证：他可接受物理进化之科学理论为一佐助或一原素，但这支持非是必不可无的。科学底理论只顾及外表可见的机械和程序，‘自然’的施为之细节，‘物质’中事物之物理发展，与‘生命，和‘心思’在‘物质’中发展的律则；他的程序之说，可能要大加改变，或全般弃去，倘有了新发现的光明，但那不会影响一精神进化的自明底事实，‘知觉性’的一进化，心灵在物质存在中的显示之前进。在其外表诸方面，这是进化论所归结出的，——在地上的存在之格度上，有形式的、身体的一发展，有‘物质’的、‘物质’中的‘生命’的、生活底‘物质’中的‘知觉性’的一增进複雜和够有能性底组织；在这格度上，形式组织愈良好，他便愈能安寓一组织较佳，一更复杂且有能耐，一更发展了或进化了的“生命’和‘知觉性’。时当这进化底理论提出了，支持她的事实皆呈列了，土地上存在的这一方面变到如此烦人，以致好像无从辩驳。所以成就这个的精密机械，或有体的类型之详细世系或年代相续，是次要了，虽则在其本身也是一有趣和重要问题；生命的一个形式发展自其前的一较朴质底形式，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后得底性格之存留，这些说法可任人接受或不接受，但一相续底创造依其内中的一发展计划，这事实是唯一结论而且至关重要了。另一自明底结论，便是进化中有一分等级的必要底持续，起初是‘物质’的进化，其次是

‘生命’在‘物质，中的进化，其次是‘心思’在生活底‘物质’中的进化，而在演最后阶段中是一动物底进化，随之以人类的进化。这持续中之前三项，皆甚明显，不容置辩。可以诘难的，是否人类继续动物，或是一同时开端的发展，而人在‘心思’进化上胜过了动物；甚至还有一种理论，说人不是动物类的最后底，而是其最初和最长底一种。人之居首是一古代概念，但这不是普遍底；此说出自人在地上造物中之分明优秀的意识，这优胜性的尊敬，似乎要求其出生之在先：但在进化事实中，优胜者之出现不是在前而是在后，较少发展者，先於较多发展者，且準備他。

事实上，‘生命’的低等诸形式先起，这理念不是在古代思想中完全没有。拾创造的神话不论，我们见到在印度的上古和中古的思想中，有些说法赞同动物在时代持续上先於人类之说，意义与近代进化概念相合。有一奥义书说‘自我’或‘精神’，决定要创造生命了，便先造成了动物类，如牛和马，但天神们——在诸奥义书的思想中，天神表‘知觉性’的权能，‘自然’的权能，——发现他们是不合用的器具，‘精神’要於造出了人的形式，天神见到是作的很美妙而且完满了，於是进入其中以发施其宇宙底功能。这是一明显底喻言，喻创造是发展又更发展了的形式，直到得了一个足以寄寓一发展了的知觉性的。在古事记中，也说起答摩性底创造，在时间上是先进底。‘答摩’是一印度名词，表知觉性与力量的惰性原则：一知觉性在其活动上为钝滞，懒惰，无能，便说其属答摩性；一生命能力为麻木，能量有限，拘束於本能衡动的狭隘范围中，不发展，不求前进，不向一较大底机动作或一光明知觉底作为迫进，也归到这一彙中。动物，其中有这一较少发展的知觉性的力量，便在创造上居先；较发展了的人类知觉性，其中有机底‘心思’能力之更大力量和知见之明，是一从下底创作。‘密乘’说起一心灵从其格位上堕落了，经过数十万次在植物和动物形式中转生，终于乃能达到人类水平，而有準備於得救了。在此，亦复暗涵有此概念，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形式，为一阶梯之低下诸等级，人类则为知觉有体之最后或臻极底发展，为一形式，乃心灵之所当寓居的，使其能胜任精神动力，作成一出自心思性，生命，身体性之精神结果。这诚然是正常概念，本身是如此强有力地呈於理性与直觉两者之前，几乎无需辩诘了，——结论是几乎无可避免的。

是在这发展着的进化程序的背景上，我们乃当看人类，看他的渊源和最初出现，他在显示中的格位。这里有两个可能性；或者在大地自然中有一人类身体和知觉性顿现，在物质世界中有推理心思之独立底、自动底显示或突然创造，参与到前有底相似底显示中，即‘物质，中的下知觉底生命形式和活底知觉身体的显示中，或不然，则曾有人类从动物而出的进化，在其准备与发展诸阶段也许是迟缓底，但在其衍变的决定点上有变易的强大跃进。后一理论不呈似什么困难：因为是确然的，类型中的雕不是基本类型本身的特性之变易，能在种或属中发生，——诚然，这事人自己也作过，其种种可能性，在小规模上已由实验‘科学’驚人地作出过了，——而且大致也可假定，‘自然’中的秘密知觉底‘能力’，可能作出这类的大规模底施为，而且由其自体的创造习惯，成就巨大底和决定底发展。从寻常底动物的变到人类的生存性格之必要条件，将是身体组织之一发展，他应能使成就一迅速前进，知觉性的一反转或上臻，达到一新底高度，又从之下窥低下诸等级，达到能量之增高或增度，以使有髓能取当底动物官能而具有一较大底，较粘柔底，人类底智慧。同时或以后又发展出更大，更微妙底权能，於这有体之新类型

为适当底，如推理，反映，复杂观察，组织了发明，思想，和发现的种种权能。设若有突现底‘知觉性·力量’，则过渡也无困难，工具已经供应了，除了物质底‘无心知性，的阻碍或抵抗之困难。动物在小规模上已有一些与此相应的性质，只为了动作，在一基本组织上，粗朴而且简单，范畴和粘柔性皆属低下，其统治着官能亦较狭隘，且较无定准；但尤其是这些官能的工事，是更机械底，少所用意，标志有‘自然能力’的一自动性格，是原始知觉性被驱策而作为，而不是像在人一样，是一知觉底‘能力’在观察着，到大限度指挥着，统治着，且审慎地变易着或修改着他自体的施为。其他动物底知觉性习惯，皆非基本上与人的相异；凡他所合作的一切，便是将其在一高等心思水平上发展和扩大，而且，凡在可能之处，将其心思化，精深化，微妙化，一一简言之，赋与以他的新理解与智识能量的启明，与一理性底管制权能，非动物所能有的。一旦这变易或反转已作出了，则人类心思在其自体 and 事物上工作之权能，创造，知道，推测之能力，将在他的进化程途上发展，纵使，如可想像的，这些起初在范围上颇小，较近於动物，在其作用上仍比较简单，模拙。每趟在‘自然’的急剧底衍变中，是作了这样一种反转：出现的‘生命力量’转攻‘物质’，强加物质‘能力’以一生命内容，同时他也发展其自体底新运动与施为；‘生命心思’出现於‘生命力量’与‘物质’中，强加她们的施为以他的知觉性的内容，同时也发展其自体的作用与官能；一新底更伟大底出现和反转，人类之出现，是与‘自然’的往事一贯的；这是普通原则的一新实施。

因此道理论是容易接受了：其工事可解。但是那另一假定则呈似巨大困难了。在知觉性方面，这新底显示，人类底，可说为隐藏了的‘知觉性’，自其宇宙‘自然’中之内在向上涌现。但是在那场合，必然有某些物质底形式原已存在，当作他的出现之乘器，这乘器已由出现的力量本身应合於一新底内中创造之需要；或不然，则是一迅速底歧出，离异了从前底身体类型或模式，乃创生了一新底有体。但无论接受那一假定，这意义是一进化程序，——只有分歧或衍变的方法和机械上的分别。或者，相反的，曾有不是一向上涌现，而是从我们上面的‘心思’界的一心思体之向下降落，也许是一心灵或心思有体下降入大地‘自然’中。那么，困锥便会是人类身体的出现，一太复杂和困难底机体，不会是顿然造成或显示出的；因为那样一种神奇底程序速度，难或在有体之超物理界甚为可能，似乎不出现在於物质‘能力’的诸多可能或潜能以内。这在那里倘可发生，必由於一超物理底力量或‘自然’的律别的参预。或由一创造者‘心思’，以充分权能且直接在‘物质’上作为。可以承认一超物理底‘力量’和创造者的作为，有在放‘物质’中的每一新出现；每一道种新出现在基本上是一奇蹟，为一秘密底‘知觉性，倚托于一隐蔽了的‘心思能力’或‘生命能力’所施为的：但其作用无处可见为直接，显露，自足底；这常是外加于一已实现的物理基础上，以某些已定的‘自然’程序之引伸而作为。更可想像的，原有某个已存在的身体，启对了一超物理底流注，以致他转化为一新身体；但这种事，不能轻易假定曾在物质‘自然’的古史上发生过：要发生，似乎需要或者是一不可见的心思底人物之知觉底参预，形成出他所原人居的身体，或者，是在‘物质’本身中已先发展出一心思人物，已能接受一超物理底权能，将其强加到他的身体生存之严格和狭隘底公式上。否则我们便应假定已有一先在底身体，已经那么进化了，以致适合於接受一浩大底心思流注，或者堪能作一柔顺底反应，应合

一心思体之降入他内中。但这又当假定先有一心思在身体中的进化，已达到了那一点，使这样底接受性为可能。也可能想像，这么一种自下的进化与这么一种自上的降临，合作於人类之出现于土地自然中。在动物中已有的秘密性灵元，他本身可能召降了心思有体，‘心思神我’，下到生活底‘物质，领域，因以取起已在工作的生命心思底能力，而升起他到一高等心思体。但这仍将是进化的一程序，高等界参预，只是佐助其自体在大地‘自然，中的原则之出现和扩大。

其次，可以承认，身体中的知觉性和本体的每个类型或模式，一旦已经建立了，便应当忠实于那类型的本体之律则，忠实于其自性之方案和管制。但也很可能是人类类型的律则的一部分，便是其直趨超出自我之行动，而一知觉底衍进的手段，已在人的诸多精神权能中具备了；具备这种能量，可能是那方案的一部分，创造性底‘能力’依之而建造他的。也可以认许，人至今主要所作的，便是在他的本性的范围内行为，在自性运动的一螺旋路线上，有时而降，有时而升，一一未当有直线进步，未当有对他过去底自性之无可否认的、基本底、或急剧底超越；他所作的，便是将他的能量加以巩固，使之锋利，微妙，作其愈变愈复杂愈柔顺底运用。也不能真说自从人类出现，原没有人类进步这会事，或甚至在人的近古可徵有史以来如此；因为无论古人多么伟大，其某些成就和创作多么高明，其精神性，智识，或德操的权能多么感人，然在后世的发展，总有人人的成就，如他的政治，社会，生活，科学，形而上学，种种智识，艺术，文学中的知识与可能性之一增上底微妙性，复杂性，多方面底发展。虽是在他的精神努力上，较不如古人之崇高可敬，不如其精神性的权能之重大，然也有此增上着的微妙性，粘柔性，深处的探测，寻求之引伸。也曾有从一类高型文化之下墮，分明一时期堕落入某种黑暗里，停止了精神迫促，投下到野蛮底自然底物质主义中了；但这些皆是暂时现象，最坏也只是进步螺旋线之向下一曲而已。这进步诚然未曾将人类引到超出其自体以外，到自我超越，心思有体之一转化。但那是不当期望的；因为进化底‘自然’在有体和知觉性上的作为，是起初正由这一微妙化和增上复杂性，发展此类型到其究极底能量，直到其有准备于她之爆破外壳了，知觉性在自体上反转，翻过，成熟而决定出现，成为进化中一新阶段。若是假定她的下一步便是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有体，则精神性在人类中的压力，可认为那便是‘自然’的本旨之表徵，亦是人有此能量的表徵，可在自己内中或藉助她从事此衍进。若使在动物中出租一类型，在某些方面近似猿猴，但从类便禀赋了人性的原素，这便是人类进化的方法，则在人类中出现一精神底类型，近似心思动物底人类，但其上已有一精神企慕的印记，将是‘自然’的显明底方法，以进化而产生精神底和超心思底人物了。

也是适当地提示过了，假若造么一种进化底臻至乃原意之所在，人便将是其中介，则只有根少几个进化了的人会形成出一新型，进向一新生命；一旦那已成就了，其余人类将从精神底企慕后落，于‘自然’的目的已不复需要了，而静止于其正常格位。也可同样推理，人类这等级仍当保存，倘若真有心灵以投生转世经过进化诸阶级而上达精神之峰顶；因为否则中同所最需要的一踏步会缺少了。又应当立刻承认，没有丝毫可能性或盖然性，有整个人类成一全团上升到超心思水平；所提议的，不是那样革命和可骇的事。只是说人类的心思体的能量，时若达到了某一水平，或进化迫力的某一紧张点，可迫向一知觉性的较高水平，及其在人中体现。有体在此体现中必须经过一

番转变，从他的本性的寻常组织转变，必然是转变其心思底和情感底和识感底组成，也到一大限度转变身体知觉性，乃我们的生命和能力的物理局限；是知觉性的转变将是主要因素，初始运动，物理底修改将是一附属因素，一后果。知觉性的变易，在人将常是仍其可能，时若心灵的火焰，性灵底炽明，在情感心和思惟心中皆已变到强大，而本性也有准备了。精神底企慕在人中是本生底；因为他，不同放动物，是觉识缺陷和限制的，感到有点什么，超出他今之为他者，是他所当达到的：这种向自我超上之迫促，似乎永不会在全人类中消灭的。人类的心思格位常在，但其常在，不止是作为重生的度数表上的一格，亦且是当作向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格位通达的一步。

应当注意，人类心思和身体在大地上出现，於进化的程途和程序上标志了吃紧底一步，决定底一变；他不徒然是往昔路线的继续。直到‘物质’中一发展了的思惟心思降临以前，进化不是由有生体之自我觉识底企慕，意旨，或寻求而成就的，却是下知觉地或潜意识地因‘自然’的自动措施而成。造是如此的，因为进化始于‘无心知性’，而秘密底‘知觉性’，犹未充分从之出现，由他的有生体之自觉参加着的个体意志而施为。但在人，这必需底转变已成了，——有体已经醒觉，识觉他自己；在‘心思’中已发露了他的意志，志在知识上发展，生长，志在深化内中存在，且广化外在生存，志在增加本性之能量。人已见到，可能有较他自己的更高底知觉性格位；在他的心思和生命部分中，进化欲念是存在的，超出自己的企慕，在他内中生起而且分明了：他已知觉到一心灵，发现了‘自我’和‘精神’。在他，一知觉底进化代替一下知觉底进化，已可想像，且可实行，而且也很可结论到在他内中的企慕，迫促，不懈底奋斗，是‘自然’的意志之一明确表徵，意在一高等方式超於圆成，一更伟大底格位之出现。

在进化的前此诸期中，‘自然’的最初关注和努力，不得不指向生理组织之改变，因为唯独如此，乃可有知觉性的转变；这悬由于原在形成中的知觉性之力量不足，未足以成辩身体中的改变，然后乃有此必需。但在人，一反转是可能了，诚也当然会有；因为是经过他的知觉性，经过他的变易，而非经过一新底身体机构当作一初始工具，进化乃能成辩且必成辩。在事物的内中真性，知觉性的一转变已常是一主要事实，进化已常有一精神底意义，生理改变只是当作工具而已；但造种关系，尝被两个因素起初底不正常底平衡隐蔽了，外在底‘无心知性’之体，在重要性上重过而且翳障了精神元素，知觉体。然这不平衡一经矫正了，则已不复是身体之改变必先于知觉性之改变；知觉性本身以其变易，将迫出且成辩身体所需要的任何变易。也当附带说，人类心思已表现一能量，能帮助‘自然’在动植物的新类型的进化中；他已创造出她的环境的新形式，以知识和训练在他的心思体中作出了许多重大改变。非是不可能的，人也当知觉地在他的精神和物理底造化与转变上辅助‘自然’。对这事迫促是已有且部分有效果，虽然仍未为表面心思所懂到和接受；但将有一日他可懂到，更深入自体内中，发现内中‘知觉性力量’即我们所称为‘自然’的隐秘真实性之手段，秘密能力，和有意底施为。

凡此，皆是即使从观察‘自然’的进展之外表现相，她之在物理底出生与身体中之有体与知觉性之表面进化也可得到的结论。但有那另一不可见的因素；有再生，有心灵由进化着的存在之一级一级上登之进步，以及躯体和心思工具向高而又高等底类型的等级上的进展。在这前进中，性灵元仍是被隐蔽了，虽是在人这知觉底心思有体中，也为其工具、为其心思与生命与身



体所覆障；他不能充分显露，被阻止进到前方，他可挺出为其本性的主宰之虚，被强迫服从诸工具的某种决定，‘神我’由‘自性’统制。但在人，人格的性灵部分，比较在低等造物中能以更大底速度发展，有一个时候能到来，心灵元体将近於那一点，他可从幕后出现於前方，成为她在‘自然’中的工具作用之主宰。但这将意味着秘密内居的精神，‘神明’（Daemon），在内中的‘主宰’，已到出现的那一点上了；而且，当其现出时，很难疑惑她的要求，不会是一更神圣底，更属精神底有在，正如‘心思’本身在受到内中心灵的影响时已作的要求。在土地生命的自性中，‘心思’是‘无明’之一工具，则道只能以知觉性之改变而成，由‘无明’中的基础转变为‘明’中的基础，由心思底变到超心思底知觉性，‘自然’的一超心思底工具作用。

在另一种推理，说因为这是一‘无明’的世界，那么这么一种转化，只能成就於度到彼方某一天上，或者根本不能成就，因为性灵元体的要求本身是无明底，必代之以心灵之融入‘绝对者’中者，这一说也没有结论的有效性。这结论可不单独有效，只倘若‘无明’便是世界显示的整个意义，本质，与权能，或者，‘世界自性’本身中没有什么原素，由之可能超出无明底心思性，仍负累我们的有体的今之格位的。但‘无明’只是道‘世界自性’的一部分；不是其全，不是原始底权能或创造者：在其最高渊源上，他是一自加限制的‘明’，而且，甚至在其较低底渊源上，其自纯物质底‘无心知’出现，他也是一被压抑了的‘知觉性’，努苦於发现，恢复她自体，以显示‘明’即他的真性为存在的基础。在普遍底‘心思’本身，有我们的心思体以上的诸阶层，皆宇宙底真理知觉之工具，心思底有体是必然可升人其中的；因为他已在超正常状态中向之上升了，或自之接受直觉，精神信息，大底照明或精神能量的流注：接受而尚不自知，不保有。凡此诸阶层皆知觉到超出他们以外者，他们中间的最高者，直接启对‘超心思’，觉识超过他的‘真理知觉性’。进者，在发展着的有体本身，那些更大底知觉性的权能，皆有在於此，支持‘心思’真理，承托那障蔽他们的作用；这‘超心思’和那些‘真理权能’，以他们的秘密当前而托起‘自然’：甚至，‘心思’的真理也是他们的结果，一捐减了的施展，在局部底体相上的代表。因此，不但是自然亦且是必然的，‘存在’的这些高等权能，应在此显示于‘心思’中，有如‘心思’本身已显示於‘生命’和‘物质’中。

人之向精神性的迫促，是他内中的精神的驱策，向外显现，有体的‘知觉性·力量’的坚持，趋向其下一步的显示。是真的，精神底迫促，大多是向他方世界的，或者，在其板致，是心思底个人之一精神底否定或自我灭无；但这只是他的倾向的一方面，由一些需要而支持且保持其显著的，需要度出基本‘无心知’的王国，胜过身体的障碍，抛弃阴暗底情命，消除无明底心思，需要最初且最前排除这一切对精神有体的障碍而达到一精神底格位。另一精神迫促的动力方面，却也未曾不在，——企慕对‘自然’作精神底主宰和变易，企慕有体的精神底圆满，心思的神圣化，情心、以至即此身体之神圣化：甚而至於还有此梦想或性灵底前见，梦想一超出个人的转化之圆成，一新天地，一上帝之城，土地上一神圣底降临，精神已完善化者的统治，不但在内中亦且在外间在集体人类生活上的天国。不论这企慕所取的有些形式多么晦暗，其指示他们包含了内中隐晦底精神有体之迫促要在土地自然中出现，亦不可误。

若在世间一精神底展开，是我们出生於‘物质’中的隐秘真理，若使一

向基本是知觉性在‘自然’中进化，别人之如其为人，不能是那进化的最后一项：他是一太不完善底‘精神’表现，“心思”本身也是一大有限底形式和工具；‘心思’只是知觉性的一中项，心思底有体只能是一过渡底有体。然则倘若人不能超出心思性，则他应被越过，而‘超心思’和超人应当显示而领袖群伦。但倘若他的心思能启对那超越他者，则没有理由为什么人自己不能达到‘超心思’和超人道，或至少以其心思，生命，和身体，借给那在‘自然’中显示着的‘精神’的那更大一项的进化。

## 第二十四章 精神人的进化

在‘自然’进化的最初诸期，我们遇到的是‘自然’的暗默底秘密；在她的工作中，没有流露任何意义或目的，没有暗示有体的任何其他原则，除了那最初表呈，即她的当前要务，也似乎永远是她的唯一事业：因为在她的初原工作中，唯独‘物质’出现了，即唯一暗默而且强硬底真实。这创造的一位‘见证者’，倘若有这么一位是知觉底但不知其情的，只会见到在一似是无物的浩大深渊上，出现了一‘能力’，忙忙於创造‘物质’，一物质世界和物质对象，组织无限底‘无心知者’人乎一无边际底宇宙的方案中，或织入无数个宇宙系统的方案中，这些皆在他周围伸入‘空间’，没有任何决定底止境或边限，无休地创造星云，星羣，大阳群，行星群，其中了无意义，空无原因或目的。这对他可能好像是一具庞大机器而无其用处，一强大然无意义底运动，一亿万年底展览而无一观者，一宇宙建筑而无一居人；因为他不会见到有一居于其中的‘精神’的迹象，不会见到任何有体，这是为了他的悦乐造成的。这么一种创造，只能是一无心知底‘能力’的产品，或一幻灯影戏，形式的一影戏或傀儡戏，反映在一超心知底无关心底‘绝对者’上。在这不可量亦无尽底‘物质’展示中，他不会见到有任何人的形迹，‘心思’或‘生命’的任何暗示。那么，对他会是不可思议：不可能，在这荒凉底宇宙中，永无生命，永无感觉，而竟可有丰富底生命进发，而竟可有某个玄秘且不可计量的什么之一初原震动：醒活而且知觉，有一秘密底精神元体，搜索他的路进向表面。但是，过了若干亿万年，再观望那空虚底场面，他或可发觉这现相，至少在此宇宙的一小角落里，一角落里‘物质’已作好了，其活动充分固定了，组织了，安立了，合宜于作为一新发展之场，——一活‘物质’的现相，事物中的一‘生命’已出现了，变到可见：但仍然这位‘见证者’不会懂到什么，因为进化着的‘自然’，仍障蔽了她的秘密。他会见到‘自然’只关注於建立‘生命’之进发，这新创作，但‘生命’是为其自体而生，中无意义，——放恣而富足底创造母，忙忙放播殖她的新权能的种子，建立其一大群形式，美丽纷华，林林总总，或者，无尽增乘其种族和类别，为了创造的纯粹喜乐：少许鲜活底彩色和运动，可能是抛到了浩茫底宇宙荒漠上，没有其他什么了。这位‘见证者’想像不到一能思想底‘心思’可在这微小底生命岛上出现，一知觉性可在‘无心知者’中醒觉，一新底更微妙底震动可达到表面，更清晰地发露沈潜了的‘精神’存在。起初在他仿佛见到‘生命’是怎样觉识他自体了，如是而已；因为这稀少底新生底心思，似乎只是生命的一仆从，帮助生命存活下去的一发明，保持生命的机械，为了攻与守，为了某些需要和生命底满足，为了生命本能和生命行动的发放。对他必好像不可能，这微小底生命，在许多巨大者中这么不显著，在造微末一群中的唯一种类上，而可有一心思底有体出现，一‘心思’仍是焉生命服务，但亦使‘生命’和‘物质’为他的仆从，使用他们以完成他自有的理念，意志，愿望，——一心思底有体，可造出种种器皿，工具，器械，一皆从‘物质’造成而作种种用途，从之又建造城市，房屋，寺庙，剧院，实验室，工厂，从之又凿成雕像，雕刻崖穴寺院，发明建筑，造像，绘书，诗歌，千百种工艺和艺术，发现宇宙的数学和物理，及其结构的秘密，为了‘心思’及其利益而生活，为了思想与知识而生活，发展为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且，当作对‘物质’的一最高抵抗，在他自己内中醒觉以对越隐藏底‘神

明’，成了追求不可见者的獵人，神秘者，和精神寻求者。

但是，倘若又在若干世代和周期以后，这‘见证者’再看一番，见到这奇事在充分发扬，甚至还是不懂，因为他蒙蔽了，为他从前以为‘物质’，乃唯独真实的经验所蒙蔽；在他看来仿佛不可能，那隐蔽了的‘精神’竟可全般出现，在其知觉性上为完足，居在地球上为自我知者和世界知者，‘自然’的统治者和占有者。“不可能的！”他或者说：“一切已发生的，没有什么大事，脑经的感性底灰色质的一小泡涌起，无生命底‘物质’的一小片，浮游于‘宇宙’间一小点上，这中间一奇离变怪而已。对目反的，一位新底‘见证者’在道故事的末端插进来，他已知道过去的发展，但没有被开端的谬见所迷，也许会喊道：“呵呀！这正是原意如此的奇迹，许多奇迹中间的最后一个，——‘精神’，沈沦於‘无心知性’中的，已后之突破出来了，现在住在事物里没有障蔽了，从前是他创造的，障蔽了，当作他的寓居，他出租的场所。”但在事实上，若有另一位更知觉底‘见证者’，也许在这开展的初期已发现了这线索，甚至在发展程序的每一步上；因为在每个阶段，‘自然’的暗默底秘密虽犹存在，却在逐减；已给了下一步的暗示，一更明白显了底准备已可见到。在‘生命’中似乎是‘无心知者’，已有感受的表徵发到表面上可见；在动作着呼吸着的‘生命’上，感性底‘心思’之出现已是显然了，而思惟底‘心思’之准备也未完全隐藏，又在思惟底‘心思’中，当其发展时，也在早一阶段出现了一精神知觉性的初始底挣扎，后有其更发展了的寻求。如植物生命，在其本身包含了一知觉底动物之幽暗可能性，如动物心思中，也震荡着感觉与知见与概念的雏形的运动，皆属人这思想者的初地，同然，人这心思底有体，也以进化底‘能力’之奋努而升华，要从他发展出精神底人，充分知觉底有体，人，超越了他的最初物质底自我，他的真实自我和最高本性的发现者。

但是，倘若承认这便是‘自然’中的本旨，则立刻有两个问题自起，要求一决定底答案，——第一，从心思底到精神底有体的衍进之真确性质。其次，倘若那已得到答案了，如何是从心思底人进化到精神底人之方法和程序。在最初看去，这好像是明白的，如每一等级，不但从其前一等级且在其中出现，如‘生命’在‘物质’中出现，是在其自我表现上大为其物质条件所限制和决定，如‘心思’在‘生命在物质中’再出现，同样是在其自我表现上大为生命条件与物质条件所限制和决定，同然，‘精神’也必出现於‘心思’之托体于‘生命在物质中’，亦复大为其所托根的心思条件，亦如其在此的存在之生命条件，物质条件所限制和决定。甚至还可立此一说，倘若在我们中间有何精神的进化，这只是当作心思底进化的一部分，人的心思体的一特殊活动；精神原素不是一别出底或分别底元体，不能独立出现，不能有超心思底将来。心思底有体能发展出一精神底兴趣或先务，或许可结果进化出一精神底亦如智识底心思性，他的心思生活的美丽底心灵之花。在某些人，精神底动向可能成为一优越底动向，正如在其他某些人有一优越底艺术的或实用的倾向。但没有这会事，如一精神底有体，取起心思底性质而转化之为精神底性质。没有精神底人的进化；只有一心思底人中之一新底也可能是较优良较稀罕底原素之进化。这便是应该作出的，——精神底和心思底进化之清楚底分辨，其性质，以及那些因素使之可能且为必然，有‘精神’在其分明底真实性格中出现，而不是像其在程序上大抵是或在其出现的路上仿佛是仍其为我们的心思体的一附属着或主制着的表相，却自加界定为一新底权能，

将终于居临心思部分之上，代替他作为生命和本性的领导者。是很真确的，从表面观察，‘生命’似乎只是‘物质’的一作用，‘心思’只是‘生命’的一活动，似乎可从而推知，我们所称为心灵或精神者，只是心思体的一权能，心灵为‘心思’的一优美形式，精神性为具形体底心思有体之一高等活动。但这是事物的一庸浅之见，由于思想集中於现相和程序上，不看有在於此程序之后者。人也可照这同样底推理路线，结论到电只是雨水和云物的产品或施为，因为是在这种场所电光出现；但一更深底探究则表明，云与水二者，相反的，皆有电的能力为其基础，为其组成底权能或能力本质：那好像是其结果者，在其真实性上虽不在其形式上却是其原由；效果在其真元上对显似底原因为先在，出现底活动的原则，先于其当前底作用的原畴。一贯在进化底‘自然’中是如此的；‘物质’不会变到有生命的，倘若‘生命’这原则已有，组成着‘物质’，而显出为‘生命在物质中’的一现象；‘生命’之在‘物质’中者，也不会曾经开始感觉，知见，思惟，推理，倘若‘心思’这原则未尝先在于生命和本质之后，组成之为其活动原畴，出现为一思想着的生命和身体之现相：同然，出现于‘心思’中的精神性，是一权能的表徵，这权能本身已建立且组成生命，心思，和身体，如今则出现为一精神底有体，在一活底和有思想底身体中。这显现会进到多远，是否他可居优势而转化她的工具，是随后的一问题；但起初必须安立的，是‘精神’存在为一个事物异于‘心思’又大于‘心思’者，精神性有别于心思性，因此精神底有体，迥异于心思底有体：‘精神’是进化中一最后底出现者，因为他是最先底内入底原素和因素。进化作用便是内入作用的倒转：在内入作用为一最后底究极底依起，在进化作用中最先出现；在内入作用中为原始和最初者，在进化作用中出现则为最后和至上。

亦复是真确的，人的心思，难于完全分辨在他内中的心灵或自我或任何精神原素，有别於心思底和情命底形成，他在其中出现的；但那只是在出现尚未完全为然。在动物中，心思不甚离异其自有的生命胚基和生命物质；其运动是那么陷於生命运动中，不能自脱，不能离立而返观；但在人，心思已经能离立，他已变到能觉识他的心思活动，有异于他的生命活动，他的思想和意志，可能从他的感觉和冲动，欲望和情感反应脱离，分立而观察而管制他们，批准或芟去他们的活动：他还不能明白他的有体的秘密，决定地确实地觉识他自己为一心思底有体在一生命和身体中，但他有那印象，能内中取此态度。同然，心灵起初在人中也不出现为什么和心思和心思化了的生命十分有别底事物；其运动皆内涵於心思运动中，其施为似乎是心思底和感情底活动；心思底人，不觉识他内中的一心灵，居于心思和生命和身体之后，观看着，管制着，型铸着他们的作为与形成，但是，时当内中底进化前驰，这恰恰是能够且必定亦实在发生的事，这是久已稽迟但为必然底我们的进化运命中的下一步。可能有一确实断然底出现，其间此有体自从思想分开，在一内里底静默中自见为心思内之精神，或自从生命运动，欲望，感觉，动力底行动分开，自觉识为支持着生命的精神，或自从身体诸识分开，自知为一精神而以心灵赋予‘物贸’：这便是发现我们自己为‘补鲁丽’，一心思体或一生命心灵或一微妙自我支持着身体。许多人认为这便是真正自我的足够底发现，在相当底义度下他们也皆是对的；因为是‘自我，或‘精神’顾到‘自性，的种种活动，乃如是呈表其自体，而且其当前现在的这启示，便足以别出精神原素。但自我发现可前进更远，他甚至可抛开一切与‘自性’

的形式或作为的一切关系。因为已见到这些自我皆是一神圣底‘元体’的代表，心思，生命，和身体皆只是其形式和工具：於是我们皆是‘心灵’看着‘自性’，知道她在我们内中的一切机动，不是由心思底知见和观察，而是由一内在底知觉性，及其对事物的直接感识，與其亲切底精确底视见，因此能以其出现，在我们的本性上加以密切管制而转变他。时若有体中有了一完全底静默，或是整个有体之一寂静，或是后方的一寂静不为外表的运动所影响，则我们能觉识到一个‘自我’，我们的有体的一精神本质，一甚至超过心灵个性的存在，自体舒展到宇宙徧漫，越出对任何自然底形式或作为的依赖，自体向上引伸到一超极，其界限皆不可见者。是我们中间的精神部分的这些解放，乃为‘自性’中的精神进化之决定底步骤。

唯独是经过这些决定性底运动，进化的真性格乃变到显然；因为直到此际，只有些预备运动，性灵‘元体’加在心思，生命，身体上的一压力，以发展一真正底心灵行为，‘精神’或‘自我’的一压力，要从私我解放，要从表面底无明解放，要心思和生命转向某个玄秘底‘真实’，——皆是一精神化了的心思，精神化了的生命的一些初步经验，局部表呈，但没有一完全底转变，没有心灵或自我的全部启露之盖然性，没有本性的一剧烈底转化。时若有决定性底显现了，其一个表徵便是我们中间的一固有底，内向底，自体存在底知觉性之格位或作用，这从以其为有体这事实而知其自体，以同样底方式知道一切在其自体内中者，由與之体认为一，甚至以同样底方式开始见到凡一切对于我们的心思似为外在者，也由與之体认为一的运动，或者由一内向底直接底知觉性，这知觉性函括，侵彻，进入其对象，在对象中发现其自体，觉识其中之有非是心思或生命或身体的什么。然则明顯的，有一精神知觉性異於心思知觉性，而且这证明有一精神底有体的存在，異於我们表面上心思底人格。但起初这知觉性可自限於有体的一格位，与我们的无明底表面自性的作用分离，观察着他，自限於明，自限於以对存在的一精神底意识和眼光看事物。至若作用，他可仍依赖心思，情命，身体底工具，或者，他可让这些一皆按照其自性而作为，而她自体则长是满足於自我经验和自我知识，有一内中底解放，一终究底自由：然而他亦可发施且亦常常真正发施某种权威，督率，势力到思想，生命运动，身体作为上，一纯洁化的提举着的管制，强迫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一更高尚和更纯洁底真理中动作，服从某些更神圣底‘权能’之流注，或为其工具，或服从且当工具於一光明底指挥，那指挥却不是心思底而是精神底，可认为有某种神圣性格，——更偉大底‘自我’的灵感，或万有的‘统治者’，‘自在主’的命令。或者，自性可服从性灵元体的示知，活动於一内中光明里，随顺一内中指导。这已是一巨大底进化了，几於至少是一性灵底和精神底转化的开端。但也能更远前进；因为精神有体一经自内解放了，可能在心思中发展有体之高等境界，皆它自有的自然天宇，於是引下一超心思底能力和作为，皆‘真理知觉性’所固有者；寻常底心思工具，生命工具，甚至身体工具，皆可全般转化，而变为不复是一无明、无论其怎样被照明了的工具，而是一起心思底创造的工具，那将是一精神底‘真理知觉性’與‘知识’之真正作为的。

起初，这精神和精神性的真理，对心思不是自明底；人变到在心思上觉识他的心灵，是有别於他的身体的什么，超上了他的正常底心思和生命，但

他没有其明确意识，只有其在他的本性上的某些影响的感觉。这些影响若取一心思形式或生命形式，这分别未尝稳定地深刻底劃明，心灵知见得不到一分明确底独立性。诚然，很普通是性灵底压力加於心思和情命部分的半效果之一复杂组合，参杂了心思底企慕與情命底欲望之一形成，被误认为心灵，正如分别底私我被误认为自我；虽自我在其真正本体上是普遍底，亦如其在其真元上是个人底，——或者，正如心思底企慕与情命底热情殷望之一混合，为某种坚强或高上底信仰或自我奉献或博爱底盛意所提升；被误作精神性了。但这僮侗和这些混乱，当作进化的一暂时底阶段，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知是其出发点，和我们的第一本性的整个标志，这进化必须是始於一不完善底直觉知见，和一本能底迫促與寻求，而无任何得到的经验或明朗底知识。甚至那些形成，皆为知见的或迫促的最初效果，或一精神进化的最初指徵者，必然是皆属这种不完全底试探性质。但这样造成的错误，甚妨碍了一真确了解的路，因此应当着重说，精神性不是一高等智识性，不是唯心论，不是心思的伦理转向或道德底纯洁性或可肃性，不是宗教性，不是一般切底和高起底感情热烈，甚至不是凡此诸優美事物之一化合物：一心思底信仰，教条或信心，一情感底企慕，行为之按照一宗教或伦理公式之约束，皆不是精神底成就和经验。这些事物对心思和生命皆有重大价值；对精神进化本身也有价值，是当作准备运动，训练着、浮化着本性，或赋予以一合宜底形式；但他们皆属於心思底进化，——精神底实践，经验，改变的开端，猶尚未有。精神性庄其真元上，是对我们的有体之内在真实性之觉悟，觉悟到一精神，自我，心灵，異乎我们的心思，生命，和身体者，是一内中底企慕，要知道，要感到，要成为他，要與那更伟大底‘真实性’相接触，那是偏漫宇宙，又出乎其外，亦复寓居於我们自己的有体中的，与‘它’相交通，与‘它’相结合，而且是我们的整个有体之一转移，一转变，一转化，为此企慕，此接触，此结合之后果，是一生长或觉悟，入乎一新底变是或新底有体，一新自我，一新本性。

事实上，能创造底‘知觉性·力量’在我们的土地存在中，必须领导一双重进化前行，在一几乎是同时底程序上，但大大以较低底原素居先，且更加著重它。有我们的外表本性，在生命和身体中的心思有体的本性之进化，又在其内中，为了自我启示向前迫进，因为随着心思的出现那启示已变到可能了，有我们的内中有体，我们的玄秘底祕意识和精神底本性之造化，至少已有其准备，甚至已经开端。但‘自然’的主要先务，必须仍是且长时期是心思的造化，达到其可能最大底高度，广远度，微妙度。因为唯独如此，可以准备出全属直觉底智慧，‘高上心思’，‘超心思’的揭露，修好到‘精神’的一高等工具的艰难底路。设若原旨唯在真元底精神‘真实性’的启示，及我们的有体之止息於其纯粹存在中，则这种於心思底进化的坚持不舍有什么道理：因为在本性的每一点上，可能有‘精神’的进发，和我们的有体被收摄於其中；情心的一深密化，心思之一全部静默，意志的一单独专注的热忱，便足以作出那臻极底运动了。设若‘自然’的究竟本旨是彼方世界底，则同此律则仍然可行；因为偏处，在本性的每一点上，可能有这向他方世界的迫促之充分能力，突破且出难这世间作为，而入乎某一精神底餘处。但是，倘若她的原意是有体一概改变，则这变重底进化是可解、且本身得其辯正了；因为为了那目的他是必不可无。

虽然，这便造成一困难而且迟缓底精神进步：因为，第一，精神底出现，

在每一步上要等待诸工具皆有准备了；其次，当精神底形成出现时，她是與一不完善底心思，生命，和身体的权能，动力，行动，不可解地相纠结，——对它有一牵引，引它接受且为用於这些权能，动力，和行动，有一向下的墮力和危险底参加，有墮落或离开正轨的一恒常底引诱，至少有一桎梏，一重压，一稽迟；必须要回顾每已前进的一步，再带进本性中落后且阻滞再前这一步的什么；最后，由於它当在其中工作的真本性格，又在出现着的精神光明与权能上有一限制，且强迫它分段前进，随着这一条或那一条路线，而全部抛下其整个自体的成就，或留待后下。这种阻滞，这种心思，生命，和身体的障碍，——身体的沈重惰性与顽强，生命部分的混浊热情，心思的幽暗与疑惑底不定，否定，其他种种形成，——是那一重大而且不可忍受的抑塞，以致精神迫促变到不耐了，要强力地消除这些反对者，要拒弃生命，磨折身体，止寂心思，而造成其自体的分别解脱，精神入乎纯粹精神，从那里全般拒绝一不神圣底和黑暗底‘自性’。舍无上底号召不论，我们中间的精神部分之自然底推动，推之回到它自有的最高原素和格位，这情命底和身体底‘自性’当作对纯粹精神性的阻碍一方面，便是给出世道，幻有论，往他方世界的倾向，出离人生的迫促，求一纯粹不杂底‘绝对者’之热情，凡此种种的强大理由了。一纯粹精神底绝对主义，是自我的一运动，趋向其自有的无上自我道，但这也於‘自性’的自体的目的为必需；因为倘若没有这个，则其参杂，向下的压力，将使精神底出现为不可能。这绝对论的走极端者，孤独者，退隐士，是精神的执纛者，他的诸色衣便是他的旗帜，反对一切妥协的表徵，——诚然，出现的奮门不能以妥协而止，使能止於一全般底精神胜利与低等自性之全部投降。倘若那在世间为不可能，则诚然必在他处成就；投若‘自性’拒绝投降於出现着的精神，则心灵必向她告退。这样在精神底出现中便有一双重倾向，一方面，有种促进，不论付什么代价要在有体中建立精神知觉性，甚至拒绝‘自性’亦所不惜，另外一方面有种推进，进向精神性到我们的本性各部分之展伸。但直到第一事已圆满成就了，第二事只能是不完全而且停滞着。是纯粹底精神知觉性之建基，乃精神底人的进化中第一目标；是这，以及那知觉性的迫促，进與‘真实性’，‘自我’，或‘神圣有体’相接触，乃精神寻求者的第一最前底，或甚至，直到已圆满成就了，唯一底先务。这是唯一每人所当作的要事，不论在那条於它为可能的路线上，每人按照在他的本性中发展了的精神能量去作。

论到精神有体的进化之已成就的过程，我们应从两方面看去，——考虑到‘自然’所运用的手段，发展的路线，再看它在人类个人中所成就的实际结果。有四条主要路线，‘自然’在试图开启内中有体时所遵循的，——宗教，玄秘法，精神思想，与一种内中底精神实践和经验：前三者皆接近之方，最后一乃决定底从入之途。凡此四种权能，皆以同时底作用进行，多多少少相互关联，有时彼此还就而合作，有时互相争执，有时各自独立而分离。宗教在其仪式，礼节，神祀上容纳了一玄秘原素；它倚靠在精神思惟上，有时从之把出一教条或神学，有时把出支持她的精神哲学，——前者，通常是西洋方法，后者是东方的：但精神经验是宗教的终极目标和成就，是她的高天和峰顶。但宗教有时也禁止了玄秘法，或将它自体的玄秘原素减轻到最少量；她推开了哲理心思，视为一枯乾底智识之陌生者，以它的全重量倚靠在教条和信理上，虔敬底情绪和狂热和道德行为上；它将精神底实践和经验减到最低度或弃除了。玄秘法有时立出一精神目标为鹄的，遵循着玄秘知识和经验



为从入之方，结构出某种神秘哲学：但较通常是它自限於玄秘知识与修为，没有任何精神底视景；他已转向神奇术或纯魔术，或甚至歧出为魔鬼道。精神哲学很寻常是依靠宗教作其支持，或为其走向经验之路；它是实践和经验的产物，或建造其构筑为达之之路由：但它也曾拒绝宗教的一切帮助——或一切阻挠，仗它自有的力量前行，或者满足於心思知识，或自信可发现他自己的经验之路和有效训练。精神经验也当完全用此三个门道为起点，但也曾将三者全皆抛却，依赖她自具的纯粹力量：他抑遏玄秘知识与权能，视为危险底引诱和牵绊着的阻碍，他只寻求精神的纯粹真理；既舍弃了哲学，却也经过情心的热忱或一神秘底内里底精神化而达到了；既将一切宗教信条，敬拜，和修为抛到身后，视为低下阶段或入门初步，他不用这一切支持而前进了，羌无这一切纠缠，直與精神底‘真实性’坦白相接。凡此种种变换皆是需要底：‘自然’的进化的尝试，在凡此诸路线上皆实验过了，以寻出她的真道路和全部路程，进向最上知觉性与大全知识。

因为每个这些手段或路由，与我们的整个有体内中一点什么相应，因此与她的进化的整个目标所必需的一点什么相应。人的自我扩充，有四种必需，倘若他不长此仍其为这外表无明之人，茫昧地寻索事物的真理，收集知识的零段碎片而加以系统化，仍其为宇宙‘力量’的有限底和半能底生命物，如他在他的现相底自性中他现在是的。他应当知道他自己，发现而且利用他的一切潜能性；但要完全知道他自己和世界，他必得进到他自己的和世界的外表之后，他必得深沈潜游到他自己的表面之下，和‘自然’的物理表面之下。他之能作这个，只能由知道他自己的内中心思，情命，生理，和性灵体，及其权能和运动，以及居於宇宙的物质前方的玄秘底‘心思’和‘生命’之普遍底律则和程序：那便是玄秘法之领域，倘若我们取玄秘法这名词的最广义。他也应当知道管制这世界的‘权能’或多种‘权能’：设若有一‘宇宙底自我’或‘精神’，或一‘创造者’，他必须能典‘它’或‘他’发生关系，且能与之保持任何可能底接触或交通，与宇宙之主要诸‘有体’或与那宇宙底‘有体’和它的普遍意志，或与一无上底‘有体’和‘他’的无上意志怎样相调叶，遵从‘它’所给他的法律，和他的生活与行为之注定了的或启示了的目标，必须将自己升到最高底高处，如‘它’所要求於他此一生中的，或此后一存在中的；设若没有这么一个宇宙底或无上底‘精神’，或‘有体’，他必须知道有的是什么，又怎样将自己从现在的缺陷与无能状态上升到它。这办法便是宗教的目标：其目的是联系凡人与‘神圣者’，而且这么作时乃升华思想，与生命，与肉体，使她们皆可接受心灵和精神的管制。但这知识必须是多於一信条或一神秘底启示的什么；他的思惟心必须能接受她，将其关系到事物的原则和所观察到的宇宙的真理上：这便是哲学的工作，而在精神真理的原地中，这只能由一精神哲学为之，不论在其方法是智识底或直觉底。但一切知识和尝试，只倘若是已化为经验，已变成知觉性及其已成立的活动的一部分，然后能达到产生果实；在精神原地中，凡此一切宗教底，玄秘法底，或哲学底知识和尝试，若要产生果实，必须终於精神知觉性之开启，终於一些经验，得到了且持续提高，扩大，且增丰那知觉性，且终之以建立一人生和行为，与精神的真理相契合的：这便是精神底实践和经验的工作。

在事物的正本自性上，一切进化起初必以迂缓底开展进行；因为每一新原则发舒其权能，必从其内在於‘无心知性’与‘无明’开辟一条路出来。

它的事很艰难，要从内入作用将自体拔出，从原来底中介物之黑暗把持脱出，挣脱‘无心知’的牵扯和纠缠，其本能底反对和阻挠，以及‘无明’的阻滞着的参杂，和盲昧底顽固底稽留。‘自然’起初权定一空泛底迫促和倾向，那便是玄秘底，潜在底，下意识底真实性之推向表面的指徵；於是有‘将是之事’的微小底半露底暗示，不完善底发端，粗朴底原素，基本底现相，渺小，不足注意，虽可认识的份量。此后乃有或小或大底形成；一较为明著且可认识的性质开始显露了，起初是局部地这里那里在一低等深密度上出现，渐次比较生动，更能形成；终则有一决定底显出，有知觉性的一反转，有其剧烈转变的可能性的开端：但仍在每方向皆有许多事待作，一长久和困难底生长向完善化，乃陈於进化底当试之前。已作好了的事，不单是要加确定，保无反覆或下堕，失败和消减，亦且当开启於其可能性的一切原畴，入乎其整体自我成就之纯全，其最极底高度，微妙度，丰富性，广大性；它应当能够统治，怀抱一切，概括一切。这是‘自然’在无论何处的程序，忽视了这个便是失去她的工作中的原旨，迷失於她的进程纷歧错杂中。

是这程序乃发生於宗教在人类心思和知觉性的进化中；倘若我们忽略了这程序的一些情况和他们的必需，则其替人类所作的事不能被了解或得到正常估值。显明的，宗教的最初发端，必然是朴素而且不完全底，她的发展被阻滞，由於混杂，错误，对凡人心思和情命部分的让步，常是可属甚非精神性格的。愚昧底，有损害底，甚至祸灭底原素可以潜入，而引到过错和罪恶；人类心思的武断性，其自我拥护之狭隘性，其无容忍和挑战的自私性，其於自体的有限真理之执着，以及对其错误的更大底执着，或者情命的暴力，热狂，武力底和压迫底自我肯定，它在心思上的狡猾作为，以获得对他自体的欲望和癖习的认可，皆很容易侵入宗教原地，抑遏它的高上精神目标和性格；在宗教之名下，许可愚昧可以隐藏，许多错误和一广远底谬执可被容许，甚至许多罪恶以及对精神的违犯可以造成。但这种交错底历史也属於一切人类事业，而且，若执此以反对宗教的真理和必需，也可执之以反对人类每事业之真理和必需，反对人的一切作为，他的理想，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他的科学。

宗教之所以遭否定者，以其声称以神圣底权威，以灵感，以自上赐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必无差失的尊威权力而决定真理；她试行自加於人类思想，感情，行为上，不容讨论或发问。这是一过度底和未成熟底要求了，虽是在某方式上是强加到宗教理念上的，由灵感和启悟的命令似底和绝对底性格加上去的，这些灵感和启悟，便是宗教理念的许可证和辩证，由信心之需要加上去的，信心是当作一从心灵而发的玄秘光明与权能，独出於心思的愚昧，疑惑，软弱，和不定中。信心，对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设若没有，他便不能在通过‘未知者’的旅程上前进；但不应当是强加的，应当是作为一自由底知见，或自内中精神的一命令似底指导而来到。无疑问的接受，这要求可得到保证，只倘若精神底努力，已成就了人的向最高‘真理知觉性’的进展，——整体而且完全底，无有一切愚昧底心思底和情命的参杂的‘真理知觉性’。这是我们前面的究竟目的，但远没有达到，这尚未成熟的要求，便晦翳了人内中的宗教本能的真正工作，那本能是要领导他到‘神圣真实性’，构成一切他在那方向至今所成就的，给人人以一精神训练的模型，一寻求，接触，亲近‘神圣真理’之路，一合乎他的本性的潜能的路。

进化底‘自然’的宽广和柔顺底方法，供应人类的宗教寻求以最博大底

视野，且保存其真正原意，这可见之於印度的宗教发展。在印度是任何数量的宗教表呈，敬拜道，训练法，皆被容许，甚至鼓动其并肩共存，人人可自由信受且奉行那与他的思想，感情，脾气，性格相合者。这是正常而且合理的，应有此一粘柔性，合乎此实验性底进化的：因为宗教的真实职事，是准备人的心思，生命，和身体底存在，使精神知觉性得以取起它；它应该领导他到那一点，即内中底精神光明开始要充分发皇之处。是在这一点上宗教应当学到将其自体作为隶属，不应当坚持其外表性格，却应当给内中底精神本身以充分底区宇以发挥其自有的真理和真实性。此外它应当尽可能多多取起人的心思性，情命性，身体性，给人的一切活动一转捩，转到精神方向，其中的一精神意义的启示，一精神底鍊鑄的印记，一精神性格的开端。是在这试图中宗教的错过进来了，因为错过正是由其所处理的这事的本来性质而起，——低劣质料侵袭那些原是为精神知觉性与心思，生命，身体知觉性问之中介者的实地形式，且时常损减，贬抑，而且败坏它们，然而是在这试图中，乃有宗教的最伟大底用处，作为精神与自性间的调停者。在人类进化中，真理与错误常一同生活，不应该因为其随附着的错误便拒绝真理，虽则错误应当泯除，——这常是一困难事，而且，若是作的粗率，便结果出在宗教身体上所加的开刀手术的伤害了；因为我们见为错误者，很惯常是一真理的象徵或乔装或破敝或畸形，丧失在手术的粗暴下了，——真理是随同错误一并被割掉。‘自然’自己，寻常容许嘉黍和良莠一长时期共同生长，因为唯是这样，她自己的生长，她的自由进化，乃有可能。

进化底‘自然’，在其开初觉醒人类，使觉到一基本底精神知觉性时，必始於对‘无限者’与‘不可见者’环绕着此物理有体之一模糊底意识，依约意识到人类心思与意志之无能和有限，意识到有大过他的什么隐藏於此世界中，意识到一些有利或有害底‘能性’，决定着他的行事之结果，意识到有一‘权能’，在他所生活其中的物理世界之后，也许正是创造了他和世界的，或者是一些‘权能’，在内中形成或统治‘自然’的运动，而他们本身却又为那超出她们以外的更大底‘未知者’所统治。他必得决定出那是些什么，而且要寻出交通的手段，以便能安妥他们，或召请他们为他的救助：他亦复寻求那些手段，以之他能发现且管制‘自然’的隐蔽运动的机械。以他的理智，他一时不能作这事，因为他的理智起初只能处理物理底事物，但这是‘不可见者’的领土，需要一超物理底视见与知识；他得用原有在於动物中的本能与直觉的引伸而作这事。这官能，在此思惟体中延长了和心思化了，必然在初原人类中尝是更为敏感而且活泼底，虽大抵仍在一低等洛度上，因为他得大为依靠它作一切初始他所需要的发现：他也得依靠潜意识底经验之帮助；因为在他学到了完全依靠他的智识与认识以前，潜意识必然也曾是更为活泼，更准备在他内中涌现，更能在外表上呈表其现相。他由与‘自然’接触而这么收到的直觉，他的心思便组织之成系统，於是造成了早期底宗教形式。直觉的这活泼底现成底权能，也给予他以超物理底力量有在於物理力量之后的意识，他的本能和某种潜意识底或超正常底经验，经验到有些超物理底有体，与之他可这样那样交通的，便使他转向发现有效底沟通着的手段，以作这知识的一机动底运用，於是造成了魔术和早期底玄秘法的种种形式。在某些时候必然在他启曙了，是在他内中有个什么非属物理底，一心灵在身歿后犹存；某些超正常底经验，因要求知道不可见者的压力，必然帮助他构成他初始对他内中这元体的粗补理念。只是在后下他方始体会到他之所见於

宇宙的作用中者，也是在某种形式下在他内中，而且在他内中有些原素，响应那些为善或为恶的不可见的权能和力量；这么便会开始他的宗教伦理底形成，和他的精神经验的可能性。原始底直觉，玄秘底法术，宗教社会底伦理，神秘底知识或经验，在神话中象徵着的，但以一秘密底传授和戒规保存了意义者，这一切的一混合，便是早期底人类宗教，起初非常肤浅和外在底阶段。无疑，初期这些原素皆是鄙补，拙劣，有缺点，但他们获得了深度和广度，在某些文化中增加发展到很弘大而且重要。

但是，时当心思和生命的发展增加了，——因为那是‘自然’在人类中的先务，她不迟疑於将其推进，即算压抑了其他原素，后下又需要将其充分取起的，——便有一智识化的倾向，於是起初必需底直觉底，本能底，和潜意识底形成，上面皆笼罩了一些构架，是理智和心思底智慧的一增上着的力量建造的。时当人发现了物理‘自然’的秘密和程序，他愈进愈远离他早期对玄秘法和魔术的凭依；天神们和一些所感到的不可见的势力减退了，当多而又多底事物以‘自然’的机械作为或自然工事解释了：但他仍然感受需要在他的人生中有一精神原素或一些精神因素，因此他一时期使这两种活动并行。但是宗教的玄秘原素，虽仍然保持为信仰，或保存却也埋藏於仪法和神话中，然失掉了意义也损减了，而智识原素增加了；终究在智识化的倾向变到太强之时之处，其时其处便有一运动剪除一切，只留教条，教会，形式仪法，和宗教伦理。甚至精神经验的原素也耗丧了，认为依靠信心，感情底热忱，和道德行为便已够了；初期的宗教，玄秘法，神秘经验的混合是破裂了，於是有一种倾向，虽不怎样普遍或完全，但仍很确定而且可见，即是使每种这些权能随顺其自有的道路，达到其自有的目标，在其自有的分别底和自由底性格里。这一阶段的最后结果，便是一全般对宗教的否定，对玄秘法及凡属超物理者的否定，肤浅智识的坚硬枯燥底猝发病，斫倒了那些隐蔽构架，皆我们本性的更深诸部分的棧托处。但进化底‘自然’，仍将她的远旨保存在少数人的心思中醒活，而利用人的更大底心思进化，将其升到一更高界和更深底结果。在现代本身，经过了一胜利底智识性和唯物论的时代之后，可见到这自然程序的明证了，——回转到内中底自我发现，一内中底寻求与思惟，一神秘经验的新尝试，一向内中自我的捫索，重新觉悟到精神的真理和权能的一些意义，皆开始显露了；人於他的自我与心灵与事物的一更深真理之寻索，趋於复活而恢复其失去了的力量，给予舊信条以一新鲜生命，建立新底信仰，或独立发展派门宗教。智识本身，既已近至物理发现能量的自然边界了，既已触到其底层岩床，知道其除了‘自然’的外在程序也不解释其他什么，便已开始投射其研究的眼光，虽仍是尝试而且猜疑，转向心思和生命力量的更深底秘密，转向他从初已先定地拒绝的玄秘者的领域：要知道其间或有是真实底什么。宗教已表现其有长在的权能，且是正经过一种进化，其最后底意义还未明显。在我们所见到的心思新开始的这方面，无论其怎样朴拙且迟疑地开始，可察出其能有一种压力，推进‘自然’中的精神进化，作一决定底转向和前进。宗教，虽是丰富，然在其初期下理性底阶段是幽暗底，在智识的过重压力下，已倾於度进一明朗底却是荒凉底理性空地；但终於它必须随人类心思的向上底弧线，更充分上升，在它的高顶达到他的真本或最伟大底境界，在超理性底知觉性和知识的寰宇里。

倘若我们回顾过去：我们仍能见到这线自然底进化的明证，虽大部分它的原始阶段，皆在史前史的未书的白案上，非我们所知。有人争论过，宗教

在其发端时，无非是一团幽灵崇拜，拜物迷信，巫术，图腾术，禁忌术，神话，迷信象征，以医乐人为祭司，是原始人类的愚蒙的一堆心思底菌植物，——后来至佳也只是一‘自然’崇拜。在原始心思中，很可能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也仍应加以附笔，说在其许多这样底信仰和施为之后，也可能有一真理，是卑下但很有效能底一种，却随我们的高等发展而失掉了。原始人类，大抵生活在其生命体的一卑下而狭小底境界里，而这在玄秘界上相应於一不可见的‘自然’，属同样性格的，其玄秘底权能，可由一种知识和一些方术号召其发生作用，而那知识和方术，是低等情命底直觉和本能可开启后入之门的。这可能构成於宗教信仰和奉行的一初始阶段，在其性格和利益上是玄秘底，在一鄙樸底初原样式里，还不是精神底；其主要原素，曾是召来微小底生命权能和小元体，以佐助微小生命欲望，和补野底物理底良好境况。

但是，这原始阶段，——倘若它真是这，而不是如我们仍见之为一墮落或残余，属於文明的前一周期的高等知识之退墮，或一陈死底没落了的文化之贬损了的遗留，——只能曾是一开端。这不论随之以一些什么阶段，接着便是更进步了的宗教型，我们仍有其古代诸文明民族的犹存底典籍或史舍中的记录。这典型，以多神信仰和敬拜组成，包含了一宇宙论，神道观，礼文，修习，仪式底和伦理底规制的复杂组织，有时深深织入社会制度中的，通常是一部落的或一国家的宗教，亲切地能表现那集团所达到的生活和思想的造化阶段。在其外表构架上，我们仍寻不出一更深底精神意义的支柱，但这一空缺，在较大底更发展了的文化中，是填补之以一玄秘知识与修为之强大背景，或否则补上了防护谨严的神秘道，具有精神智慧和修习的一初始原素的。玄秘法更常是作为一附加或上层构架，但也不常在；对诸多神圣权能的敬拜，奉牺牲，一表面底虔敬，和社会伦理，皆是主要因素。一精神哲学或人生意义的理念，起初好像不在，但其萌蘖皆常是包含在神话和神秘道里，在有一二事上完满从之显出，以致它擅有一雄强底分别存在。

诚然有可能的，是神秘者或开初底弄玄秘法的人，处处是宗教的创立者，以他的秘密发现，在信仰，神话，和修为的形式中，加到人民群众的心思上；因为常是个人，乃接受‘自然’的直感，前进而拖起或吸引其余的人类在他后面。但是即使我们推许群众的下知觉底心思为这新创作的作者，也仍是那心思中的玄秘底或神秘底原素创作了他，而且必是它得到了一些个人，经过他们而出现；因为一群众经验或发现或表现，不是‘自然’的第一方法；是在某一点上或几点上燃了火，由此从一定传到一竈，从一神坛传到一神坛。但神秘者流的精神企慕和经验，通常是韬藏在秘密法籙里，只传授少数人之道之人；这传布到群众或毋宁说给他们保存於一聚宗教底或传统底象征里。是这些象征乃为宗教的核心，在一初民的心思里。

从这第二阶段乃出现第三阶段，这期间试行解放秘密底精神经验和知识，使大众皆可有的，当作一种真理，有其共通底诉予，且必普遍可得。於是一种倾向得势了，不单是以精神原素为宗教的真正核心，亦且使其以显教而崇拜者人人可达；如每派密教各有其知识与修为的系统，今兹每种宗教也要有其知识系统，她的信条，和它的精神修练。在此，在这两种形式底精神进化中，一显教，一密教，一神秘人士的一宗教人士的路，我们见到进化底‘自然’的一双重原则，深密底和集中底进化，在一小空间的原则，与一扩张和伸展的原则，以使其新创造可在尽可能大底一区域里普通化。第一个是集中了的动力底有效能底运动；第二个是倾向散布和定位。这新发展的一结果，

是精神底祈向，起初为少数人所谨慎宝藏的，变到在人类中更普通化了，但损失了纯洁性，高度，和深密性。神秘人上建立他们的志事於超理智底，直觉底，灵感底，启示底知识之权能上，也建之於内中有体进入玄秘底真理和经验的能力上：但这些权能非人群大从所具有，或虽具有亦只在一朴质，未开化。段段片片底原始形式里，没有什么事物可安立其上；所以为了他们，在这新底发展中，精神真理必包藏於信条和教理的智识形式里，於敬拜的情感形式里，和一简单然有意义底仪式里。同时，强健底精神核心，也变到参杂了，浇漓了，混沌了；遂致为心思与生命与身体的本性之低等原素所侵袭，所假扮。是这参杂，和混糅，和赝品之侵袭，这对神秘道之凌乱，及其真理和意义的丧失，亦如误用玄秘权能，以与不可见的力量相交通而致的，乃是早期神秘者所怕的了，所以他们以保守秘密，以严厉戒规，以限制於少数合格底弟子，而加以防止。这分散运动和随后的侵袭之另一不利底结果或危害，便是精神知识之智识底形式化，化为教条，生活底修持之物质化，化为死底一团敬拜，与礼节，与仪式，是一机械化，由是久而久之，精神必然脱离宗教躯体。但这危险是当冒的，因为扩张底运动，是进化底‘自然’中之精神迫切之一内在底需要。

如是，一些宗教产生了，皆主要显或整体是依靠信条和仪法，以求精神底结果，但因为他们的经验的真理，仍然保持了基本底内在真实性，原来本在它们中间的，而且，只若有些人继续或革新，便可长存，一些为精神底行动所感触的人，要证会‘神圣者’且解放精神，用此一手段。这一发展，进前而歧为两种倾向，一公溥底，一誓反底，一倾向多少存留宗教的原本粘柔底性格，其多方性，及其对人的全部天性的诉予，另一趋於叛离这公溥性，坚执纯粹依赖信仰，敬拜，和行为，简单化了，所以作出对普通理智，情心，和伦理底意志之一迅速底现成底诉予。这转向已趋於造成过度理智化，不信任和贬斥大多底玄秘原素之要与不可见者建立其交通的，倚靠表面心思，视为精神事业的一足够底乘器；於是惯常底后果，便是精神生活的某些枯乾性，狭隘和乏弱。进者，智识已否定了那么多，抛弃了那么多，又得到充分底空间和机会远否定更多，直到它否定一切，否认精神经验，弃去精神性与宗教，只留下智识本身，常作唯一余存底权能。但智识而空无精神，只能增积外在知识与机械与效能，终於生命力的秘密泉源之涸竭，终于颓废而无任何内中权能以挽救生命或创造新生，或开辟任何其他出路，除了死亡和散坏，及在舊底‘无明’中再作一新底开端。

进化原则前进之际，也可能保存了它的运动之原始底完整，不由破析而由扩张那更明智底古之和谐，到集中原则与散布原则的一较大底综合。在印度，我们见到，有进化底‘自然’的整个运动和原始直觉之长存。因为宗教在印度不以信理或教条而自加范限；它不但容纳了一大数量底不同底表呈，亦且在自体内中成功地涵蓄了所有一切原素，在宗教的进化过程中生起的，它不肯禁止或割除任何一个：它发展了玄秘法至於其极，接受了种种精神哲学，追随凡属可能的每一道精神实践，精神经验，精神自我训练，追随到他的最深，最高，或最大底结果。它的方法是进化底‘自然’本身的方法，允许一切发展，精神在诸体上的一切交通和作为的手段，一切人與‘无上者’或‘神圣者’间的交往之道，遵循每条可能底前造的路达到目标，甚至试验之至於其极。精神进化的一切阶段，在人中皆备，每个皆应该其接近精神，或者供给以资料，依其接近之方之适合於其能量者（adhikara 特权）。甚至

至今独存的原始形式也未加禁格，却加以提示到一更深底意义里，而仍有其压力，行向最高底精神楼阁在最稀薄底无上以太中。甚至除外底属信条典型的宗教，本身也未被除外，只若其与普通目标与原则的亲性是明白底，便被容纳於普通伦系的无限变换中。但这粘柔性试要自支於一固定底宗教社会底体系上，它充之以按等级发皇人类天性的原则，在其高处对向一无上底精神志业的；这种社会底固定性，——也许曾在一时期是需要的，为了人生之统一，倘若不也是作为给精神底自由的一安定而且稳固底基础，——一方面尝是一保存的权能，但一方面也曾是唯一底对全部公溥性的本来底精神之障碍，过度底凝固和限制之一原素。一固定了的基础或许是不可没有，但倘若在真元上是安定了，这也必须在其诸多形式上能为粘柔，可作进化底转变；这必须是一体系，但必是一生长着的体系。

虽然，这伟大底多方面底宗教和精神原则是健全底，且由采纳整个人生和人类天性，由鼓励智识之生长，永不反对它或拘束它的自由，毋宁呼召它帮助精神底寻求，这原则阻止了那行突或不当地优势，在西欧导致了宗教底本能之限制和枯竭，及其渝入纯粹底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这么一种粘柔底和普偏底方法，容纳但超出一切信理与形式，又容许每种原素的，可以有多数后果或被清净派反对，但其伟大底可作辩论的结果，便是一无比底多种底富足，远过千年的长存，攻不破的耐久性，通常性，普偏性，高度，微妙度，多方面底广度，皆精神底造诣与寻求与志业所得。诚然，只是以这样底公溥性和粘柔性，进化的较广底目标乃能成就到任何充分底地步。个人，从宗教要求精神经验的从人之门，或者一转向精神经验的手段，与上帝的交接，或路上一向导的决定底光明，对后来的一允诺，或一较快乐底超世间底将来的辩法；这些要求是可在一教理信仰和宗派信奉的较狭隘底基础上满足的。但也有‘自然’的较宽广底目的，要准备而且推进人中的精神造化，转变他为一精神底人：宗教作了她的一种工具，指点人的努力和理想到那方向，使每个有了准备的人，可能走上向那的路。她之达到这目的，是用她所造成的若干种教派宗门，有些是究竟底，标准化了，而且是决定底，有些其他的，则较粘柔，各式各样，有多个方面。一种宗教本身是多个宗教的彙聚，同时给每人供应他自己的内中经验的机缘，将是与‘自然’的这个目的最相企合：它将是精神生长与发华的一丰富底保养所，心露的训练，志业，自我实践的一浩大底多科底学校。不论‘宗教’曾犯下了什么过误，这是她的功能，和她的伟大且不可无的用处和服务，——举起了向导的这炽然底光明在我们的路上，通过心思的愚暗，趋向‘精神’的完全底知觉性与自我知识。

玄秘法在其真元上是人的努力，要达到‘自然’的秘密真理与潜能性的一知识，可将他从奴役下解放出未，他是奴役於他的身体的限制之下；这尤其是一种企图，要占有而且组织‘心思’在‘生命’上、及‘心思’与‘生命’二者在‘物质’上的权能，这神秘底，玄秘底，在外表仍未发皇的直接权能。同时有一志事，要与那些世界和元体建立交通关系，皆是属於宇宙‘有体’的超物理底高处，深处，及中间诸水平的，又利用这交通以主制一较高底‘真理’，以帮助人在他的意志上主宰‘自然’的权能和力量。这一人类的企慕，自立於这信仰，直觉，或内知上，即我们皆不止是泥土的制作品，而是心灵，心思，意志，能够知道这世界和每个世界的神秘，且成为不但是‘自然’的学生，亦且是她的熟术师和大匠。玄秘者也试求知道物理事物的秘密，而在这方面的努力，他推进了天文学，造出了化学，给其他科学一促

动，因为他也运用几何学及算数之学；但他仍求更多知道超自然的秘奥。在这义度下，玄秘法可说为超自然者的科学；但事实上它只是超物理者的发现，物质底范限的越出，——玄秘法的中心，不是那不可能底妄想，希望越轶‘自然’的一切力量或出乎其外，且以纯粹幻想和怪诞奇蹟为有效果而偏能。对我们似是超自然者，事实上或是其他‘自然’的识相，自发地突入了物理‘自然’中，或者，在玄秘者的工作中，是具备了宇宙‘有体’与‘能力’的较高诸等级或诸体系之知识与权能，指挥其力量和作用趋向在物理世界中产生效果，由撮持相互交通的可能性，和物质上生效果的手段。有些心思的和生命力的权能，未尝被包括在‘自然’的今之物质里的生命和心思的系统中，然皆是潜能底，可以施之於物质底事物上，或甚至引入而加到现在底系统中，因而扩大心思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的管制，或者在他人的心思，生命，和身体上，或在宇宙诸‘力量’的运动上发生作用。现代於催眠术的采纳，便是这么一种发现和系统化了的施使的例子，——虽仍是狭隘而且有限，为其方法和公式所限制，——施使那些玄秘权能，否则只以偶然底或暗中底作用触到我们的，其程序非我们所知，或不完善地为少数人所撮。因为，我们在一切时中皆遭受种种提示的侵袭，思想暗示，行动暗示，意志暗示，情感底和识感底暗示，思想波浪，生命波浪，从他人或从宇宙‘能力’来加於我们或进入我们，作为且发生她们的效果，却不为我们所知。一系统化了的志业，要知道这些运动和他们的律则和可能性，要主制且利用在他们后面的‘自然’力量或权能，或防护我们自己不遭到她们，这皆属於玄秘法的一境域内；但甚至也将只是那境域的一小部分；因为这少经开发的‘知识’之浩大领域之可能底原野，用途，程序，皆太辽阔而且繁多。

在近代，物理“科学”扩大了他的发现，释放出‘自然’的秘密物质力量，导之於为人类知识所统制的作为，以供人类之用，於是玄秘论退避了，终放被摒弃，理由是：唯独物理底乃是真实底，而‘心思，和‘生命’，皆只是‘物质’的部门底活动。既以此为根据，相信物质‘能力’为一切事物的钥匙，‘科学’乃试进而欲管制心思和生命程序，用着我们的正常與非正常底心思和生命的功能與活动之物质程序与工具作用之知识。凡为精神底，被认作心思性的一形式而忽略了。这里附带可说一下，即是倘若这试图成功了，可能放人类的生存不无危险，甚至会像如今有某些其他科学发现，错误地或拙劣地为人类所用，而此人类在心思上在道德上皆没有准备可处理那么巨大和危险底权能；因为这会是施行一人底管制：而无所知放那些承托和保持我们的生存的秘密力量。在西方，玄秘法可那么容易推开，因为他往来未当达到大众，未当至於成熟，未当得到一哲理底或健全底关系之基础。他太自由地放浪於超自然者的怪诞中，或犯了这错误，以他的大部分气力，放在发现那些公式和有效底方式上，连用超凡底权能的。他邪出为黑白魔术，或邪出为黑暗底神秘道的浪漫底或巫术底道具，以及那究竟是有限底少量知识的夸张。这些倾向，以及心思基础之不稳定，使他难于自卫，易遭非难，成了方便且受伤底众矢之的。在埃及和东方，这道知识达到了一更大更概括底志业：这更宽裕底成熟性，仍可见于‘密乘’（Tantras）这奇妙系统中，完好无样；他不单是超正常者的一多方面底科学，亦且供给了宗教的一切玄秘原素之基础，甚至发展出一精神修为与自我实践之庞大雄强底系统。因为最高底玄秘法，便是那发现‘心思’和‘生命’和‘精神’的秘密运动、及动力底超凡底诸多可能性者，且运用他们在其本有底力量中、或由一加上去



的程序，为了我们的心思体，情命体，和精神体的效用。

玄秘法在流俗理念中，与魔术和魔法式及超自然者的假定底机械性相系。但这只是一方面，他也不全然是一种迷信，如有些人凭空设想的，那些人未深窥或全然未窥秘密底‘自然力量’的这一隐蔽面，也未曾实验过其可能性。法式及其使用，潜在力量的机械化，在心思权能和生命权能的玄秘运用上，能有可惊的效果，正如在物理‘科学’中为然，但这只是一附属方法，一有限引导。因篇心思和生命的力量，皆是粘柔底，微妙底，在其作用上是可变的，没有物质底强硬性；他们需要一微妙底和粘柔底直觉，在关于他们的知识上，在他们的作用和程序的解释上，在他们的施使上，——甚至在她们的建立了的法式之解释和作用上。过度着重机械化和严格公式化，势必结果出知识之秀而不实或一形式化了的限制，而且，在实用方面，结果出许多错误，愚昧底鄙俗，误用，和失败。于今我们正脱出‘物质’为唯一真理的迷信了，退转回到古之玄秘法与新底表呈，与对‘心思’的仍属隐藏底秘密和权能的一科学调查。以及封性灵底與不正常或超正常底心理现相之密切研究已是可能了，而且，在局部上已显然可见。但设若这富自立，则这一行探讨的真实基础，真正目标和动向，必需底限制和禁戒，皆当重新发现出；其最重要底目标，必是发现心思力量，生命力量，和隐藏底精神的更大底种种力量之秘密真理与权能。玄秘科学，真本是潜意识的科学，在我们内中的潜在者，在世界自性中的潜在者，以及凡与潜意识相关系者，包括下心知者与超心知者，以及用之为自我知识和世界知识的一部分，为了那知识的正当动力化。

封最高知识作智识底研究，心思之占有他，乃是对这‘自然’在人中的运动之必要底帮助。寻常，在我们的外表上，人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工具便是理智，观察着，了解着，和序列着的智识。在‘精神’的任何全部前进或进化；不但是直觉，内视，内识，情心的敬奉，於‘精神’事物的一直接底生活经验，皆应当发展，亦且智识也当与以启明和满足；我们的思维心和观照心，应该得到帮助以了解，以形成一已加推理和系统化的理念，关于我们的本性的造最高发展和活动之目标，方法，诸多原则，及一切居于其以者的真理。精神底实践和经验，一直觉底和直接底知识，内中知觉性之一生长，心灵的和一亲切底心灵知见，心灵视见，和一心灵识觉的生长，诚然皆是这进化的正常手段；但观照底和批评底理智，亦今至关重要；促使有许多人可以不用理智，因为他们与内中真实性有一生动底和直接底接触，以经验与内视而满足了，但在整个运动中他是必不可无的。倘若至上底真理是一精神底‘真实性’，则人的智识需要知道那原始‘真理’的性质是什么，及其与其余底存在，与我们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之原则。智识以其自体是不能使我们接触到具体底精神真实性，但她可帮助，作出‘精神’真理的一心思表呈，将其向心思解释，甚至可用于更直接底寻求的：这帮助是极为重要了。

我们的思维心，主要是关注于普通精神真理的陈述，其绝封者的逻辑，其诸相对者的逻辑，她们如何彼此相待或相引，以及存在的精神原理之心思底后果为何者。但在此了解与智识底陈述即他的主要权利和一份工事以外，智识还要求施行一批判底管制；他可承认极喜底或其他具体底精神经验，但他的要求是要知道那皆建立在什么稳定底或妥善序列的真理上。诚然，倘使没有这样底一真理，已知而且可证，我们的理智或者会认为这些经验皆不稳定，不可解，或可从之后退，看他们也许不是建立在真理上，或否则倘不在

她们的基础上也在他们的形式上不信任他们，以为是被错误所中，甚至是想像底情命心思，情感，神经，或诸识的错乱；因为这些在从物理者和可识者度到不可见者的过程或移转中，可能被误导而追随眩惑底光明，或至少是被导至於事物的错误底接受，事物在其本身是有效底，但损于一错误底或不完善底封所经验者的解释，或毁于真正精神价值之混杂和纷乱。倘若理智自觉不得不承认玄秘法的机动力，然在那她也会最关注与他所见到发动出的力量之真实意义和正当系统和真理；他必问究那意义是玄秘者加上的，或还是其他什么，也许较深底什么，在其真元底关系和价值上却被错误解释了，未曾在整个经验中得到其正当位置。因为我们的智识作用，初始是理解的功能，其次方是批评底，终则为组织着，管制着，形成着的。

那手段可用以满足这需要，亦是我们的心思的自性所供给我们的，便是哲学，而在这原地中，他必然是一精神哲学。这类学术在东方已兴起多种了；因为几乎常是凡有一重大底精神发展之处，便从那裹兴起一哲学，为他封智识辩正。那方法起初是一直觉视见兴一直觉表白，如在诸奥义书中渊深无底的思想 and 深奥底语言，但后来发展了批判底方法，一坠固底辩证系统，一逻辑底组织。后起的诸派哲学皆是一智识底叙述（如薄伽梵歌），或以内中实践而发现者的一逻辑底辩正；或她们为自体设立了一心思底基地，或一系统化了的方法，以求实践和经验（如帕檀遮利 Patanjali 的瑜伽哲学）。在西方，知觉性的调和倾向为分析底和分别底倾向所代替，精神底迫促和智识底理智几乎在开端便分手了；哲学从头便转向一纯智识底和推比底封事物的解释。虽然，也有些派别，如此达戈拉斯的（Pythagoras），耶毗鸠鲁斯派（Epicurus），斯托以克派（Stoics），不但与思想为有动力底，也在人生的行为上为然，发展出了封有体的内中完善化的一种努力，一种训练；这便在晚期基督教或‘新外道’的思想结构上，达到知识的较高底一精神境界了，东方西方於此相遇合。但后来这智识化变到完全了，于是哲学与人生及生命能力、或与精神及其机动的联系，或则被割断了，或则囿与那么一点点，与形而上底理念所能印在人生与行为上的，以其一抽象底和次要底影响。宗教在西方，不自支与哲学上，却与信理底神学所撑持；有时一精神哲学出现了，乃纯由个人天才之力，却不像在东方一样，为每一大宗精神经验和志业的必需底助理。是真，精神思想的一哲理底发挥，不是全不可无；因为精神的真理，可由直觉与一具体底内中接触，更直接更完全达到。也还应当说，智识对精神经验的批评底管制，可能有阻碍且不可靠，因为这是一次等光明，照射到一高等明耀的境界上；真正底管制权能是一内中底分辨力，一性灵底意识和直觉知见，自上而来的指导之优胜参预，或一本生底光明底内中向导。但仍然这一项发挥也是需要底，因为精神与智识底理性同必须有一道桥梁：一精神底或至少是一精神化了的智慧之光明，为了我们的全般内中进化之圆满是必需底，而且倘若没有他，又没有另一更深底指导，则内中运动可能乖误，无纪律，混浊，参杂了非精神底原素，或在其公溥性上偏或不全。为了化‘无明’为全体底‘明’，在我们内中的一精神底智慧之生长，准备接受一高等光明，导之灌注我们的本性的所有诸部分，乃是一至关重要的中介底必需。

凡此三从入之道，没有一道能自体全般满足‘自然，的更伟大和究竟底原意；皆不能在心思底人中造成精神底人，除非且直到他们开启人精神经验之门。只是由内中实践凡此诸道所寻求者，由一奋勇底经验或许多经验造就

一内中底改变，由知觉性的变移，由精神从其今之心思，生命，和身体的障蔽下解放出来，然后一精神底人乃能出现。这是心灵的进步的最后一条路线，其他路线皆指向着的，而且，时当其有准备自离乎前此诸途，则真实底工作已开始了，改变的转捩点已经不远了。直到那以前，凡人类这心思有体所已达到的，只是熟悉那些出乎他以外的事物的理念，熟悉一他方世界的运动的可能，熟悉一些道德底完善化的理想；他或许也接触到一些更伟大底‘权能’或‘真实’，帮助他的思心或情心或生命。也许是有一改变，但不是从心思底人变为精神底人。宗教及其思想与道德学，以及玄秘底神秘道，在古代造成了祭司，巫祝，虔敬底人，公正底人，智慧底人，心思底人道的许多高点；但只是精神经验由思心和情心开始之后，我们方见到兴起了圣人，先知，‘仙人’，瑜伽师，见士，精神哲士，神秘士，是那些宗教之有精神人物的这些典型在其中者，乃长存且传布全球了，且给予人类以其一切精神祈向与文化。

时当精神性在知觉性中特出，着上他的卓异性格，起初他不过是一微小核心，一增上着的倾向，一特殊底经验的光明，居于此一大聚寻常未启明的人类心思，生命力，身体性中，即形成我们的外在自我，且垄断我们的自然底要事者。已有些尝试底初端，与一迟缓底进化和犹豫底发露。其较早底起初预倍底一形式，造成某种宗教性，不是纯粹底精神气质，而是属心思性或生命性，在其自体中寻求或求得一精神支持或精神因素；在这一阶段，人大多是驰鹜于利用他所能得到或造出的与那超乎他以外者的接触，以帮助或服务他的心思理念，或道德理想，或他的生命的和身体的利益：封某些精神变化的真实转向尚未曾有。最初底真正形成，则取一种形式，即我们的自然底种种活动之精神化，在活动上加以一渗透着的势力或指挥：有一准备着的势力或流注在心思或生命的某部分或倾向中，——思想的一精神化了的转变，具备了提举着的照明，或一情感体或美感体的精神化了的转变，在性格中一精神化了的伦理形成，在某些生命作为中，或本性的其他动力底情命运动中一稍神化了的迫促。有一觉识来到，或许是觉识一内中底光明，一向导或一交接，一‘管制’，大于心思和意志，是我们中间的一点什么所服从的；但一切还未重铸于那经验的型模中。但时若这些直觉和照明增上坚持，自成河道而通流，作出一强健底内中形成，要求统治全部生命和接收本性，则开始有体的精神形成了；于是出现了圣人，信士，精神底哲士，见士，先知，上帝的仆人：精神的兵士。凡此之流，皆立足於其自然有体的一部分，为一精神底光明，权能，或极喜所提上了的。圣人与见士，生活于精神底心思中，他俩的思想或他们的眼光，是被管制或型铸于一内中底或较大底神圣底知识光明；信奉士生活于情心的精神企慕中，他的自我奉献和他的寻求中；哲士则是在内中情心里为醒觉了的性灵体所推移，那已生长到雄强，足以统制情感体和生命体；其他人物，则居于情命底机动本性中，为一高等精神能力所驱策，被她扳转，对向一灵感作为，一上帝所予的工作或使命，为某神圣‘权能’，理念，或理想服务。最后或最高底出现者，便是解放了的人，在内中已实践‘自我’和‘精神’，进入了宇宙知觉性，度入了与‘永恒者’的结合，而且，如他之仍接受人生与作为，也是凭他内中的那‘权能’的光明和能力而为之，那是以属‘自性’的他的凡人工具而工作的。这精神转变和成就的最大表呈，便是心灵，心思，情心，和作为的一全般解放，一概投入于

宇宙‘自我’和‘神圣真实性’的意度里。于是个人的精神造化已上正途，突起了她的雪似底崔巍和最高本性的峰顶。出此高境和广宇以上，只开启了超心思底升登或不可通达的‘超极’。

这，直到如今，便是‘自然’的进化过程，从心思底凡人发展出精神底人；于是可以问造成就的精确总和及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在近代封‘物质’中的心思之生命的反动中，这伟大底动向和这稀罕底转变。被诋毁为非是知觉性的真进化，毋宁是无明之一升华了的鄙事，离了真正底人类进化邪出；真正底人类进化，应当只是生命权能，实际物理底心思，管制着思想和行为的理智，与发现着和组织着的智慧之一进化。在这时代中，宗教被推开，认作过了时的迷信，而精神底实践和经验，也不受信任，被视为阴暗底神秘主义。在这观念下，神秘者被看作那种人，转入了非真实者的旁门，进到了一自己创造的鬼怪国土之幽暗境域里，在那里迷途了。这一判断出自一种事物观念，本身自必趣于不被信任的，因为他究竟依赖那错误见解，以为唯独物质是真实底，而且外表生活唯独为重要。但离此极端底唯物论的事物观，这仍然能是、且为智识与物理心思之急切于人类生命的团成者所保持的，——而那是时下流行的思想，占优势的现代路线，——说人类中的精神倾向，归究到极少什么；他没有解决人生问题，也没有解决人类正与之角犄的一些问题。神秘者或是自外于人生，作了往他方世界的出世士，或独离底幻想者，因此不能帮助人生，或否则他也不比实行底人物或智识与理性人物能作出更佳底解决或结果。毋宁他参加了，反而扰乱了人生的价值，以他的方外底和不可证验的光明，对凡人的理解为幽暗底，颠倒了人生价值，而且混淆了人生所呈于我们之前的明白底实际要害问题。

但这不是一据点，由之可裁判或估计精神性的价值，或人中的精神进化的真实意义；因为真实底工作，不是在过去或现在底心思底基础上解决人生问题，而是给我们的有体与生命和知识创立一新基础。神秘者的出世底或他方世界的倾向，是一极端底肯定，肯定他之拒绝接受物质‘自然’所加的限制：因为他的正本底生存理由，便是要超出她以外；倘若他不能转变她，他使得离开她。同时，精神底人也未当全然退出人生；因为与众生万物为一体的意识，对汎爱与慈悲的着重，为了一切众生之善而施舍其能力的志愿，皆在精神的动力底发华之中心：因此他转向救世，他领导，如古代‘仙人’或先知之所为，或俯而创作，而且，时若他的‘精神’的直接权能作了这样底一点事，那些结果皆曾是异常弘大了。但精神道所提供的问题的解决，不是以外表手段之解决，虽然这些也当用，而是以内中底改变，知觉性和本性的一转化。

若使普通底从果未尝是决定性底，只是佐助性底，是聚积了一些新底较美好底原素到知觉性的总和中，而未尝有人生的转化，这是因为集体中人，常是从精神底推动偏开，从精神底理想退转，或只保持之为一形式，而拒绝了内里底转变。精神性不能被召唤用非精神底方法去处理人生，或以万灵乐，政治底，社会底，或其他机械底救治去医疗人生的疾苦，那是心思所常作的，却常是失败了，而且会继续失败，不能解决任何事情，这些手段所作的最剧

---

这便是薄伽梵歌所标举的精神底理想和实践之精华。

薄伽梵歌。佛教之崇杨广大发慈悲，同情，‘大地为我一家’——*vasudhaivakutumbakam*——，为行为的最高原则；基督教的着重博爱，皆指出这精神有体的动力方面。

烈底改变，没有改变什么；因为旧底病痛存在于一新形式中：外在环境的形貌改变了，但人仍其为旧人：他仍是一无知底心思底人，误用或无效地运用他的知识，为私我所推动，被生命欲望与热情和身体的需要统治了，在他的展望上是非精神底，庸浅底，不知道他自己的自我，与那些推动他利用他的力量。他的种种人生缔造，皆有一价值，是当作他个人和集体在其所达到的那阶段的表现，或当作他的情命和物理诸部分的福利或方便的一机械，且合作他的心思底生长之媒介或原畴，但他们不能使他出乎他现在的自我以外，或作为一机械以转化他；他的和她们的完善化，只能以他更前进底进化而得。只有一精神底改变，他的有体从表面底心思底知觉性，进至更深底精神知觉性，然后能作出一真实底和有效果底分别。发现在他自己中间的精神体，是精神人物的主要事务，又帮助他人趋向同此一进化，乃他对人类的真实服务；直到那已作成了，一外间底救助可能拯济或和缓一点痛苦，但没有、或很少多放此者为可能。

是真的，精神倾向当不甚是瞻望人生，而甚是望出人生以外。也是真的，精神转变，当是个人底而非集体底；其结果在个人是成功的，但在大众人中不成功，或只是间接有功效。‘自然’的精神进化，仍是在进程中，不完全，——几乎可说，仍只在开端，——而且其主要事务，是要确定且发展一精神知觉性和知识的基础，而且要增进而又增进，为了那在精神真理中之为永恒者的视见，创造一基础或形成。只是时若‘自然’已以个人而充分确定了这深密底进化与形成，然后可希望有任何急剧底属于扩大或机动地分散着的性质的事，或任何集体底精神生活企图，——这些企图也是作过的，但大多是合作保护个人的精神性之生长的原田，——方可得到一成功底悠久性。因为直到那时，个人必是先劳于他自己的问题，要全般改变他的心思和生命，与他正成就或已成就于他的内中有体与知识里的精神真理归于一致。任何尚未成熟的企图，试行大规模底集体底精神生活，必易于败坏，由于精神知识在其机动力方面不完全，由于个人寻求者的缺点，也由于寻常底心思和情命和身体的知觉性之侵袭，把持真理而将其机械化，阴暗化：或腐化。心思底智慧，及其主要机能即理智，不能改变人类生命的原则和坚持性格，他只能造成各种机械化，善巧化，发展，和表呈。但心思作为整个，纵使是精神化了，也不能改变他。精神性解放而且照明内中有体，他帮助心与舆高于其自体者相交通，甚至遁离其自体，他能以内中势力，提举人类个人的外表本性且使之纯洁化，但只若长此他要以心思为工具而在人群中工作，他能在土地生命上发施一种影响，但不能作成那生命的转化。为了这缘故，精神心思中有一种盛行底倾向，是满足于这种影响，主要在他生余处寻求圆成，或全然捐弃任何外发底志业，而专志注于个人的精神底得救或美满。一高于心思的为工具的动能，以全般转化为‘无明’所造成的一本性。乃为必要了。

另一于神秘者和他的知识的反对，不是反对他在人生上的功效，却是反对他发现‘真理’的方法，且反对他所发现的‘真理’。一反对方法的理由，便是说他纯属主观，不是离个人的知觉性及其构造与真实，不是可证明的。但这疵议的理由没有多大价值：因为神秘者的目标是自我知识和上帝知识，那只能由内向而非外向底凝视达到。或者是事物的至上‘真理’乃他所寻求的，而那也不能由经过诸机的外表探讨，或由任何自建于外相和表面上的考察或研究，或由基于一间接底知识手段的不定底纪录之揣度达到。这必须由直接视见，由知觉性与‘真理’本身之灵魂与肉体相接触，或由同一性知识，

由自我与事物的自我、与事物的权能的真理、与事物的真元化而为一的知识而来。但又非难过，这方法的实际结果，不是一个于一切人皆为共通的真理，而有很大底殊异；所以提出的结论是：这知识全然不是真理，而是一主观底心思形成。但是，这反对是基于对精神知识的自性之一误解。精神真理是精神的一真理，不是智识的一真理，不是一数学原理或一逻辑公式。他是‘无限者’的一真理，在无限底殊义性中的一个，他能擅有诸方面与诸形成的无限变易：在精神底进化中，必然是应有达到那一个‘真理’的多方面底通道和经过，多方面底摄持；这多方性便是心灵之接近一活底真实性之表徵，不是达到一抽象或事物的虚构成的形相，能僵固为一死底或顽石似底公式的。强硬底逻辑底和智识底见解，以谓真理是单独一理念，凡人皆应接受的，是一理念或多理念的一系统击败一切其他一切理念或系统，或是单独一个有限底事实或多事实的一公式，凡人皆当承认的，——这，便是一不合法底转移，从物理境域之有限真理，转移到生命与心思的远过其复杂和粘柔底境域里。

这一转移，负了许多损害的咎责；在思想上，他带进来了狭隘性，限制，对多个不同底观点之必要底变换之不容忍，然倘无其变换与多方多式，则不能有真理寻求之完足，又以其狭隘性和限制，带来了许多错误中的固执。她将哲学减损为无生产底争论之无尽底纷坛。宗教，也为此隐覆罪所犯害，染上了信理底教条主义，盲从，与无容忍。精神的真理是有体与知觉性的一真理，不是思想的一真理：心思底理念只能代表或表呈其某些方面，其某些由心思译出的原则或权能，或者数说其多个方面，但要知道他，人应当生长到他且成为他；无此生长与是为，则不能有真正底精神知识。精神经验的基本真理是一，其知觉性是一，便处他随着觉悟和生长成精神人物的普通路线和倾向；因焉这些皆是精神知觉性的命令。但是基托于那些命令上，也有经验和表现的无数变换之可能：这些可能者的和合与集中，但亦复深密单随任何一路经验至竟，这二者皆是在我们内中出现的精神底‘知觉力量’的必需底运动。进者，心思和生命之调合于精神真理，其在他们中间的表现，必因寻求者的心性而异，只若他尚未超出这种调合或这种限制着的表现之一切需要。是这心思底和情命底原素造成了一些对反，仍是分别着精神寻求者的派别的，或入乎他们所经验的真理之不相同底肯定中的。这殊异和变换，是精神寻求与精神生长的自由所需要的：超出殊异很是可能，但那最容易在纯粹经验中做到；在心思底表呈中，殊异必然长留，直到人能全般超越心思了，在一最高知觉性中，统一，调和‘精神’之多方面底真理，使之整体化。在精神底人的进化中，必然需要有许多阶段，在每一阶段上，又必然会有有体，知觉性，生命，气质。理念，性格的个人形成中之种种不同。作为工具的心思之自性，与虚理生命的必要，这本身必会造成无限底变换，一随求真者的个性及其发展的阶段之不同。但是，捨那不论，甚至在纯粹精神底自我实践与自我表现的境域中，也无须是单一纯白色调，在此在基本底一体性上也能有一大底分殊性；无上‘自我’是一，但‘自我’的心灵为多，而且，如心灵的本性的形成如是，其精神底自我表现也将如是。一性中之义性，乃显示的律则；超心思底一体化与整体化，必和叶这些分殊，但是消灭他们，不是‘自然’中的‘精神’之原旨。

## 第二十五章 三重转化

设若这是‘自然’的唯一原旨，在精神底人的进化中，要觉醒他入乎无上‘真实性’，使他从她脱出，或从这‘无明’脱出，她当作‘永恒者’的‘权能’，是自隐晦于此‘无明’中，使他离去而往馀处的一高等生存格位，设若进化中的这一步是一结束和出路，则在真元上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没有什么旁底事要作。路道已经修好了，遵循这些路道的能量已经发展了，创造的目的或最后一高峰已显出了；一切余下的事，便是始每个心灵单独去达到他的发展的正当阶段和转变，走上精神之途，由他自己所选择的路径出离这低等存在。但我们已假定还有一更还底意旨，——不单是‘精神’的一启示，却更有‘自性’的一根本底和整体底转化。在她中间有一意志，要成就具于形体中的‘精神’生命之一真显示，要以从‘无明’之进到‘明’而完成她已经其端者，要抛弃她的隐晦，启露她自己为光明底‘知觉性·力量’，在内中荷戴了永恒底‘存在’及其宇宙底有体之‘悦乐’。于是变到明显了，仍有点什磨尚未完成，分明可见到‘仍有许多事待作’（bhuri aspasta kartvam）；仍有一高处得攀登，一广处为有识底眼光所当顾到，意志的羽翼所当飞到，‘精神’在物质宇宙中的自我肯定所当达到。进化底‘权能’所作成的，是使少数个人觉识他们的心灵，知觉他们的自我，觉识他们之为永恒底有体，使他们交接‘神圣性’或那为她的外貌所障蔽的‘真实性’：本性的某种转变，准备着，助伴着，或追随着这启明，但这不是完全底和基本底改变，可建立一稳固底和安定底新原则，一新创造，一永久底新底一类有体于此土地‘自性’的原野中者。精神底人进化出了，但还不是超心思底人，从此以后将为那‘自性’的领袖的。

这是因为精神性原则，还须在他自体的全权和尊主权中确定他自体；直到如今，他是给心思逃出自体，或纯练其自体且自升到一精神底姿态中的一种权能，他曾有助于‘精神’之从心思解脱，也曾有助于有体之在一精神化了的思心与情心中之扩大，但不是，——或毋宁是尚不充分，——有裨益于‘精神’之自我肯定于其自有的动力底和统治底主宰中，无有于心思的限制和心思底运用。另一工具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但仍待变为全般且有效能；此外他应终止其为在一纯个人底在一原始‘无明’中的自我创造，对世间生命为超凡底什么，必常当作以困难底努力而得的个人成就而求到的。他必须变为一新典型有体的正常自性；有如‘心思’在世同建立于‘无明’之求‘明’且生长入‘明’的一基础上，同样的，‘超心思’在世间应建立于‘明’之生长入其自体的更大底‘光明’的一基础上。但这不能如是，只若长此这精神底心思底人，尚未完全上升到‘超心思’，且将其权能带下到世间存在里。因为‘心思’与‘超心思’间的鸿沟必须架度，已闭塞的路必须打通，造成上升和下降之道路于今兹只有一空虚和寂默之处。这，只能由一三重底转化而成，如我们已顺便提起过的：起初必有性灵底改变，化我们现在整个底本性为一心灵的工具：在那上面或随着那必须有精神底改变，一高等‘光明’，‘知识’，‘权能’，‘力量’，‘福乐’，‘纯洁性’下降到整个有体中，甚至降入生命和身体的最低隐处，甚至入乎我们的下心知性的黑暗里；最后，还要参入以超心思底变移，——作为一极顶运动，必发生上达‘超心思’之契入，与转化着的超心思底‘知觉性’之降入我们的全有体和本性。

起初，‘自然’中的心灵，即性灵元，其展露是趋向一精神改变的第一

步，是我们的完全障蔽了的一部分，虽则她便是那我们以之而存在且长存为‘自然’中的个人有体者。我们的自然底组合之其他诸部，不但可变，而且可灭。但在我们中间的性灵元体长存，而且基本上常是同一；他不受限制于他所显示者，他包含了我们的显示之一切真元底可能性，但非由他们所组成，他不为显示的不完全底形式所包含，不为缺陷与杂质，表面底有体之破败与蔽恶所沾染。这是事物中的神圣性的一永为纯洁底焰光，没有任何来到他的事物，没有任何进入我们的经验中的事物能玷汗其纯洁性或熄灭此光焰。这精神底质料是皎洁，光明，而且，因其全满光明，他当前地，亲切地，直接地觉识有体的真理和自性的真理；他深深知觉真与善与美，因为真与善与美皆与其自有的本来性格相亲，皆是他的本质中内在的什么的形式。他也觉识一切与这些事物相反者，一切离出其自有的本来性格的正轨者，但与恶与酌与不肖者；但他不变为这些事物，也不为这些与他自体相反者所撼触或变移，虽她们那么强烈地影响她的外在工具之心思，生命，和身体。因为心灵，我们内中的永存底本体，发皇而且运用心思，生命，和身体当作她的工具，遭受她们的境况的封里，却义于且大于他的这些支系。

假使性灵元体，从初未曾隐蔽，非一暗室中独处的国王，而为其大臣们所知，则人类的进化必然曾是一快畅底心灵之发华，不是现在他这样一困难底遭阻滞和变了形的发展；但障蔽是厚底，我们不知道我们内中那秘密底‘光明’，内心最深底圣坛中隐奥处的光焰。性灵有通知送到我们的外表，但我们的心思发觉不到这些通知的渊源；他以之为他自己的活动，因为甚至在她们达到外表以前，已被封里与心思底本质中了：如此不识他们的权威，他随从或不随从之，一任她当时的一倾向或转念。倘若心思服从情命私我的迫促，则很少有机会得性灵全然管制本性，或在我们中间显示一点他的秘密底精神质料和本身的运动。或者，倘若心思过与自信在驰自有的微小光明中作为，执着他自体的判断，意志，和知识作用，则心灵也仍其为隐蔽了，静止，而等待心思之更前进化。因为内中性灵部分之在兹，原是以支持自然底进化，而第一自然进化，必然是身体，生命，和心思之相续发展，而这些必在其自类中作为，或在其编配不当的合伴中作为，以便生长，得到经验而且进化。心灵收集我们的一切心思，情命，和身体的经验之精华，而同化之以备我们在‘自然’的生存中之更前底进化。但这作为是玄秘底，不在表面上突出。在有体之进化的早期物质和情命底阶段上，诚然没有心灵知觉性；有些性灵底活动，但这些活动的工具，形式，皆是情命底和物理底，——或者心思底，时若心思活泼。因为纵使是心思，若长时仍其为原始底，或虽已发展然仍太属外表，则不认识他们的更深底性格。容易的，是看我们自己为物理体，生命体，或心思体而运用生命和身体，全然忽略心灵的存在：因为我们所有的唯一封心灵的决定理念，是他为那我们身体死去以后犹存的什么；但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即使有时我们知觉她当前存在，我们寻常也不知觉他的分别底真实性，也不分明感觉他在我们的自性中之直接作为。

进化前道了，‘自然’开始缓缓试行显示我们的玄秘诸部分；她领导我们渐加观照我们自己内中，或开始发动那些更清楚可识的通知与形成达到表面。我们内中的心灵，即性灵原则，已开始取上秘密底形式；他推出且发展一心灵人格，一分明底性灵体以代表她。这性灵体仍居与隐蔽之后，在我们的潜意识部分中，正如我们内中的真心思体，真情命体，或真底或微妙底物理体：但是，也像他们一样，他以她所投到表面上的势力和通知，在外表生



活上发生作用，这些便形成表面聚积的部分，即内中势力和涌现之聚合底结果，这可见的形成和超极构筑，我们寻常所经验且认作我们自己者。在这无明底表面上，我们依约地觉识一个什么，可稍为心灵，有别与心思，生命，或身体：我们感觉他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一心思理念或渺茫底本能，亦且为我们的生活和性格和作为中的一可识的势力。某种对一切为真为善为美者，为精妙为纯洁为高贵者的敏锐感觉，对此的回应，对此的要求，在我们的心思和生命上的一种压力，要接受他且在我们的思想中表呈他，在感情，行为，性格中接受而且表呈他，便是这性灵势力的最通常被承认的，最普通和特著底表徵，虽不是唯一底表徵。若某人在他内中没有这原素，或对此驱策全无回应，我们便说他没有心灵。因焉是这势力，最容易被我们认识，视为我们内中的一效精微底或甚至效神圣底一部分，为了从容转向某种完善他的目标，在我们的本性中最强有力。

但这性灵势力或作用，达到表面便不十分纯洁，或分明在其纯洁性中；设若他非是如此呢，则我们会能分明辨认我们内中的心灵原素，知觉地且充分地服从她的使令。一玄秘底心思和情命和微妙物理体的作用参入了，与之混合，试要利用她，谋其自体的利益，缩减他的神圣性，颠倒或损亏他的自我表现，甚至使他离经，颠蹶，或以心思与生命与身体的浑浊，鄙陋，和错误玷汗他。当他达到表面之后，已如此被参杂和伤损了，他又被表面本性在一黑暗底接受与愚闇底形成中把持了，因此之故，又有或能有一更增的迷误和混杂。已加之以一扭揜，一错误底指向，原在其本身为我们的精神有体之纯洁质料和作为，便被误使用，误形成，造出错误结果；随之作出一知觉性的形成，便是一混杂物，性灵底势力，及其通知，杂揉以心思底理念和意见，情命底欲望与迫促，身体的习惯底倾向。外在诸部分，皆有其愚昧底虽属善意的趋于向上一路的努力，於是与这被医障了的心灵势力相结合；一心思底理念化，其性格是甚混杂底，虽在其理想性上也常是幽暗底，有时甚至是大不幸地错误了，一情感底有体之熟衷和强烈性，投起她的感情，感觉，感伤性的怒浊飞沫，一生命诸部分的机动底热烈，生理体的急切回应，神经和身体的紧张和惊扰，——凡此种种势力皆结集为一组合底形成，常时便认作心灵，其混杂错乱底作为，被视为心灵的激动，视为一性灵底发展和动作，或一实践了的内中势力。性灵元体本身是无有於玷汗或混杂的，但从他升发者，不能被那无染性所保存；因而此种混乱变为可能。

进者，这性灵体，我们中间的这心灵人格，不是充分长成而光明出现；她外发着，经过一纾缓底发展和形成；其有体之相状起初可能是不明晰底，以后一长时期也可仍其微弱且未发展，非不纯洁，但未圆满：因为他安立其形成，其动力底自我建筑与心灵的权能上，这是对着‘无明’与‘无心知’的抵抗，已实际地或多少已成功在进化中发达到表面的。其出现便是心灵在‘自性，中发露的表徵，若使此发露尚微，且有缺点，则性灵人格也将受滞碍或是微弱。这也是由我们的知觉性之阴暗，从其内中真实性分离了，与其自有的在有体的深处之渊源，未能完善交通；因为路道尚未修好，容易阻塞，电线时被割断，或涌至他种电讯，出自另一渊源的：以其所接收的印在外表诸工具上，这权能也不完借；在其难窘中，于大多数事物上她得依赖这些工具，根据他们的纪录而形成她的向表现与作为的推动，而不单是根据性灵元体的无误底知见。在这些境况下，他不能阻止真正性灵底光明被损减，在心思中被涂改为徒然一理念或意见；情心中之性灵感觉，被错乱为有误差感情

或徒然一感兴；生命诸部分中的性灵底行为意志，被淆乱为一盲目底情命热忱或一激烈底兴奋：她甚至接受这些错误底翻译，因为缺乏较好底什么，试以她们而圆成自体。因为这是心灵的一部分工作，要影响心思，情心，情命体，使他们的理念，感情，热忱，动力，皆转对凡为神圣和光明的那方向；但此事起初只能作的不完善，纾援，有参杂。时若性灵底人格生长到更强大，他便开始增加与在他后面的性灵元体相交往，而改善他与表面的交通：他能以更大底力量和纯洁度，传达他对思心与情心及生命的通知；因为他更能实行一强力管制，且抵制虚妄底参杂；于是他愈进愈使自体分明被感觉是一本性中的权能了。但纵使如此，这进化也将是舒缓而且悠长底，倘若专委之于进化底‘能力’之艰难底自动作为；只时若人已觉悟到心灵的知识，感觉有此需要，要将其推到前方，使之成为他的生活与行为之主宰，然后一更快底知觉底进化方法乃得参预，而一性灵底转化乃有可能。

这种迟缓底发展，可以得到促进，由心思对某个内中的事物的清明观照与坚持，那虽身死而犹存的事物，且努力于要知道他的性质。但起初这知识，为这事实所阻滞，即我们内中有许多原素，许多形成，自呈为心灵元素，可被误认为性灵。在古初希腊的及其他某些传统关于死后生命的说法上，据记述所示，很明显指出其时所误认为心灵者，是一下知觉底形成，有体的一下物理底印象模型和阴影形式，或否则是人格之一鬼或幽灵。这鬼，被误称为精神者，有时是一情命形成，重复显出人的性格，他的表面底生命形成；有时是心思躯壳的表面形式之一微妙物理底延长：充其极，这只是生命人格的一封套，在出离身体之后仍在前方留住一时的。这些混淆，生于与人格封套的蜕去的影像或遗馀之死后接触；捨此不论，困难起放我们之无知，不知我们的本性的潜意识诸部分，及监监他们的作为之‘神我’或知觉体的形式与权能；由于对这没有经验，我们很容易误认内中心思或情命自我中的一点什么为性灵。因为，‘有体’是一却也是多，同此一律别也通行於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诸体；‘精神’，‘補鲁丽’是一，但他将自体应合到‘自性’的诸形成上。在我们的有体的每一等级上，有‘精神’的一权能监管；我们内中有一心思自我，一生命自我，一身体自我，时若我们内返更深便可发现；有一心思的有体，即心思底‘補鲁丽’，在我们的外表上表现她的一点什么於思想，知解，心思自性的种种活动中；有一生命的有体，表现他自体的一点什么於行动，感情，感觉，欲望，我们情命自性的种种外在底生命活动中；有一身体的有体，表现他自体的一点什么於本能，习惯，和我们的身体自性的已表呈的种种活动中。我们内中的这些有体或自我的诸部分自我，皆是‘精神’的诸多权能，因此不为其暂时底表现所限制，因为这么表呈的，不过是她的许多可能性的一部分；但这表现创造出一暂时底心思底，情命底，或身体底人格，他生长，发展，甚至有如我们内中性灵体或心灵人格生长，发展。每个有其自体的分明底性格，其在我们的全体上的势力和作为；但在我们的外表上，凡此诸势力与凡此作为，当其出到外面，便混合而造成一聚集底表面有体，他是一组合，是凡此种种之融合，一外在底坚住底却又是推移且流动着的形成，以借这生命及其有限底经验之用。

但这一聚积，因其组合之故，是一混性底化合物，不是单独一个和谐底纯性底全体。这便是那理由，为什么在我们的诸体中有一恒常底混乱甚至一冲突，以致必得用我们的心思底理智和意志，去加以管制，调和，也常有些困难，要从他们的纷乱和冲突中，作出某种秩序和指导；纵使如此，寻常我

们也太浮动，或为我们的本性的川流所驱，遂因那一时在其中出到最上的且摄持思想与作为的不论什么而行事，——甚至是好像我们经过研究的选择，也较我们所想像的更属自动性；我们对我们的多式多样底原素，及随起底思想，感情，行动，作为，用理智和意志加以安排布置，也不完全，是半量。在动物，‘自性’以她自有的心思底和情命底直觉而作为；她以习惯和本能的驱策作出了一秩序，是动物暗暗遵守的，那么他的知觉性的迁变不关轻重。但人不能全然同样这么作而不丧失其人道的特权；他不能任他的有体为本能和行动的一团混沌，而为‘自性’的自动机巧所节制：心思已在他内中变到知觉了，因此自加强迫去作一点尝试，无论在多种上是多么初步底，要观察且管制终於还要只加完善地调和这多项底混合，各种相冲突底倾向，似是作成他的表面体的。他诚然也成功於在他内中建立起某种有节制的混沌，或有秩序的纷扰，或至少成功於想他是以他的心思和意志指挥他自己，虽那指挥只是局部底；因为不单是习惯底发动力之不相配合的一混成聚，也还有新出现的情命底和身体底倾向和行动，非常时可计到或可管制的，以及许多不联贯与不和谐底心思原素，皆利用他的理智和意志，进入且决定他的自我建筑，他的本性发展，他的生命作为。人在他的自我上是独一底‘个人’，但他在他的自我显示中也是一‘多人’；他永不会成功於作他自己的主宰，直到那‘个人’自加於他的多个人格上而统治之：但这由表面底理智和意志为之必不完善；只倘若他进到内中，发现任何中央有体以其优胜势力居於他的一切表现和行为上头，然后能完善作成。在最内中底真理上，是他的心灵乃此中央有体，但是在外表事实上，常是他内中的这个或那个局部体统治着，而心灵的这代表，这代理自我，他能误认为最内中底心灵原则。

多个不同底自我在我们内中的统治，这是在人的人格发展诸阶段的根本上，我们已分辨过这些阶段了，现在我们可重加考虑，从内中原则统治本性的观点看他们。在某些人，是物理底‘补鲁丽’，即身体这有体，统治心思，意志，与作为；於是造成了物理底人，主要从事於他的身体生活，和习惯底需要，行动，生活习惯，心思习惯，身体习惯，很少或全不望到那以外，将他的一切其他底可能性和倾向，皆隶属且限制於那狭小底形成上。但甚至在此物理底人中，也有些其他原素，他也不能完全像一生人运动一样，只关注於生，和死，与生育，与普通行动和欲望的满足，以及生命和身体的保持：这是他的正常人格典型，但这也交配了一些势力，无论多么微弱相交，倘若发展了，他可由之达到一较高底人类进化的。倘若内中底微妙生理‘补鲁丽’坚持，他可达到一更优美更完善底身体生活之理念，可希望或试行在他自己的或集体或团体的生活中将其实现。在其他底人，是情命自我，即生命这有体，乃统治且管辖心思，意志，与作为；於是造成了情命底人，关注於自我拥护，自我扩张，生命增大，雄心与热念与行动与欲望的满足，私我之要求，统治，权柄，刺激，战争和奋斗，内中和外物的探险：其他一切皆属偶然，或隶属情命私我的这运动和建树和表现。但仍然在情命人中，也有或能有其他原素，属生长着的心思底或精神底性格的，纵使他们偶然不像他的生命人格和生命权能那么发展了。情命底人的本性，比较物理底人的本性，更活泼，雄强，更流动，躁动，纷乱，时常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但也更有动能，且多创造；物理底人则固守泥土，有某种物质底安定与平行：因为情命体的原素，不是地大而是风大；他多运动而少定止。一强力底情命心思和意志，能摄持且统治机动底情命能力，但这是多由一用力的强迫和压制，不甚由有体

之和叶。虽然，倘若一强健底情命人格，心思，和意志，能得到推理的智慧予以一坚定底支持，且作为他的大臣，则某种有力底形成可以造出，多多少少是平衡了，但常是雄强，成功，有效果，他能自加於本性和环境上，达到人生与行动中之一强大底自我拥护。这是和谐化了的表呈的第二步，在本性的上达中为可能的。

在人格进化的一较高等级，心思体可以为主：於是造成了心思底人，主要是生活於心思中，如他人之生活於情命底或身体底本性中。心思底人，倾於以他的其余有体皆隶属於他的心思底自我表现，心思底目标，心思底利益，或隶属於一心思底理念或理想：因为这隶属困难，若已成就则其效果雄强，这同时困难然又较容易达到他的本性的一和谐。这比较容易，因为心思底意志一旦统御着，他能以推理智慧的权能，说服且同时调伏，抑遏，或压制生命和身体及其要求，安排且和合他们，强迫其作她的工具，甚至削减她们到最小程度，使不得干扰心思生活，或将她从他的理念底或理想化的运动拉下。这又较困难，因为生命和身体皆是第一等权能，而且，若是他们稍有力量，便能以一几乎不可抗拒的坚执自加於这心思底统治者上。人是一心思底有体，心思便是他的生命和身体的领导者；但这位领导者甚是为他的随从者所领导，有时没有其他意志，除了他们所加於他的。心思维使其权能，也常在无心知者和下心知者前缺少力量，这雨者翳障她的清明，在本能或行动的潮头上将他捲去；尽管有他的清明，他为情命底和感情底提示所愚，至於准许无明和错误，准许谬误思想和谬误行为，或不得不旁观，以本性随着他明知为错误，危险，或邪恶者。即算是在他强健，清明，且统治之时，“心思”，虽可按加一确定底，一巨大底心思化了的和谐，却不能统一全有体和本性。此外，这些以一低等管制的和谐化，皆不概括，因为这是本性的一部分统治着，圆成其自体，而其余诸部分皆被抑制，不许其圆成。造些皆可能是路上的踏踏，但非终竟；所以在大多数人中没有这么一种单独统治与作成的局部和谐，只有一个独占优势，在其余的，只有一半形成了半在形成中的人格之不稳定底平衡，有时是一非均势或轩轻，由於缺少一中央政府，或扰动了从前作成的局部安定。一切必然是过渡底，直到由发现了我们的真正中枢，而成就了一第一虽非终竟底真实和谐化。因为真正底中枢本体，便是心灵，但这退居后方，而且在大多人的本性中，只是秘密底见证者，或者说，一宪政君主，任凭他的大臣们替他统治，将帝国分派给他们，默然批准他们的决策，只不时参加一语，他们任何时可以推翻，正照反面作去的。但这只若性灵元体发出的心灵人格尚未充分发展时便是如此；但时若这够强大，内中元体能通过他而自致，则心灵可上前且管制本性。只是由这位真正国君现前，总揽政府之大权，然后可有我们的有体和我们的生活之一真实底和谐化。

心灵完全出现的第一条件，便是表面有体直接与精神‘真实性’相接触。因为他是自那而来；我们中间的性灵元素，常是转向凡在现相底‘自然’中似乎是属於一高等‘真实性’且能认为其表现和性格的无论什么。起初，他寻求此‘真实性’，是由善者，真者，美者，由一切为纯洁，为优良，为高尚，为尊贵者；但虽则由外表表现和性格的接触，能修改且准备本性，他却不能全然改变他，或最内中且深沈地改变他。要有这么一番最内中底改变，不得有直接底与‘真实性’本身的接触，由於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如此深沈地触到我们的有体的这些基础上，扰动之，或以其搅动而将本性投入变移的酝酿里。心思底代表，感情底和动力底形像，皆有其用处和价值；‘真’，

‘善’，‘美’，在本身皆是‘真实性’，的初原底有力底形像，甚至在他们的形式上如思心之所见，如情心之所感，如生活中所实现，皆可为一上达的路线：但必是在其本身和他们的一精神底本质和有体中，那他们所代表的‘彼’，乃得进到我们的经验里。

心灵，可试行作此接触，主要是由思惟心当作中介者和工具；他以一性灵印象，加於智识上，加於那内视与直觉智慧之更大底心思上，将他们转到那方向。在其最高度，心思总是被引到非人格性者；在其寻求中，他总是知觉一精神真元，一非人格性底‘真实性’，那是在凡此一切外表表现和性格上表现他自证，但又大於任何形成或显示着的现相者。他感觉到某个什么，他变到亲切地且不见地觉识了，——一无上底‘真’，一无上底‘善’，一无上底‘美’，一无上底‘纯洁’，一无上底‘幸福’；他感受增上着的接触，渐渐愈非抽象，非不可触知，渐渐在精神上愈加具体而且真实，一‘永恒性’、一‘无限性’的触抚和压力，即是此一切又多於此一切者。从这一‘非人格性’来了一压力，要将此整个心思型铸为其自体的一形式；同时万事万物的一非人格性底秘密和法律，渐渐愈加见到了。心思起初发展为圣人的心思，起初是高上底心思思想家，其次是精神底圣人，已超出思想的抽象以外，开始进向直接经验了。其结果是心思变到纯洁，广大，平静，非个人性底了；同时生命的诸部分上有一相似底安静化的势力：但此外结果也可仍其不完全；因为心思底改变，更自然地引向一内中底静定与外表底安宁上，但是，既安定於这纯化着的清静里，便不像情命诸部分那样被引到新底生命能力之发现，不迫求在本性上的一充分底动力底功效。

由心思的一较高底努力，也不改变这种平衡；因为精神化了的的心思的倾向是继续上升，而且，由於高过他自体心思便失去了形相的把握，於是他便进入一浩大底无形无相底非人格性。他进而觉识一无变易底‘自我’，纯粹底‘精神’，一真元底‘存在’之纯粹底无物，无相底‘无限者’，与无名底‘绝对者’。这极诣可更直接达到，由於直接趋於一切形式与相状之表，超出一切善、恶，真、伪，美、丑的理念以外，而至於‘彼’，那超乎一切对待二元者，至於一无上底一性，无限性，永恒性的经验，或至於对‘自我’或‘精神’的、心思的究竟至极底观念之其他不可言说的升华。一精神化了的知觉性是成就了，生命也宁静了，身体也止息了要求与喧嚣，心灵自体合入精神底玄默。但是，这由心思的转化，不给人以整体底转化；性灵底变移，为在少有底高绝底峰端上的精神改变所代替，但这不是完全底神圣底‘自性’之机动化。

心灵所作的第二个直接接触之方，便是经过情心：这是他自有的较切近和便捷底路，因为他的玄秘座处是在那里，恰在情心中枢之后，与我们中间的感情体亲切相近；结果是通过情感，他乃能以他的本生权能，以他的具体经验的活力，最有所作为。作此一接近，是由爱与崇拜，对‘大全美者’与‘大全福乐者’，‘至善’，‘真’，爱的精神‘真实性’的崇拜；爱美与情感诸部分联合，以心灵，生命，全部本性，奉献於她们所崇拜者。这由敬爱的接近法，能得到他的充分权能和动力，只时若心思超出非人格性以外，至於觉识一无上底‘人格性底有体’，於是一切皆化为生动，深密，具体；情心的情感，感觉，精神化了的识觉，皆臻至於其极；一全般底自我奉献变为可能且为命令底了。天生底精神人物，在感情底本性中出现为敬爱士（bhakta）；倘若，更增上，他直接觉识到他的心灵及其敕令，以他的感情

体与他的性灵元体合并，且改变他的生命和情命诸部分，以纯洁，以上帝的乐欣，以对上帝，对人类，对众生万物之爱，改变为一精神底美的事物，充满了神圣光明与善，则他发展为一圣人，臻至於最高内心经验，和本性的最大底变移，原属这接近‘神圣有体’之道的。但是，为了整体转化的目的，这亦复是不够的；必须有思惟心与知觉性的一切情命和身体部分在他们自体的性格上之移易。

这较大底改变，部分可由在情心的经验上，加以一实行底意志之奉献而达到，这必然是随附以动力底情命部分，——因为否则他不能有效果，——他支持心思底动力，也即是我们的外在行为之第一工具。这种意志在工作中的奉献，以渐渐消除私我意志及欲望的原动力而进行；私我自隶属于某较高底律则，终於泯灭，似乎不存在了，或只为了一较高底‘权能’或一较高底‘真理’而存在，或以其意志与行为奉献於‘神圣有体’当作一工具。有体与作为的律则，或‘真理’的光明，於是而领导着求道者的，可能是以他的心思在其所能达的最高峰上他所见到的一清明境或权能或原则；或者，这也可能是一神圣‘意志’的真理，他可感到其当前且在他内中工作，或者以一‘光明’，或一‘声音’，或一神圣底‘人’，或‘当体现前’在领导他。由这条路，在末端人达到一知觉，他感到那‘力量’或‘现前者’在他内中活动，且推动或管制他的一切作为，於是个人意志已全般依顺那更大底‘真理意志’，‘真理权能’，或‘真理现前体’，或体认其与之同一。凡此三道之一结合，心思之道，意志之道，情心之道相合，便造成表面有体和本性的一精神底或性灵底境况，其间可能更广大更深微启对我们内中的性灵之光，反对精神底‘自我’或‘伊湿筏罗’，反对那‘真实性’，於今感到是在上，涵藏我们且贯撒我们的。在本性中，有一更强底多方面底改变，一精神底建筑和自我创造，出现了一组合底圆成，是一位圣人，无我底工作者，精神知识的人三者合一。

但是，为了使这改变可达到其最广底总体与深邃底纯全，知觉性应当迁徙他的中心点，和他的动与静的位置，从表面迁移到内中有体；是在那里，我们应当寻得我们的思想，生命，和行为的基础。因为立在外表上，从内中有体接收且遵从其通告，不是一足够底转化：人应终止其为表面人格，变为内中底‘个人’，‘补鲁丽’。但这是困难的，第一因为外表本性反对此运动，粘执於其寻常习惯了的姿态，与生活的外化了的方式，加之因为从外表到深处是一条长路，在深处性灵元体是对我们障蔽了，而在这中路空间，又充满了一潜意识底本性和本性的活动，不全皆是有利於这内向运动的完成的。外在本性应经过一番姿態的转变，一宁静化，一纯洁化，与其本质和能力的精微变易，由此而许多阻碍变稀少了，脱落掉，或否则消失了。於是方能通过，至於我们有体的深处，从这么达到的深处乃能形成一新知觉性，在外在自我之后，亦在其中，将深处联系到表面。在我们内中应生长起或应显示出一知觉性，增进又增进启对更深和更高底有体，增进又增进袒白对向宇宙底‘自我’与‘权能’，对向从‘超上者’下降的，转向一更高底‘和平’，可为一更大底光明，力量，和极喜所渗进，转向一知觉性，超越这卑小人格的，且超过表面心思的有限光明和经验，寻常生命知觉性的有限力量和祈向，身体的有限底和幽暗底反应性。

甚至在这外表本性的镇定底纯洁化作成或尚未充分作成以前，人仍然可打破那层障壁，障隔着我们的内中有体与外在觉识者，这是用呼求与企慕的

一强力，一猛烈意志，或强暴努力，或一有效底修为或程序；但这可能是一时机尚未成熟的运动，而且也不是没有其严重底危险。进到内中了，人发现自己是居於一团不熟悉和异寻常底扰乱经验中，对此没有头绪，或者是许多潜意识底或宇宙底力量之一压集，属下心知，情命，微妙生理体的力量，可能不当地转移、或混乱地推排这有体，将他包围在一黑暗的洞穴里，或使他游流于魔变，诱惑，欺骗的旷野里，或推他到一黑暗底战场，充满了秘密底，阴险底，迷误底，或公开底和暴烈底反抗的；许多有体和声音和势力，可向内中意识与视见与听闻显现，自称为‘神圣者’，或‘他’的使者，或‘光明’的‘神主’与‘权能’，或趋于实践之路上的向导，而如实皆属非常不同底性格。设若求道者的本性中有太多底自私性，或一强烈底热情，或一过度底奢望，虚荣，或其他主要弱点，或有一心思的黑暗，或一游离底意志，或生命力量之一弱点，或其中有不稳定，或缺少了平衡，则他很可能为这些缺点所支持，归於失望，出离正轨，被误引出离内中生活与寻求的正道，走入虚伪底途径，或者被抛在许多经验之交叉纷乱中徬徨，找不到一修出路达到真实底证悟。过去底精神经验对这些危难是熟悉的。处理的办法，便是加以入道，修为，纯洁化的方法，苦难的磨鍊，这种种必要，要求对已入道者或领导者的指点全般皈依，那必是已证‘真理’且具有并能传授光明和经验者，必有这么一位强健底导师，能牵着学人的手走过危险崎岖之处，亦如其能教训，指点出正路。但纵使如此，危险是仍在，只倘若有或生畏起一全般底诚心，一求纯洁的志愿，准备服从‘真理’，准备皈依‘至上者’，准备抛弃这限制着的和拥护自体的私我，或隶之於一神圣底约束，然后可以为过那些危险。这些事物皆是表徵，表出求实践，求知觉性的转变，求转化的真实意志已经有了，进化的必要阶段已经达到了：在那境况中，属於人的本性的缺点，不能永久成为从心思格位达到精神格位的转变的障碍；过程可能永不会全是容易底，但正路已是开通了，可行。

为了方便进入内中自我，一时常用的有效之法，便是分别开‘补鲁丽’（神我），这知觉底人，与‘勃罗克里谛’（自性），这表呈了的本性。若使人从心思及其活动退后，使她们随意可归於止寂，或只当作一表面连动继续下去，而人作为无执著和不关心的见证者，则终於可能证验自己为内中底心思‘自我’，真正纯粹底心思有体，‘神我’；由同样从生命的活动退后，则可能证验自己为内中底生命‘自我’，真正纯粹底生命有体，‘神我’；甚至还有一身体的‘自我’，由退居於身体及其要求和活动之后，入乎一身体知觉性的寂静中，观察他的能力的作为，则可能觉识一真正底和纯粹底物理有体，‘神我’。如是，由依次或全体退居於本性的这一切活动之后，也能证验人的内中自体，为一沉静底非个人底自我，见证的‘神我’。这可引到精神底实践和解放，但不必定便作一转化；因为这‘神我’，既满足于为自由且是他自己了，可能任本性，即‘自性’，以一无支持的作用，一机械底延续，未经更新和补充力量，或以他的同意而延长且化为活泼，去消耗其所聚积之行动力，而且可用此一拒绝为从全本性退引之方。‘神我’不但要变为见证者，而且应是知者和渊源，是一切思想与行为之主宰，但只若人仍居于心思水平上，或仍当用心思，生命，和身体的寻常工具，则这只能局部地作成。诚然，相当底主宰是能作成的，但主制不是转化：其所作的改变，不能是充分可以为全体底：为了那，重要仍是退转，回到心思，生命，身体诸有体之后，更深入内里，以达到我们内中之最深最奥之性灵元体，——或

不然，则启对超心知底最高诸境界。为了穿入这心灵的光明底奥室，人应当穿过一切参杂其间的情命质料，以至我们内中的性灵中枢，无论这过程多么悠长，劳累，或困难。离弃一切心思底，情命底，和物理底要求和申诉和行动之执着，在情心里之一集中，严肃修为，自我纯洁化，拒斥旧底心思运动和生命运动，拒绝欲望的私我，拒绝虚伪底需要和虚伪底习惯，凡此种种方法，皆是这困难行程上的有用底佐助；但最强最属中央底正道，便是将凡此一切或其他方法，皆建立于对‘神圣者’，‘伊湿筏罗’，的自我奉献上，以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本性诸部分归顺。严格服从一‘领导者’的聪明底和直觉底指引，也是正常而且必需的，在一般人皆然，除了少数特殊有才能的寻求者。

当外表自性的硬壳破裂了，内中分隔的障壁推倒了，内中底光明便透露，内中火焰在情心中炽然，本性的本质和知觉性的质料，皆纯鍊到更大底微妙度和纯净度，于是更深底性灵经验，非那些单独属于内中心思和内中情命性格的，在这更微妙，更纯净，更精深底本质中乃有可能；心灵开始显露他自体，性灵人格乃臻于其充分底高度。心灵，这性灵元体，乃显示为中枢自体，擎柱着心思和生命和身体，且支持‘精神’的一切其他底权能与功能；他从事他的更伟大底功能，即作为本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自内而起始的一向导，一统治，将每个连动呈现于‘真理’的光明中，这便摒除一切为虚伪，黑暗，反对神圣底实践者：有体的每一区域，每一角落和转折处，每一运动，形成，方向，思想倾向，意志，情感，感觉，正动，反动，动机，态度，偏向，欲望，知觉底或下知觉底生理体之习惯，甚至是最隐匿，乔装了，暗默，幽奥底，皆被无误底性灵光明所照明了，她们的混乱销平了，他们的纠纷拾解决了，他们的黑暗处，欺骗，自欺，皆精确地给指出，而且除去了；一切皆已纯洁化，拨正了，全部本性和谐化了，调叶于性灵音阶，安排于精神秩序里。这程序可以是或疾或缓，一随仍有在于本性中的黑暗和抵抗之量，倘时若犹未完全，则仍不懈前进。最后底结果，是整个知觉有体变到完善能适合任何种精神经验，转向思想，情感，识感，作为的精神真理，调叶放正当反应，解脱了‘答摩性底’惰性之黑暗，顽固，‘刺闍性底’热情之混浊，骚扰，和杂汗，与不息底不和谐底躁动，‘萨埵性底’限制和启明了的严厉性，或作出的均势之安定底平衡，皆属‘无明’的性格的。

这是第一结果。第二个结果，便是各种精神经验之自由流注，‘自我’的经验，‘伊湿筏罗’与‘神圣能力’的经验，宇宙底知觉性之经验，与种种宇宙力量和宇宙‘自然’的玄秘运动直接接触，种种与‘自然’与众生万物的性灵底同情，与一体，和内中底交通与互易，思心以知识而照明，情心以爱与敬与精神底喜乐与欢欣而照明，诸识与身体以高等经验而照明，在一已纯洁化了的思心、情心、心灵之真理与博大性中的动力作为的照明，神圣光明与向导之确然，神圣力量在意志与行为中发生作用的权能与喜乐。这些经验，皆是内中和最内中底有体与本性向外开启的结果；因为于是乃有心灵的无误底内在知，觉之权能在活动，他的视见，他的对事物的接触，超于任何心思底认识的，在发生作用，在此，乃有于心灵知觉性在其纯粹工事中为本生底一直接于世界和万有的意识，一直接和他们在内中的接触，一与‘自我’和‘神圣者’的直接接触，——一直接知识，一‘真理’之见与一切真理之直接见，一直接参透的精神情感与感觉，一正意志与正行为的直接底直觉，一统御权能，创造出有体之一秩序的权能，不是由于表自我之摸索，而



是自内，自自我与事物与‘自然’的诸玄秘真实的内中真理而统御之，而创造之。

有些这样底经验可得，由于内中底心思与情命体之开启，即我们内里的更大更微妙底心思与情心与生命之开启，用不着心灵，性灵元体怎样圆满出现，因为在那里也有知觉性的一直接接触之权能；但那样这经验可属一混杂性格；因为那里可能有不但是潜意识底明，亦复有潜意识底无明出现。容易发生的事，是有体之不充分底扩张，心思理念之一限制，狭隘底和拣择性底感情或气性的形式之一限制，以致只会有一不完善底自我创造和作为，而不是自由底心灵出现。没有任何或一完全底性灵底出现，则某些种经验，更大底知识和力量的经验，寻常限度的越轨，可能引到一放大的私我，甚至导致不是神圣者或精神者的发华，而是‘狄鞞性’或魔鬼性者的涌起，或召到一些权能和经纪，虽不属这种灾祸底类型，却也属于雄强底但卑下底宇宙性格。但心灵的领导和统治，在一切经验中加进光明，和谐，亲切底正性之倾向，放性灵底真元为本生固有者。一性灵底，或更广大地说，一性灵精神底这么一种转化，将已是我们的心思底人类天性之一巨大改变。

但凡此一切改变和凡此一切经验，虽在真元上在性格上为性灵底和精神底，然在其人生效用诸方面，仍会是在心思底，情命底，和身体底水平上；其动力底精神结果，将是心灵在心思与生命与身体中之发华，但在其行事和形式上，仍然会局囿于一低等工具之范围以内，——无论其怎样扩大了，提升了，而且稀薄了。这将是事物的一反映出的、修改了的显示，其真理与权能与悦乐之圆满真实性，深密性，博大性，皆庄我们以上，在心思以上，因此在心思之自体的公式以内，在我们如今本性的基础或上层建筑的完善化以上。一最高底精神转化，必须参预性灵底或性灵精神底改变；内向底性灵运动，向内中有体，‘自我’或我们内里的‘神明’，必由向上的一开启，启对一至上精神格位或一高上存在，而加以圆成。这事能够作成，由我俩之启对那在我们上方者，由知觉性之上升到高上心思和超心思底自性，其间‘自我’与‘精神’的意识永是启露了且长在，其间‘自我’与‘精神’的自体光明底工具，非是受了限制或分化了，如在我们的心思本性，生命本性，和身体本性为然。性灵底改变也使这为可能；因为有如其对我们启开宇宙知觉性，今兹为范限着的个人性的许多墙壁对我们障隔的，同样也对我们启开那于我们的正常性今兹为超心知者，因其为心思的光明底强硬底盒子所掩蔽了，——心思拘束着，分化着，属分别性。道盒子变薄了，划破了，或碎裂了，或揭开了，消去了，在性灵精神底改变之压力下，及新底精神化了的知觉性之向那这便是其在此世间的表现者的迫促下。这一破裂的作用及其后果，可能全然不起，倘若只有一局部底性灵底出现，满足于在精神化了的的心思的寻常格度中封‘神圣真实性’的经验；但倘若有其觉醒，悟到这些较高底超寻常底水平之存在，则向她们的一祈慕，可能破开这盒子，或在其上开一罅隙。这事可能久在性灵精神底转变成就以前发生，或甚至在其妥善开始或进行未远以前发生，因为性灵人格已经觉悟了，向超心知有一急切底集中。自来一早期底照明，或上层隔膜破裂，可以是祈慕的结果，或某些内中准备的结果，或甚至可以是不召自来，或夫尝被心思的任何知觉部分的召唤而

---

性灵底和精神底开启，以其经验和后果，可能导至出难人生，或导至一涅槃；但在这里加以讨论，单是视为一本性的转化的一些步骤。

来，——或许是由於一秘密底潜意识底需要，或是由於从上面诸水平下来的一压力或作用，由於某个什么，感觉其为‘神圣有体’的撼触，‘精神’的撼触：——其结果可能是异常雄强。但设若这是起自从下而过早在未成熟时的压力，则可随之以许多困难和危险，时若先已有圆满底性灵出现，然后这么进到这些我们的精神造化之超上诸界，则可避免的。虽然，这一选择，也不常是凭我们的意愿，因为精神进化在我们中间的施为，皆甚为多方多式底；一随其所遵循的路线，‘知觉性·力量’的作用在任何紧急关头所取的转向，在其向一高等自我显示和我们的存在的形成之迫进中，以之而定。

倘若心思的覆障上已开出一孔竅了，所发生的事则是见识的开展，见到我们上面的什么，或则是向之上升，或则其权能下降入我们的有证。我们由识见开展所看到的，是我们上面的一‘无限性’，一永恒底‘当体’，或一无限底‘存在’，知觉性之无限，福乐之无限，——一无边底‘自我’，一无边底‘光明’，一无边底‘极乐’。可能是一切在一长时期中所得者，便是偶然或常时或恒常见之，随之以企望和祈向，但没有更进底什么，因为，虽在思心，情心，或有体的其他部分中，有些什么已对这经验启开，而低等本性作为整个还太沈重，阴暗，不堪有更多者。但是，可能的，代此最初自下的宽广底觉悟或随之于后者，有心思向上面这些高处之上升：这些高处的性质我们或者不知或看不清楚，但这升登的一点后果是感到的。时常也有无限升登的和退下的觉识，但没有那高上境界之记绿或翻译。这是因其对心思为超心知底，所以心思升入其中之后，起初便不能保持其知觉底辨识与界限着的经验之权能。但时若这权能开始醒觉而且施为了，时若心思一步一步渐次知觉那对他为超心知者，则开始有存在的高等诸界之知识和经验。这经验是与以视见之最初开展而始予我们者相合的：心思上升到一纯粹‘自我’之上界，沈寂，宁静，不可际量；或者，他上升到‘光明’境界或‘福乐’境界，或升入那些境界，其同他感觉一无限底‘权能’，或一神圣底‘当体’，或经验到一神圣底‘爱’或‘美’的接触，或一更广，更大，更光明底‘知识’的分围。在她回转时，精神底印象是留住的；但心思底记录则常被涂抹，存其为一模糊底或一段片底记忆；上升从之出发的低等知觉性，回堕入其本来状态中，只加上了一未保住的或一仍记得的但不复是有动力底经验。久而久之，升登渐可随意而为，知觉性便带回且保留一些后果，或其暂时留连于‘精神’的这些高境中之所获得。这些升登，在许多人作之于定境中，但在清醒知觉性之集中里，皆完全是可能底，或者，在那知觉性已足够性灵化了之处，于任何不集中的时分，以一向上的吸引或亲和性，也可能作成。但这两彙与超心知者的接触，虽皆能强盛照明，能解放或是极乐，然在她们本身非皆充分有功效：为了圆满底精神转化，所需要的还要多，要有从低等知觉性永远向高等知觉性上升，与高等本性入乎低等本性之一永远底有效果底下降。

这是第三动作，为作成永远上升所必要的下降，自上有一增加着的流注，接受和保留那下降的‘精神’或其知觉性的权能和原素的经验。这一降注的经验，可当作前两种运动的结果而起，或自动地在两者任何其一尚未发生之前而起，经过覆障上的一突破或孔竅，于是沛注或流入。一光明下降了，撼触或包裹或侵彻低等有体，心思，生命，或身体；或一当体，或一权能，或一知识川流，灌注其潮流或波浪，或者有一福乐之洪流，或一顿然底极喜；与超心知者的接触已经是建立了。因为这些经验反复生起，直到她们变为寻

常，惯熟，明了，能启示其内容和意义，初时皆或为掩盖着的经验的形像所包住，或对里于秘密中的。因为一知识开始自上下下降，常时，恒常，于是又不断下降，显示于心思的寂静或沈默中；直觉与灵感，生自一更大底视见，一高等真理和智慧的启示，进到有体中，一明照底直觉之明辨，则切除一切知解之黑暗或眩惑底混乱，整理一切入序；一新知觉性开始形成，一高、广、自体存在底思惟知识的心思，或一被照明了的。或一直觉底、或一高上心思底知觉性，具备了新底思想力、或见，与一更大底直接精神实践的权能，一更大底我们今之有体的精神本质中之转变；情心与识感变到微妙，深密，广大，足以包举一切存在，见到上帝，感到、闻到、触到‘永恒者’，且在一超上底实践中使自我与世界成为一更深沈更亲切底统一体。其他决定性底经验，其他知觉性的转变皆自加决定，皆这基本改变的随附和后果。对这革命不能规定止境；因为他在性质上是‘无限者’之入侵。

这，一点一点地，或以伟大迅速底决定性底许多经验联接作成，乃精神转化的程序。他自体成就，臻极于一向上底时常重复的升登，因之知觉性终于自定居于一高上界，从那里下看且统治心思，生命，和身体；他自体成就，亦复在高等知觉性与知识的权能之增多下降中，这皆愈变愈成为整个寻常知觉性和知识了。一光明与权能，一知识与力量，皆被感觉到了，这些起初占据心思，将其重新型铸，其次占据生命部分，又将那重铸，终于占据身体知觉性，不使其长为微小了，而化之为更广大，粘柔，甚至无限。因为这新知觉性，本身具有无限性：他给予我们以‘无限者’与‘永恒者’的长在底精神意识和觉识，附之以本性的广大展拓，及其界限之破除；永生不复是一信仰或一经验了，而变成了一寻常底自我觉识：‘神圣者’密近当前，他于世界与我们的自我与自然诸体的统治，他在我们内中和偏处工作著的力量，‘无限者’的和平，‘无限者’的喜乐，于今在人中是具体且为恒常了；在一切所见与形相中，人见到‘永恒者’，‘真实性’，在一切声音中听到他，在一切接触中感到她；没有其他什么了，除了皆是他的形相与人物与显示；情心的喜悦或赞美，对一切的怀抱，精神的一统体，皆是长住底真实了。这心思动物的知觉性，正转为或已全转变为精神有体的知觉性了。这是三个转化的第二个；将显示了的存在联系于在其上方者，这是三等级之中间一级，在精神上进化着的本性之决定性底过渡。

设若精神从初能稳定安住于超上底高处，以处理一空白纯贞底心思与物质的质料，则一完全底精神转化可能是迅速，甚至容易；但‘自然’的实际程序是较困难底，她的运动的逻辑比较多重，委曲，转折，概括；她承认一切她始自己规定的事物的纪录，不满足於对她自己的复杂事情作一大概底总括胜利。我们有体的每一部分，应依其自有的性质和性格加以处理，每部分皆有其一切过去底模型与记载：每一至小至微底部分和运动，若是不合，便应消灭或更代，或者，若是能胜任，便应转变之为高等有体的真理。设若性灵底转化是完全了，则此可以一无痛苦底程序作成，虽其节目仍会冗长，且审慎，且进步迟缓；但否则人当满足于一局部底结果，或者，设若人自己对圆成的审慎，或精神底饥渴，是无厌足底，则必同意于一困难底，常是痛苦底，似是无尽底作为。因为寻常知觉性不升到高处，除在最高底时分；他留在心思水平上，接受自上而降者，有时是某些精神权能单独一下降，停住了，便型铸此有体为特著是精神底一物，或者有联接一系的降下，加入以多而又多底静性与动力；但除非人能生活在已达到的最高顶上，不能有完全底或更

整体底转变。设若性灵底变易未起，设若时机未熟而拉下诸高等‘力量’，则她们的接触，或于‘自然’的这不纯洁且有疵瑕底材料会太强，其当下底命运可能如韦陀所举的例子，一未经烧炼的泥瓶，承不住神圣底‘梭摩酒’（Soma）；或者，下降的势力会引退，或会倾泼了，因为本性客受不了或保持不住她。进者，若使下降的是‘权能’，则私我底心思或情命体会试加攫住他，作其自体之用，于是不幸底结果可能是一放大的私我，或攫取权能和自我侵略的霸道。若使下降的是‘喜乐’，则亦保持不住，倘若有太多底色欲之浑杂，造成一醉人底或卑汗底混合；‘权能’引退了，倘若有野心，虚荣，或其他低等自我的侵略底形势，‘光明’引退了，倘若有于黑暗的执着或任何‘无明’的形式；‘当体’引退了，倘若情心的内室未曾打扫干净。或者，某个不神圣底‘力量’也试行攫取，不是攫取‘权能’，因为那引退了，但攫夺其所留下于此工具中的力量的结果，用之为‘反对者’的资具。纵使没有任何这些更为祸害底错误或过失发生，仍然种种接受之差失或容器的破缺可阻碍转化。‘权能’必间常一临到，其余的时间则在障隔后工作，或自加退敛，经过长时期底暗中底同化或准备，施于‘自性’的反动诸部分；‘光明’仍得在黑暗或半暗中工作，施工于我们内中那些仍在‘夜’中的处所。在任何时工作可能停顿，在个人是为了这一生，因为本性已不能再接受或同化了，——因为他已达到了她如今的能量的边限，——或者，因为心思有准备了，而情命，时若面临新生命与旧生命之抉择，便拒绝了，或者，情命也接受了，而身体又证为太弱，不合格，或有瑕疵，不堪其知觉性的必要底转变及其动力底转化。

进者，这改变要在有体的每一部分上在其自体的性质和性格上，分别地一一作出，这种必要，便强迫知觉性依次降入每一部分，依其境况，因其可能性，而在其中工作。设若这工作自上而为，从某精神底高处为之，则可能有一升华，一提举，或一新结果之创造，由上面的影响之单纯力量强迫而成；但低等有体可能不认这于他自体为本生底；那不会是一全部底生长，一整体底进化，而是一局部底外加底形成，影响或解放有体某些部分，压抑其他某些部分，或让她们是原来那样；在正常本性之外的一创造，按加在他上面，若要全般持久，只能是长此创造着的势力仍与以支持。因此必需有知觉性下降到低等诸水平，但这样便也很难于作发高等原则的充分权能；于是会有修改，损减，浇漓，这在结果上会保存其缺陷和限制：一更伟大底知识之光明下降了，但被阴翳，被修改，其意义被误解，或其真理被渗杂了心思底和情命底错误，或者，那圆成其自体的力量，权能，不与其光明相称。‘高上心思’的一光明与权能，在其自有的境域中以其自有的充分权力而作为，这是一事，同此光明工作于物理知觉性的幽暗中及其条件下，迥是另外一会事，而且，由于浇薄和渗杂，在其知识与力量与结果上皆远逊了。一残破了的权能，一局部底结果，或迟滞底运动，便是后果。

这诚然是那理由，为何‘知觉性·力量’在‘自然’中迟缓而且艰难出现：因为‘心思’和‘生命’当下降入‘物质’中，而自求适合于她的情况里；既为她们工作于其中的力量和本质的阴暗性与倔强底情性所损灭而且改变了，他们不能作成他们的材料之一全般转化，转化之为一适宜底工具，与一变革了的本质，足以启示其真实底和本生底权能的。‘生命’知觉性，不能发抒她的雄强底或美丽底行动力之伟大与幸福于此物质存在中；其动力不济，其施效力劣于其所蓄的真理，形式叛变其中之‘生命’直觉，她试欲变

为‘生命’有体的名目的。‘心思’不能在‘生命’或‘物质’中成就他的高等理念而不缩减和妥协，因而剥夺了她们的神圣性；她的知识与意志之清明，未能与他的力量相匹，以型铸这低劣本质，使服从且表现他。反之，她自体的权能也受了感染，他的意志分化了，她的知识被生命之浑浊和‘物质’之不周遍性混乱了，翳蔽了。‘生命’或‘心思’，雨不成功于转化或完善化此物质存在，因为他们在这些情况下，不能发挥他们自有的充分力量。他们需要召入一更高底权能以解放且圆成他们。但一些较高底精神心思底权能，也遭受同样底弱减，富其下降入‘生命’和‘物质’；他们能作的更多，成就许多光明底转变，但那些修改，限制，进来的知觉性与其所能心思化和现实他的实施力量间之悬殊，皆常有在，其结果便是一损减了的创作。所作的改变也常时是特异底；甚至有些事是像一全般转化，与知觉性情况之翻转及其运动之提升，但这不是在动力性上为绝对底。

唯独‘超心思’可这么下降，而不失其充分底作用之权能；因为他的作用常是内向底，自动底，他的意志与知识同一，而其结果恰合如分：他的自性是一自我成就着的‘真理知觉性’，而且，若他自加限制，或限制她的工作，则是由选择和故意为之，非由强迫；在其所选择的范围内，他的作用与作用之果皆为和谐且为必然。复次，‘高上心思’，像‘心思’一样，是一分化着的原则，其特著底施为，是在一独立底形成中，作出一选定底和谐；他的圆球似底作用，诚然能使驰造成一全部底和谐，在其自体为圆满，或将他的多种和谐结合，融浑为一，加以综合；但是，劳苦于‘心思’，‘生命’，和‘物质’的许多限制下，他不得不分段作，加以联接。他的全体性的倾向，仍为他的选择性底倾向所滞碍，这又被其在其中施工的心思底和生命底材料的性质所加重；他能成就的，是分别底有限底精神创作，各自在其自体为完善底，但不是整个底知识及其显示。为了这缘故，也因为他的本生底光明与权能之减少，他不能充分作成所需要作的，必须请来一更大底权能，超心思底力量，来解放他，圆成他。正如性灵底改变必须召入精神者完成他，同样，第一精神底转变也必须召入超心思底转化以完成他。因为，这一切迈进的步武，皆像其以前的一样，是过渡底；进化中从一‘无明’的基础到一‘明’的基础之全部根本改变，只能以超心思底‘权能’的参与，及其在土地存在中的直接作用而成就。

然则这，必然是第三、最后底转化的性质，这结束心灵经过‘无明’中之旅程，且将其知觉性，其生命，其显示的权能与形式，托基於一完全底和完全有效果底自我知识上。‘真理知觉性’，发现进化底‘自然’已准备了，便将降入其中，使她能解放出在她内中的超心思原则；这样必创造出超心思底和精神底人物，当作‘自我’与‘精神’的在物质世界中的第一个坦白底显示。

## 第二十六章 向超心思上达

性灵底转化与精神底转化初始诸阶段，皆已颇在我们的心目中了；他们的成就，皆是一知识与经验的成就，完全，圆满底一体，已是实践了的事物的部分了，虽只在少数人。但超心思转变，在其程序上，使我俩进到罕经探测的境域；他开始导示对知觉性的诸高峰之展望，诚然有人曾瞥见过且到过的，但全般仍有待於发现而且圆绘出来。知觉性的这些高峰或高原之最高处，超心思者，还在其任何可满意的心思底测量，或他的绘图，或心思底视见和描写的任何摄持的可能性以外。在寻常未经启明或未转化的心思概念，便难放表现或进入这个什么，基於如此不同底一知觉性，对事物的根本不同底觉识上的；即使他们被某种启明或视见之开启所见到或想到，也需要另外一种文字，似乎我们的的心思所用的这些薄弱抽象底筹码，以翻译他们为一些名相，竟或可为我们所懂到的。有如人类心思的高虚皆出乎动物的知见以外，同样，‘超心思’的运动也出乎寻常人类心思概念以外：只是时若我们已有一高等中介底知觉性之经验以后，任何试欲描述超心思者的名相，方可传达一真本意义给我们的智慧；於是，既已经验到一点近似所描述的什么，我们乃能翻译一不合度底语文，为我们所知的相状。倘若心思不能进入“超心思”的性质，他也可通过这些高上和光明底过道瞻望他，而摄取一些返映底印象，‘真理’，‘正道’，‘浩大者’即自由‘精神’的本土的。

但即使是關於中介底知觉性所能说的，也必定不会适合；只能冒昧作一些抽象底概说，以借为初端指导的光明。在此唯一使这可能的情况，是无论在组织和原则上多么不同，这高等知觉性，在其进化底形式上，在我们於他最初在世间所能成就者中，是一原来有在於我们的知觉性中的许多原素之一至上发展，不论这些原素是在其自体的一怎样损减了和樸质底形相和权能里。这也是一有助底事实，即进化底‘自然’的程序之理则继续着，虽在其工事的某些规律上大经修改了，但真元上仍是一样，在其最上底高处之异登，一如在其卑下低发轫。这么，我们能到某种限度发现而且追随她的至上进程的路线。因为我们已见到一點从智识心思到精神心思的过渡的性质和律则；从那已造就的出发点，我们能开始追踪到这新知觉性的一高等动力程度的过程，及从精神底心思到‘超心思’的更还底过渡。这些指示必然是甚不完善底，因为这只是一抽象底和普通底性格的一些初始底呈表，能以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达到的：真正底知识和叙述，有待於神秘者的语言，和一直接而具体底经验之表象，同时是比较生动也比较深奥底。

经过‘高上心思’过渡到‘超心思’，是从‘自性’，如我们所知的，进到‘超自性’。正由这事实，徒是‘心思’的任何努力也无能为役；我们的无佐助底个人企慕和志事不能达到他：我们的勤奋属于‘自性’的低等权能；一‘无明’的权能，不能以他自体的力量或特性或可有底方法，成就他自体的‘自性’境域以外的事。以前的一切上登，皆由一秘密底‘知觉性’力量’所作成，起初在‘无心知性’里，其次在‘无明’里：他之工作，是由他的内涵底权能到外表出现，一些权能，隐藏於障蔽之后的，優於‘自性’的过去诸表呈的；但从使如此，也需要同此诸超上权能的一压力，原已在他们的自界上在他们的充分底自然力量中构成的：这些超上界，在我们的潜意识诸部分中造成他们自体的基础，从那里她们乃能发施势用於表面上的造化程序。‘高上心思’与‘超心思’，亦复皆内蕴秘在于土地‘自性’中，但

他们皆没有我们的潜意识底内中知觉性的可达到的诸水平上的形成；至今还没有高上心思有体或组织了的高上心思自性，没有超心思底有体或组织了超心思底自性，在我们的表面上或在我们的正常潜意识诸部分中发生作用；因为知觉性的这些较伟大底权能，对我们的无明水平皆为超心知底。为了使‘高上心思’和‘超心思’的内蕴着的原则出现，自其障蔽了的秘密处发皇，‘超心知性’的有体与诸权能皆当降入我们，提举我们，在我们的有体与诸权能中呈表她们自体；这种下降，是衍变与转化的一必不可少的条件。

诚然是可思义的，无需这下降，然由自上一秘密底压力，由一长期底进化，我们的土地上的‘自然’，成功與高等诸界，如今为超心知底诸界密近相接触，于是一潜意识底‘高上心思’的形成，可在障蔽之后发生；其结果，固有於这些高等界的知觉性缓缓出现，可在我们的表面上醒觉。可思义的，这样便会有一心思人种出现，不是以、或不主要是以智识或推理与返照底智慧而思想、而作为，却是一直觉底心思，那便会是一上升转变的第一步；那或可随之以一高上心思化，便可使我们达到那边境上，出外则是‘超心思’或神圣底‘玄秘智’。但这一程序，必然会是一悠长和劳苦底事业。也有可能，所成就的会只是一不完善底优越底心思化；新底高等诸原素将强力地主制知觉性，但他们将仍服属修改，一低等心思原则会修改他们的作为：则会有一更大底扩张了的照明着的知识，一品质较高的认识，但他仍会遭受参杂，使之隶属于‘无明’律则，有如‘心思’受到‘生命’与‘物质’律则的限制。要有一真实底转化，必须有自上底直接和显明底干预；也必须有低等知觉性的一全般底顺服与归依，弃其固执，而内中要有一志愿，要使其分别底作用律则全被转化为无，放弃其在我们的有体上的一切权利。倘若这两个条件得以履行，甚至即在如今，由于精神中的一意志与知觉底呼求，和我们的整个已显示的和内中底有体，参加此改变和高异，则进化，这转化，可因一比较迅速底改变而起；自上有超心思底‘知觉性·力量’，自障蔽之后有外发着的‘知觉性·力量’，在心思底人的醒悟了的觉识和意志上发生作用，以其联合权能可成就这重大底衍变。则亦不更需要一迟缓底进化，数若干千万年为一步。‘自然’过去在‘无明’的不知觉底造物中所成辩的停滞底和艰难底进化。

这是此改变的一最初条件，即我们于为今心思底‘人’，这应当在内里觉悟到且占有他自己的有体的更深底律则及其程序；他应当成为性灵底和内中底心思有体主宰他的能力，不复是低等‘自性’之奴隶，管制他，安稳坐于与一高等‘自性’之律则的自由和谐中。个人增上地管制他自己的本性的行篇，愈进愈知觉地参加宇宙‘自性’的工作，这，诚然是进化原则與程序的一显著底性格，一逻辑底后果。一切作为，世间一切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活动，皆是一宇宙底‘能力’、一‘知觉性·力量’的施为，亦即是‘宇宙底精神’之权能，在作出万事万物的宇宙底和个体底真理。但这创造性底‘知觉性’，在‘物质’中既擅有一无心知性的假面，在外表上戴了一盲目底宇宙‘力量’的相状，施为一事物的方案或组织，似乎不知道他正在作什么的，这第一结果便是与此相状相属的；这是一无心知底物理底个体化的现相，不是有体而是物的创造。这些皆是形成了的存在，具其自有的性质，性能，有物之权能，有物之性格；但‘自然’之组织他们和在她们的方案，是必须机械地作出的，无有在单独底物中任何参预的开始，启蒙，或知觉底觉识，这便出现为最初暗默底结果，为她的作为与创造的无生命底原地。在

动物生命中，‘力量’开始在外表上变到缓缓地知觉了，发出不复是一物而是一单独个体的形式；但这非完善知觉底个体，虽他也参预，识知，感觉，然仍只作发‘力量’在他中间施为的，而没有任何明晰底智慧或观察，察知所作成的什么；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或意志，除了其已形成的自性所加于她的。在人类心思中，开始出现一观察着的智慧，看到所作成的什么，还出现一选择和意志，皆已变到是知觉底了；但其知觉性还是有限底，浅薄底：知识亦复是有限且不完备，他是一局部底智慧，一半知解，大部分是经验底，摸索着的，或者，倘若是理性底，则也是以计度，理论，公式而为理性底。至今还没有一光明底视见，以一直接底摄持而知道事物，以一自动自发底精确性依照此见，依照他们的内具底真理的方案，而安排、处理他们。虽有本能与直觉与内视的某些原素，有这种权能的一点端绪，然人类智慧的正常性格，是一探究着的理智或返映性底思想，他观察，假定，推比，结论，以劳工而达到一构成的真理，一构成的知识方案，一番慎安排出的作为，是他所自造的。或者，毋宁说，这是她努力要是为且部分已是了的；因为他的知识和意志，皆恒常被有体的种种力量所侵袭，所翳障，或使之唐劳，皆是‘自然’的机械性的半盲目底工具的。

这，明显的，不是知觉性的究极所能，不是他的最终底进化和最高底峰顶。一更大底和更亲切底直觉必有可能，那将透入事物的内心，与‘自然’的运动在光明底同一性里，给人保证有一于他的生命的清明底管制，或至少舆他的世界有一和谐。只是一自由底和纯全底直觉知觉性，乃能以直接接触，或透入着的视见，或一自发底真理意识，生自一基曾承托着的一体性或同一性的，而见到或保持事物，且按照‘自然’的真理，而安布‘自然’的作为。这将是个人之真寅参加宇宙底‘知觉性·力量’之工事；个人‘神我’，将成为他自己的实施能力之主人，同时是‘宇宙精神，在宇宙‘能力’的工事中之一知觉底合作者，经纪人，工具。宇宙底‘能力’将以他而工作，但他也亦因她而工作，而直觉底真理之和諧，将化这双重工事为单一作为。这么较高且较亲切底一种增上知觉底参预，必然是从我们的有体如今这情况，衍进到‘超自性’的情况之一附带相属。

一和谐底他方世界，其间以这种直觉底心思底智慧及其管制为通则，是可想像的；但在我们的有体的这世界上，由于进化方案的过去历史及其原来底本旨，这么一种通则和管制，很难于稳定安立，也不像会是完全，终究，而且决定。因为一直觉底心思作用，参入一混合底心思，情命，身体底知觉性，寻常会被迫与已发皇的知觉性的资料相杂；为了在其上施为，他必须入乎其中，而既入乎其中，必被牵缠放其中，为其所侵激，为我们的心思的作用之分别底和偏颇底性格所影响，也为‘无明’的限制和拘束了的力量所影响。直觉底智慧是够敏锐而且明朗底，能贯撤且修改，但不够广大，完全，不足以吞下‘无明’与‘无心知’之大塊；他不能作出整个知觉性的全般转化，化为他自体的质与能。虽然，即使在我们如今的境况中，某种参加也是有了的，我们的正常智慧也够清醒，任宇宙底‘知觉力量’以他而工作，且容许智慧和意志发施相富量度底内中和外在环境的指导，够笨拙了，每一时分属错误所纠缠，只能有一有限底效果和权力，不与她的浩大施为之广大全体相称。在向‘超自性’的进化中，知觉地参加宇宙工事的这初始权能，在个人中将扩大，扩大为只加亲切只加引伸底视见，显到她在他自己内中工作，扩大为敏感底知见，知见她所取的路线，扩大为一增长着的了解，或直觉底理



念，了解且意会到为了一更迅速更知觉底自我进化所当采行的方法。当他的内中性灵体或秘密内中心思体更来到前方，便会有一增强了的权能，能选择，能认可，会有可信任的自由意志的发端，将愈长愈是有效能底。但这自由意志，大体上将与他自己的‘自性’之工事相关联；他只意味着一较自由，较充分，较直接知见底对他自体的动作之管制：甚至在那里起初他也不能完全自由，若长时犹被囚禁于她自体的形成所造出的范围中，或犹遭缺点之低梧，由于新旧知觉性相杂，遂为缺点。虽然，仍会有一增上着的宰制与知识，对一高等有体与一高等自性之开启。

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概念，势必为凡人私我的过度个人主义所玷污，擅得一独立意志的形相，单独与他自体计而作为，在一完全底自由中，除了她自体的选择和单独无缘底运动外，没有任何选择。此一理念，忽略了这事实，即我们的自然底有体，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精神有体，只以无上‘超上性’而存在。我们全有体，只能以与一更伟大底‘真理’和一更伟大底‘自性’同体为一，然后能超脱於今对‘自然’的隶役。个人的意志，即算完全自由时，也不能在一单独底孤立中作为，因为个人的有体与自性，皆包括在宇宙底‘有体’与‘自性’中，依赖统御一切的‘超上性’。诚然，在上还可有双重路线。在一条路线上，有体能感觉且当作一独立底自我存在而作为，自体与其自有的非人格性底‘真实性’相结合；这么着想，他便可以一大力量而有为了，但是，或者这作为仍会是在他的过去底和现在底自我形成，即‘自性’的权能之自我形成的扩大了的范围以内，或不然，则会是宇宙底或无上底‘力量’在他内中作为，未当是有个人对作为的发动，因此没有个人自由意志的意识，只有一非人格性底宇宙底或至上底‘意志’或‘能力’在工作。在另一条路线上，此有体将自觉是‘无上有体’的一精神工具，因此当作其一权能而为，在工事中只为‘超自性’的性能所限制，这些性能无边限亦无任何拘束，除了其自有的‘真理’无自法，及她内中的‘意志’。但在此两者之任何一场合，常作无有於‘自然’诸力量的管制的自由之条件，必有对更伟大底知觉底‘权能’之归顺，或个人在他自己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中，与他的原旨和运动默然合一。

因为有体的一新权能在一较高等知觉性境地中的作用，甚至在其於外在‘自性’的管制上，可能是异常有功效底，却徒然因为他的视见之光明，及随起的与宙底和超上底‘意志’之和谐或同一化：因为是时若其变为一高等底而非低等底‘权能’之工具，有体的意志乃变到自由，脱出了宇宙底‘心思能力’，‘生命能力’，‘物质能力’的作用和程序之一机械底决定性，且脱离了封对这‘自性’的驱策之愚昧服从。在此可能有一开创之权能，甚至可有个人对世界的种种力量之概见；但这将是一当作工具的开创，一充当代表的临视：个人的选择，将得到‘无限者’的认可，因为这本身是‘无限者’的一点真理的表现。因此个人性将愈变愈雄强，愈有功效，一与他之实践他自体为宇宙底和超上底‘有体’典‘自性’之一中心与形成成正比例。因篇富改变的进展前移，得了解放的个人的能力，不复是心思，生命，和身体的有限能力，他以之出发者；有体将并入且戴上——正如且将在他出现，降入他，将他纳于其中，——‘知觉性’的更大底光明，与一‘力量’的更大底作用：他的自然底存在，将是一超上底‘权能’的工具，一高上心思底和超心思底‘知觉性·力量’的工具，太始‘神圣力’的权能的工具。进化的所有一切程序，皆觉到是一至上和普偏底‘知觉性’的作为，一至上和普

偏底‘力量’，工作于他所采取的任何方式下，在任何水平上，在任何自我决定的范围中，是超上底和宇宙底‘有体’的一知觉底工事，偏能和偏智底‘世界母’的作为，将此有体提到她自己，升到她的‘超自性’中。代替了‘无明’的‘自性’，以个人焉其圈禁了的圆地和不知觉底或半知觉底工具者，会是一神圣底‘玄秘智’的一‘超自性’，而个人底心灵，将是他的知觉底，公开底，和自由底圆地和工具，他的作为的一参预者，觉识他的目的和程序，也觉识他自体的更大底‘自我’，宇宙底，超上底‘真实性’，与他自体的‘个人’，为不可限量地舆那为一，却又是‘他’的有体之一个体，一工具，和一精神中心。

向这‘超自性’的一作用之参预的起始底一开启，便是向最后底超心思底转化之转对的一条件：因为这转化是一过程的终结，从‘自性’以之起始的一盲目底自动性之黑暗底和谐，谁到自体存在的‘精神’真理之光明底真实底自发性，无失底动作。进化始于‘物质’的自动性，与一低等生命之自动性，其一切暗暗服从‘自性’的验策，机械地完成他的有体之律则，因此成功于保持其有限底典型存在与作用的和谐；他经过一为此低下‘自性’所驱的人类，却又是奋门要逃脱她的限制，要主宰且驱策和利用她的人类之心思和生命的孕蓄着底混乱而进行；他出现为一更伟大底自发自在底和谐与一自动自体圆成着的作用，建立於事物的精神‘真理’上的。在这较高底境界中，知觉性将见到那‘真理’，且遵循他的能力的路线，以一充分底知识，一强力底参预舆当作工具的善巧，一完全底作为与存在之悦乐而遵循之。将有一光明底和享受了的与万有为一体的完善化，而非个人向普遍者的一盲昧底和苦痛底隶属，而且，在每一时分，普遍者在个人和个人在普遍者中的作为，将是被超上底‘超自性’的统治启明了，管制了。

但这最高境况是难于达到的，分明是必须久久方可成就；因为有‘神我’对此衍变的参预与认可还是不够，必也要有‘自性’的认可与参加。不但是中央思想和意志皆当默许，亦且凡我们的有体诸部分皆当同意且顺从精神‘真理’的法则；一切皆当学到服从知觉底‘神圣权能’放诸体的管制。我们的有体中有些顽固底困难，生自其进化底体质的，皆起而反对这同意。因篇这些部分，有些仍隶役於无心知性和下心知性，隶役于习惯的卑下自动性，或所谓本性的律则，——机械底心思习惯，生活习惯，本能习惯，人格习惯，性格习惯，根深抵固底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需要，行动，自然底人的欲望，以及各种古老底功用，皆那么深深植根于其间，以致好像我们得掘到穷深极下底基础上，方能将他们拔出。这些部分拒绝抛弃他们对基于‘无心知者’中的律别的信从。她们持续将旧底反动送上到知觉底心思和生命中，试求在其间重新确定他们为‘自性’的永恒律则。其他某些部分，非如此黑暗，非如此机械，且非托根于无心知性里，但又一切皆不完善，亦粘执其缺点，也有其自有的顽强反抗；情命部分是配合于自我肯定的法律和欲望，心思是执着其自有的成形底运动，二者皆乐意服从‘无明’的低等法律。可是参预律和归顺律皆是命令性底；在衍进的每一步上皆需有‘神我’的同意，也还必有本性的每一部分，得认可高等权能为了他的改变之作为。于是必然要有心思体的一知觉底自我指示，在我们内中指向这改变，以‘超自性’代替舊自性，指向这超越。知觉地服从精神的高等真理，整个有体归顺自‘超自性’而来的光明与权能，便是第二条件，应当是有体本身所当成就的，迟缓地，且经过艰难，然后超心思底转化乃竟有可能。

造便推衍到性灵底和精神底转化，必已进步甚远了，甚至尽可能完全，然后第三和圆成着的改变方能怎样发端；因为只是由此双重底变易，而‘无明’的自我意志，乃能全般换过，改为对‘无限者’的更大底‘知觉性’之重新型铸着的真理和意志之一精神底服从。寻常，必得度过一长久底困难时期，不断努力，奋发勤勇，磨练个人意志，苦行，然后可达到一更决定底阶段，其间全有体自我奉献于‘无上有体’和‘无上自性’的境况方能完全而且绝封。必须有一寻求和努力的准备期，情心与心灵与心思对‘至上者’作中枢底贡献或自我奉献；稍后一中介期，全般知觉地依靠他的更大底‘权能’帮助个人底志业；那整体底依靠，又更当长进到最后完全以自我在每一部分和每一运动上委于自性中的高等‘真理’的作为。此一委顺，必俟性灵底改变已经完全，或精神底转化已达到极高底成就境界以后，方能完满。因为这暗许心思之舍弃其一切定型，理念，思想形成，意见，智识底观察和判断的一切习惯，以便起初代之以一直觉底功能，其次代替以一高上心思或超心思底功能，这便启导至直接‘真理知觉性’，‘真理’视见，‘真理’辨识的作为，一新底知觉性，在其一切方式上，对我们的心思的今之本性为十分陌生底。也要求情命体舍弃其所乐抱的欲望情感，感觉，行动，识感的常轨，正动和反动的强力机械性，以便代替以光明底，无欲底，自由底却又自动地自我决定着的力量，一中枢底，普遍底，和非个人性底知识的力量，权能，悦乐，而生命必篇其一工具和显灵，但现在他还意识不到，放其更大底喜乐和圆成的巨力，略无端绪。我们的身体部分，也富舍弃其本能，需要，盲目保守底执着，本性的固定底常规，其对一切超出她以外者之疑惑和不信，其对物理心思，物理生命，和身体的固定功能之必然性的信心，以便为一新底权能所代替，这新权能便在‘物质’的形式和力量中建立其自有的更大底律则和功能。甚至无心知者和下心知者，也当在我们中间变为心知底，能感受这高上光明：不悞为‘知觉性·力量’的成就着的作为之障碍，而是愈加增进为‘精神’的一型范和下基。这些事皆不能成办，只若长此或心思，生命，或物理知觉性皆为有机的领导权能，或怎样主制。容受这么一种改变，只能成于心灵和内中有体之圆满出现，性灵底和精神底意志之主制，和她们的光明与权能之一长期工作於有体诸部分上，全部自性的一性灵底和精神底重新型铸。

全部有体之统一，由打破内中和外在本性间之墙壁，——知觉性的位置和中枢，从外表自我移到内中自我，在这新基地上稳定奠基，这内中自我的及其意志和视见之习惯行为，个人知觉性之悟入宇宙知觉性，——是为了超心思底转化为另一必需底条件。要希望无上‘真理知觉性’能自树立于我们的表面思心，情心，和生命的狭隘表呈上，无论其怎样转向精神性，这会是怪诞之想。一切内裹底中心应当进破，发皇其能量而施为；性灵元体应加揭露和管制。倘若这初步改变，建立有体于内中底较大底瑜伽知觉性上，以代替在寻常知觉性上，还没有作好，则比较大底变易为不可能。进者，个人必已充分将自己大化了，必已重铸他的个人心思于宇宙心思体的无边性中，扩大化了生动化了他的生命，入乎宇宙生命的动力性底动作之当前意识和直接经验；开启了他的身体之与宇宙‘自然’的种种力量的交通，然后他乃能堪此一改变，这超出了现在这宇宙底表呈，将他长举到宇宙性的下半球以上，升入一属于其精神底上半球的知觉性中。此外，他还得已觉识凡于他现在为超心知者；他必定已成为一有体，知觉着高上底精神底‘光明’，‘权能’，

‘知识’，‘阿难陀’，为其下降着的势力所浸灌，被一精神底转变重新型造。也可能在性灵远进或完善化以前，有此精神底开启发生，有其作用进展：因为自上而下的精神势力，能觉醒，佐助，且圆成这性灵底变易：凡所需要的，便是性灵元体有充分底努力，使高上底精神开启得以发生。但是这第三，这超心思转变，不容有任何至上底‘光明’，时机尚未成熟便下降；因为只时当超心思底‘力量’开始直接发生作用，他乃开始，而倘若自性还没有准备好，她便不作这事。因为无上‘力量’的权能与寻常本性的能量太不相称了；或则这卑下本性不能承当他，或者，承当了，不能接受或回应，或者，接受了，不克同化。直到‘自性’已准备了，超心思底‘力量’只能间接发生作用；他以‘高上心思’或‘直觉’这些中介权能置于前方，或者，他自加修改而后施为，於是那半已转化的有体，乃能完全或局部发生反应。

精神底进化，服从一相续舒展的逻辑；他能踏进一新底决定性底主要一步，只时若主要底前一步已经踏实：即使某些微小阶段可以併吞或跃过，作一迅速奋力底升登，然知觉性仍得回转，使自体确信所已度越的原畴，是稳定并入此新境界中了。是真的，‘精神’的征服，是假定在一生或几生中实现一程序，若在寻常底‘自然’过程中，会经过一迟缓和不定底步骤，要几世纪或甚至几千年才完成的：但道是踏过这些等级的速度问题；一更大更集中了的速度，并不消减这些等级本身，或除去其相续超越之必要。增上了的速度是有可能，只因已有内中有体知觉地参加，而且‘超自性’的权能已在半转化了的低等自性中施工，使否则宫在‘无心知，或‘无明，的长夜中所尝试进行的辩法，现在可能送行于‘知识’的一增上底光明与权能中。进化底‘力量’的第一黑暗底物质运动，是以永劫底迟缓性篇标志的；生命进步的运动于缓前行，但步武已较快了，集中在若干千万年的数字上；心思则能更压缩‘时间’的迂缓底开旷，以若干世纪而为一大步跨越；但时若知觉底‘精神’参预了，一至极集中了的进化速度的步武变为可能。虽然，进化过程内含的速度并吞诸阶段，只时若知觉底‘精神’之权能，已修好了原地，而且超心思底‘力量’，已发端运用其直接势力之后，乃能发生。诚然，一切‘自然’的转化皆呈现一奇蹟的相状，但他是一有方法底奇迹：她的最大底迈步，皆踏过实地，她的最快底跃进，皆起自一基地，能予此进化底跳躍以安全性和决定性；一秘密底大全智慧，统治她内中的一切，甚至那些最不可计度的步武和程序。

这‘自然’的进程的律则，与起了在最后衍进的程序中分等级的需要，要循阶梯上登，要舒展高而又高底境界，引我们从精神化了的的心思进到‘超心思’，——这是一陡峻底路，不能另外怎样缘上的。我们已见到，在我们上面有相续诸界，诸水平，或有体的分等底诸权能，超越我们的寻常心思，隐藏于我们自己的超心知诸部分，‘心思’的高等境界，精神底知觉性与经验的格度；倘若没有这些，则不会有联接，不会有中间底有益底空间，以使这巨大底升登焉可能。诚然，是从这些高上底渊源，那秘密底精神‘权能’，乃在有体上发生作用，且由他的压力，乃作成性灵底转化或精神底改变；但在我们的生长之初期，这作用不明显，他仍其玄秘，不可捉摸。起初所需要的，是精神力量之纯觸抚，必加到心思底自性上：那觉醒着的压力，必自印在思心，情心，生命上，给他们以上达的定向：一微妙底光明，或一大底变化着的权能，必须提升他们的动作，加以纯洁化，精练，润泽之以一高等知觉性，不属于他们正常底性格或能量的。这可自内而作成，由性灵元体和性

灵人格以一不可见的作用而成；知觉地感到自上之降临，非是必不可没有。‘精神’的当体，是有在于每一生物中，在每一水平上，在一切事物里，而且，因其有在，‘真、智、乐’的经验，纯粹精神底存在与知觉性的经验，神圣当体，接近，接触的喜乐之经验，可能经过思心，或情心，或生命意识，或甚至物理知觉性而得到；设若内中诸门皆广开了，从圣堂中的光明，能射映我们外表有体的最近最远诸室。这必需底转向或改变也可能发生，由于精神力量玄秘自上而降，其间那流注，那影响，那精神底后效已感到了，但仍不知其高上渊源，一下降的实际感觉也没有。一如此被触抚的知觉性，可以是那么升起了，以致有体转向与‘自我’直接结合，或以出离进化而与‘神圣者’结合，而且，倘若那是被认许了，则不更有渐次或步骤或方法的问题，与‘自性’的断绝能是决定底：因为出离一旦可能，其律则不是或不须是与进化底转化与完善化的律则相同；他是或能一躍，迅速或顿时脱去了束缚，——精神底闪脱是固定了，所余的唯一底认许，便是身体的注定底蜕除。但是，倘若原意有在于土地生命之转化，则精神化之最初一接触，便应随之以对高上诸渊源与能力的觉醒，对他们的寻求，有体之扩大与提高到他们的特著底格位，以及以知觉性转入他们的更大底律则和动力底自性。这改变必须一步一步进行，直到越过上升之阶梯，突出到那些最广大开阔底空间，如韦陀所说的，一至极光明且无限底知觉性的本土底空间。

因为在此，正如在‘自然’的运动的其余部分一样，有同一进化底程序：有知觉性之升高与推广，上升到一新水平，提上低下诸水平，擅得存在的一新底统一，这由‘有体’的一超上底机能成之，他以其自有的作法，他的性格，本质能力的力量，加于他所能尽多达到的其前已进化的自性诸部分。要求统一，在‘自然’的工事这最高阶段，成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升登的低下诸等级，这新底擅有，道讲入一高等知觉性原则之一统，长是不完全：心思不能全般使生命和物质心思化；仍有大部分生命体和身体，居留于下心思底和下心知底或无心知底境界里。这是心思之企图使本性完善化的一严重障碍；因为下心思者，下心知者，和无心知者，继续分享一切活动的治权，由介入另一法律异乎心思有体的法律，这使知觉底情命和物理底知觉性，也拒绝心思加于他们上面的法律，放任他们自有的行动和本能，抵抗心思理智，与发展了的智慧之理性底意志。这便使心思难于超出他自体，升出他自体的水平，而将本性精神化；因为凡他甚至不能化之为充分知觉者，心不能稳定地心思化和理智化，他不能精神化，由于精神化是一更大更艰难底统一。无疑，由召入精神力量，他能在本性的某些部分建树一势力和一初步底转变，尤其是在思惟心本身中，和在情心中，最近于他自有的区域的。但这改变，常是虽在其自有的限度内也不是一全般完善化，他所真成就的，是稀罕而且艰难底。精神知觉性连用心思，是操持一下劣工具，而且，纵使他在思心中导入了一神圣光明，以一神圣纯洁，热情，殷念，导入情心中，或者以一精神法律加上生命，这新知觉性仍当在拘限以内工作；大部分他只能管束或抑制生命的低等行为，严格地管制身体，但是这些支系，纵使已锻炼了或主宰了，仍不能得到她们的精神底圆成，或经过一番完善化或转化。为了那，必须介入一高等机动原则，于精神知觉性离本生底，因此，他能以之在其自有的法律和更完全底自然底光明与机能中作为，且将这些加到诸支系上。

但即使是这一新底机动原则的参预和这雄强底外加，也须久后方能成就；因为有体的低等绪部分，皆有其自有之权，而且，倘若她们得真正转化，

也必须得到她们对自体的转化之同意。这便很难作成，因为我们的每部分的倾向，是偏向他自有的自法，他的‘达摩’，无论其多么低微，而不好一高上法律或‘达摩’，他感到不是他自己的；他扳住他自体的知觉性或非知觉性，他自体的行动和反应，他自体的机动化，他自体的存在的悦乐的轨道。他更加顽固地执着走那条路，即算那条路与悦乐相远反，是一条黑暗，忧愁，痛苦，患难之路；因为那也有他自有的颠倒底和对反底‘味’（rasa），其放黑暗与忧愁的乐趣，其于痛苦与患难的色情狂或虐待狂底兴趣。纵使我们的有体的这部分寻求较好底事物，他时常也不得不追求较坏底事物，因为那皆是他自体的，对他的能力为自然底，对他的本质为自然底。一完全底根本底改变，只能成于坚执地以精神底光明，以精神底真理：权能，福乐的经验，加到绪反动原素上，使她们认识他们自体的圆成之道，也有在于此，认识他们自体即是‘精神’的一减少了的权能，且由此有体之新道路，能恢复他们自体的真理与整个自性。这种照明，时常为低等自性的‘力量’所反对，更为那些反对‘力量’所抗拒，皆以世界的缺陷而生存，而统治，且已建立其可怖的基础于‘无心知性’的黑崖石上的。

必不可少的一步，以克服这困难，便是开启内中有体及其作用的各中心：因为表面心思所不能成就的任务，在那里开始较为可能。内中心思，内中生命知觉性，生命心思，微妙生理底知觉性，及其微妙生理心思性，一旦发挥作用了，便创造出一更度大，更深微，更伟大底中介觉识，能与宇宙偏是者相通，与居于他们之上者相通，也能骏施其权能到有体的整个区域上，到下心思体上，下心知底心思上，下心知底生命上，甚至身体的下心知性上：他们虽不能全部启明基本底‘无心知性’，也能到相当程度开启，穿透他，在其上施工。于是精神底‘光明’，‘权能’，‘知识’，‘悦乐’，自上能下降到思心典情心以外，二者皆常是最易达到和照明的：既从上到下占据了整个自性，他们则能更充实遍漫生命和身体，且以一更深沈底打击，动摇‘无心知性’的基础。但甚至这较大底自内而起的心思化和情命化，也仍是一次等照明，他能减少但不能除去‘无明’；他攻击且能击退但不能克服那些权能和力量，保持着‘无心知性’的微妙和秘密统治的。种种精神力量，以这较大底心思化和情命化而作为，能投入一高等光明，气力，和喜乐；但充分底精神化，最完全底新底知量性的一统，在这阶段仍不可能。倘若最内中底有体，性灵，管理这事，则一较深底转变，不是心思底，诚能使精神力量之下注更有效果；因为全部知觉底有体必经过了一番初步底心灵改变，那便将心思，生命，身体，从其自有的缺点和浑浊之陷网中解放出未。在这点上，一更大底精神底机动化，精神底‘心思’和‘高上心思’的高等权能的作为，能充分干入：诚然，这些可能在从前已开始工作了，虽然只当作影响；但在新底情况下，他们能提升这中枢有体到他们自体的水平，开始本性的这最后新底统一。这些高等权能，已在几人的未经精神化的心思中工作，但是间接地，且在一段片底和损减了的作为中：他们在能够工作之先，已化为心思底本质和权能，那本质和权能，已因此干入被照明，在其震动上已深密化了，在其某些运动已扬上且充满喜乐了，但未被转化。然时若精神化起始，而且，时当其较大底结果显现，——心思的寂静，我们的有体之入乎宇宙知觉性，这微小私我涅槃于宇宙自我的意识中，与‘神圣真实性’的接触，——则高等动力之干预，我们对之的开启能增加，他们能擅有一较充分，更直接，更特著底权能于其工事中，而且这前进是继续着，直到其某些完全底和成熟底

作为是可能了。于是精神底转化转向超心思底转化开始；因为知觉性之上升到高而又高底诸界，在我们中间建筑向‘超心思’上升的等级，那艰难底至上底道路。不可假定，衍进的环境和路线会于一般人皆同，因为在此我们进到‘无限者’的领域里；但既在他们全体之后，有一基本真理之一体，则某一条上升路线的探究，可希望照明所有的上异的可能性的原则；这么一条路线的探究，也是所能试作的一切。这条路线，如一切路线皆然，必然是被上升的阶梯的自然形势所统治：其中有很多踏步，因为他是一不断底等级，任何处也没有空隙；但是后知觉性之上升的观点看，由我们的心思上升，经过一系机动底权能，以之驰能自体升华者，其等级可销归四个主要升登之一阶梯，每个有其高底成就水平。这些等级可综括说为一系知觉性的升华，经过‘高等心思’，‘朗照心思’，与‘直觉’入乎‘高上心思’及其外；在顶端上便有一系相续底自体变化，其极处便是‘超心思’或‘神圣智’。凡此绪等级在其原则与权能皆属玄秘智底；因为甚至在起初，我们从一基于原始‘无心知，上的知觉性，且作为于一普通底‘无明’或一混会底‘明、无明’中，开始度到一基于秘密自体存在底‘知识’上的知觉性，且开始为那光明与权能所转移，接受其灵感，于是自体化为那本质，而且纯全运用此新工具。在他们本身，这些等级皆是‘精神’的能力本质：然则不应当假定，因为我们一随她们的主要性格，知识的手段和性能区别他们，他们便只是知识的方法或门路，或认识的一官能或权能；她们皆有体之区域，精神有体的本质与能力的等级，存在的原畴，其中每个是宇宙底‘知觉性力量’的一水平，结成且组织成他本体为一高等格位。时若任何等级的权能完全降入我们，不单是只有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受到影响，——我们的有体和知觉性的本质和实核，其一切境界和活动，皆受到感触，侵贯，而皆可重被型铸且完全变易。因此这上升的每一阶段，是一普通底倘非全般底有体之改造，化入一更伟大底存在之一新光明与权能中。

这分等，自体基本依赖有体的，他的自我意识的，她的存在之悦乐的，他的存在之力量的或高或低底本质，能性，震动的深密度。当我们在阶梯上下降，知觉性便愈下愈减，愈变淡薄了，——诚然，以他的较粗重底朴质性，他是浓厚底，但是由于那浓厚度的朴质性团结‘无明’的质料，他愈下愈少容受光明的本质；他在知觉性的纯本质上变稀薄了，在知觉性的权能上被减少了，在光明上稀薄了，在悦乐的能量上稀薄而且减弱了；他必得归到其减少了的质料之更粗大底厚度，归到其更黑暗底能力之紧张发放，然后能达到任何什么；但这努力之紧张，不是强力的相状，而是弱性的表徵。反之，当我们上升，一较微细但远过坚强，且更真正在精神上是具体底本质出现了，一更大底光明和知觉性的强能底质料，一更微妙，淑美，纯洁，更强大是欢喜底悦乐能力出现。这些高等程度降入我们时，是道更大底光明，力量，有体与知觉性的真元，悦乐的能力，乃进入心思，生命，身体，变换且修理他们的捐减了的，稀薄化了且无能耐底本质，将其化为他自体的更高更强底‘精神’动力，与真实性的本元力量和形式，这可能发生，因为一切在基本上皆同是此一本质，同一知觉性，同一力量，但是在其自体的不同底形式与权能及程度中：因此在下者为在上者所提起，是一可能底运动，而且，倘若不是因为我们的无心知的第二自性，便会是在精神上是自然底运动；从超上格位所发放者，是封里了而取置于其自具的更大底有体和真元里。

我们出离凡人智慧、我们正常心思性的决定底第一步，便是登上一‘高

等心思’，一不复是光明与黑暗相杂或半明的心思，而是‘精神’的一大底明朗。其基本本质，是有体的单一体底意识，具有一雄强底多性底机动，能形成知识的诸方面之一大聚，作用的方式，变易的形式和义度，一切有一自然底本元底知识者的一大聚称。因此他是从‘高上心思’发出的权能，——但以‘超心思’为其究极底渊源，——正如凡此较大底权能皆从之出发：但其特殊性格，其知觉性的活动，皆为‘思想’所统治；他是一光明底思想心思，一‘精神’所生的概念知识的心思。一大全觉识性，出现自原始同一性的，携带着同一性中所自具的真理，迅速地，胜利地，多方地构成着，表呈着，而且以‘理念’的自体权能有效地实践着他的概念，便是这较大底知识心思的性格。这种认识，乃是出现自原始底精神同一性的最后一种，在一分别底知识，‘无明’的基础创始以前；因此他是我们所最初遇到的，时当我们从概念底和推比底心思，我们的‘无明’的组织得最好的知识权能，上升到‘精神’境域；诚然，他是我们的心思概念底理念作用的精神之父；那么，我们的心思体的这主要权能，时若超出其自体以外，便进到其直接底渊源，是自然的了。

但是，在这里，在此较大底‘思想’中，无需一寻求着的和自我批判的推比，没有一逻辑运动，一步一步推向一结论，没有明陈或暗许的演绎和比量的机动，没有理念与理念的建造或审慎衔接，以达到一有系统底知识总和或结果：因为我们的理智的这蹇钝作用，是‘无明，之寻求知识之一运动，不得不防護他的步武误蹈，不得不建立一选拔底心思构架以作其暂时底隐蔽，且立之于已奠定且谨慎奠定然永不稳固底一些基础上，因为他不是支撑于本地底觉识性的泥土上，而是外加于无心知性的一原始泥土上。在这里，也没有心思的那另一辨法，当其为最敏锐和最迅速，则作一急进碰巧底猜测，内视，智慧的探照灯，照入未知者或略知者上。这高等觉识性，是一‘知识’，表呈其自体于一自体存在的大全觉识性的基础上。显示着他的整体的一些部分，他的置于思想形式中的一些意义之一和谐。他能在单独底理念中自由地表现他自体，但是他的最特著底运动，是一集团底理念作用，以单独一显而得真理之视见的一系统或全体；理念与理念，真理与真理的关系，非由逻辑建立，而是先在，且在全体中已半见而出现。有一入乎一永远现前但至今不活动的知识的诸多形式中之启导，但不是一从前提或根据而得的若干结论的一系统；这思想是永恒‘智慧’的一自体启示，不是一后得底知识。真理的许多大方面人乎视境中，上升着的‘心思’，倘若他原意，可满足于居于其间，而且，一依其往常底方式，如同一建筑住在里面；但设若还要作进步，则这些建筑能恒常扩大为更大底建筑，或者几个合并为一临时底更大底整个，在一往尚未成就的整理性的路上。终了，有已知与已经验到的真理之一大全体，但此一全体仍能无限扩大，因为知识的方面之多，是无止境的，‘我无止竟而难详。’

这是‘高等心思’在其认识的一方面；但还有其意志一方面，‘真理’的动力性底施效一方面：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更大更明灿底‘心思’，常是在有体的其余部分上发生作用，在心思底意志上，在情心及其感觉上，在生命上，在身体上，经过思想的权能，经过理念的力量。他试欲以知识而纯化，以知识而救度，以知识的本生权能而创作。理念是安置于情心或生命中，



当作一所当接受而且作发的力量；情心与生命对理念变到知觉了，对他的机动发生反应，于是他们的本质开始在那意度中自加修改，以致感觉和作为，变成道高等智慧的震动，受到他的灵感，充满了他的感情和意识：意志和生命冲动，同样皆荷载了他的权能，与自生效果的迫促；甚至在身体中，理念也工作着，以致，比方说，健康的强力底思想和意志，代替了他对疾病的信心，和对疾病的同意，或者，气力的理念，召来了气力的本质，权能，动作，震动；理念产生正合乎这理念的力量和形式，将其加到我们的‘心思’，‘生命’，或‘物质’的本质。最初底工作是这样进行的；他导致一新底优胜底知觉性，使荷在整个有体上，立下一改变的基础，准备之，使有当于一段胜底存在之真理。

在这里应该着重的，为了免除一自然底误会。时常一些高等力量的优胜权能最初被见到或经验到了，能容易生起的，即是这些高等力量在其下降中立即为全有效能底，如在他们有自的作用界上和它们自有的中介物中为自然那样。在‘物质’的进化中，他们必进入一陌生底和较劣底中介物，在其上施工；他们遭遇我们的的心思和生命和身体之无能，遇到‘无明’的无接受性或盲目底拒绝，经验到‘无心知’的否定和阻碍。在他们自体的水平上，他们在一光明底知觉性和光明底有体本质的基础上施工，是自动地有功效底；但在此，她们要碰到已经坚固形成的‘无知性’的基础，——不但是‘物质’的全般底无知性，亦且是思心与情心与生命的修改了的无知性。如是，这高等‘理念’，下降到发展了的心思底智慧里，甚至在那里也得克服一围或一系已形成的理念的截击，皆是属于‘明、无明’的，得克服这些理念的求长存与自体实践的意志；因为一切理念皆是力量，有一形成性底和自生功效的官能，或大或小，一随情形而异，——甚至可销减到零，当她们要处理无心知底‘物质’时，但仍是潜能底，如是，便有一已形成的抵抗权能，反对或小化下降着的‘光明’的效果，一种抵抗，可进到竟成为对‘光明’的拒绝，排斥，或取一种企图的形象，要损坏，压伏，巧妙地修改，削合，颠倒地使这光明变成畸形，配合上‘无明’的一些成见。倘若那些成见或已形成的理念皆已进退，剥夺了其长在之权，她们仍有其回返之权，自外，自其弥漫于普遍底‘心思’而来，或者，他们向下退隐，沈到情命底，物理底或下心知底诸部分，遇到微小底机会便从那里再起，重复进占其已失的疆土：因为进化着的‘自然’，当以此长存之权授与她所一经建立的事物，以便她的踏步可有一充分底稳定性和坚定性。进者，这是在显示中的任何‘力量’的自性和要求，求是为他自体，要长存，要发施功效，在凡有可能之处，在尽可能之长时。是因此之故，在一‘无明’的世界中，一切不单是以一复杂组权而成，亦且是由种种力量之一冲突，和门争，和混合而成。但为了这最高等进化，至关重要的，是‘无明’与‘知识’之一切参杂应当泯除；由力量的门争之作用和进化，应代替以由力量的和谐之一作用和进化：但这一阶段，又只能经过最后一场门争而达到，‘光明’与‘知识’的权能，应当战胜‘无明’的权能。在有体的低等诸水平，在情心与生命与身体中，同此现相再度发生，且发生在一更深密底格度里；因为在这里所应处理的，不是理念，而是一些情感，欲望，冲动，感觉，生命需要，和低等‘自性’的习惯；这些，因其既比较理念少知觉，在其反应上乃更盲昧，更顽固地拥护自体：凡此，

---

表现理念的文字，若是重荷了精神力量，也有同样底权能；那便是印度人的咒术 mantra 的基本原理。

皆有同样大或更大底权能，能抵抗且能复起，或逃避入周心知底普偏‘自性’中，或到我们自己的低等诸水平，或在一下心知的种子境界中，于是从那里有权能作新底侵略或再起。在‘自然’中建立了的事物，有这种长存，再起，抵抗的权能，这常是一大阻碍，是进化底‘力量’所当对付的，这诚然是他自体造成的，所以防止一太迅速底转变，即算那转变也是他自体在事物中的究竟本意。

这阻碍是会在哪里的，——纵使可进步地减少，——在这更大底升登之每个阶段上。为了全让高等‘光明’有一正当底进道和工作的力量，必须得到一使本性宁静的权能，可收敛，镇定，印上一有节制底被动性，或甚至一全般寂静，到思心和情心，生命与身体上：但虽是如此，一继续着的反对，公开且感觉到的，在普偏底‘无明’之力量中，或潜在而且阴暗，在个人的‘心思’制造，他的‘生命’形式，他的‘物质’身体的本质能力中，一幽深底抵抗，或一反叛，或无明自性的受了管制或压抑的种种力量之重兴，常是可能的，而且，倘若有体中任何事物与以同意，则他们能重得胜势。一先时建立的性灵底管制是甚可愿望的，因为那造成一普通底反应性，制止低等诸部分反对‘光明’的暴动，或她们对‘无明’的要求的同意。一初步底精神转化，也将减少‘无明’的把持；但这两种势力任何一种，不能完全消灭他的阻碍和限制：因为这些初步底改变，不带来完整底知觉性与知识；原始底‘无知性’的基础，正当属于‘无心知者’的，仍然在那里，在每一转需要加以改变，启明，在其限度上和反动力量上加以削减。精神底‘高等心思’的权能及其理念力量，因其进到我们的心思体中，必被修改和损减了，不足以扫除这一切困难而创造一神圣智底有体，但他可作一初步底转变，一改易，使一更高底上升与一更滂沛底下降将为可能，且更进而准确有体的一统，在知觉性与知识的一更大底‘力量’里。

这一更大底‘力量’，便是‘明照心思’的，不复是一高等‘思想’的‘心思’了，而是一精神底光明的心思。在此，精神底智慧的清明，其宁静底天光，禅位与或隶属于‘精神’的一深密底光辉，一朗耀与照明：精神底真理与权能之闪电，自上进发入知觉性里，在平静和广大底启明，与浩大底和平之下降，随伴或彰显那较大底概念底精神原则者上，加以一实践的热烈底热忱，与一知识的如狂底极喜。内向可显的‘光明’之倾注，很寻常笼罩着这作用；这里应当附带说，与我们的通常概念相反的，光明原本不是一物质底造物，随伴着内中照明的光明之见或视识，不徒然是一主观底所见之相，或一象征底现相：光明原本是能照明与能创造底‘神圣真实性’的一精神底显示；物质底光明是其一后起底在‘物质’中的转变或代表，为了物质‘能力’的目的。在这下降中，也到来了一更大底机动力，一金光底迫进，内中底力量与权能的明耀底‘热烈’（enthousiasmos），这便以一迅速底，有时是猛力底，几乎是一暴烈底急剧转化之推动，代替那‘高等心思’的比较纾缓和密慎底程序。

‘明照心思’，原本不以思想而工作，却以视见；在此思想只是一附属运动，表其所见。人类心思，主要是依赖思想，以为那便是知识的最高程序或主要程序，但在精神次序中，思想是一次等程序，非必不可无。在其语文底思想的形式中，几乎可说这是‘知识’对‘无明’所作的让步，因为那‘无明’不能使真理对他自体变到全般清明，可解，在其一切程度与多方牵涉中，除了用有意义底声语，使之明朗化而精确；他不能不用这办法，使理念得到

一精确底轮廓和一有表现底躯体。但是明显的，这只是一机巧，一制作。思想，在其自体，在其发于知觉性的高等诸水平的渊源上，是一知见，于对象或于事物的某些真理的一认识底摄持，这是一强力底然仍是一较小底和次等底精神视见之结果，一比较外在底和庸浅底自我对自我之顾视，主体自顾或顾及自体的一点什么之为客体：在一切皆有自我之一殊异性和多性。在心思中，于一观察到或发现了的对象，事实，或真理的接触，遂成知见的表面反应，其次乃有其概念底表呈；但在精神底光明中，有一更深底知见底反应，发自知觉性的真本质，且在那本质中有一通澈着的表呈，在有体的质料中之一启示性底会意符号之精确形相，——为了这思想知识的精确与完全，不需要语文底代表了，不更需要什么。思想造成“真理”的一代表形像；他将那奉献於心思，当作持轨“真理”的工具，作为一知识的对象；但“真理”之体本身，乃被摄持且精确保持于一更深底精神视见之阳光中，对之则思想所造成的代表形相，乃属依起，次等，为了知识之交通是强有力底，但为了知识的接受和保有，非是必不可无。

以视见而进行的一知觉性，见土的知觉性，是知识的一较大底权能，大于思想家的知觉性。内中视见之知见权能，较之思想的知见权能，是更大更直接：他是一精神之识，摄持“真理”的一点本质，不止是摄持她的形像；但他也描出那形像，同时又摄取那形像的意义；较之思想概念所能作的，他能以一更微细和更有力底启示着的轮廓，与一更大底贯通，更大底全体性的权能，将她包揽。有如“高等心思”以精神底理念及其真理之权能，能将一更大底知觉性加入有体，同然，“明照心思”又以一“真理”之见与“真理，光明及其视显与摄持的权能，将又更大底知觉性加入有体。他能作成一更雄强和更机动底统一；他以一直接底内中识见与灵感，照明思想的心思，以一精神眼光加入情心，以一精神底光明与能力加入其感觉与感情中，以一精神底迫促，一真理灵感给予生命力，使生命运动高起，使其作用有机动力；他以精神底识感之一直接与完全底权能，参入识中，使我们情命体和物理体，能接触且具体遇着万事万物中的“神圣者”，正如心思和情感能想、见、感觉那同样深密；他投射一转变着的光明到物理心思上，这便打破他的界限，她的保守底惰性，以视见代替他的狭隘底思想权能与疑惑，以光明与知觉性倾入身体的真本细胞中。被“高等心思”转化，精神底圣人与思想家可得到他的完全底动力底圆成：为“明照心思”所转化，也有同样底圆成，在见土，在明悟了的神秘者，在那班心灵生活于视见中，于直接识感和经验中的人：因为他们是从这些高上渊源接到他们的光明，而上升到那光明且生活于其中，便是他们上升而回到他们的本生国土。

但这上升的两个阶段，只由依据第三水平，乃能享受她们的权威，且得到她们自体的结合了的完全度；因为是从更高底峰顶，直觉得有体之所寓居，他们乃挹取知识，将其变为思想或所见，且给我们带下以备心思的改铸。直觉是知觉性的一权能，较近且较亲切接近原始底由同一性的知识；因为这常是直接从一个隐藏了的同一性跃出的什么。这是时当主体的知觉性，遇到了客体的知觉性，贯彻他，见到，感觉到他所接触者的真理，与之同其震动，然后直觉一下跃出，有像一火星，或闪电，发自这接触的警震；或者，时若虽没有这样底接触，而知觉性见其自体，直接地且亲切地感到其中的真理或许多真理，或这么接触表面现相之下所藏的一些力量，则也有一直觉底光明迸发：或者，再有，时若知觉性遇到“无上真实性”，或事物和有体的精神真

实性，与之有一接触底结合，则那火星，闪光，或亲切底真理知见的炽火，也在其深处燃起来了。这切近底知见，是多于识见，多于概念的：他是一透入着和启示着的触知的结果，此触挟带了识见与概念当作他自体的一部分，或当作他的自然底后果。一隐藏了的或瞌睡着的同一性，尚未恢复他自体，仍然记忆、或以直觉而传达、他自体的内容，与其於事物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视见，其真理的光明，其空涌底和自动底确然性之亲切性。

在人类心思中，直觉甚至是这么一种真理记忆或真理传达，或这么一种启示着的闪光或明灯，打造一大团无明，或打破一无知性的障蔽：但我们已见到他在那里是不免遭受一入侵着的混杂，或一心思底包里，或被遮断，或被代替；在此也有多方底错误表释之可能，这便妨碍他的作用之纯洁和美满。进者，在有体的一切水平上，皆有似是底直觉，毋宁皆为交通，而非直觉。这些皆有各种不同底渊源，价值，和性格。下理性底‘神秘者’，这么称呼的，——因为作一个真正底神秘者，若拒绝理智，依赖思想或行为的渊源为人所不懂的，这是不够的，——常为这些交通所感发，是在情命水平上，出自一黑暗和危险底渊源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主要依靠理智，甚至决定管制直觉的提示，——或为直觉的，那更常有底现相，——制之以观察底和分辨底智慧；因为在我们的智识部分上，我们感觉不如此便不能确然于什么是真事物，和什么是参混了或变乱了的某物或虚伪底代品。但这便给我们大大剋扣了直觉的用处：因为在这原地中，理智也不是一可靠的仲裁者，其方法皆不同，当试着，不确定，是一智识底寻求；虽他自体真实是依靠一乔装了的直觉以作他的结论，——因为倘若没有那帮助，他便未能进取他的道路，或达到任何稳定底发现，——他却将这依赖性徒她自体前隐蔽过，在一推理的结论或一证明了的揣测之程序下。一直觉而经过了理智的裁判底审查，则终止其为一直觉了，只能有理智的权威，为了那亦没有内中底直接确然性的渊源了。但纵使心思变成主要是一直觉底心思，依赖着这高等官能的他的一部分，然他的各种认识和分别活动——因为在心思中，这些皆必会出现为一系未完善联接的闪光，——之安布仍会困难，只若长时这新底心思体尚未与他的超心思底渊源有知觉底联系，或犹未有对一知觉性的较高界之升觉着的上达，在其中一直觉作用为纯洁和本土底那一界。

直觉，常是一起上光明的一边缘，一缕，或一进发；他在我们中间，是一遥远底超心思光明的一突出底锋芒，边缘，或尖端，进到我们上面的真理心思本质，那是中介，受到了他的修改，经过这修改之后，进到我们寻常底或无明底心思本质中，又更受到蒙蔽而盲昧了；但在那高上水平，于他为本土的，他的光明未遭混杂，因此纯粹全般明实，他的光终未尝分解，而是相联或聚集在一处，如波浪之状，几乎可用梵文诗句的意像说，是‘安定底闪电’之一海洋或团聚，时若这原始底或本土底‘直觉’开始下降入我们，接应我们的知觉性上升到他那水平，或因我们寻到了一与之交通的达道而遂降临，他可继续如闪电之光源源而至，或孤独，或庄恒常动作中；但在这阶段上，理智的裁判是全用不上的，他只能充作一观察者，或著录者，了解或记录下这高等权能的更光明底消息，通知，裁判和辨别。要圆成或证实一孤独底直觉或辨认他的性质，使用，限度，接受着的知觉性当依靠另一圆成着的直觉，或者能召下一聚直觉。可将一切安之于其位的。因为一旦改变的程序开始了，心思的质料与作用完全转变为‘直觉’的本质，形式，与权能便急切需行；直到那时，若知觉的程序长此依赖低等智慧，服事或辅助或运用着

直觉，则其结果只能是混合底‘明、无明’之常存，为一高等光明与力量所提举或拔救，在其‘明’的诸部中发生作用的。

‘直觉’，有其四重权能。一启示性底真理之见的权能，一灵感或真理之开的权能，一真理之触、或直接摄持意义的权能，这是属于其参预我们的心思智慧之寻常性格的，一真正自动辨识的权能，分辨真理与真理之有秩序底精确底关系，——这便是‘直觉’的四重能性，因此，‘直觉’能成辩理智的一切工事，——包括逻辑智慧的功能，即是理出事物之正当关系，理念与理念的正当关系，——却是依其自有的优胜程序，且行之以无差失或蹒跚的步骤。他也取起不单是思想的心思，亦且是情心与生命与识与物理知觉性，而转化为她自体的本质：凡此皆已经有他们自体的直觉的奇特权能，依此隐蔽了的‘光明’而起的；自上而降的纯粹权能，能将此一切皆擅归自体，赋予这些较深底情心知见，生命知见，身体的揣测，以更大底整体性与完善性。这样，他能将全部知觉性化为‘直觉’的质料；因为他将他自体的更大底光辉底运动，加入意志中，加入感觉与感情中，生命行动，识与识觉，身体知觉性的正本工事中；他将他们重铸于真理的权能与光明中，照明他们的知识与暗昧。一相当底整体化可这么发生，但是否这便成全般底统一，则当依乎其限度，这新底光明能取起下知心知体，且贯穿基本底‘无心知性，到什么限度。在此，直觉底光明与权能，可在其工事中受到阻滞，因为她是一被派出的受了修改的‘超心思’的边缘，不加入以同一性知识之全聚或整体。‘无心知性’的基础在我们的本性中是大广大，深而且固，不能被‘真理本性’的一次等权能全般穿透，化为光明。

这上登的进一步便到‘高上心思’了。直觉底转变，只能是这高上底精神开启之一导引。但我们已见到，‘高上心思’，即算时当她是选择底，且在其作为上不完全，他仍是宇宙知觉性的一权能，球体底知识的一原则，其中荷戴了从超心思底‘玄秘智，所发遣下的一光明。因此，唯有启入宇宙知觉性，然后‘高上心思，的升降乃全般可能：个人的一高且深密底向上开启是不够的，——向极顶‘光明’的直线上升，应加上知觉性的一广大底平面扩张，入乎‘精神’的一点全体。至少，内中有体应以其更深更广底觉识，代替了表面心思及其有限底展望，学到了生活于一广大底宇宙性中；因为否则高上心思底事物观和高上心思底机动，没有空间可入而行使其动力底施为。时若‘高上心思’下降，中心化底私我意识之优势全被克制了，消失于有体之弘大里，终于泯灭。代之者，便是一广大底宇宙知见与一无边底普遍自我和运动的感觉：许多动作，从前是私我中心底，可仍然继续，但他们有如小流与微波，在宇宙底广大上发生。思想，大多不复像是单独在身体中或个人中起源的，而是自上显示，或者来到宇宙底心思波浪上：一切内中底单独底对事物的见识或情报，现在是所见者或所知者的一启示或照明，但为启示的渊源，不是在个人的分别自我中，而是在普遍底知识里；凡感觉，感情，识觉，同样皆觉为波浪，从同此一宇宙底浩茫中，冲声到微妙身体和粗重身体上，由宇宙性的此个人中心，各以其类相应；因为身体，只是浩大底宇宙底工具作用之支持，或者，甚至更少，只是其关系的一点。在此无边底广大中，不但是分别底私我，亦且是一切个人性的意识，甚至一隶属的或当工具的个人性的意识，可完全消失；所唯独感到的，便是宇宙底存在，宇宙底知觉性，宇宙底悦乐，种种宇宙底力量之活动：倘若悦乐或‘力量’的中心，是在曾为个人的心思，生命，或身体者中感到了，这却没有入格意识，而

是视为一显示之场，而且，这悦乐或‘力量’作用意识，不限于个人或身体，而是在偏漫一切处的一体之一无限知觉性中每点上感到。

但是，可能有高上心思知觉性和经验的许多表呈；因为‘高上心思’有大底粘柔性，是多个可能性的原地。代替一无中心和未位置的散漫，可能有宇宙在自己中或即是自己的意识：但在此这自己亦不是私我；他是一自由和纯粹底真元自我知觉性的一引伸，或者，他是与‘大全’同体为一，——这引伸或同一，组成着一宇宙底有体，一宇宙底个人。在宇宙知觉性的一个境界里，有个人被包括在宇宙中，但自己与其中一切，与万事万物，与他人的思想和意识，他人的憂、喜体认为一；在另一境界里，有来生皆包括在自己中，有她们的生命即是自己的有体的部分之真实。时常没有什么这巨大运动的规律或管制，只有宇宙‘自性’的一自由活动，曾是个人有体者，对之作一被动底接受或一动力底同一性之反应，而其时精神仍其自由，无扰於对此被动性的反应、或此普偏底和非个人性底同情与同体为一之束缚。但与‘高上心思’的一强大势力或充分作用俱来者，能有一甚为完全底意识，意识着宇宙底‘自我’或‘自在主’（伊湿筏罗）的管制，一全般支持着或统御着的当体和指挥，而这意识也能变到正常；或者，一特殊中心也可启示了或造成了，居临且统治这物理工具于上，在存在的事实上为个人底，但在感觉中为非个人底，且以一自由底认识，认其为某个什么，为一‘超上底’和‘宇宙底有体’的作为之工具。在向‘超心思’的过渡中，这中央化的作用，进向发现一真正底个人，代替已死的私我，发现一有体，在他的真元上与无上‘自我’为一，在伸展上与宇宙为一，又还是‘无限者’的独特底作用之一宇宙底中心和圆周。

这皆是一些普通底最初结果，在进前了的精神人物中创造高上心思的知觉性之正常底基础，但其变换和发展皆不可胜数。这么作为的知觉性，被经验到是‘光明’与‘真理’的一知觉性，一权能，力量，作用，充满了‘真理’与‘光明’，美与乐的一感觉或识觉，为普遍底，在细节上为众多底，一照明，在全体且在一事物中，在一运动与一切运动中，有其诸多可能性之一伸展和活动，为无限，甚至在其众多决定中为无尽而且不可决定。倘若一命令着的高上心思底‘玄秘智’干预了，则有一知觉性与作用的宇宙底权架，但这不同于严格底心思构架；这是粘柔底，有机底，一个事物能生长，发展，伸入无限者。凡一切精神经验皆已收集，对此新底本性为惯有和正常；一切属於心思，生命，身体的真本经验，皆被取起而精神化了，变易了，感觉为无限底存在之知觉性，悦乐，权能的形式。直觉，照明了的识见与思想，皆自体扩大；他们的本质擅有一更大底本质性，实体，能力，他们的运动更概括，如球体，多方面，在其真理力量中更广大，有能：全部本性，知识，美感，同情，感觉，机动，变为更公溥，了解一切，怀抱一切，为宇宙底，无限底。

高上心思底改变，是动力底精神转化之最后圆成着的运动；他是‘精神’在精神心思界中的可能最高底动与静。他取起了几在其下三等级中所有者，提举他们的特著底工事至其最高最大底权能，加之以知觉性与力量之普遍底推广，知识的一和谐底调叶，有体的一更多方底悦乐。但有些起于他自体的特著底格位和权能的理由，阻止他成为精神进化的最后可能性。虽他是最高底权能，他仍是低半球的一权能；虽他的基础是一宇宙底一体性，他的作用却是分化和交互的作用，立於多性的活动上的作用。他的活动像一切‘心思’

的一样，是诸多可能性的作用；虽然她不在‘无明’中作为，而是具有这些可能性的真理之知识而作为，可是他作发他们，是经过他们自有的权能之独立底进化。她在每一宇宙底公式中作为，是按照那公式的基本意义，他不是作动力底超上之一权能。在世同土地生命中，他必须在一宇宙公式中作为，其基础是完全底无知性，自‘心思’，‘生命’，和‘物质’，之后他们自体的渊源和至上原始虚分别而结果出的。‘高上心思’能架渡那分隔，直到那一点，分别底‘心思’入乎‘高上心思’而变为其作用的一部分之下；他能将个人心思与宇宙底心思在她的最高界联合，等同个人自我与宇宙自我，且给予本性以一宇宙性的作用；但他不能领导‘心思’超出其自体，而且在这原始底‘无心知’的世界中，他不能使‘超上性’动力化：因为唯独是‘超心思’，乃是那‘超上性’的至高自我决定着真理作用：和显示的直接权能。于是进化底‘自性’倘若终止于此，这‘高上心思’，既已将知觉性推进到一点上，是一浩大底照明了的宇宙性，与这广大和强力底精神觉识之一有组织的活动，——觉识究极底存庄，力量·知觉性，与悦乐，——若从这一点更前进，则只能启开‘精神’的大门，入乎上半球，且用一意志，使心灵能出离其宇宙形成而入乎‘超上性’。

在世界进化本身中，高上心思之下降，不会能全般转化‘无心知性’；他所能作到的一切，便是将他所接触到的每个人，转化其整个知觉底有体，彻内彻外，个人性底与普遍非个人性底，化为他自体的质料，将其加到‘无明’上，光明化之为宇宙底真理与知识。但一‘无知性’的基础仍会存留；这会是好像一太阳和他的系统，明照于‘太空’的一原始黑暗中，在其光线所能射达之远程中照明一切物，以致凡居于其光明中者，会感到在他们的存在的经验中原来全没有黑暗，但在那经验的广宇或幅圆以外，原始底黑暗仍存，而且，在一高上心思的建筑中既一切皆有可能，这原始黑暗可能重新侵入在他的疆域中造成的光明之岛。进者，‘高上心思’既处理各种不同底可能性，他的自然底作为，会是发展一个或多个或许多动力底精神表呈之分别可能性，发展之至其极处，或者结合或和合几个可能性于一处；但这将是在原始底地上底创造中之一个创造或多个创造，每个在其分别底存在中为完全。进化了的精神底个人会有，也许还会进化出一精神底围体或许多围体，在同此一世界中，如同心思底人和动物的情命体，但每个会在这土地公式以内，在一散漫底关系中作成他的独立底存在。一体性取起一切殊异性归入自体且以之为一体的诸部分而管制他们，这必然会为新底进化底知觉性之律则，然这原则的至上权能尚不会有。甚者，以这么多进化，不能有担保，保无‘无心知性’之向下引堕或吸力，这‘无心知性’销熔心思和生命的一切在其中所建立的形，吞没一切起于其中或加于其上的事物，将其散解为他们的原始质素。要从这‘无心知性’的吸引解脱，成立一持续底神圣底或玄秘智底进化之稳定基础，只能由‘超心思’下降于土地公式中，加入以‘精神’的最上律则与光明与动力，以之透入物质基础的无心知性而转化之。从‘高上心思’到‘超心思’的一最后过渡，与‘超心思’的一下降，因此必须在进化底‘自性’的这阶段干入。

‘高上心思’及其所遣的权能，取起且贯彻心思与依赖心思的生命和身体，将使一切隶属于一伟大化的程序；在这程序的每一步上，玄秘智的一更大底权能与高等深密性，稀少又愈稀少典拖缓，散漫，损减着，且浇漓着的心思质料相参杂，乃能自建立：但一切神圣智在其起源上是‘超心思’的一

权能，所以这意味着一半隐蔽和间接底超心思底光明与权能，增大又更增大流注入本性里。这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一点，‘高上心思’本身会开始自加转化为‘超心思’；超心思底知觉性和力量，将直接自处理这转化，对世间底心思，生命，和形躯底有体，启示他们自有的精神真理和神圣性，而且，最后以超心思底存在之完全知识，权能，意义，倾注入整个本性。心灵将度出‘无明’的边界以外，跨越其从无上‘知识’分别的原来界限：他将进入超心思底神圣智本体；神圣智底‘光明’，将作成‘无明’的一生般转化。

这个，或还有什么在这些路线上更宏大计划出了的，可认作方案底，逻辑底，或理想底关于精神转化的叙述，上登超心思峰顶的综合地图，看作分别底等级之一系相续，每一级已完成，然后开始上进一级。这有似乎心灵发皇了一组织了的自然个性，好像一位旅行者，攀登在宇宙‘自然’中凿出的知觉性的诸等级，每度上登，将其全般当作一决定底整体，当作知觉体的别一身体升上去，依次从一个存在的境界到另一个。这到这限度是正确底，即一格位的充分统一应当圆成，然后上升到次一高境乃能全般稳定：这分明底一贯相续，甚至也可能是少数人在这进化的初始诸期所遵之途，而且，这也可变为正常程序，在全部进化阶梯已经筑成且安全巩固之后。但进化底‘自然’，不是分段底一逻辑系统；她是有体的诸多上升的权能之一总体，此诸多权能相互涉入，配集，在其彼此上的作用中发施一相互改变的权能。高等知觉性降入低等知觉性中时，他更改造低者，但也受到低者的修改，损减；低者上升时，他升华了，但同时也修改了这升华着的本质与权能。这相互作用，造成了大数量底有体的力量与知觉性的格度，各自居间且相勾连，但他也使凡诸权能皆受某一权能之充分管制而成完全底统一，难于成就。为了这缘故，在个人的进化中，不真实有一系简单划分而相续底阶段；代之者，却有一运动之复杂性和部分为决定部分为混乱底概括性。心灵，仍可说有如一旅行者，登山者，一步一步向他上头的目标迫进，在每一步他要建成一整体，但最寻常他要再下降而重加建筑，且确实于这支持他的阶梯，不在他下面崩陷：但全部知觉性的上升，却有似‘自性’的一上湧的海洋的运动；这可喻于一海潮或一股上行的流水，其主流的浪头触到崖壁或山峰的高处，而其于水仍在下方。在每个阶段，本性的高等诸部分，可能是临时却不完全地组成于新知觉性中，而低等诸部分仍在流动或形成阶段，一部分依靠方式而运动，虽受到了影响而开始要改变了，一部分属于新底这类，但成就的仍不完全，在改变中尚未稳定。另举一譬喻，或可说一大军分队前进，吞并了新土地，主力却仍在后方已克之领土上。但太广大，未能有效占领，以致时时得停住，部分转回到已过之处，凝固实力，确定其所占据的国土之统治而同化其人民。一迅速底征服是可能的，但其性质将是在外国的安营，或建立的一统治；他不是擅有，全般同化，大举一统，于整个超心思底转化为必需的。

这便招致某些后果。修改进化的明确次第，阻止了他遵循一明朗决定了且坚定安排好的路道，如我们的逻辑智慧所常要求于‘自然’，但很稀罕能得到的。如‘生命’和‘心思’开始出现，时当‘物质’的组织已充分，可以容纳他们，但‘物质’的更复杂更完善底进织，又随‘生命’和‘心思’的进化来到了；如‘心思’出现，时当‘生命’已充分组织了，可容纳知觉性的一发展了的震动，但‘生命’得其充分底组织，仅是在‘心思’能在其上发生作用之后；如精神底进化开始，时当人之为‘心思’堪受精神性的运动，但‘心思’亦臻于其自体的最高完善化，由于‘精神’的深密性和光明



的增长，如在于‘精神’之上升着的权能的这高等进化亦然。一自有了一充分底精神发展，便有一些直觉，有体的照明，‘知觉性’的高等精神格度，开始出现了，——有时是一，有时是另一，有时是一齐出现，他们不等待这一系上的每一权能完成其自体于一高等权能发生作用以前。一‘高上心思’的光明和权能，可以怎样下降，在有体中造成他自体的一局部底形式，而加以领导或坚临或干涉，而其时直觉底和照明着的‘心思’与‘高等心思’尚未完全；于是这些皆留在全体中，随着这更大底“权能”一齐活动，时常为其所穿透或升华，或升入其中而形成一更大底或高上心思底‘直觉’，一更大底或高上心思底‘照明’，一更大底或高上心思底精神底‘思惟’。这错综综综作用发生，因为每一下降底权能，以其施于本性上的压力之深密性，及其提拔着的效果，使此有体已能承受一更高底侵入，在早一权能本身尚未完善形成自体以前。但这也发生，因为擅有且转化低等本性，这工作难做，倘若不是高而又高者参加。‘照明’典高等‘思想’，需要‘高上心思’的助力，以战败黑暗或无明，他们在其中劳苦的，而使她们得到自体的充分发展。虽然，高上心思的定止和统一，终於不能完全，直到‘高等心思’与‘明照心思’皆已统一，被收入‘直觉’，而‘直觉’本身随后统一了，被收摄入扩大一切和升华一切的高上心思能力。即算在进化底‘自性’的复杂程序中，等级分程的律则也应当圆满施行的。

这错综复杂的另一原因，起於一统化的需要；因为程序不只是心灵之升登到一高等格位：还要这么得到的高等知觉性之下降，取起低等本性而转化之。但这本性有从前底形成的密度，他抵抗而且阻滞此下降：即使高等权能时已破除阻碍，已下降而且在工作了，我们见到‘无明’的本性抵抗而且阻碍这工事，或者奋力全般拒绝此转化，或则他修改这新权能，与他自体的工事相合，或甚至投上去，攫得之，贬损之，奴役之依他自体的方式和低下目的而作为。寻常，在高等权能之擅有且转化这困难质料的工作中，他们首先降入思心，占领思心的各个中枢，因为这些在智慧与知识权能上，皆最近于他们自体；设若他们首先降入情心，或降入力量与识感的情命体，如他们有时也这样作，因为这些在某些人適会比较开启，且首先召求他们，则结果是皆比较事情尚在逻辑系统下发生为更杂，更犹豫，不完善，不稳定。但是，即使是在其正常工作中，若按下降的自然秩序取起有体的一部分又一部分，这下降的权能不能作成每一部分的全般占领和转化然后再进。他只能作出一普通底与不完全底占领，以致每部分的工事，仍局部属新底高等秩序，局部犹属参杂了的，而局部终属旧底未改的低等秩序。全部心思在其整个原畴里，不能一时皆变易，因为思心的各中枢，皆不是一离了其余有体而孤立的境域；思心的作用，为情命部分和身体部分的作用所贯穿；而在那些部分本身，有心思的低等形成，一情命心思，一物理心思，而这些皆当改变，然后能有心思体之全般转化。因此，高等转化权能，如其可能从速且不待一整体底心思改变，便得降入情心中，占据且改变情感本性，后下再降入诸低等情命中枢，以占据且改变全部情命底和动力底和识感底本性，终于进入诸物理中枢，以占据且改变全部身体底本性。但虽是这终极也不是究竟，因为远留有下心知底诸部分与无心知底基础在。有体的这些部分和权能的交织作用和纠纷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可说在这改变中没有成就一点什么，直到一切皆已成就了。有一潮起和潮落，旧底本性的种种力量退落了，又再部分进据他们的旧疆土，作成一缓缓底退却，以殿军发动反攻和突击；高等流注每一趟占据更多征服

了的疆土，但於统治则不能全有把握，只若仍有任何事物存留，尚未化为他的光明底政府的一部分。

第三种错综复杂，以知觉性之在一时中能居於不止一个格位而起了；尤其是有一困难造成了，由於我们的有体之分化为一内中与一外在或表面自性，进而又有一错综，因有一周心知底或周围环绕底知觉性，其中决定着我们与外在世界之关系。在精神底开放中，是醒觉了的内中有体，乃愿意接受且同化高等势力，着上高等自性；外向底表面自我，更全般为‘无明，与‘无心知’的力量所型范了，是缓於觉悟，缓於接受，缓於同化的。因此有一长时期，内中有体已充分转化了，但外在有体仍牵缠於不完善底改变之混杂和困难底运动里。这轩轻在上登的每一级上重复着；因为在每一改变中，内中有体较便易随顺，而外在者偃蹇难进，不愿意，或否则难有企慕和愿欲，而能力不够：这便需要常时重复的劳苦，擅有，适应，指导定向之劳，在新名色下常时复出，但在原则上常是同一的劳力。但即使个人的外在和内中本性皆已统一於一和谐化了的精神知觉性中，而那更外在底然阴暗底他的一部分，其间他的有体与外间世界交涉相混，由之而外间世界侵入他的知觉性者，仍舊留为一不完善之原畴。在此世间必须有不相稻的多个势力间之交易：内中底精神势力，遇到甚为敌对底势力，在现世界秩序的管制上甚为强大底；新底精神知觉性，要遭受‘无明’的统治着且已建立却未精神化的权能之震撼。这便造成了一困难，在精神进化及其向改变自性的迫促上，至关重要。

一主观底精神性可以建立，他拒绝与世界交易，或使交易减到微小度，或满足於旁观世界的作为，掷远其入侵的势力，不容许对她们起反应，不接受他们的干涉：但倘要内中底精神性客体化於一自由底世界作为中，倘若个人要将他自己投射到世界上，在一义度上将世界纳入他自己，则这不能机动地作成，而不经周心知底或周围环绕底有体接受世界势力。精神底内中知觉性，於是应当那么处理这些势力，他们若接近或进来了，便立刻被消灭，变到没有结果，或进来便化之为他自有的形态和本质。或者，他可强迫他们接受精神势力，回到其所自未的世界而有在其上转化的权能，因为这种在低等世界‘自性’上的压迫，便是一完善底精神底作为的一部分。但那样做则周心知底和周围环绕底有体必须已深濡於精神光明与精神本质中，以致没有任何事物能进入其中而不遭此转化：入侵着的外在势力，全不须带未他们的低等觉识，他们的低等见识，他们的低等动力。但这是一困难底完善化，因为寻常这周心知者，不是全为我们自己的已形成和已实现的自我，而是我们的自我加外间世界自性。为了这缘故，常是比较容易精神化内中自足底诸部分，较难转化外表作为；内省底，内寓着的，或主观底精神性，这离世间，或对世界自己防范，其完善化较易；整个本性在一机动底，动力底精神性中，这精神性在人生中客体化了，拥抱世界，为环境的主宰，在其与世界‘自性’的交易中独尊，其完善化较难。但整体底转化既应充分包举机动底有体，取起行动的生活及我们外间的世界自我归入之，这一较完全底改变是所要求於进化着的本性的。

这真本困难起於这事实：我们的正常有体的本质，是以‘无心知性’型铸出的。我们的无明，是知识在一本是无知底有体之本质中的生长。其所发展的知觉性，其所建立的知识，皆常是为无知性所纠缠，侵犯，封里。是这无知性的本质，乃当转化为超心知性的本质，一种本质，其中知觉性与一精神底觉识常在，纵使皆不活动，未表白，未成为知识的形式。直到那已作好

了，无知性总是侵袭或包围或甚至吞并一切进入她的，且将其吸收入他的冥顽底黑暗中。他强迫着下降的光明与其所入之较小底光明相妥协：有其自体的、混杂，损灭，浇漓，也有其真理与权能的一损灭，修改，不完全真实了。或者，至少，无知性限制她的真理，包围他的力量，段分他的实施性与范畴；他的原则的真理，被阻遏了，与个人实践的充分真理隔绝，与宇宙底实施之已成之真理隔绝。如是，爱，当作一生命的规律，能当作一内中底活动底原则而大致自体安立：但除非他占据有体的全部本质，否则全部感觉与行为不能为爱的规律所陶成：纵使她在个人已完善化了，他也可由普通底无知性，对他与盲昧且敌对的，使他变到一偏与无敌，或者，不得不范限其宇宙底施为之场地。一完满底作为，与有体的一新规律相和谐的，在人类天性上常常是艰难的；因为在‘无心知性’的本质中，有一自我保持的律则，这便是盲目底强迫底‘必需’律，这限制其所从出或入乎其内的诸多可能性的活动，禁止他们建立他们的自由底行动和结果，或实现他们自有的绝对性之深密度。一混杂底，相对底，受拘束和损灭了的活动，便是让给他们的一切：否则他们会芟除‘无心知性’的框廓，猛烈扰乱世界秩序的基础，却又不能有效地改变他；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在其心思和情命活动中，有神圣权能可代替这原始底黑暗原则，而组织一全新底世界秩序。

人类天性之一转化，只能成於时当有体的本质已那么浸染於精神原则里，以致他的一切运动，皆是自发底机动，‘精神’的一和谐化了的程序。但纵使高等诸权能及其深密力进入‘无心知性’的本质中，他们当下便遭遇这盲昧底反对底‘必需’，便得隶屬於这无知底本质的圈禁和损灭着的法律。他以一建立了的无情底‘法律’之强大科条反对他们，常以死应答生之求，以需要暗影的调阴与黑暗的背景，应答‘光明’的要求，以其自有的力量，由范限而调整，由无能以界划，建基於一原始底‘惰性’之休止上的能力，应答‘精神’的统治与自由与机动的要求。在他的否定之后有一玄秘底真理，只有‘超心思’，以其在一原始底‘真实性’中将互相反对者调和，乃能取起，因而发现这迷疑的实际解决。唯有超心思底‘力量’，乃能完全克服这基本底‘无知性’的困难；因为随之来到的，有一对立底，和光明底，强迫底‘必需’，基托於万事万物之下，他是自我存在底‘无限者’的原始要终自我决定着之真理之力。唯有这更伟大底，光明底，精神底‘必需’，及其独尊底命令，乃能移去，或全般贯撤，化之为自体，因而代替‘无心知性’的这盲昧底‘需要’（Anan-ke）。

有体的全部本质之一超心思底改变，因此必然改变其一切性格，权能，运动的，时若内涵於‘自性’中之‘超心思’出现，而上遇且加入由‘超自性’下降的超心思底光明与权能，於是乎发生了。个人必须是这转化的工具，第一场所；但是，孤独一个人底转化是不够的，而且也未必全然可行。纵使成就了，这个人底改变可有一悠久底和宇宙底意义，只倘若个人化为超心思底‘知觉性·力量’之建立的一中心和表相，建立为在‘自性’的土地工事中之公开底活动权能，——在这同一方式上，有如思惟底‘心思’，经过人类进化，已建立为一在‘生命’与‘物质’中的一公开底活动权能。这意义便是在进化中将出现一神圣智底‘有体’或‘补鲁丽’，和一神圣智底‘自性’或‘勃罗克里谛’。必须有一出现着的超心思底‘知觉性·力量’，得解放了且活动於世间全体，且有‘精神’在生命和身体中的一组织了超心思底工具作用，——因为身体知觉性，也必须变到充分觉醒，当作新底超心

思底‘力量’及其新秩序的一合宜底工作工具。直到那时，这其间任何中介底转变，只能是局部底，或不稳定；‘自性’的一高上心思底或直觉底工具作用能够发展了，但这将是一光明底形成，加到了一基本底和环境上的‘无心知性’上。一超心思底原则及其宇宙底施为，一旦永远建立在其自体的基础上，则诸中介权能如‘高上心思’和精神‘心思’，能安稳地自安立於其上，而达到他们自体的圆成；他们将变为土地存在中之一多个知觉性境界之层级，起自‘心思’和身体生命，直达最上精神水平。心思和心思底人类，将仍成为精神进化中的一级；但在其上的其他等级皆已形成而且可通，由之具於形体中的心思，时若已有准备了，便可攀登到神圣智，而转变为一具有身形的超心思底和精神底有体。在这基础上，一神圣生命在大地‘自然’中的这原则当可显示了；甚至无明与无心知的世界，可发现其自体的沈潜了的秘密，开始在每一低下等级上实践其神圣意义。

## 第二十七章 神圣智者

当我们任思想上达到那界线，即从心思到高上心思的进化，转到高上心思入乎超心思的进化之处，我们便遇到一困难，这困难几乎成为一不可能的事了。因为我们要进而寻求一点精确底理念，一点清楚底心思叙述，说明超心思底或神圣智底存在，‘无明’中之进化底‘自性’正从事於产生的；但度出这升华了的心思之极边界线时，知觉性出离这范围以外了，超越了知见和知识的特著作用，脱却了他们的摄持。诚然，明显的，超心思底性质，必须是精神底性质和经验的完善底统一与圆成：由於进化原则的真正性格，虽他不会为那改变所限制，他本身将包含世间‘自性’的一全般精神化：我们的世界经验，将被采纳於我们的进化的这一步上，而且，由於其神圣性的诸部分的转化，由对其阙陷与乔装有创造性底拒绝，达到一些神圣真理和美满。但这些皆是普通公式，不给我们以这改变的精确理念。我们寻常於精神事物和世俗事物的知见或想像或表呈，皆是心思底，但在这神圣智底转变，进化超出一界线以外，那里是知觉性的一最上底急剧底反转，心思的认识之形式和标准皆不够用了：心思底思想要了解或叙述超心思底性质是困难的。

心思底自性与心思底思想，皆基於一有限者的知觉性；超心思底自性在其真体上是‘无限者’的一知觉性和权能。超心思底‘自性’，是从一性的立场看事物，而且凡事物之属最大底多性与异性者，虽心思见为最强大底矛盾者，也在那一性的眼光中视之；他的意志，理念，感情，识觉，皆以那一性的质料作成，他的作用是在那基础上进行。反之，心思底‘自性’，却从分别的出发点而思惟，观察，志愿，感受，识知，对於一体性，只有一构造出的了解；纵使 he 经验到一性，他也只在限制和分别的基础上而从一性作为。但是超心思底，神圣底生命，是真元底，自发底，内在底一体性之生命。在心思，不可能详细预测超心思底转变，在其人生行动与外表行为诸部分，或者替他计划他应当为个人或集体生活造成些什么形式。因为，心思是以智识底规律或机巧而作为，或以意志之推理的抉择，或以心思底行动，或顺从生命行动而作为；但超心思底自性，不以心思底理念或规律，或隶屬於任何低等行动而作为：他的每一步，为一内在底精神视见所教令，一概括又精微底对一切事物和每一事物的真理之通彻所教令；他常依内在底真实性而作为，不由心思底理念，不依一外加的行为之法律，或一建造底思想或知见底筹度。他的运动是平静底，泰定底，自发底，粘柔底；他自然地必然地与起自真理的一和谐底同一性，这是在知觉底有体的真本质中所感到的，一精神底本质，为普遍底，因此与凡包括在其於存在的认识以内者亲切为一。於超心思底自性的一心思底叙述，只会或自表白於太抽象底语文中，或表之以心思底相状，不免将其化为与其真实迥乎不同底什么了。因此，好像是不可能，要心思预计或指明一超心思者应是什么，或他应怎样作为；因为在此，心思底理念和表呈，不能决定任何事物，或达到任何精确底定义或决定，因为他们不够接近超心思底‘自性’之律则和自体视见。同时，某些演绎，可能正由此性质之不同作出，至少当作从‘高上心思’到‘超心思’的过程之一普通叙述，是可能有效的，或者，可依约地为我们横成一点理念，这进化底超心思底存在之最初格位是怎样。

这过程是那一阶段，超心思神圣智正可从‘高上心思’，取得进化的领导，而建造其自有的特著显示与坦白活动之初基；因此这必是标明出一决定性底

然久已准备的过渡，从‘无明，中的进化，过渡到‘知识’中常是向前的进化。这不会是绝对底‘超心思，和超心思者如在其自有的境界中之一突然底启示，顿生效果，一真理知觉底存在，永在自我知识中为完全且自我圆成者的迅速底启示；这将是这种现相：是一超心思底有体，下降到进化底转变之世界中，在其中形成自体，在土地自性中舒展神圣智的权能。这诚然是一切土地上的存在者的原则；因为土地存在之程序，便是一无限底‘真实性’的活动，起初自体隐藏於一系阴暗地范限了的、幽晦而不完全底半形体中，这些因其不完全和乔装的性格，便混乱了他们所从事的真理，但从下增进而又增进达到他自体的半光明底形体，而这些，一旦有了超心思下降，便能变为一真实底进步底启示。从原始底超心思下降，擅有进化底超心思，是超心思底神圣智很可走上且完成的一步，而无改於他自有的真元性格。他可擅有一真理知觉底存在之方式，建立於一内在底自我知识上的，但同时取起心思底自性，与生命和物质底身体之自性併入他自体。因为，超心思当作‘无限者’的知觉性，在其动力原则中有一自由底自我决定之无限权能。他能在自体中保有一切知识，却只发表出那在一进化的每个阶段上所需要者於表呈中；他表呈凡与‘神圣意志，在显示中相合者，与所当显示的事物之真理相合者。是以此权能，他乃能收住他的知识，隐藏他自体的性格和作为律则，且显示‘高上心思’，又在‘高上心思’之下显示一无明之世界，共间有体同意於在其外表上无知，甚至将自体置於一遍漫底‘无知性，的管制下。但在这新阶段上，这么戴上的障蔽将被揭去了；进化在每一步上将在真理知觉性的权能中进行，其进步底决定，将为一知觉底‘明，所作成，不在一‘无明’或‘无心知，的形式里。

有如庄大地上已建立一心思底‘知觉性，与‘权能，，这形成了一人类之为心思底有体，且取起一切属土地自性而有准备於改变者归入他自体中，同样的，现在一神圣智底‘知觉性，与‘权能，，也将在土地上建立了，且形成一人类之为神圣智底精神底有体，而取起一切土地自性有准备於此新转化者归入他自体中。他也将从上面，从他自体的纯全底光明与权能与美的境域中，进步地接受一切有准备於从那上界降入此大地上的有体中者归入他自体。因为在过去，在每一紧要阶段上，进化是以一内含於‘无心知，中的隐藏了的‘权能’之涌起投上而进行的，也进行於自上之下降，自那‘权能，的本界，那原已自实现於其所自有的高等底自然底疆域下降。在以前凡此诸阶段中，有表面底自我与知觉性与潜意识底自我与知觉性之分隔；表面则主要是形成於自下上涌着的力量之推压，以‘无心知者’发展出一隐藏了的精神力量之一缓缓出现的表呈，潜意识者一部分也是这样形成的，但主要是以同时自上同此力量之浩大的流注：一心思底或一情命底有体，降入潜意识诸部分，在那里从其秘密居停处，形成了一心思底或情命底人格。但在超心思底转变能开始以前，潜意识诸部分与外表诸部分间之障隔必须已经打破了；这流注，这下降，将是在知觉性全部为一整体中，他不会是一部分发生於障隔之后：这程序将不复是一隐藏，幽暗，和爱昧底方式，而是一公开底发华，为整个有体在其转化中知觉地感到和遵循的。在其他诸方面，这程序将是同一，——自上有一超心思底流注，神圣智底有体下降入本性，与从下有隐藏了的超心思底力量之出现；其流注，其间之揭露，也将除去‘无明，的本性之所余者。‘无心知者’的统治将要消失了：因为‘无心知性，，将为此在其内中的更大底秘密‘知觉性’之进发，隐蔽了的‘光明，之出现，改变为

其在真实性上常已是者，一秘密底‘超心思’，之大海。一神圣智底知觉性与本性的最初形成将是其结果。

这进化的结果，将不独是在大地上创造了一起心思底有体，自性，生命；这也将附带了一切上引至此的等级的圆成：因为这将在土地底出生之占有上，确定‘高上心思’，‘直觉’，以及精神底自性力量之其他等级，且建立神圣智底人的一族类，和土地自性中的神圣智底光明与权能之相续组成的形成，与上升着的等级之一光辉底阶梯，一层级，因为神圣智底叙述，可说上凡基於有体的‘真理，之知觉性，而非基於‘无明’或‘无知性’者。凡一切生命和有生者，准备升出心思底无明以外，但尚未有准备於登超心思底高处者，可在一种等级或相衔接的层级的阶梯上得到他们的稳妥底基础，他们的自我形成的中介底踏步，他们在向无上‘真实，的道路上的已实践的精神存在之能量的表现。但是已解放的现在为独尊底超心思底光明和力量，有在於进化底‘自性’之头上，可希望其有在全部进化中的后果。一偶然底事，一决定性底紧张，可影响低等诸进化阶段的生命；有一点光明，有一点力量，可向下通贯，将遍在‘自然，中隐藏着的‘真理权能’激发到一更大底作为。一为主的和谐原则，将自加於‘无明’的生命上；乖戾，盲昧底寻求，争门之冲突，不正常底倚伏，高张和抑鬱，不稳定底平衡，凡此冥顽底力量在其混杂与纠纷中发动者，皆将感到那势力，让出地位与有体的发展之一更有秩序底徘徊与和谐底安步，一前进底生命和知觉性的一更有启示底安排，一更佳底生活秩序。直觉与同情与了解的一更自由底活动，将进入人生，一更清明底於自我与事物的真理的意识，对生存之机会与困难的一更昭明底处理。非是‘知觉性’之生长与‘无心知’的权能间之一恒常底交杂和混乱底门争，光明的种种力量与黑暗底种种力量之冲突，进化却将变为一分等底前进，从一较小底光明进到一较大底光明：在其每个阶段上，属於那阶段的知觉底有体，将反应其内中‘知觉性·力量’，扩充其自有的宇宙‘自性’的律则，进到那‘自性’之一更高格度乃有可能。至少这是一强大底可能性，可想像为‘超心思’在进化上的直接作用的自然结果。这参预不会消除进化原则，因为‘超心思’有此权能，能摄敛或储存其知识的力量，亦如其有此权能，能使之充分发挥或局部发生作用；但他将调和，安定，利便，宁静这进化底出现之艰难和困苦底程序，且到一大限度化之为快乐。

有点什么是在‘超心思’本身的自性中，乃使此伟大结果为必有。在其基本上他是——体化与整理化与和谐底知觉性，在其下降和进化底工作上，作出‘无限者’的殊异性，他仍不会失却他的一体化的动向，他的向整体化的迫进，或他的和谐化底势力。‘高上心思’遵循殊异性与分殊底诸多可能性，一随他们自有的诸多殊异路线。他能容许矛盾和乖违。但她化之为一宇宙底全体的许多原素，以致他们无论怎样不自愿且不自顾，皆被迫对其全体性作出他们的份上的贡献。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接受甚至鼓励矛盾，但强迫他们支持彼此的存在，以致可以有多条不同底路，有体与知觉性与经验之路，离开‘太一’，也彼此相离，但仍皆自保持於此‘一性’上，每个在其自有的道路上仍能被引回到此‘一性’。那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无明’世界的秘密意义，这由‘无心知性’工作，但有基托着的高上心思原则的宇宙性。但在这样底一创造中，个人在知识上不具有这秘密原则，在行为上不以他为基础。这世间一高上心思底人会见到这秘密；但他仍然会循他的‘自性’的路线，行为的律则（Swabhava‘自性’，Swadharma‘自法’）而工作，一随

灵感，或‘精神’的内中统治或动力管制，或内中的‘神圣者’的，而将其余任其在全体中的自有的路线上：一高上心思底知识创造在‘无明’中，因此可能是与其周遭的‘无明’世界分别底什么，以其自有的原则之一光明底围绕且分隔着的墙壁自卫。然超心思底神圣智人，相反的，不但会将他的一切生活建立於一和谐底一体性之亲切意识和有效实践上，在他的内中或外在或团体生活中，亦且将造成與犹存的心思世界之和谐底一体，纵使那世界仍完全是一‘无明’的世界。因为在他，神圣智底知觉性将见到而且开发出隐藏於。无明，的形成中的和谐原则及其发展着的真理：这对他的整体性的意识会是自然底，而且，这也将在他的权能范围以内，以他自己的神圣智原则，和他自己的更伟大底生命创造之发皇了的真理與和谐，與他们连系放一真秩序上。那也许会不可能，倘若没有世界的生命之一重大改变，但那第一种改变，将是一新‘权能’出现於‘自然，中及其宇宙底势力的一自然底后果。神圣智人之出现，将是大地‘自然，中一更和谐底进化秩序之希望。

一起心思底或神圣智底族类，不会是按单独一个典型造成的民族，在一个固定底模样中范出的；因为‘超心思’的律则，是一体性圆成於殊异性，所以在神娶智底知觉性的显示中会有一无限底殊异性，虽那知觉性在其基本上仍会是一，在其组织上，在其启示一切结合一切的秩序上是一。明颖的，‘超心思’的三重格位，将在这新显示中当作一原则自体重现：在其下，然仍屢放他的，曹有高上心思與神圣的诸等级，和已实践此上升着的知觉性的这些等级的心灵；在顶端，当‘知识’中的进化前行，会有个人更升登一超心思底表呈以外，从‘超心思’的最上极顶，达到本身中一体化底自我实践之顶峰，那必然是‘创造’的显灵之最后一无上境。但在超心思底族类本身，在其程度之不同，个人不会是按单独一个人性典型铸就的；每人会和他人不同，为‘有体’的一独一形成，虽在自我的基础上，在一性的意识上，在他的有体的原则上，皆与其余一切为一。只是这超心思底存在之普通原则，我们还能试行作出他的一点理念，无论其为心思底思想和心思底语言的限制所损灭。唯独‘超心思’能作出神圣智者的一较生动底书像；在心思则只能有其一些抽象轮廓而已。

神圣智是‘精神’的有效能底原则，精神底存在之最高动力。神圣智底个人，将是精神人道的圆成；他的有体，思惟，生活，行为的整个方式，将为一浩大底宇宙精神性的权能所统治。凡‘精神’之三一体，皆对他的自我觉识性为真，且在他的内中生命中得到实践。凡他的一切生存，皆将与超上底和宇宙底‘自我’，与‘精神’融为一体：凡他的一切行为，皆将发源於无上‘自我’与‘精神’对‘自性’的神圣统治，而且服从之。一切生命，对他皆有‘知觉有体’，内中‘神我’，得其自我表现於‘自性’中的意识；他的生命及其一切思想，感情，行为，将给他充实了那意义，且将建立在那个他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他将觉到有‘神圣者’的当体在他的知觉性的每个中心，在他的生命力量的每个震动里，在他的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他的‘自性’的力量的一切工事中，他将觉识无上‘世界之母’，‘超自性’的工事；他将见到他的自然底有体，为‘世界之母’的权能的变是与显示。在这知觉中，他将生活且行动於一完全超上底自由里，生活於一完全底‘精神’悦乐中，一与宇宙‘自我’之圆满同一性中，与宇宙间一切之一自发底同情中。凡一切有体，对他皆是他自己的多个自我，知觉性的一切权能和路道，皆感觉到是他自己的宇宙性的权能和路道。但在那概括无外底宇宙性中，不会有



低等力量的束缚，不会有从他自己的最高真理的偏差：因为这真理将笼括一切事物的真理，使各居於其位，在一分殊化了的和谐的关系上，——他不会容许任何混乱，衝突，界限的侵越，任何扰乱那分殊底和谐之组成全体底和谐者。他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生命，对他将好像是一美满底艺术品；这将好像是一宇宙底和自发底天才之创作，在作成一多方底秩序了无差失的。神圣智底个人，将在此世界中且属於此世界，但在他的知觉性上也会超越他，且将生活於在其上的他的超上性的‘自我’中；他在宇宙中将是宇宙化底，然是自由；是个人，然不为分别底个人性所限制。真底‘个人’不是一孤独底元体，他的个人性是宇宙性底；因为他将宇宙个人化：这同时神圣地出现於一超上底无限之精神空气里，像一矗出高云的峰端；因为他将神圣‘超極性’个人化。

三种权能，对我们的人生自呈为启其神秘的三钥匙，便是个人，宇宙元体，与在此二者中又超出其外的‘真实性’。存在的这三神秘，将在超心思者的生命得到他们的和谐之一结合了的圆成。他将是完善化了的的全人，在其生长与自我表现的满足上圆成了；因为他的一切原素，皆当升到最高度，统一於某种概括底博大中。我们所奋力趋向者，是完全性与和谐；一缺陷与无能，或我们的本性的一乖戾，是我们在内中甚感苦痛的。但这是因为我们俩的有体之不完全，我们的不完善底自我知识，我们之非完善具有我们的自我和本性。在一切时，在一切事物的一完全底自我知识，乃是超心思底神圣智的一赠品，随之以一完全底自我主宰，不徒然是在管制‘自性’的义度下，亦且是在完善底在‘自性’中的自我表现之一权能的义度裹。无论有什么自我知识，这将完善地包举在自我的意志中，意志又完善地包舉於自我的行为中；结果将是自我的完全底动力底自我表呈於其自有的本性中。在神圣智者低等诸级上，将有自我表现的一限制，一随本性之种为而异，一有限底完善化，所以表呈‘神圣大全’的某方面，某原素，或某些原素的併合底和谐。从无限多方底‘太一’之宇宙底形相中，作其诸权能之一有限制底选择。但在超心思者中，这完善化的限制之需要将消失了；分殊性不由限制而得，而是以‘超自性’的权能与彩色中的一分殊性而定；同此整个有体，同此整个自性，皆将自表现於一无限分殊底样式中；因为每个有体，将是‘太一有体’之一新底全体，和合，自我等同。任何时表现於前方者，或保留於后方者，不会依赖能量或无能量，而依赖‘精神’的机动底自我选择，依赖其自我表现的悦乐，‘神圣者’的意志的真理，与其自体在个人中的喜乐，而且，随附地，依於经个人在全体之和谐中所当作的事之真理。因为完全底个人便是宇宙底个人，只时若我们已取此宇宙入乎我们自己内中而又超上之，然后我们的个人性乃得完全。

超心思者，在他的宇宙知觉性中，见到而且感到一切皆是他自己，也将在那意识下作为，他将作为於一普遍底觉识性与一和谐中，他个人的自我与全体底自我，他个人的意志与全体底意志，他个人的作为与全体底作为相和谐。因为在我们的外表生活中，及其对我们的内中生活的反应上，我们最感痛苦的，便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不美满，我们於他人之无知，我们与全部事物之不和协，我们之不能等平我们对世界的要求，及世界对我们的要求。有一冲突，——这似乎是不会有究竟解决的冲突，除了两从世界和自己逃出，——在我们的自我肯定与我们得将那肯定加上去的世界之间，一世界，似乎对我们是太大，似乎无情地掠过我们的心灵，心思，生命：身体，在其突荡

到他的目的地之路上。我们的路程与目标，与世界的路程与目标的关系，在我们是不明白的，若要使我们自己与之和协，我们或则当强将我们自己加於其上，使之录役於我们，或则压制我们自己，而录役於他，或此外则规取一难得的平衡於这两种需要之间，调整个人单独底命运，与宇宙全体及其隐秘目的之关系。但在超心思底人，他生活在一宇宙知觉性里，这困难不会存在。因为他没有私我；他的宇宙底个人性，将知道诸多宇宙底力量，及其运动，及其意义，皆属他自己的部分，在他内中的‘真理知觉性’，将在每一步上见到正当关系。得到那关系的正当底机动表现。

事实上，个人和宇宙，两皆同一超上底‘有体’的同时底且互相关系的表现；虽在‘无明’中且在其律则下，有失调与冲突，然必定有一正当关系，一等平，为一切所达到的，但为我们的私我之盲昧所不见，为我们肯定私我而非一切中为一的‘自我’的企圆所失却的。超心思底知觉性，在自体中有那关系的真理为他的自然底权柄和特权，由於是‘超心思’乃决定宇宙底关系，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自由地且独尊地当作‘超上性’之一权能而决定之。在心思底人中，甚至宇宙知觉性的压力，克服了私我，与对超上底‘真实性’之觉识，在其本身皆不能产生一动力性底解决；因为仍可在其已得解放的精神心思体，与宇宙底‘无明’之幽暗生活间，有其乖互之处，心思没有能力加以解决或克服。但在超心思底人中，不单是静定地觉识，亦且充分是机动而且作为於‘超上性’之权能与创造性底光明中，超心思底光明，真理光明（rtam jyotih）中，便会有那能力。因为将有与宇宙底自我为一体，然不是在宇宙底‘自性’於其卑下表呈中之‘无明’上的束缚；相反的，将有此权能在‘真理’的光明中在那‘无明’上发施作用。一广大底自我表现之普遍性，一广大底世界有体的普遍性，将是超心思底‘个人’在他的神圣智性中的正本表徵。

超心思者的存在，将是一个存在，与一个知觉性，为了一个存在的悦乐之真理权能的活动，即一多方多式显示着的真理权能之活动。‘精神’在其本体的真理中之显示的悦乐，将是神圣智底人生之意义。其一切运动将是‘精神’的真理之一表呈，但亦是‘精神’的喜乐的表呈，——精神底存在之肯定，精神知觉性的肯定，精神底有体之喜乐的肯定。但这不会是我们中间的自我肯定所倾向於是为什么，纵使有在基层上的一体性，倾於是为某私我中心底事物，为分别底，反对或不顾或不充分知觉他人的自我肯定或他们於存在上的要求。在自我上与一切为一，超心思者将寻求在他自己内中的‘精神’的自我显示之悦乐，但同等也寻求‘神圣者，在一切中的悦乐：他将有宇宙底喜乐，也将是一权能，能将‘精神’的福乐，有体之喜乐带给他人；因为他们的喜乐，也将是他自己的存在之喜乐。从事於一切众生之幸福，使他人的憂乐如同自己的憂乐，已有说为已得解放与成就的精神人物之一表徵。为了那，超心思者将无需乎一博爱底自我泯除，因为这事与他的自我成就密切相关，即一切中之‘太一’的成就，而他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不会有矛盾或冲突。他也不需以自己服属於‘无明’中人物的尤悲喜乐，而独得一普遍底同情；他的宇宙底同情，将是一部分他的本生的真理，不依赖个人之参加微末底憂乐；这将超出他所怀抱者，其力量也在那超上性中。他的宇宙性的感觉，他的宇宙性的作为，将常是一自发底境界，自然底运动，‘真理’之一自动底表现，‘精神’的自我存在的喜乐之作为。其中不会有余地给有限底自我或原欲，或有限自我的满足或失望，或原欲的满足或失望，

没有余地给相对底和相倚底喜乐爱悲，来临且苦恼着我们的有限底本性；因为这些皆属私我与‘无明’之事，不属於‘精神’的自由和真理。

神圣智者，有作为的意志，亦有所志者的知识，与使其知识发生效用之权能；她不会被导引去因无明而为所不应为者。进者，其作为不是一果实或一结果的寻求；他的喜乐是在有体与作用中，在‘精神’的纯粹境界中，在‘精神’的纯粹作用中，在‘精神’的纯粹福乐中。有如他的静定底知觉性将一切皆内涵於自体中，因此也必是永远自体成就了，同然，其机动底知觉性在每一作为每一步上得到一精神底自由与一自我成就。一切皆见之于其与全体的关系中，以致每一步在其自体将是光明底，喜乐底，可满意的，因为，每步是与一光明底全体合一的。这知觉性，这在精神底全体性中的生活，且自之行为，在有体的真元中一满足了的全体性，在有体的动力底运动中之一满足了的全体性，那全体性的关系之意识随着每一步，这，诚然是一超心思底知觉性的真正标识，区别之於我们在‘无明’的知觉性中的散乱底，盲目相续底步武。神圣智底存在与存在的悦乐，是一宇宙底和大全底有体与悦乐，那宇宙性与大全性，皆现前存在於每个分别底运动中；在每个会有不是一局部底自我经验或一小段片的喜乐，而是有一全有体的整个运动的意思，与其全般和整个底有体之悦乐，阿难陀，现前。神圣智者的知识，自体实践於行为中，会不是一理念底知识，而是‘超心思’的‘真实理念’，‘知觉性’的一真元光明的工具作用；这将是体与用的全部真实性的自我光明，自体继续地倾注，充满每一独特行为与活动以其自我存在的纯粹底全部悦乐。因为一无限底知觉性，以其同一性知识，在每一分别中有‘同一者’的喜乐和经验，在每一有限者中感到‘无限者’。

神圣智底知觉性之一进化，随之而有我们的世界知觉性与世间作为的一转化：因为她不但将内中存在，亦且将我们的外在有体与世界有体取纳於这新底觉识的权能中；二者皆有其再造，有其在精神底存在之意识与权能中之统一。在这改变中，必发生我们如今的生存方式之反转和弃绝，与此同时有其内中的程道和倾向的圆成。因为现在我们立於两项之间，一外间的‘生命’与‘物质’的世界，所以造成我们者，与我们自己在一进化着的‘精神’义度中之将世界重造。我们今之生活方式，是隶役於‘生命力量’与‘物质’，同时又是与‘生命’和‘物质’奋斗。在一外间底存在最初出现时，他以我们对他的反应造成一内中底或心思底存在；倘若我们竟形铸我们自己，在大多数人，这很少由於一自由底心灵或智慧自内的知觉底压力，很多由於对我们的环境的反应，和对世界‘自性’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反应：但在我们的知觉体的发展中我们所进向者，是一内中存在，以其知识与权能，创造其自体的生活形式，与生活的自我表现的环境。在神圣智底自性中，这运动将已完成了他自体；生活的性质，将是一已成就的内中存在，其光明与权能，将在外表生命上得其圆满之体。神圣智者将取起‘生命’和‘物质’的世界，但他会将其转变，使之这合於他自己的存在之真理和目的；他将铸造生命本身为他自己的精神形像，而且这他能作，因为他有精神底创造之秘密，与他内中的‘创造主’相交通，且与之为一。这在他自己的内外个人存在的形铸上将是最初有效能底，但同此一权能与原则也将活动於任何共同底神圣智底生活中；神圣智者与神圣智者的关系，将是他们的一个神圣智底自我与超自性的表现，将全部共同存在形铸为他自体的一特著底权能和形式。

在一切精神生活中，内心生活是第一重要事；精神底人常是生活於内中，

在一拒绝改变的‘无明’的世界中，他应当在某种义度下与之相离，保持他的内中生命，不受‘无明’的诸多黑暗力量之侵入和影响：他是出乎世界以外，即使时当他在世界中；倘若他在其上施为，那是从他的内中有体之精神堡垒为之，在其中之最内里底圣坛中，他与“无上存在”为一，或心灵与上帝单独同在。神圣智底生命，将是一内中底生命，其间内与外，自我与世界的对反，皆会治好而且超越了。神圣智者诚然会有一最内中底生活，其间他单独与上帝相依，与‘永恒者’为一，自我沈潜於‘无限者’的深处，与其高处相通，与其秘密的光明底渊谷相通。没有什么将能扰乱或侵入这些深处，或将他从高处引下，不论是世界之内容，或是他的行为，或是他周围的一切。这是精神生活的超上性的一方面，於‘精神’的自由为必需的；因为否则在‘自性，与世界之同一性，将是一拘束著的范限，而不是一自由底同一性了。但同时上帝之爱与上帝之悦乐，将是那内中底交通与一性的情心的表现，而且那悦乐和爱，将自体扩充以怀抱一切存在。内中的上帝的和平，将在宇宙的神圣智底经验中，伸展为一宇宙底平等性的安静，非徒是被动底，亦且是自动底，在一性中之自由之一宁静，克服凡遇着他的，平靖凡进入他的，将其和平的律法，加於超心思者与他生活其中的世界之关系。在他的一切行为上，这内中底一性，内中底交通，将随从他，进入他与余人的关系中，余人对他也不会是他人，而是他自己的多个自我在此唯一存在中，他自己的宇宙底存在中。是这在‘精神’中的定宁与自由，乃使他纳一切生命於一己，而仍其为精神底自我，甚且怀抱此‘无明’的世界，而不进到‘无明’里。

因为，他的宇宙存在的经验，以其自性形式，且以一个人化了的集中，将是一生活於宇宙中的人的，但是，同时以自我散布与一性中之扩充，将是一怀抱此世界与万有在他内中的人的经验。这有体之扩充了的境界，将不仅是自我的一性中的引伸，或概念底理念与视见之一展拓，亦复将是一性之恢弘於情心，於识感，於一具体底物理知觉性中。他将有宇宙底知觉性，识感，感情，以之一切客观底生命，将成为他的主观底存在之部分，且由之他将实践，见到，感到，视，听在一切形式中的‘神圣者’；一切形式和运动，将被实践到，意识到，见到，闻到，觉到好像是发生於他自己的浩大自我有体的内中。这世界将不单是与他的外在生命也将与他的内中生命相连。他不单是将在其外在底形式中以外在底接触与世界相遇；他却将在年中与事物和有体的内中自我相接触：他将知觉地遇合他们的内中和外在底反应；他将觉识那在他们内中而他们自己所不觉识者，以一内中底了悟在一切上发生作用，以一美满底同情与一性之意识对待一切，但也入之以一种独立性，不为任何接触所制伏的。他对世界的作为，大抵是一内中底作为，用‘精神’的权能，用精神底超心思底理念力量，在世间表呈其自体的，用秘密未说出的语言，用情心的权能，用机动底生命力量，用与万事万物为一的自我之封裹着和贯彻着的权能；外在，已表现，且可见的作为，将只是这较大底活动之一整体的一边缘，一最后底放射。

同时，个人的内中底遍漫底生活，也不限於单独与物理世界之一内中底普遍底和概括底接触：以潜意识底内中有体与有体的其他诸界之自然联繫的充分实践，她将引伸而出乎其外；於她们的权能与势力的一知识，将已变为内中经验的一正常原素，而世间的一切事，将不独见之於其外表方面，也将见之於凡秘在於物理底和大地上的创造与运动之后者的见识中。一神圣智者将不但占有已实践的‘精神’的权能在其物理世界上的一真理知觉底管制，

也将占有心思和情命诸界的充分权能，运用她们的较大底力量以作物理生存之完善化。这一切存在的较大底知识与更广底操持，将巨大地增加神圣智者的工具权能，在他的环境上和物理底‘自然’之世界上发生作用。

以‘超心思’为其动力底‘真理知觉性’之‘自我存在’，不能有有体之其他目的，除了‘是为’，不能有知觉性的其他目的，除了知觉此有体，不能有有体的悦乐之其他目的，除了他的悦乐；一切皆是一自我存在底和自我具足底‘永恒’。显示，变是，在其原本底超心思运动上，有这同样底性格；他在一自我存在底和自我具足底旋律中，支持有体的一活动，这自视为一多方底变是，支持知觉性的一活动，这自表为一多方底自我知识之形式，支持知觉底存在之力量的一活动，这为了其自有的多方底有体之权能的光华与美丽而存在，支持悦乐的一活动，这擅有悦乐的无数形式。超心思底有体在此在‘物质’中的存在与知觉性，基本也将有此同一性质，但还会有一些附属性格，所以标识‘超心思’在其自界上，与‘超心思’工作放其在土地存在中之已显示之权能上之差别。因为在此世间，将有一进化着的有体，一进化着的知觉性，一进化着的存在之悦乐。神圣智者之出现，将是‘无明’的知觉性，进入‘真、智、乐’知觉性的一进化之表徵。在‘无明’中，主要是人在那里要生长，知道，做，或者，更精确说，要长成为一个什么，由知识而达到一点什么，要作成一点什么。既不完善，我们不满足於我们的有体，我们必需以艰难困苦挣扎而生长为非我们的什么；既是无知，重荷了我们的无明之知觉性，我们得达到一点什么，以之我们能感觉我们是知道的：既为无能量所限制，我们得获取气力与权能；既为一患难的知觉所苦，我们得试行要有點什么作成，以之我们可攬得一點快乐，或把住人生的一点可快意的真实。维持生存，诚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与必需，但这只是一起点：因为徒然维持了一不完善底生存，错杂着痛苦，不能足够当作我们有生的目标：本能底生存意志，生存的快乐，即‘无明’所能资取放秘密基层上的‘权能’与‘阿难陀’的一切，应当补充以‘作为’与‘变是’的需要。但作为什么，变成什么，在我们皆不明知；我们尽我们之所能，以得到知识，得到权能，力量，纯洁，和平，得所能得到的悦乐，变为我们所能变成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和我们向其成就的努力，以及我们能执为我们的利得的这一点点，又变成了拘束我们的網；是这些事物成了我们的人生的目的：知道我们的心灵，‘是为’我们自己，这应当是我们的真实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成了一秘密，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是主要从事放一外在底学问，一外在底知识建造，一外在底行为之成就，一外在底悦乐和愉快。精神底人，是发现了他的心灵的人：他已寻到了他的自我，生活於其中，知觉着，且有乐於其中；他不需要外物使他的存在圆满。神圣智者从这新基础出发，取起我们的盲昧底变是，化之为一知识的光明底变是，与有体的一实践了的权能。因此凡一切我们在‘无明’中试欲成为者，他皆将在‘明’中与以圆成。一切知识，他皆将化之为有体的自我知识之一显示，一切权能与作为，化为有体的自我力量之一权能与作为，一切悦乐，为自我存在的一普遍底悦乐。执着与束缚皆将脱落了，因为在每一步，在每一物，将有自我存在的充分满足，知觉性的光明成就它自体，存在的悦乐得到它自体之极欢。在知识中之进化的每一阶段，将有体的这权能与意志，与这是为之喜乐的开展，一自由底变是，得其支持放‘无限者’的意识，‘大梵’的幸福，‘超上性’的光明底认可。

超心思底转化，超心思底进化，必定附带了心思，生命，和身体的一升

华，出乎它们自体而入乎一更大底有体的方式，其间他们自体的方式和权能不会被压迫或废除，却以自我超上而圆成，而完善化。因为在‘无明’中，一切道路皆‘精神’盲昧寻求它自体，或以增畏着的光明而寻求自体的道路；神圣智底有体和生命，将是‘精神’的自我发现，及其瞻望、达到这些道路的目标，但是在其自体的启示了的和知识底真理的更大方式上。心思寻求光明，寻求知识，——寻求承托一切的唯一真理之知识，自我与事物的一真元底真理之知识，但也属那一性的殊異性的一切真理，凡其一切细节，环境；作用，形式，运动与事会的律则之多方多式，各种显示与创作的真理；在思惟心思，存在之喜乐，便是发现与贯通创造的神秘，与知识俱来的。这个，神圣智底改变将大量地成就；但它将赋予以一新性格。它之作为，不是由未知者的发现，而是以发皇其已知者；一切将是‘自我在自我中寻得自我’。因为神圣智者的自我，不会是心思底私我，而是‘精神’，在一切中为一者。他将看世界为一‘精神’的宇宙。寻求基托於万事万物下的一个真理，将是‘同一者’发现同一性与同一底真理遍一切处，也是发现那同一性的权能，工事，和关系。启露显示的细节，环境，丰富底方法和形式，将是揭发那同一性的真理之无尽藏，其自我的形式与权能，其形式的奇巧底多方性与多性，无限地发皇其一性者。这知识进行，将由与一切体认为一，由进入一切，由一种接触，随之以自我发现之一跃，与一认识之火焰，一对真理的直觉，较心思之所能达者更伟大，更准确；也将有一种直觉，觉知如何怀纳且运用所见到的真理的手段，其机动底程序之一直施底直觉，一直接底亲切底觉识，领导生命与物理诸识，在她们的作用与为‘精神’服务的每一步中，时若当召之为‘生命’与‘物质’中发施程序之效果的工具。

以超心思底同一性，与神圣智对同一性的内容之直觉，代替智识底寻求，一‘精神’的遍在性，以其光明贯彻知识的整个程序及其一切运用，——致使知者，知识，与所知者统一，施为着的知觉性，工具作用，与所成作的事统一，而其时单独底自我，观察着整个统一了的运动，在其中亲切地圆成其自体，用之为一自我发生效用之无疵瑕底单位，——将是每个神圣智底知识运动与知识作用的性格。‘心思’，观察，推理，辛勤於自体脱离，客观地、真正地看他所当知者；试要知之为非自我，独立底他个真实，不为个人底思惟程序或为自我的任何当体所影响：神圣智底知觉性，却顿时亲切地、精确地知道她的对象，由明通地、贯彻地与之同体为一。她将超过她所常知者，但她将包括之於自体；他将知道对象为自体的部分，如同它可知道它自体的任何部分或运动，而不因此同一化而使自体变狭隘了，或使其思想陷入其中，以致在知识上被束缚或范限了。将有一直接底内中知识之亲切性，精确性，充实性，但不会有那人心思的误导，以之我们时常错误的，因为知觉性将是一宇宙底而不是一受限制且为私我所束缚的人的。他将进向大全知识，不是树立一真理对待另一真理，要看那一个能安立而长存，而是以真理完成真理，在唯一‘真理’的光明下，一切皆为其方面的。一切理念，与视见，与知见，将有此性格，是一内中之见，一亲切底引伸了的自我知见，一大底自我统一着的知识，一不可分的整体，以光明之在光明上发生作用、於真理有体之一自我实施之和谐中而发皇她自体。将有一番舒展，不是当作从黑暗放射出光明，而是当作光明从其自体发舒；因为倘若一进化着的超心思底知觉性，保留他的自我觉识的一部分内容於后，保留之於自体中，他之作这不是当作‘无明’的一步，或是以一‘无明’的作为，而是当作一运动，是审慎

传出其无时间性底知识，入乎一‘时间’显示之程序中，一自我照明，一光明出自光明的启示；将是演进化底超心思底‘自性’之认识方法。

如心思寻求光明，求发现知识，求知识为主宰，同然，生命寻求发展其自体的力量，求以力量为主宰：它要求的是生长，权能，征服，占有，满足，创造，喜乐，爱，美；他的生存之喜乐，是在一恒常底自我表现，发展，行为，创造，享受之多方各面，其自体与其自体的权能之一富足底坚强底深密性。神望智底进化，将那提升到其最高和最圆满底表现中，但她不会为了心思底或情命底私我之权能。满足，享受而作为，不会为了其自体的狭隘底保有，与其奢望底猛力底於他人他物的夺取，或为了其较大底自我肯定与扩大了的具体而作为；因为倘若那样，则没有任何精神底圆满或完善化可至。神圣智底生命将存在而且有为，为了在世界中和在其自体的‘神圣者’，为了在一切中的‘神圣者’；‘神圣常体’，‘光明’，‘权能’，‘悦乐’，‘美’，增加地占有个人和世界，将是对神圣智者的人生意义。个人的满足，便在那增长着的显示之愈进愈完善底满足中：他的权能，将是‘超自性’的权能的工具，所以招致且伸张那更大底生命和自性；无论何种征服或冒险有在於此，她将是尊为了那，而不是为了任何个人底或集体底私我之统治。爱，对他将是自我与自我，精神与精神之接触，遇合，结合，有体之合一，心灵对心灵，‘太一’对‘太一’之权能与喜乐与亲切与密近，同一性的喜乐，与一殊异底同一性的后果。是‘太一’之一亲切底自我启明着的殊异性之喜乐，‘太一’的林林总总底结合，与在同一性中之一快乐底交互作用，对神圣智者将是圆满启示了的人生意义。美底或动力底创造，心思底创造，生命创造，物质创造，对他将有同样底意义。这将是创造‘永恒底力量’，‘光明’，‘美’，‘真实’之特著底形式，——其形相和身体的美与真理，其权能与品质的美与真理，其精神底美与真理，其自我之无相底美与真元。

知觉性的一全般改变和反转，建立了‘精神’与‘心思’与‘生命’与‘物质’的一新底关系，及此关系中的一新底意义与完善化，这后果是也将有一反转，一圆成着的新意义，属精神与其所寓居的身体间之关系的。在我们现在底生活方式中，心灵自表现的尽其可能好，或必然是那么坏，是以心思与生命力，或者，较寻常是让心思与生命力去作为，受到他的支持：身体便是这作为的工具。但是身体，纵然是服从着，也限制且决定心思的和生命的自我表现，以他自体的物理工具作用之有限性能和后得底性格；此外它还有它自体的作为的律则，他自体的下知觉底或半出现底知觉底有体之权能的运动，和运动的意志或力量或迫促，只能局部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或为他们所变换的；而且，即使是在那局部，多由一间接而少由直接底作用，或倘是直接底，也多由一下知觉底而少由一意愿底和知觉底作用。但是在神圣智底是为和生活的的方式，‘精神’的意志必直接管制且决定身体的运动和律则。因焉身体的律则，起放下心知者或无心知者：但在神圣智者中，下心知体必已变为知觉底，且受到超心思底管制，为其光明与作用所贯注；无心知性的基础，以其黑暗与模棱，以其阻碍或迟滞底反应，必已转化为一低等底或撑持着的超心知性，由於超心思底出现。甚至在已实践高等心思的人，和在直觉底和高上心思中的人，身体必然已充分变为知觉，足以反应‘理念’与‘意志力量’，的势力，以致心思在身体诸部分的作为，在我们中间为原始底，混沌底，大抵非自意底，将已发展出一巨大底能性：但在超心思底人，是知觉性之有‘真实理念’在其中者，将统治每个事物。这‘真实理念’，是一真

理知见，自生效能的；因为这是‘精神’的理念与意志在直接作为中，发动了有体的本质的一运动，这必然在有体的境界和作为中发生自体的效果。是‘真理知觉性’的这动力底不可达拒的精神真实理，在其自体的最好程度上，在此已变为明觉，在已进化的神圣智者中为知觉地够有能力：他不包含像现在一样，被障蔽於一似是底无心知性之后，自我为机械性的律则所限制而作为，而是像独尊底‘真实性’在自生效能的作用中作为。是这，乃将以一全般底知识与权能统治存在，在其统治中且包括身体的功能和作用。身体，将被精神知觉性的权能，转变为‘精神’的一真实底，合适底，能完善反应的工具。

‘精神’与身体的这新关系，擅有——且使之可能，——对整个物质‘自然’的自由接受，代替了拒绝；从她后退，拒绝一切体认为一或接受，精神底知觉性为了她的解放，以此为第一正常需要，已不复是命令底了。终止自认与身体为一，将自己从身体知觉性分别，是一已公认的且必要底一步，不论是进向精神底解放，或进向精神底完善化和主宰‘自性’。但是，道救赎一旦作成了，精神底光明和力量之下降，也能侵入而且取起身体，於是物质‘自然’能有一新底解放了的和独尊底接受。诚然，这是可能底，只倘若‘精神’和‘物质’间的交互关系改变，倒转过现在这交互作用的平衡，且管制之；现在是容许物质底‘自然’蒙蔽‘精神’，确立她自己的统治。在一较大底知识的光明中，‘物质’亦可看作‘大梵’，为‘大梵’所发施的一自我能力，为‘大梵’的一形式和本质；既觉识物质底本质内中的秘密知觉性，既安立於这较大底知识中，神圣智底光明与权能，自体能与‘物质’结合，这么看他了，接受之为一精神底显示之一工具。甚至对‘物质’的相当底尊重，在对她的处理上之一庄严态度，也有可能。如薄伽梵歌中所云，进食的行为，是一物质底圣权，一牺牲，一由‘大梵’封‘大梵’作‘大梵’的奉献，同样，神圣智底知觉性和意识，也能这么看一切‘精神’在‘物质’上的施为。‘精神’已将自体作为‘物质’，为了安置自体於此，当作一工具，以供创造者之喜乐和幸福(yogakscma)，以作普遍底物理用处和服务的自我奉献。神圣智者运用‘物质’，但没有物质底或情命底执着或欲望使用它，当感觉他是用在这形式里的‘精神’自体，得到了他的同意和认可，为了它自有的作用。他之对待物理底事物，会有相当底敬重，有对秘在放她们内中的知觉性之觉识，对其为用与服务的暗默底愿望的觉识，有在他所使用者中之‘神圣者’，‘大梵’的敬拜，有对他的神圣底材料之完善无疵底运用的观念，有在‘物质’的生命中，在‘物质’的运用中之美，与有秩序底和谐，与一真正律度之護惜。

作为‘精神’与身体间的这新关系的结果，神圣智底进化将成就出这物理体之精神化，完善化，与圆成。它将为了身体作为，如她之为了心思和生命。拾诸黑暗，乏弱。限制而外，皆这改变将要克服的，身体知觉性却是一耐心底僕人，在其大底能性储蓄中，能当作个人生命的一强有力底工具，为了它自体却很少要求：它所愿欲的，是耐久，健康，气力，生理底完善，身体底快乐，痛苦之解除，舒适。这些要求在其本身皆非不可接受的，卑劣，或不合法，因为她们在‘物质’的名相中，传达出形式与本质的善美，权能与悦乐，应当是‘精神’的自然底发华，有表现底显示的。时若神圣智底‘力量’能在身体中发生作用，这些事物能够建立；因为她们的反对者，来自外在底种种力量，压迫到物理心思上，神经底和物质底生命上，身体的机构上，来自一无明，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些力量，或不能正常对付它们，或以权能处



俚它们，来自某些黑暗，遍漫着物理知觉性的质料中，错乱着他的反应，乃在一错误方式上对她们反应。一超心思底自生作用自生效能底觉识和知识，代替这无明，将恢复身体中那些被暗蔽被毁坏了的直觉底本能，解放它们，启明它们。补充之以一更大底知觉底作用。这转变将缔造且保持一对事物的正当物理知觉，对事物与能力的一正常关系和正当反应，心思，神经，机体的一正常旋律。这将以一高等精神权能与一更大底生命力量，加入身体，这生命力量与宇宙底生命力量结合，且能从之资取，也加入以一与物质‘自然’的光明底和谐，也加入以永恒底安宁之浩大而平静底撼触，这便能给予以其更神圣底精力与安舒。而有甚於一切者，——因为这是所最需要的和基本底改变，——这将灌注整个有体以‘知觉性·力量’之一无上能力，这能力便应付，同化，或与其自体和合一切存在的力量，环绕和压迫到身体上的。

是显示於心思，生命，和身体中之‘知觉性·力量’之不完全与弱点，它之不能随意愿接受或拒绝，或者，接受了，又不克同化或调和宇宙‘能力’所加於他上面的接触，乃是痛苦与忧患的原因。在物质疆域中，‘自然’始於全般底无感性，而且这是一可注意的事实，在生命之开端，在动物中，在原始人类或较少开化的民族中，可发现一比较底无感性，或不足底感觉性，或者，较寻常是对痛苦的一较大底忍受性和坚刚性；时当人在进化中生长了，他在感觉性上也增长，在心思与生命与身体上更敏蜕地感觉痛苦。因为知觉性的生长，未充分为力量之生长所支持：身体变到更精细了，更微妙有能，可是在其外表能力上，变到更少能坚实地发生效用：人要召来他的意志，他的心思底权能，以使他的神经体动力化，以纠正而且管制它，强迫它作他所要求於他的工具之艰难事，将其锻炼成钢，以抵挡痛苦和灾祸。在精神底上升中，知觉性的这权能，及其於工具的意志，精神与内中心思在外在心思与神经与身体上的管制，巨大地增加了；精神对一切震惊与接触的一宁静和宽大底平等性参入了，变成习惯底平衡姿态，而且这能从心思传到情命诸部分，在那里也建立一巨大底和耐久底气力与和平；甚至在身体中，这境界也自能形成，在内应付忧愁，苦恼，和种种患难的震撼。甚者，意愿着的生理底无感性之一权能也能干入，或者，心思底从一切震惊和伤损分离的一权能也能得到，这便表示身体底自我之寻常反应，及其无力底顺从，投顺於物质‘自然’之正常反应习惯，皆不是强迫或不可更改的。更明著的，是在精神底‘心思，或‘高上心思’的水平上来到的权能，改变痛苦的震动为‘阿难陀’的震动；纵使这只能达到一相当限度，这指示有此可能性，全般翻转反应着的知觉性之寻常规律；这也能与自我保护的一权能相联，即移去较难变化或忍受的震动的。神圣智底进化，在某一阶段上必然作成此一翻转，使之完全，发皇此一自我保护的权能，使之完全，这将圆成了身体的要求，求其有体之不染性和清明性，求解救痛苦，而且在其中建立一权能，能享受生存之全部快乐。一精神底‘阿难陀’，能灌入身体，淹浸细胞和线微；这高等‘阿难陀’，的一光明底实现，自身便能作成物理‘自性’之缺少或拂逆底感性之一全部转化。

一种企慕，一种要求，要有至上与全般底存在之快乐，是秘密有在於我们有体的全部质料中，但这是乔装了，由於我们的本性诸部分之分隔及其相异底迫促，也是隐翳了，由於她们之不能涉想或摄持什么更多底事物，除了一浅薄底愉快。在身体知觉性中，这种要求形成为身体的快乐之一需要；在我们的生命诸部分中，这形成为情命快乐之一念慕，对种种喜乐和欢忻的、

与对一切满足之驚喜的，一敏锐底震动底反应。在心思中，这形成一切心思底悦乐的形式之容易接受；在一更高底水平上，这在精神底心思之呼求和平与神圣底极乐中变到明显了。这越向是建立於有体的真理中的；因为‘阿难陀’便是‘大梵’的元精，他是遍在底‘真实性’之自性。‘超心思’本身，在其显示的下降诸等级上出租自‘阿难陀’，又在其进化底上升中合讲入‘阿难陀’。诚然，合并不是说它被消灭或废除了，但她是在其中内在，不能从觉识性自体分别，不能从‘有体’的‘福乐’之自生效能的力量分辨。如同在进化底归返中一样，‘超心思’在内入底下降中，是为原始底‘存在的悦乐’所支持，将那在其一切活动中挟带为存持活动的真元；因为‘知觉性’，我们可说，是其在‘精神’中的父母权能，但‘阿难陀’，精神底元胎，它从之而显示出的，也是保持着的渊源，它将心灵带回到其中的，当其归遭到‘精神’的格位。一超心思底显示，在其上升中，会有‘大梵’的‘福乐’的一显示，当作次一相续与自体生果之极诣：神圣智有体的进化，必随之以一福乐有体之进化；神圣智底存在之具於形体，将有福乐底存在之具於形体为其后果。常是在神圣智底有体中，在神圣智的生命中，必有‘阿难陀’的一些权能，当作超心思底自我经验之一不可分的遍漫着的意义。在心灵之从‘无明’的解放中，最初底基础是和平，安静，‘永恒者’与‘无限者’的寂默与宁定；但是精神底一臻极底权能和更伟大底形成，取起这解放的和平，纳入一美满底经验的幸福，与永恒底福乐之实践，即‘永恒者’与‘无限者’的幸福。这‘阿难陀’将在神圣智底知觉性中为内在，当作一宇宙底悦乐，且将与神圣智底自性之进化一同生长。

有过这种立说：极喜是一低等底和暂现底过程，‘无上者’的和平乃至高底实践，臻极底永住底经验。在精神底心思界上，这可能是真的；在那里，最初所感到的极喜，诚然是一精神底大欢，但他可能是也常常是与情命诸部分为‘精神’所取起者的一至高底快乐相参杂；有一种飞扬，大乐，兴奋，一种情心的喜乐之最高紧张度，和纯洁底内中底心灵感兴，那能够成为一辉煌底过道或一升举着的力量，但不是究竟底永远底基础。但在精神底幸福之最高底登路上，没有这猛烈底大乐和兴奋；代之者，却有在一永恒底极喜中的参预之不可限量的深密性，建立放永恒底‘存在’上，因此也是在永恒底和平之幸福底安静上的。和平与极喜，终止其为异而变为一。‘超心思’，调和着混融着一切殊异与一切矛盾，发皇出这一体性；一广大底平静与於一切存在之深深底欣悦，皆是在其自我实践的初步中者；但这平静与这欣悦同起，当作一个境界，升到一增上着的深密度，而臻极於一永恒底极喜，福乐即‘无限者’。在神圣智底知觉性中，在任何阶段，总有某种程度的这基本底和精神底知觉底存在之悦乐，在有体的整个深处；但‘自性’的一切运动，亦将为其所遍漫，亦在生命与身体的一切正动和反动中：没有任何可逃出‘阿难陀’的律则的。甚至在神圣智底转变以前，也可以有此有体之基本底极喜的开端，选择为多方多式底美与悦乐。在心思中，它选择为精神底知见与视见与知识的深密底悦乐之平静，在情心中，它选择为一广博底或深沈底或热烈底於广泛底结合与爱与同情之悦乐，与有体之欢欣与事物之欢欣。在意志与情命诸部分中，这被感觉为一在作用中的神圣生命权能之悦乐的能力，或诸识的幸福，遍处遇到和见到‘太一’，见到一宇宙底美，为万事万物的一正常底美性，见到创造的一秘密底和谐，而这，我们的心思只能掠得一不完全底瞥见，或得到一起正常底稀有底感觉的。在身体中，这自启示为一极喜，

从‘精神’的高处灌注其中的，与一纯洁和精神化了的物理存在之和平与幸福。一普遍底有体之美与光荣开始显示；一切对象启露隐藏了的线条，震动，权能，和谐底意义，从正常心思和身体感识之前隐蔽了的。永恒底‘阿难陀’，乃启露於宇宙现相中。

这些，皆是精神底转化之最初底较大结果，当作‘超心思’的自性之一必有底后效而随起的。但是，倘若要有不止是内中底存在的，知觉性的，一内中底存在的悦乐的美满，亦复要有人生和作为的美满，则从我们的心思底观点，有两个其他底问题自体呈出了，是对关于我们的生命及其机动的凡人思想，有一巨大底或甚至为首底重要性的。第一，有人格在神圣智者中的地位的问题，——是否其人之品位，建造，是与我们所经验为其人之形相和生命者迥乎不同，或相似。倘若有一人格，又这样那样是负其行为的责任的，则参进了第二问题，道德原素的地位及其在神圣智底自性中之完善化与圆成。寻常，在普通意念中，分别底私我便是我们的自我，而且，倘若私我当消亡於一超上底或宇宙底‘知觉性’中，则个人底生活和行为必止；因为，个人既消失了，只能有一非个人底知觉性，一宇宙底自我；但是，倘若个人完全消灭了，不会更有人格或责任或道德完善化的问题能起，掳另一系理念之说，则谓精神底人犹在，但得解放了，纯洁化了，在本性上完善化了，居於一天上的存在中。但这里我们仍是在地上，可是已假定私我人格被消灭了，代替的是一宇宙化了的非个人底个人，为超上底‘有体’之一中心与权能。於是可推论到这神圣智底或超心思底个人，是一自我而无人格，一非个人底‘神我’（Purusha）。可能有多个神圣智底个人，但不会有人格，皆是在有体在本性上为同。於是，这又会造成一纯粹有体之一虚无或空白的理念，经验着的知觉性之行为与功用，皆可从这纯粹有体与起，但没有分化了的人格之构造，如我们现在所观察而视为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表面者。但这非一超心思底而是一心思底解决，解决此一精神底个人性离私我而犹存且长在於经验中的问题。在超心思知觉性中，人格与非人格皆非对立底原则；他们是一且同一真实性的不可分的两方面。这真实性的不是私我而是有体，在他的本性的质素上是非个人底和宇宙底，但从之形成出一有表现底人格，这即是他的在‘自然’的变易中之自我的形成。

非人格在其渊源上，是一点基本底和普遍底事物；它是一存在，一力量，一知觉性，在其有体与能力上取了各种形相的；能力，性质，权能，或力量的每个这种形相，虽在其本身仍是普通底，非人格底，普遍底，然个人取之为建造他的人格的材料。如是，非人格在事物的原始未分判的真理中，是‘有体’，‘个人’的自性的纯本质；在事物的机动底真理中，它分判他的权能，而且借出她们因她们的分殊以组成人格的显示。爱，是爱者的自性；勇，是战士的自性。爱与勇，皆是非人格底和普遍底力量，或宇宙底‘力量’的表呈；他们皆是‘精神’的属于其宇宙底有体和自性的权能。‘个人’，便是那‘有体’，支持着如是为非人格者，保持他在他自己的内中为属于他的为他的自我之性；他便是那是爱者和战士者。我们所称为‘个人’的人格者，是他的在自然格位和自然作用上的表现，——他自己在他的自我存在上，原本是且究竟是而有远多於此者；这是他自己的形式，他发表之为他的显示了已发展的自然有体或自然中之自我。在已形成的有限底个人中，是他的个人之表现那为非人格者，他个人的对它的占有，我们可说，因而有一材料，他可用以建造他在显示中他自己的一显著底形像。在他的无相底无限底自我

中，他的真实有体，真正底‘个人’或‘神我’中，他不是那，而是在他自己包含着无边底普遍底可能性；然当作神圣底‘个人’，他给他们以他自己在显示中的机会，使每个在‘多’中成为唯一‘神圣者’的一独底自我。‘神圣者’，‘永恒者’，表现他自己觅存在，知觉性，福乐，智慧，知识，爱，美，我们可想像他为他自己的这些非人格性底和普遍底权能，视之为‘神圣者’和‘永恒者’的自性；我们能说上帝是‘爱’，上帝是‘智’，上帝是‘真理’或‘正义’；但他自己不是一非人格底境界，或一些境界或性质之抽象；他是那‘有体’，同时是绝对底，普遍底，和个人底。倘若我们从这基础上看这事，则很明白的，没有‘非人格者’与‘个人’之为同在或一个存在之矛盾，乖互，或不可能；它们此即是彼，彼即是此，在彼此中生活，在彼此中混融，可是仍又能怎样出现为同一‘真实’的两端，两边，正面和反面。神圣智者属於‘神圣者’的性质，因此在他自己内中重复着这存在的自然神秘。

一起心思底神圣智者，将是一精神底‘个人’，但不是在这种义度下的一人格，即有体的一个模样，标准以某些固定了的性质之一安定了的结合，一决定了的性格；他既是宇宙者和超上者的一知觉底表现，便不能是那。但他之有体，也不能是一变幻无常的非人格性底川流，任意投起各种形式的波浪，人格的波浪，当其流贯‘时间’。有点这样底事，可在某些人感到，他们在内中深处没有一强健底中枢化的‘个人’，只是以一种混乱底多个人格而行为，依着某时在他们中间得势的任何原素：但神圣智底知觉性，是和谐与自我知识与自我主宰之一知觉性，不会呈出这种混乱状态。诚然，何者组成人格，何者组成性格，有各种观念不同。有一说，人格被目为可认识的品德之一固定底结构，表现有体之一权能；另一说则分辨人格和性格，人格是自我表现底或感性底和能反应底有体之川流，性格是‘自性’的结构之一形成了的定性。但自性的川流与自性的定止，是有体的两方面，任何其一也不能、即算两者相合也不能真是人格的定义。因为在一切人中，有一双重原素，未形成的虽属有限底有体或‘自性’之川流，人格以之形成者，与从那川流形成出的个人形成。形成可变到僵硬，化石，或它可仍为充分粘柔，能时常改变和发展；但它从形成性底川流发展，由修改或扩人或重铸入格，不是如寻常废除一已作出的形成，代之以一新底有体形式，——这只能在一非正常底转变或一起正常底转化中发生。但在此川流与此定止之外，还有一玄秘底第三原素，那在后方的‘个人’，以人格为他的一自我表现者；道‘个人’在显了底存在的他的大轴处的现在这一场中，遣出人格充当他的脚色，演员（persona）。但此‘个人’大於他的人格，而且可有这样底事发生：此内中之大性，充溢到表面形成中了；其结果是有体的一自我表现，不复能以固定底品质，正常底姿态，精确底相状去描写它了，或标出以任何组织上的界限。但他亦复不是从然不可分辨的，甚无定相的，和不可撮持的川流：虽它的自性的行为可以表说，而不能表说它本身，然它仍能可被感到，追踪他的作为，仍可认识他，却不容易叙述他；因为它是一有体的权能，而不是一构造。寻常被限制的人格，可以叙述而了解，叙述印於其人生，思想，和行为上的各种性格，其甚为决定底表面建造和自我表现：纵使我们可失却一点任何未这么表现的什么，那也似不损减我们的普通了解的正常性，因为失却的原素，寻常也不外是一点点无定形底粗胚原料，川流的少分，未尝用以形成人格的一重要部分的。但这么一种叙述，用以表明那‘个人’，时若其内中‘自我’

的权能，更博大显示，发出她的隐藏底超凡力量到表面组织和人生上，则卑弱而不适合了。我们感受自己面对一知觉性的光明，一能性，一能力之海洋，能分辨且叙述他的作用和品质的自由底波浪，但不能固定它自体；可是仍有一人洛的印象，有印象是一雄强者当前，一刚健，高辈可识的‘某人’‘个人’，不是‘自然’的一有限底造物，而是一‘自我’或‘心灵’，一‘补鲁丽’。神圣智底‘个人’，将是这么一内中底‘人’，揭去了面幕，占据着深处，——不复是自我隐藏了，——和表面，二者统一於一自我意识里；他不会是一表面人格，局部地表现一更大底秘密有体，他不会是一波浪而是海洋：他会是‘神我’，内中知觉底‘存在，自我启示了，不需要一表现底雕琢出的面具或‘脚色’。

於是这将是神圣智底‘个人’的性质，一无限底和宇宙底有体，启示着——或者，对我们心思底无明，是提示着——其永恒底自我，经过一个人底和时间性底自我显示之特著形式和表现权能。但是个人底自然显示仍在，不论在轮廓上为强健，分明，或多方而多变亦又和叶，仍成其为有体之一标指，不是整个底有体：那会在后方被感觉到，可认识，但不可界说，为无限。神圣智底‘个人’的知觉性，也将是一无限底知觉性，抛起多个自我表现的形式，但常是意识他的无拘底无限性和普遍性，虽是在其表现之有限中，也仍传达出其无限性与普遍性之权能和意识，——何况以其表现之有限，他亦不拘束於更前进底自我启示之下一运动中。但造仍然不会是一无管制而不可识的川流，而将是一自我启示之程序，使其存在的权能之内中真理昭然可见，依照於‘无限者’的一切显示为自然底和谐律则。

神圣智者的人生与行事的一切性格，皆起於他的神圣智底个性的这自性，而已经自我决定。其中不会有一别出的伦理问题，或任何内容相似的问题，任何善与恶的行突。诚然，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为问题皆是心思底无明之寻求知识的创造，她们不能存在於一知觉性中，其间知识自体生起，行为从知识自体生起，从一先在底有体之真理自体生起，知觉而且自体觉底。有体之一真元底和普遍底精神真理自体显示，在其自体的本性中和自生效应的知觉性中自由地圆成其自体，有体之一真理，在一切中为一，甚至在其真理的无限分殊性中为一，且使一切被感觉为一，则在其真本自性中也将是一真元底和普遍底善自体显示，在其自体的本性中，和自生效应的知觉性中圆成其自体，即善之一真理，在一切中为一，且是为了一切的，甚至在其善的一无限分殊性中。永恒底‘自我存在’之纯洁性，将自倾注於一切活动中，使一切事物纯洁且保持其纯洁；则不会能有无明，引到错误底意志和虚伪之步骤，不会能有分别底自私性，以其无明与分别底反对底意志，加自己或加旁人以损伤，自驱策到对自己的心灵，心思，生命，或身体的错误处理，或对他人的心灵，心思，生命，身体之错误处理，即一切人生之恶的实际意义。超出功与罪，善与恶，是韋檀多学的解脱理念之一重要部分，而在这同在关系中有一自明底次第。因为解脱表徵一现示於有体的真本精神自性中，其间一切作为，皆是那真理的自动底自我表现，不能更有旁底什么。在我们的诸体之缺点和行突中，有一番努力要达到一正当行为的标准，且遵守它；便是伦理，善德，功；反之而为便是罪恶，过。伦理底心思宣布一爱的律则，一正义律则，一真理律则，无数律则虽於遵守，也难於调和。但是，倘若与他人有二，与真理为一，这一性已是实践了的精神自性之真元，则没有一真理律则或爱的律别的需要，——这律则，标准，现在应加到我们，因为在我

们的自然有体中，有分别性的反对力量，有敌对的可能，有一乖戾，恶意，争斗的力量。一切伦理，便是在‘自性’中建造善，这‘自性’受到生於‘无明’的黑暗之恶的打击，甚至有如在韋檀多学的古代传说中所表述的。但在由知觉性的真理和有体的真理一切皆已自我决定之处，则不能有标准，不能有遵守之的奋斗，不能有本性的善德或功，不能有罪恶或过。爱，真理，正义的权能咸在，不是当作一心思上构造成的律则，而是作为本性的真正本质和组织，而且，由於有体之一统，必然也是行为的真正本质和组成着的本性。生长到我们的真正有体的这自性，一精神真理与一性之自性，乃是精神人物的一进化所达到的解脱：神圣智底进化，给我们以那回到我们自己的全部动力。一旦那已作成了，则善德，达摩的标准之需要消失；有‘精神’的自由的自我规矩和律则，不可能有外加底或构成底行为的法律，达摩。一切皆成了精神底自我本性的自我沛流，‘自性’(Swabhava)之‘自法’(Swadharma)。

在这里，我们触到这机动底分别之核心了，在心思底无明中之生活，与在神圣智底有体与自性中的生活不同。一整个充分知觉底有体，全般保有它自体的存在之真理，在它自体的自由中作发那真理，无有於一切构造出的法律，而其生活却又是一切真正变是之律则在其真元意义中的圆成，这，不同於一无明底自我分化了的存在，寻求其自体的真理，试欲将其所寻得者构造成法律，於是按照这么造成的模型而造成其生活，一切真正法律，皆是一真实性的正当动作和程序，有体的一能力或权能在作为中，圆成它自有的内在运动，自体暗存於其自有的存在真理中的。这法律可能是无心知底，其工事似乎是机械底，——那是物质‘自然’中的法律的性格，或至少是其现相：这可能是一知觉底力量，在其作为上由有体中之知觉性自由地决定，觉识其自有的真理的命令，觉识那真理的自我表现之诸多粘柔底可能性，还觉识，常在其全，亦无时不在其细节上，她所当实践的实际；这便是‘精神’的法律的相状。‘精神’的一全般自由，一全般自体存在底秩序，自我创造，自生效果，自体安定於其自体的自然底和必然底运动中，便是神圣智底‘超自性’的这机动的性格。

在有体之峰端，便是‘绝对者’，具有其无限性之绝对自由，但也具有其自体的绝对真理，与那有体真理的绝对权能；这两者，自重复於‘超自性’里的‘精神’生命中。在那里，一切作为皆无上‘自我’，无上‘自在主’在‘超自性’的真理中的作为。这是自我的有体的真理，同时是‘自在主’的意志的真理，与那真理为一的，——一是二而一底真实性，——这在每个神圣智者中，一随他的超自性而表现他自体。神圣智底个人的自由，便是他的精神的自由，机动地圆成他的有体的真理与他在人生中的能力之权能；但这无异於说他的自性完全顺从‘自我’的真理，显示放他的存在中者，亦是完全顺从‘神圣者’在他也在一切中的意志。这‘大全意志’，在每神圣智底个人，与许多神圣智底个人，与在那知觉底‘大全’，即保持且包括他们於他自体中者，是一：它在每个神圣智者中知觉她自体，在其间与他自己的意志为一，同时他知觉同此一‘意志’，同此一‘自我’与‘能力’，是分殊地活动於一切中。这么一种神圣智底知觉性与神圣智底意志，觉识其在多个神圣智者中的一性，觉识其和同底全体性，与其分殊性的意义和交会点，必然保证一交响乐底运动，一在全体中的作用中之交互性，和谐，统一的运动。同时个人中，这保证他的有体的一切运动与权能的统一与交响乐底和同。有体的一切能力寻求其自我表现，在其最高度寻求其绝对者；这它们得

之於无上‘自我’中，同时也求得他们的共同和结合了的自我表现之至上底一性，和谐，与交互性，在其自我决定与自生效果的全见与全合的机动底权能中，即超心思底神圣智中。一分别底自我存在者，可能与其他分别存在者龃龉，与他们在其中共同存在的宇宙‘大全’达异，与任何最高真理，愿望自体表现於宇宙中者，处於一种相反对的境况里；这便是在‘无明’中的个人所发生的，因为他在一分别底个人性的知觉上取其立场。可能是种种真理，能力，性质，权能，有体的形态，在个人和在宇宙中当作分别的力量而作为者，其间有一同样底行突，乖互，不和谐。一个世界充满了行突，我们自己中间的行突，个人与他周遭世界的行突，皆是我们的‘无明’的分别底知觉性，和我们的失於调和的存在之正常且必有底相状。但道不能在神圣智底知觉性中发生，因为在其间每人得到他的完全底自我，而且一切得到其自有的真理，及其不同底运动之和谐，于那超越他们者且以他们为表现者中。在神圣智底人生中，因此有一全般底和合，和合人的自由底自我表现，与他的自动底顺从事物的至上和普遍底‘真理’之内在律则。这些封他皆是唯一‘真理’的相互关系的诸方面；是他自己的最上有体的真理，乃自作发于他自己和事物的整个联合于一‘超自性’中的真理中。在有体的全部许多不同底权能及其作用间，也有一完全底契合；因为虽是那些在其显似底动作上互相反对者，于我们对他们的心思底经验中似是相冲突者，皆彼此在自体在作用上自然互相配合，由于每个皆有其自体真理，與其放他体之关系的真理，而这是在神圣智底‘超自性’中已自我发现且自我形成的。

在超心思底神圣智自性中，无需秩序的心思底严格方式和强硬作风，无需一限制着的标准化，固定底一套原则之强加，将人生强迫入乎一个体系或模样，唯独认为有效底，因为心思想像其为存在与行为之唯一正常真理。因为这么一种标准不能包括整个人生，这样一种构架也不能容纳整个人生，又不能自由地自体适应‘大全生命’的压力，或适应进化底‘力量’的要求；它必逃避自体或逃出自作的限制，由其自体死亡，由散壤，或由一紧张底行突和革命底扰乱。“心思”应当选择他的有限底生活方式和规律，因为他本身是被拘束，且在见界与能量上皆有限；但神圣智者容纳了整个底人生与存在，圆成了，转变成了一浩大底‘真理’之和叶底自我表现，尾一亦为异，无限为一，无限为多。神圣智者的知识与行焉，将有一无限底自由之博大性和粘柔性。这知识进行时，将在全体的大性中摄持对象；他将只为全体的完整底真理所拘束，为对象的完全底和最内中底真理所拘束，不为形成了的理念或固定了的心思象微所碍限，心思是被此勾摄，执持，且禁锢於其中的，以致失去了知识的自由，全部活动，也不舍被无弹性底规律之责任所缠缚，或被一过去底境况，或行为，或其强迫性底后果，‘業’（Karmta）所缠缚；他将有一‘无限者’的续起底但自我嚮导且自我发皇的柔塑性，直接在其自有的诸多有限者上发生作用。这运动不会造成一流浪或混沌，却造成一解放了的和协调底‘真理’表现；将有精神底有体在一粘柔底全般知觉底自性中之一自由底自我决定。

在‘无限者’的知觉性中，个人性不打破也不周环节限宇宙性，宇宙性也不不达反超极性。神圣智者生活于‘无限者’中，将造成他自己的自我显示，为一个人，但他之为此，是当作一较大底宇宙性中心，可是同时又是一超极性的中心。为一宇宙底个人，他的一切作为将与宇宙作用相和谐，但是，由於他的超上性，他不会不一暂时底低等表呈所限制，或任凭每个或任何宇宙

力量对他施为。他的宇宙性将怀抱甚至是他周遭的‘无明’于他的大自我中，但是，虽亲切地觉识之，他不会遭受其感染：他将追随他的超上底个人性之更大底律则，且表现他的神圣智底真理于他自己的有体和作用的方式上。他的人生，将是自我的一自由和谐底表现；但是，既由放他的最高自我，将与‘伊濕筏羅’的自体为一，则由‘伊濕筏羅’，由他的最高自我，由‘超自性’，他自己的无上自性的对他的自我表现之一自然底神圣统治，将以一大而无拘束然是完善底秩序，自动地加入知识與生活和作为。他的个人自性之服从‘伊濕筏羅’与‘超上自性’，将是一自然底和叶，也诚然是自我之自由的正常情况，因为这会是他之服从他自己的至上有体，于他的全部存在之‘渊源’的一反应。个人的自性不会是别出底什么，他将是‘超自性’的一流川。‘补鲁丽’与‘勃羅克里谛’的一切对反，‘心灵’與‘自性’的那奇离底分化和不平衡，苦惱着‘无明’的，将全部除去了；因为自性将是“个人”的自我力量之倾流，而‘个人’又是无上‘自性’，‘伊濕筏羅’的本体之超心思底权能之倾流。是他的有体的这至上真理，一无限和谐底原则，乃将造成他的精神底自由之秩序，一真实底，自动底，和粘柔底秩序。

在低等存在中，这秩序是自动底，‘自然’的束缚完全，她的常轨是坚定而且命令底：宇宙底‘知觉性·力量’，发皇出一‘自性’的榜样，与其习惯底模型，或固定底行动之输转，强迫下理性底有体，按照这榜样且在这给他造成的模型或周转中生活和作为。人的心思，始于这预先安排的模型和常轨，但是，当其进化了，他增大这图样且扩张这模型，拭以一基于理念，和意义，和已确定的生活动机上的秩序，代替这固定底不知觉或半知觉底自动律，或者，他试作一聪明底标准化和一间架，为理性底目的，用处，和方便所决定的。在人的知识构架或他的生命构架上，没有什么真是束缚着或永久底；但仍然他不能不创造一些思想，知识，人格，生活，行为的标准，而且，多多少少是知觉地、完全地，以他的生存基托在他们上面，或者，尽他之所能，在他所选择或认定的‘达摩’的理念底构架上，编制他的生活。在进向精神生活的过程中，所树立的最高理想，相反的，不是法，而是‘精神’中的自由；‘精神’打破一切定式以寻得他的自我，而且，倘若他仍当关注于表现，他应运到一自由，能作一自由底和真正底表现，而不是一非自然底表现，一真实且自动自发底精神秩序。“抛弃一切法，有体与作为的一切标准和律则，唯独皈依于‘我’”，乃是‘神圣者’向求道士所举似的最高生存之极顶规律。在这种自由的寻求中，在从人造底法到自我和精神的法的解放中，在抛弃心思底管制，而代以精神底‘真实性’的管制中，在捐除心思的低等造作底真理，以求得有体的一高等真元底真理中，可能经过一阶段，其间有一内中底自由，却缺乏一外在底秩序，——在自性的川流中的一种行动，有如儿童，或依惰性，如落下而静止于地上的树菜，或为风所驱捲，或甚至在外表形貌上散漫或者靡了。也可能达到一暂时有秩序底精神底自我表现，在人一时或在这一生中能到的阶段已足够了；或者，可能是一个人底自我表现的秩序，按照人于其所已实践的精神真理的标准是有效底，但后下以精神性的力量而自由改变，以表现人所进而实践的更大底真理。但超心思底神圣智者，居于—一知觉性中，共同知识是自体存在的，其自体显示，是依照‘无限者’的‘意志’在‘超自性’中自我决定的秩序。这自我决定，依照—一自体存在底知识，以一自我觉识且自我主动于存在的真本质地中的‘真理’之自发性，代替‘自然’的机械自动性和‘心思’的标准。



在神圣智者中，这自我决定着的知识，自由地服从‘有体’的自我真理与全般真理，将是他的存在之真本法律。在他，‘知识’与‘意志’为一，不能相行突；精神的与生命的‘真理’为一，不能相抵牾：在他的有体之自生效用中，精神与诸体间不能有争行，或不称，或达异。自由与秩序这两原则，在心思和生命中恒常自表为相反者或不能相配合者，虽她们也不必是那样，倘若自由为知识所保证，而秩序是基于有体之真理，在超心思知觉性中彼此皆属本土，甚至基本上是一。这如此，因为二者皆内中底精神真理的两个不可分的方面，因此他们的决定皆是一；他们彼此内在，因为他们起自同一性，所以在作用上脗合放一自然底同一性中。神圣智者诚然不怎样或到什么程度，感到他的自由被侵犯了，为他的思想或行为的命令底纪律所侵犯，因为那纪律是内具底和自发底；他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自由之纪律，是他的有体的一个真理。他的知识的自由，不是一自由可随顺虚伪或错误，因为他不必须像心思一样：要经过错误的可能性以知，——相反的，任何这种游离，将是脱开了他的神圣智底自我之富有，那会损减了他的自我真理，于他的有体为陌生而且有损；因为他的自由，是一光明的自由，不是黑暗的自由。他的行动自由，不是许在错误意志或‘无明’的行动上去作为的许可证，因为那也会是对他的有体为陌生，是其一拘束和损减，不是一解放。一种驱迫，去完成虚伪或错误意志，他不会觉到是向自由的一运动，而是加于‘精神’的自由上的一暴行，一侵袭和强加，对他的‘超自性’的侵犯，某个陌生底‘自性’的暴虐统治。

一超心底知觉性，必然基本是一‘真理知觉性’，有体的真理和事物的真理之一直接底和内中底觉识性；他是‘无限者’的一权能，知道且作出其有限者，是‘普遍者’的一权能，知道且作出其一性与细节，他的宇宙性和他的个体性；既自我具有‘真理’，她不必须寻求这‘真理’，或当负失却了的咎责，如‘无明’的心思之所为。进化了的神圣智者，必已人乎这‘真理知觉性’，‘无限者’与‘普遍者’的，那将是那为他且在他内中决定一切他个人之视见与作为者。他的，将是普遍同一性的一知觉性，一绩起底或毋宁说是内在底‘真理知识’，‘真理见’，‘真理感’，‘真理志’，‘真理识’，与行为的‘真理动力’，内在于他与‘太一’之同一性中的，或自发地起于他与‘大全’的同一性的。他的人生，将是在一精神的自由与博大性的步武中的一运动，代替心思底理念的法律，和生命底和身体底需要和欲望的法律，和一生活环境的强迫；他的生活与作为，不会为任何其他事物所拘束，除了‘神圣智慧’与‘意志’，在他上面且在他内中一依他的‘真理知觉性’而作为的。缺少了一强加底法律机构，在凡人的无明生活中，因为凡夫私我之分别性及其小度，及其所感觉的需要，要打击和占有和利用其他生命，便可希望会导至行突的混乱，放纵，和自私底无秩序状况；但这在神圣智者中不会存在。因为在一超心思者的神圣智底‘真理知觉性’中，必然有有体之一切部分和运动的关系之一真理，——不论为个人的有体，或任何神圣智底集体，——在知觉性的一切运动中，人生的一切作为中，必然有一自发底和光明底一性与全性。在诸体间不会有行突；因为不单是知识和意志知觉性，亦且是情心知觉性，与生命知觉性，与身体知觉性，在我们内中为自性的感情底，生命底，或身体底诸部分者，将包括在这一性与全性的统一了的和谐中。用我们的语言，我们可说神圣智者的超心思知识意志，将于思心，情心，生命，和身体有一完善底管制，但这叙述只可施于过渡阶段，其

时‘超自性’正重新型铸凡此诸体为其自体的本性。一旦这过渡结束了，便不更需要管制，因为一切皆将是一统一了的知觉性，因此会当作一全体，在一自发底整体性与统一性中作为。

在神圣智者中，不会有私我之自体拥护与超私我之管制间的冲突；由于在他的人生活活动上，神圣智底个人，将同时表现他自己，他的有体的真理，成作‘神圣意志’，由于他当知道‘神圣者’乃他的真自我，他的精神底个人性之渊源与组成者，这两道他的操行的源泉，不但会在单独一个行动上为同时，亦且将是同此一发动力量。这动能，在每一环境中将依此环境的真理而作为，对每个有体则依其需要，自性，关系，在每个事上则依‘神圣意志’对那事上的要求：因为在此是一个‘力量’的许多力量之复杂错综和紧密纠缠之结果，神圣智底知觉性与‘真理意志’，将见到这些力量的每个的和全部的真理，在这些力量的错综上发施所需要的迫击和干预，以成就所志原由它自体成就者，止此而无余。由于‘同一性’偏在，统御一切，和叶一切殊异性的结果，不会有一分别底私我，倾于其自体之分别底自我肯定；神圣智者的自我之意志，将与‘伊湿筏罗’的意志为一，他不会是一分别底或反对底自我意志。他将有所为的和结果的喜乐，但不会有一切私我的申诉，行为的执着，或结果的要求；他会见到所当为者且被策动要作为者而为之。在心思底自性中，可能有自我努力与服从‘高等意志’间之一对反或乖互，因为在那里自我或现似底人，自视异于至上‘有体’，‘意志’，或‘个人’；但在这里，个人是‘有体’的有体，对反或乖互不起。个人的作为，便是‘伊湿筏罗’在个人中的作这，‘太一’在多中的作为，不会有理由作分别底自我意志之主张，或起独立性的骄傲。

‘神圣知识’与‘力量’，无上底‘超自性’，将以神圣智者充分参加而作为，神圣智者的自由，便是建立在这事实上；是这一体性乃给他以他的自由。无有于法律，包括道德律，这么常常肯定于精神人物的，是建立于其意志与‘永恒者’的意志为一的这一体性上。一切心思底标准皆会消失，因为不复需要她们了；代替她们的，将是更高底真实底与‘神圣自我’与众生万物为一体的同一性律则。不会有自己的或他人的，自私的或博爱的问题了，由于一切皆见为且感为一个自我，而且只有最上底‘真’与‘善’所决定的，乃将作成。在作为中，将有一自体存在底普遍底爱，同情，一性之偏漫底感受，但这感觉将贯彻，渲染，且推动于作为中，不独是主制之或决定之：她不会独立反对事物的更大底真理，或教令一由个人推动的、从这神圣地志原了的真实底运动的分离。这反对和分离，能在‘无明’中发生，其间爱或本性的任何其他强大原则，可能从智慧分离，正如其能与权能离异；但在超心思神圣智中，一切权能皆彼此密切相关，动作有如一体。在神圣智者个人，‘真理知识’将领导而且决定，有体的一切其他力量，将会同於作为中：在本性的各权能之间，不会有不和谐或行突的余地。在一切作为中，有存在的一命令要求完成；有体的一尚未显示的真理应当显示，或者一在显示着的真理，应当发皇，成就，且完善化于显示中，或者，倘已成就，得到其有体与自生效果之快乐。在‘无明’之半光明与半权能中，命令是秘密底，或半露，而向成就之推动，是一不完善底，奋斗着的，一部分唐劳底运动：但在神圣智底有体和生命中，有体的命令会在内中感到，亲切地见到，且发为动作；将有他们的可能性之一自由活动；将有依照环境的真理与‘超自性’的主旨之现实化。凡此一切，皆将见之于知识中，也将在作为上发展；不会有在活

动中的各种力量之不定底争斗或苦恼；有体之乖戾，知觉性之相反底工作，不会有地位：强加机械法律的一外在底标准化，将全属多余，此处已有真理之内在，真理在自性的行动中之自发底工事。一和协底作为，一神圣动机的作发，一事物的必定底真理之实行，将是整个存在的法律和自然机动。

一同一性知识。为了工具作用之丰多，而运用整体化了的有体之权能，将是超心思底生命原则。在神圣智者的其他等级，虽则精神底有体和知觉性之真理当自体成就，其工具作用将属另一品质。一高等心思底有体，将以思想的真理，理念之真理而作为，在生命活动中成就他：但在超心思底神圣智中，思想是一依起底运动，他是真理视见之一表呈，不是决定着或主要策动着的力量；他将是表现知识一工具，甚于为达到知识或行为的工具，一一或者，他参预到行为中，只是当作同一性意志与同一性知识体上的一贯穿点。同然，在明照了的神圣智者，是真理视见，在直觉底神圣智者，是一直接底真理接触，和知见底真理意识，乃将为行动的主要底发条。在‘高上心思’中，一概括底于事物的真理，与每一事物的有体原则，及其机动底后果之当下摄持，可能开辟且收集极广大底神圣智底视见与思想，且造成一知识与行为的基础；这种有体与视见与行为之广大，将是一基托着的同一性知觉性的变异底结果，但同一性本身，不会是在前方为知觉性的正本质料，或行为的正本力量。但在超心思底神圣智中，凡此一切光明底直接摄持事物的真理，真理意识，真理视见，真理思想，皆常回到其同一性知觉性的渊源，而存在为其知识的单独一整体。同一性知觉性，将领导而且包含每一事物；他将显示为一种觉识，存在于有体的本质之正本质地中，发出其内具底自我成就底力量，在知觉性的形式与行为的形式中机动地决定他自体。这内具底觉识，乃超心思底神圣智的工事之原由与原则；他能在自体便是充足底，不需要任何事物去表呈他或包举他：但是照明了的视见的活动，一光辉四射的思想的活动，精神知觉性的其他一切运动的活动，皆不会缺少；将有她们的一自由底工具作用，为了她们自有的光明底功能，为了一神圣底富足性与分殊性，为了自我显示的一多方底悦乐，为了‘无限者’的权能的喜乐。在神圣智的中间诸阶段或等级上，可能有神圣底‘有体’与‘自性’的多方面之各种分别底表现之显示，一爱的心灵和生命，一神圣光明与知识的心灵和生命，一神圣权能与独尊底行为与创造的心灵和生命，以及无数其他神圣生命的形式；在超心思底高处；一切皆将取纳於一多方底一体性中，取纳于有体与生命之至上统一中。有体之圆成於其诸多境界，与权能，及其满足了的机动作为之一光明底和幸福底统一中，便是神圣智底存在之意义。

一切超心思底神圣智，是一两重底‘真理知觉性’，一内在底自我知识之知觉性，与一亲切底世界知识之知觉性，由自我与世界之同一这知识是神圣智的标准，特著底权能。但这不是一纯理念底知识，这不是一知觉性，观察着，形成着理念，试欲将其实行；这是知觉性的一真元底光明，一切有体与变是真实性的自我光明，有体之自我真理，决定着，表呈着他自体而自生效能。要‘是为’，不是要知道，乃为显示的目的；知识只是有体之一施为底知觉性的工具。这将是大地上的神圣智底人生，知觉真理底有体之一显示或活动，有体变到觉识其自体在万事万物中，不复对自体的知觉性自失了，不复沦入於自我遗忘或其真实存在的半遗忘中，由凝敛於形式与作为中而起的，却以一解脱了的精神权能，运用形式与作为，以成其自由底完善底自我表现，不复寻求其自体的已失去或遗忘或覆障和隐藏了的意义或诸多意义，

不复被缠缚了，却已从无心知和无明解放，觉识其自有的真理与权能，在一常是与其无上底和宇宙底‘真实性’会同且在每一细节上同调的运动中，自由地决定她的本质的活动，他的知觉性的活动，她的存在的力量的活动，他的存在的悦乐的活动。

在神圣智底进化中，知觉性与力量与存在的悦乐，在其平衡。定位，和谐化了的施为上，将有很大底分殊。自然会如时出现进化底‘超心思’更上躋於其自有的峰端之许多等级；但在一切等级皆有共同底基础和原则。在‘精神’，‘有体’的显示中，时当其知自体之全，不必须将其自体之全发到其形成与作用的实际前方，即其自我表现之当下权能和格度：他可能发出一前方底自我表现，而将其余自体的一切保存于后方于一未表白底自我有体的悦乐中。那在后方的‘大全’及其悦乐，将发现自体也在前方，自知在其中，保持且润泽这表现，这显示，以其自体之当前，与大全性和无限性之感觉。这前方形成，有其余一切在后，且保持于内中有体的权能里，将是自我知识之一行为，不是一‘无明’之行为；她会是‘超心知’的一光明底自我表现，不是从‘无心知’之一上投物。一大底和谐化了的变换，如是则为神圣智底知觉性和存在的进化之美满中的一原素。即使在处理其周遭的无明的心思，有如处理神圣智底进化的更低诸等级，超心思底生命，仍当运用其有体的‘真理’的这本生底权能和运动：他将在那全体‘真实性’的光明中，以他自体的真理，联系到‘无明’之后方的有体的真理；一切关系他皆将建立在共同底精神底一体性上，接受显示出的分别而将其和谐化。神圣智底‘光明’。将保证在任何环境下彼此的正当关系，和彼此之正动或反动；神圣智底权能或势力，将常肯定一交响乐似的作用，保证较多发展與较少发展的生命间之正当关系，以其势力，将一更大底和谐加到低等存在上。

这将是神圣智底个人之有体，生命，与作为的性质，如我们以我们的心思概念所能弄明白的，是追踪这进化到那一点上，恰当其从‘高上心思’出现，度越边界而进到超心思底神圣智中之处。神圣智的这性质，明显的，将决定神圣智者的生活或群众生活的一切关系；因为一神圣智底集体，将是‘真理知觉性’的一集体底心灵权能，正如神圣智底个人，将是他的一个人底心灵权能：他将同样底生命与作为在和叶中的统一，同样底有体之实践了的和知觉底一体性，同样底自发性，亲切底一性感觉，自己的和彼此的独一和相互底真理视见与真理意识，同样底每个与每个及全体与全体的关系中之真理作为；这集体将是为且将作为，非常作一机械底而是当作一精神底整体。自由与秩序的结合，同样为必然，这必然性将是集体生活之规律；这自由，将是‘无限者’在多个神圣心灵中作种种不同底活动之自由，这秩序，将是诸多心灵的知觉底统一，即超心思底‘无限者’的规律。我们的心思于一性之解释，将同一性之律刚参入其中；由心思底理智作出的一完全底一性，以策向一撤底标准化为其一有功效底手段，——只有微小底殊异的阴影，可允许活动：但在一性的自我表现中有最丰富底分殊，乃将是神圣智底生命律则。在神圣智底知觉性中，分别不会引到乖违，却会引到一自动底自然底适应，一相辅相成的富足的意识，一丰富底多方面底施行。施行在集体上要知道，要作出，要在人生上成就的事物。因为心思和生命中的困难，是私我造成的，由分析整体为组合底诸部分，这些部分便表形为矛盾者，对反者，不相称者：凡她们在其间相分别的一切，是容易感到，肯定，和着重的；凡她们在其间相遇合者，凡总持她们的殊异性为一者，大抵是被错遏了，或经过困难然后

寻到；每事皆当由克服或调整差别而作成，由造成的统一。诚然，有一基层底一性原则，‘自性，坚持其出现于造成的统一中；因为她是集体底和公围底，亦如是个人底和私我底，有她的联合性，同情，共同需要，利益，吸引，亲和之工具，也有她的较粗暴底统一的手段：但是她的次等底，外加底，也太明显底私我生命和私我本性的基础，压过了这一体性，妨害了她的一切造作，使之不完善，不稳定。更进有一困难，是缺乏直觉和直接内中接触，或毋宁是其不完善所造成的，使每人成了一分别底有体，被强迫艰难地学到他人的有体和本性，从外表达到一点了解和交往与和谐，而非在内中由一直接意识与知识，以致一切心思底和情命底交互被阻滞了，染上了私我色彩，或被贬判不能完全且完善，由于彼此无知之障隔。在集体底神圣智底生命中，统一着的真理意识，和同着的神圣智性的一体性，将总揽一切分殊性于自体中，当作自己的当藏，化一多途底思想，行为，感觉，为一光明底生命之全的统一体。这将是‘真理知觉性’的真本性格的明显原则，必然结果，也将是其于万事万物底精神底一体性之机动底实践。这实践，人生完善化的钥匙，在心思界上是难于达到的，而且若已实践了，也难于组织或发挥动力，然在一切神圣智底创造和神圣智底生命上，将自然是机动底，自发地自体组织了。

这么一点点是容易了解的，倘若我们祝神圣智者是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无明’中之生活无任何接触。但以世间的进化这真本事实而论，神圣智底显示，将是全体中的一个情况，虽是一决定性底情祝：将有知觉性和生命的低等诸格度的继续，有些保持着‘无明’中的显示，有些介于他与神圣智中的显示之间，这两有体和生活的形式，或并肩存在，或相互涉入。无论在那一场合，神圣智原则可希望倘非顿时也终於统治全体。高等精神底心思诸格度，将与于今公开支持且组合她们的超心思底原则相接触，将从‘无明’与‘无心知’从前里住底把持解放了。当作有体的真理的显示，虽是在一受了修改和变革情况的程度上，她们将从超心思底神圣智吸取她们的全部光明和能力，且将与其工具底权能大相接触；他们自体将成为‘精神’的知觉底发动权能，而且，虽尚未在他们的全已实践的本质之充分力量中，她们不会录属于一较低小底工具作用，为‘无知’之本质所段分，说谈，捐减，隐翳的。一切‘无明’升上或进入高上心思，进入直觉心思，进入明照心思或高等心思，将终止其为无明：他将进入光明中，在那光明中实现她以他的黑暗所蒙蔽的真理，经过一番解放，改变，知觉性和有体的新境界，将其同化于此高等诸境界，准备她到超心思格位。同时，内涵底神圣智原则，于今当作一公开底，与起底，恒常机动底力量而作为，不复只当作一阴藏了的权能，以秘密底发源，暗中对事物的支持，或偶然一参预，为其唯有底功能，则能以她的一點和谐律则，加到仍存底‘无心知’和‘无明’上。因为在他们内中隐藏着秘密底神圣智权能，将以他的支持与发动的一更大底力气，更自由且更雄强底参预而作为；‘无明’的人物，为神圣智的光明所影响，由于与神圣智底人物相联合，且由于超心思底‘有体’与‘权能’在土地自性中外发而当体现前，发生功效，则会是更知觉，且更有反应。在人类本身那未转化的一部分，可能与起一系新底更伟大底心思底人；因为直接是直觉底或部分已直觉化但尚非神圣智底心思底人，直接是或部分照明了的心思底人，直接是或部分是与高等思想界交通的心思底人，皆会出现：这些人数可愈变愈多，渐次愈加进化且稳定在他们的典型中了，甚至可存在为高等人类的一形成了的种族，领导进化较后者向上，在一真正底胞与之情中，生于

‘一神圣者’在万有中显示之意识的。这样，最高者的圆成，意义也当是仍当居留于下者在其自体的格度上之较小底圆成。在进化的高端，‘超心思’的上升着的等级和峰头，将开始更向某种无上底显示升起，‘真、智、乐’之纯粹精神存在，知觉性，与有体之悦乐的显示。有一问题可能生起：即这神圣智底反转，进到一神圣智底进化而又出乎其外的过程，其意义是否迟早这从‘无心知’的进化将要终止，因为事物的那幽暗底发端的理由，在世间也不复存在了。这依乎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否‘超心知性’与‘无心知性’当作存在的两极，这中间的运动为物质底显示之一长住底律则，或只为一临时底情况。后一假定是难于接受的，因为是遍漫性与经久性为莫大底力量，以之曾奠定整个物质世界的无心知底基础。这初始底进化原则之怎样完全反转或消灭，将意味着秘密内涵底知觉性之同时底显示，显示于这浩大底宇宙底‘无心知性’的每一部分中；在‘自然’的某独特路线如这土地路线上的一改变，不会有任何这样偏漫一切的效果：在土地自性中的显示自有其弧轨，而完成那弧轨，便是我们所当考虑的一切。在此不妨冒昧作一点假定：知觉体的上半球，在低三项上的重出或启示性底创造，其最后结果是此间的进化，虽在其诸阶段和程度上仍其为同样，然将隶属于和谐的律则，异中之一的和异作成一的律则：她不会更是经过争斗的一进化；他会变成从一阶段到一阶段的和谐发展，从较小底到较大底光明，从自我展舒着的存在之权能与美的一典型到更高底一典型。若其不如此，则只是为了某些理由，斗争和患难的律则仍存而有其需要，为了作成那‘无限者’中的神秘可能性，其原则基托于投入‘无心知’之下的。但于土地自性，似乎这需要仿佛会消尽了，一旦超心思底神圣智已从‘无心知’出现。一转变将以其坚定底出现开始；那转变将圆成，时当超心思底进化已变到完全，而升为‘存在·知觉性·福乐’（Sachchidananda）之一无上显示之更大圆满。

## 第二十八章 神圣人生

我们的努力，一向是要发现当作物质世界中的知觉者，我们的存在之真实性和意义是什么，又一旦发现了意义，他引导我们到那一方面，又进到多远，到什么样底人间底或神圣底将未。我们在世间的存在，诚然可能是‘物质’本身的空华变怪，或某些建造起‘物质’的‘能力’的，或者可能是‘精神’的一不可解释底诡谲。或者，我们在此世的生存，远可能是一超宇宙底‘创造主’之任意底幻变。在那场合，他没有什么真本底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倘若‘物质’或一无心知底‘能力’是这幻相的建造者，因为那样则她至多是一‘偶然’的一游流着的螺旋纹之无意底描割，或者是一盲目底‘必需’的粗硬弧线；设若是‘精神’的错误，则他只能有一虚幻底意义，这消灭于虚无。一知觉底‘创造主’诚然可能加入了一意义到我们的生存中，但他必须以他的意志之启示而发现，不是自体暗涵于事物的自性中，而在那里可以发现。但是，设若有一自体存在着的‘真实性’，我们的世间存在是其结果，则必有那‘真实性’的一真理，正在显示，在作出她自体，在世间发皇，于是那将是我们自己的有体和生命之意义。无论那‘真实性’是什么，她是已将‘时间’中的‘变是’，方面取加于他自体——一不可分的变是，因为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未，在她们本身负荷了创造他们的过去，却转变了，异化了，而过去和现在已包含且正包含他们自体的转变於他们内中，对我们为不可见，因为仍未显了，未外发，转变为尚未造成的将来。我们在世间的生存的意义，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那命运是已存在于我们中间的一物，当作一必需与一潜能，我们的有体的秘密底和显出底真实性之必需，其诸多潜在性的一真理，已经作发的；二者，虽尚未实践，皆甚至在现在已暗涵于已显示者中。设若有一‘有体’即是变是，有一存在的‘真实性’正在‘时间’中自体展开，则那有体，那真实性秘密是的，便是我们应当变是的，而这么变是乃我们的人生的意义。

是知觉性和生命，必为如是在‘时间’中作出者的覈决，因为倘若没有他们，‘物质’和‘物质’的世界会是一无意义底现相，一个只是因‘偶然’或因无知觉底‘必需’而发生的事物。但知觉性如其为知觉性，生命如其为生命，不能是整个秘密；因为二者分明皆是未完成的什么，皆仍在进程中。在我们，知觉性便是‘心思’，而我们的心思是无知且不完善，是一中介底权能，已经生长，而仍是向超出他以外的什么生长：有知觉性的低等诸水平来在其前，而他从之升起，明显是必有高等诸水平，她自体正向之升起的。在我们的思惟，推理，返照底心思之前，曾有一知觉性非思惟底，但活着且有感知，又在那以前，远有下知觉者和无知觉者；在我们之后，或在我们尚未发皇的自我中，似乎还有一更大底知觉性在等待著，是自体光明底，不依赖构造性底思想：我们的不完善底和无明底思想心思，必然不是知觉性的最后一名，不是她的究极底可能性。因为知觉性的真元，便是觉识他自体和她的对象的权能，而在他的真本自性中，这权能必然是直接底，自我成就了，而且完全：倘若他在我们中间是间接底，不完全，在其工事上来成就，依赖构造出的工具，这是因为知觉性在此是出现自一原始底障蔽着的‘无心知性’，却仍又为正属于‘无心知者’的初原‘无知性’所封里，所负累；但她必然有完全显出的权能，他的命运必然是进化到他的自有的圆满即他的真性。他的真性是完全觉识他的对象，而这些对象的第一个便是自我，这正在

此发皇其知觉性的有体，其余的便是我们所见为非自我者：——但设若存在是不可分的，那在实际上也必是自我：然则进化著的知觉性的命运，必然是在其觉识性上变到完善，全般觉识自我，且大全觉识。知觉性的这自然底和圆满底境况，对我们便是一超心知性，我们以外的一境，倘若我们的心思突然被移入其中，起初不能生功用；然而向那超心知性，我们的知觉底有体必然迈住。但是，这我们的知觉性到一超心知性或他的至上本体之进化，若是可能，必只若‘无心知性’即我们在这世间的基础，本身真实是一内入了的‘超心知性’；因为在我们的内中‘真实性’的变是中要变成的，必原已有在，内藏或秘在于其始。这么一内藏了的‘有体’或‘权能’，我们很可能想像‘无心知者’便是，时若我们切近考察这一无知觉底‘能力’的物质创造，见到他以奇妙底建造和无限底机巧，劳作出一浩大内藏了的‘智慧’的工事，而且，也见到我们自己皆是那‘智慧’的一些什么，出乎其内入内藏，而成外发进化的，一出现着的知觉性，其显出不能半途停顿，直到‘内入者’皆已外发，且自启露为一无上底全般自我觉识底和大全觉识底‘智慧’。是这，我们名之曰‘超心思’或‘神圣智’。因为，明显的，那必然是‘真实’，‘有体’，‘精神’的知觉性，秘在于我们内中，缓缓在世间显示的；我们皆是那‘有体’之变是，且必然生长到他的本性。

倘若知觉性是中枢秘密，生命便是外表指徵，有体在‘物质’中之效用之能；因为是那，乃解放出知觉性，给予他以她的形式或力量之体现，与他的在物质底行事中之发生作用。倘若他自体的某些启示，或在‘物质’中他自体之发生作用，乃进化着的‘有体，在其出生中的究竟目的，则生命是那启示与发生作用之外表底和机动底徵相与指标。但是生命，像其现在这样，也是不完善和进化着的；他由知觉性之生长而进化，甚至有如知觉性由生命之更大底组织与完善而进化：一更大底知觉性，意义便是一更大底生命。人。这心思底有体，有一不完善底生命，因为心思不是‘有体’的知觉性之第一和最高权能：纵使心思已完善化，仍然会有些什么要待实践，尚未显示。因为已内入而出现者，不是一‘心思’而是一‘精神’，心思不是‘精神’的知觉性之本底机动性；‘超心思’，神圣智的光明，乃是他的本底机动性。然则倘若生命要变为‘精神’的一显示，则必然是我们中同的一精神底有体之显示，与一在精神底有体的超心思底或神圣智底权能中完善化了的知觉性之神圣生命之显示，乃为进化底‘自然’之秘密负担与原意。

凡精神生命，在其原则上便是人乎神圣生活的一种生长。困难是在割定界线，在何虚心思生命终止而神圣生命开始，因为这二者互相参入，而他们的交参底存在有一长远底空同。道中介空间的一大部分，——时若精神底策动力，不全从土地或世间退转，——可见为一高等生命在准备中之程序。当心思和生命被‘精神’的光明照到明朗了，她们便著上或返映一点神圣性，秘密底更伟大底‘真实性’，而且这必然增加，直到中介空间已经渡过，整个生存已统一於精神原则的全满光明與权能里。但是，为了充分完善圆成进化底迫促，这照明和改变，必取起而且重新铸造整个有体，心思，生命，和身体：这应当不独是‘神圣性’的一内中经验，应当是以他的权能重铸内中和外在底生存二者。这应当不独成形于个人的生命里，而应作为神圣智者的一集体底生命，建立为‘精神，在土地自性中之一最高权能与变易形式。要使这为可能，我们内中的精神元，必须已发展了她自身的整体完善，不单是人的内中境界的，也是人的外发的权能的，而且，以那完善，又当作其完全



底作为之一需要，他必须已发皇他自身的动力，与外表生存之工具作用。

无疑，可能有一内中底精神生命，我们内中的一天国，不依赖任何显示，或外在体的工具作用或公式。内中生命有无上底精神重要性，外表生命有何价值，只在乎其能表现这内中格位。不论精神实践的人如何生活，作为，自处，在他的为人和做事的一切方式上，“他是生活而且动作于‘我’中”，如薄伽梵歌所云；他寓居于‘神圣者’中，他已实践了精神生活。精神底人，生活于精神自我的意识中，于在他内中和遍处的‘神圣者’的实践中，在内中将是过着一神圣生活，其返映将落到他的生存之外表行为上，即算那些行为未曾越出——或似未曾越出，——寻常底人类思想和行为在这土地自性的世界中之工具以外。这是此事的第一真理和真元；但仍然，从一精神进化的观点看，这只会是一个人底解放和完善化，在一未改变的环境存在里：因为在土地自性本身中一更大底机动底改变，人生与行为之整个原则和工具的一精神底改变，一新系人物与一新土地生命之出现，必须在我们的理念中想见为全部圆成，神圣底结局。在此，神圣智底改变，擅有本原底重要性了；凡在其前者，可认为一建造，一准备，以作成整个自性的这变易底反转。因为必是神圣智底机动生活方式，乃为地球上圆成了的神圣人生，一生活方式，发展世界知识与世界作为之高等工具，以借知觉性在物理存在中之机动化，且取起业转变一物质‘自然’的世界之种种价值。

但常时是，神圣智底生命的全部基础，必然以其真本自性为内向底而非外向底。在‘精神’的生命中，是‘精神’，内中‘真实性’，乃造成且运用心思，情命体，和身体，为他的工具；思想，感情，和作这，不为他们自体而存在，她们不是目的，却是手段；他们这用于表现在我们内中显示了的神圣‘真实性’：否则，倘若没有这内向性，这精神底渊源，在一过于外化了的知觉性中，或从以外在手段。便没有较大底或神圣底生命为可能。在我们如今的‘自然’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外化了的表面存在里，是世界似乎创造我们，但是在精神生活的转向中，是我们乃赏创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在创造的这新公式中，内中生活乃属第一重要性，其余的只能是他的表面和结果。诚然，是这，乃表微于我们自己向完善化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心灵与心思与生命之完善化，和民族的生命之完善化。因为给了我们一世界，这世界是黑暗，愚昧，物质底，不完善底，而且我们的外在知觉体，本身是这浩大底暗默底黑暗之种种能力，压力，型铸工事所造成的，是由身体之出生，由环境，由经过人生之打击和震驚的训练而造成的；可是我们仍然依约地觉识有个什么在我们内中，或求当是为此的，有个什么异乎这么造成者，一个‘精神’，自体存在，自我决定，推动着本性，进向其自有的玄秘底完善化或完善化的‘理念’之一形像的创造。有个什么在我们内中生长，以答应这要求，努力要变成一个神圣底‘什么’的形像，也被驱策在给了他的这外在世界上劳动，也将那再造为一更大底形像，仿照他自体的精神底和心思底和情命底生长，也将我们的世界，作成一依照我们自己的心思和自我存想着的精神所创造的什么，新底，和谐底，完善底什么。

但我们的心思是幽暗底，在意念上是偏颇底，为相反对底表面现相所误，分离于各种可能性之间；他被引到三个方向，对任何一个他也可予以除外底偏重。我们的心思，在其寻求什么事应当是，转向一集中于我们自己的内中精神生长与完善化，集中於我们自己个人与内中底生活；或者，他转向一集中于我们的表面自性的个人发展，集中于我们的思想之完善化，与外间在世

界上的机动底或实际底行为之完善化，于我们个人与我们周遭世界的关系的某种理想主义；或者，他毋率是转向外在世界本身，集中于其改善，更适合我们的理念和气性，更适合我们以为他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一方面，有我们的精神体的呼召，这精神体便是我们的真自我，一超上底真实性，‘神圣有体’的一有体，不是世界所创造的，能在他自体生活，升出道世界而向超极；另外一方面，有我们周遭世界对我们的要求，这世界是‘神圣有体’之一宇宙底形式，一表呈，‘真实性’的一权能之在乔装中。亦复有我们的‘自性’的有体之分歧底或双重底要求，位于这两项之间，依赖他们且聊接他们；因为他似乎是世界所作成的，可是因其真正底创造者乃在我们自己内中，而似乎作成他的这世界工具，只是一初用底手段，他如宣是我们内中一更大底精神有体之一形式，一乔装了的显示。是道一要求，处於我们之主要从事於一内向底完善化或精神底解放，与我们之主要从事放外在世界及其形成之间者，乃坚持这两项间之有一较愉快底关系，创造出一较好底个人在一较好底世界中之理想。然而是在我们的内中，应当寻得这‘真实性’，与一完善化了的人生之渊源和基础：没有任何外在底形成能代替她：倘若要有真正底人生实践于世界和‘自性’中，必须有真正底自我已实践放内里。

在生长入一神圣生命中，‘精神’必须是我们的第一要事；直到我们在我们的自我内中将其启发了，发皇了，解除了他的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缠裹和乔装，以耐性将其徒我们自己的身体中抽出，如奥义书中所说，直到我们在自己内里建立了‘精神’的一内中生活，则明显的，没有外在底神圣生活能变为可能。诚然，除非我们所见到且要成为的，是一心思底或情命底神明，——但即使如此，个人心思体，或我们内中的权能和情命力量和欲望的人，也应生长到那神明的一形相，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在那卑下底义度中为神圣底，下精神底超人，心思底半神，或情命底‘狄鞞’，‘提婆’或‘阿修罗’的生命。一旦这内中生命创造了，则转变我们的全部表面有体，我们的思想，感情，在世界上的作为，为那内中生命之一完善底权能，必为我们的次一要事。唯独倘若我们在我们的机动诸部分中生活于那更大更深底方式里，乃能有一创造一更伟大底人生之力量，而世界或重新铸造，不论在‘心思’与‘生命’之一些权能或完善化中，不论在‘精神’的权能與完善化中。一完善化了的人类世界，不能为一班自己非完善底人造成或组成。纵使我们的这一切行为，皆以教育，或法律，或社会底或政治底机构而明慎地调制了，所成就的仍将是多个心思的一个节制了的模式，多个生命的一个构造出的模式，操行的一个陶成了的模式；但是这么一种一致化不能改变也不能再造内中底人，他不能雕出或琢成一完善底心灵，或一完善底思想底人，或一完善底或生长着的活人。因为心灵与心思与生命，皆有体的权能，能生长，但不能琢出或梨成；一外在底程序或形成，能佐助或能表现心灵典心思典生命，但不能创造或发展他。诚然，人能帮助有体生长，不是由试行加以制造，却是由投之以刺激着的势力，或假借之以人的心灵的或心思的或生命的力量；但纵使如此，生长仍是应自其内中而起，在那里而不是自外决定着如何处理这些势力和力量。这是第一真理，我们的创造熟忱和企慕所当学到的，否则我们一切凡人的努力，皆预先是在一徒到底圆圈上旋转，只能终於一种成功，其实是虚有其表的一失败。

要是为或变为什么，要将什么人乎有是，乃是‘自性’的力量之全部劳动；要知，要感，要作，皆是次属底能力，皆有价值，因为她们帮助有体在

其局部底自我实践中，表现她是什么，也帮助他在他的迫促上要表现他应当是为者的还有更多底尚未实践者。但是知识，思想，作为，——不论是宗教底，伦理底，政治底，经济底，实用底，或享乐底，不论是一心思底，情命底，或物理底存在之构造或形式，——不能是人生的目的或真元；他们皆只是有体的权能或她的变是的权能之活动，自体的动力底象征，内具底‘精神’，的发现，或表呈他所求是为者的手段。凡人的物理心思，其倾向是要乎如此看，颠倒事物的真方法，因为他以‘自性’，的表面底力量或现相为真元底或基本底；他接受她的创造，以一可见的或外表的程序为她的作用之真元，而不到底只是一居次底现相，掩盖着一更大底秘密程序。因为‘自性’的玄秘程序，是发皇有体的权能与形式而启示有体，她的外加的压力，只是觉醒内具底有体认识这进化，这自我形成的需要之手段。时若她的进化之精神阶段已达到了，这玄秘底程序当变为全部程序；透过诸力量的覆障，达到她们的秘密能源即‘精神’本体，乃属至关重要了。要成为我们自己，便是唯一当作之事；但真实底我们自己，乃是那在我们内中者，而且超越我们的身体，生命，和心思的这外在自我，乃是这最高有体，即我们真正底神圣底有体，变到自我启示了而且活动的炼件。只由放在内中生长，在内中生活，我们乃能求得之；一旦那已作成了，便从那里造成精神底或神圣底心思，生命，和身体，又经过这工具施焉，逢到一个世界的创造，那世界当成为一神娶生活的真环境，——这便是‘自性’的‘力量’所树立于我们前面的究竟目标。然则这是第一需要，个人，每个人，当发现他内中的‘精神’，神娶底真实性，而将其表现在他的全有体与生活中。一神圣底生命，必然最初而且最先是一内中底生命：因为外在者既必是内中者的表现，则外表底存在中不能有何神圣性，倘若内中有体没有神娶化。人中的‘神明’隐蔽暗居放他的精神中枢；不曾能有渲檬底事，如人之自我超越，或他的存在的一较高结局，倘若在他内中没有一永恒底‘自我’，与‘精神’之真实性。

要是属，而且圆满地是为，乃‘自性’在我们中间的目标；但圆满地是为，便是完全知觉人的有体：无知觉性，半知昼性，或下充足底知觉性，便是有体之未具有其自体的一境界；他是存在，但不是有体之具足。要全部且完整觉识人自己和人的有体的一切真理，乃是真正具有存在的必要条件。道自我登歉性便是精神知歉的意义：精神知识的真元，便是一内向底自我存在底知觉性；其一切行篇舆知识，诚然其任何种行为之全，必须是那知觉性表呈其自体。其他一切知识，是知觉性之遣忘了自体而努力回到觉识他自体及其内容；他是自我无明，辛努放转化自脸懊归为自我之明。

懊次，知觉性既在自体中具有存在之力量，则圆满地是为，亦懊是具有人的有体之内向底和整体底力量；这是进而具有人的全部自我力量，及其一切厘用。徒然是为，而不具有人的有体的力量，或只具有其半部力量或不充分底力量，便是破缺了或揭减了的存在；这是存在，但不是有体之充实。诚然，可能，只存在放静位，使有体的力量自我凝结，在自我中不动；但是，纵使如此，在动力中亦如在静位中，乃存在之完整性：自我的权能，是自我的神娶性的表徵，——一无权能底‘精神’便不是‘精神’。但是，如精神知冕性是内向底，自我存在底，同然，我们的精神有体的这力量必然是内向底，在作焉上是自动底，自我存在，且自我圆成。不论其用何工具，那必是他自体的部分；即使他用任何外在底工具，那也必是以她部分自体而成，且能表现她的有体。有体的‘力量’在知觉底作为中便是意志；不论‘精神’

的知觉底意志是什么，他要是焉和变为的意志是什么，全部存在必须是能和諧地圆成之。无论什度作为，或作为的能力，而无此威权，或不是作为的机械之主人，便以那短缺鱼带有表徵，表徵有体之力量之不完善，知景性之分化，或使之失去能力的段分，有体的显示之不完全。

最后，充分是为，便是有有体之充分悦乐。有体而无有体之悦乐，无自髓与一切事物的一纯全悦乐，便是中性底或损减了的什么；他是存在，但他不是充实底有体。这悦乐也应当是内向底，自 1013 体存在，自动自发；他不能依赖外放于自体的事物：无论其所乐者是什么，他作之为她自体的部分，有其喜乐，富作他的普遍性的部分。一切非悦乐，一切痛苦與憂患，皆不完善、不完全的表徵；她们起自有体之分化，有体的知觉性之不完全，有体的力量之不完全。在有体，在有体的知觉性，在有体的力量，在有体的悦乐中变为完全，且生活放这一统化了的完全性中，便是神圣底生活。

但是，再者，要圆满是为，便是要普遍是为。是为而在一微小受了限制的私我之范围中，那是存在，然是一不完善底存在：在其真本性质中，那是生活於一不完全底知觉性中，一不完全底存在的力量和悦乐里。那是要是为小于人自己，随之必然辣属于无明，乏弱，和痛苦：或者，即使因某些自性的神圣组合，可将这些事物除外，这也会是生活于一有限底存在范程内，一有限底知觉性典权能與存在之悦乐里。一切有体是一，要圆满地是为，便是要是为一切是为者。要是在一切的有体中，要将一切包括於自己的有体中，要知觉一切的知觉性，要在力量上与宇宙底力量统一，要将一切作为与经验归于自己，感受其为自己的作为和经验，要感觉一切自我皆自己的自我，要感觉一切有体的悦乐为自己的有体的悦乐，便是整侗神圣生活之一必要条件。

但是，这样普遍地是为于人的普遍性之圆满与自由中，人也应超上地是为。有体的精神底圆满性便是永恒；设若人没有无时间性底永恒有体之知觉性，设若人依赖身体，或身体中之心思或身体中之生命，或依赖此世界或彼世界，或此生存之情况或彼生存之情况，那便不是自我之真实性，不是我们的精神存在之圆满。只当作一身体的自我而生活，或只以身体而是良，便是作一朝生暮死的造物，隶役于死亡，与欲望，与痛苦，与尤患，与朽坏，与衰颓。超上，超出身体的知觉性，不拘於身体中，或为身体所把持，僅視此身体为一工具，为自我的一微小底外在形成，这，是神圣生活的第一条件。不要是一心思，款役于无明与知觉性的拘限，超出心思，当作一工具操持他，当作自我的一表面形成管制他，这，是第二条件。依自我与‘精神’，不依于生命，不與之同体为一，超出她，管制他。用她当作自我的一表现和工具，这，是第三条件。甚至身体底生命，也不保有她在自类中的圆满体，倘若知觉性不超出身体，感到他与一切物质存在为一的物理底一性；情命底生命也不保有他在自类中的圆满生活，倘若知觉性不超出一个人底生命力的有拘限底活动，而感觉宇宙底生命即是她自有的生命，感到她与一切生命为一的一性。心思体，不是一圆满底知觉底存在，或其自类中的一活动，倘若他不超出个人底心思范围，而感到与宇宙底‘心思’，与一切心思为一的一性，且享受人的知觉性之一统，成就于其殊异性之富足中的。但人不但应常超上个人公式，亦且应当超上宇宙的公式，因为唯独如此，或个人底或宇宙底存在，乃能得到其真正有体与一美满底和谐；两者在其表呈中皆‘超极性’的不完全底项目，但在真元上皆是他，而且是唯独以变到知觉那真元，个人底知觉

性或宇宙底知觉性，乃能达到他自体的真实性的圆满和自由。否则个人可仍其隶属于宇宙底运动及其反应与限制，而失却他的全般底精神自由。他必须进入无上神圣‘真实性’，感觉他与之为一，生活于其中，是为他的自我创造：全部他的心思，生命，身体性：必转换为他的‘超上自性’的项目；全部他的思想，感情，作为，必须为他所决定，是为他，他的自我形成。凡此一切，在他能变为完全，只倘若他已由‘无明’发展而进至‘明’，又由‘明’而臻至无上‘知觉性’与其动力，以及无上底存在的快乐；但这些东西的一点真元性和他们的充分底工具作用，也可随初始底精神转变而来，臻极于神圣智底‘超上自性’之生命。

这些事情皆不可能，倘若没有一内向底生活；她们不能以留生放外在知觉性中而达；常是外向，只是或主要是在表面上或从表面上活动，则不达。个人应寻得他自己，他的真正底存在；他能作这事，只能由内返，在内中生活，从内中生活：因为外在或外表知觉性或生命，从内中‘精神’分隔了，便是‘无明’的原地；他之超出自体 and 超出‘无明’，只能由启对悟入一内中自我和生命之广字。倘若有一起极性的有体在我们内中，则必是在我们的秘密自我的内中；在表面上，只有一朝生暮死之自性之体，为限制与环境所成。倘若有一自我在我们内中，能常广大性和普遍性，能进入一宇宙知觉性，那亦复应在我们内中有体里；外在知觉性是一物理底知觉性，以心思，生命，和身体的三重系带，束缚于其个人底边上：任何外在底普遍化的试行，只能结果到或是一私我的扩张，或是人格之抹煞，由于消灭於群众里，或归服于群众。只是由一内中底生长，运动，作为，个人乃能自由地有功效地大化且超上化他的自体。为了神圣生活，必须将动力作用之中心和直接源头，从外移入内里；因为心灵是位于那里，但他是被覆障了，或半隐半露，而我们的当前有体与行动之源，现在是在表面。在凡人，如奥义书所说，‘自我存在者’将知觉性之门开向外方，只有少数人转移目光内向，见到且知道‘精神’，发展精神有体。如是，返观我们自己，向里看，人乎我们自己内中，生活在我们内中，是为了本性之转化和神望生命的第一需要。

这内辅和内向生活的运动，加到人的正常知觉性上是一困难底事；可是没有其他自我发现的路。唯物论底思想家，分立外向者和内向者的封待，以为探取外向态度唯独特安全：进到内中是入乎黑暗或空虚，或失去知觉性的平衡，化为病熊；人能建造的这种内中生活，是从外面造成的，其健康只能由严格依赖其术生底和滋养底外在渊源而保持，——一个人底心思与生命之平衡，只能以坚定支持放外在真实性上而得，因为物质世界是唯一基本底真实。这在生理底人天生的外向者也许是真实的，他感觉自己是外在‘自然，之一造物；既为她所造成，且依赖她，设若他进向内中，他便会失去自己：在他没有内中有体，没有内中底生活。但在这区别中的内向者也没有内中生命：他不是真底内中自我和内中事物的一见者，而是一微小底心思人物，浅薄地看自己内里，在那里不是见到他的精神底自我，而是他的生命私我，他的心思私我，不健康地专注放这藐小可惜底微未造物的运动。时若向内返观，得到的一黑暗的经验或理念，乃是一心思体的第一反应，他常是在表面上生活，没有实践内中底存在；他只有一构成了的内中经验，这依赖外在世界而得其有体之资料。但是在那班人，其组织中已有一更内中底生活之权能透入的，则进到内中和生活在内中的运动，带来的不是一黑暗或冥顽底空虚，而是一扩大，一新经验之涌集，一更大底视见，一更大底能量，一引申了的生命，

比较为我们正常物理底人类给自体构造的这初端微小生命，远过无限为真实而且多端，带来一有体之喜乐，比较外向情命人物或里面心思人物，以其机动底生命力量和活动，或心思存在的深微和扩张所能得到的存在之快乐，更大更丰富。一沈静，进入一广大底或甚至无边底或无限底空虚，也是内中精神经验的部分；对这沈静和空虚，物理底心思有其畏性，微小庸浅活动着的思惟心思或情命心思，对之则退缩，不喜，——因为他混淆此沈静篇心思底或情命之无能，误认空虚为止寂或非有；但此沈静乃‘精神’的寂默，即是一更大底知识，权能，与幸福的条件，而这空虚是空掉我们的有体之杯，倾去了其中浑浊底内容，使之可盛满上帝的酒；这不是进到一非存在，而是进到一更伟大底存在。纵使时若有体超放止寂，这不是止寂于非有中，而是进到某个浩大莫可言说的精神有体中，或投入‘绝对者’的无可表达的超心知里。

事实上，这内转与运动，不是在个人自我中之一拘禁，这是超向一真正宇宙性的第一步；这给予我们以我们的外表存在之真理，亦如我们的内中存在之真理。因为这内中生活能自体引伸，而怀抱宇宙底生命，她能接触，贯通，圆包一切的生命以一远过其大底真实性与机动力量，过于在我们的表面知觉性中全然为可能者。我们在表面上的至极底宇宙化，是一薄弱和蹇钝底企图，——他是一虚构，一伪造，不是那真事：因为在我们的表面知觉性中，我们拘于与他人的知觉性分离，带上了私我的桎梏。在那里我们的正本无我性，通常化为一微妙形式底自私性，或转变为我们的私我之一更大肯定；既满意于我们的博爱态度，我们见不到这是一遮的，掩蔽我俩个人的自我，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心思底和情命底人格，我们的私我之扩大的需要，强加放他人，为我们所取起而纳入我们的扩张了的轨道中者。如我们真是成功放为他人而生活，那是以爱与同情的一内中精神力量而成就的；但这在我们内中的力量之权能和效用范围是微小底，促进他的性灵运动是不完全底，其作为常是愚昧底，因为有思心与情心的接触，但我们的有体，不怀抱他人的有体如同我们自己。与他人之一外在底一脸化，必然常是一外在生命间之一外向底结合与联系，其内中底结果殊微；思心与情心，将她们的运动关系到这共同生命上，和我们在那里所遇到的人物上；但共同底外在生命，仍是基础，——内向虚构成的一体性，或只是其少分，如其猫能存住，虽有彼此之愚昧，和不和叶底自私性，思心的冲突，情心的冲突，情命气性之冲突而犹存的一点点，是一局部底和不稳定底超上构架。精神底知景性，精神生命，反过这建筑原则；他将其在集体生命中的作局，基托于一内中经验上，将他人也包括在我们自己的有体内中，基托于一内中的一性的意识和真实性上。精神底个人，由那一性的意识而作为，那便给他以当下底和直接底知见，知见自我于另一自我之要求，生命的需要，善事，爱与同情的工作，真正能做的。精神底一体性之一实践，一个有体、万事万物中一个自我的亲切底知觉性之一机动化，乃唯独能建立且以其真理管制神圣生命的作为。

在神圣智者或神圣有体中，在神圣智底生命中，将有一切近底，完全底他人之自我之知觉性，他人的心思，生命，生理体之一知觉，感到他们如同自己的一样。神圣智者，不是出自爱与同情或任何类似底感觉之一表面情绪而作为，而是出自此切近底相互知觉性，此亲切底一性。凡一切他在世间的行事，皆以一视见之真理照明，见到什度是应当作的，以在他内中的‘神圣真实性’亦即是他人中的‘神圣真实性’之意志的意识而照明，而且，他是

为了在他人中的‘神圣者’和在一切中的‘神圣者’而作，为了‘大全’的目的之真理的发生效用而作，如在最高‘知觉性’的光明中所见到的，且以在‘超上自性’的权能中必如此发生效用的方式与步骤而作。神圣智者，发现他自己不但在自己的圆成即‘神圣有体’和‘意志’在他的圆成中，亦且在他人的圆成中；他的普偏底个人性，自生效用于一切有体中之‘大全’进向其更大底变是运动中。偏处他皆见到一神圣工事；凡从他发出，而归入那神圣工事的总和，从在他内中工作的那内中‘光明’，‘意志’，‘力量’发出者，便是他的作为。在他没有分别底私我作始任何事物；是‘超极者’或‘宇宙者’，经过他的宇宙化了的个性，发为宇宙的作用。如他不为了一分别底私我而生活，同样的，他也不为了任何集体之私我的目的而生活；他为了在他内中的‘神圣者’而生活，且生活于其中，为了在集体中的‘神圣者’，在万事万物中的‘神圣者’而生活，且生活于其中。这作为中的宇宙性，由全见底‘意志：组成于已实践的一切中之一性的意识中的，乃他的神圣生活之规律。

然则，是这向个人底完善化，与有体的一内中完全性之迫促的精神圆成，乃是我们所说起的神圣人生的意思，这是世间一完善化了的人生之第一真本条件，因此我们是对了，以至极可能底个人完善化为我们第一无上之事。个人与其周遭的一切之精神底与实际底关系之完善化，乃是我们的第二要务；这第二个需求的解决，在于与大地上一切生命为一的一完全底普偏性与一性，这亦是一向神圣智的知觉性与本性之进化的另一附带底结果。但仍有第三个需求在，一新世界，整个人类生命的一变化，或者，至少，在土地自性中一新底完善化了的集体生活。这要有不但是孤单已进化的个人出现，在未进化的大众中作为，亦且要许多神圣智底个人形成一新族类，与一新底共同生活，超越现在底个人和共同存在。这么一种集生活，必自组成于同一原则上，如神圣智底个人生活的。在我们如今底人类生存中，有一物理底集体，焉共同底生活事实及一切起自其上者所团结，公同利害的集团，一公共底文明和文化，一公共底社会法，一聚合底心思体，一经济底联合，集体底私我之理想，感情，企业，以一股个人底系带和聊系通贯渲全体，帮助其团结。或者，遇有这些事物的殊异之处，有反封，有冲突，则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一实际底适应或一组织好的妥协，乃强迫施行；于是建立了一自然底或一人底秩序。这不会是集体生活之神圣智底方式；因为在那里，所以系合或聚扰一切者，不会是一生活的事实造成一足够联合了的社会知觉性，而是一共同知觉性凝聚一共同生活。一切，皆以在他们中间的‘真理知觉性’的进化而聊合；在改变了的生存方式中，这知觉性将在他们中间作出的，他们当自觉为单独一个自我之多个形体，单独一个‘真实性’之多个心灵；既为一基本底知识之一体性所照明，所推运，以一基本底统一了的意志和感情而实现，一表现精神底‘真理’的生命，将由他们得到其自体的变是之自然形式。一秩序将会有，因为一性的真理造出其自有的秩序：生活之一规律或多种规律也可能有，但这些皆会是自我决定的；他们会是在精神上结合了的有体和精神上结合了的生命的真理之一表现。共同生存的全部形成，将是一些精神力量之一自我建筑，这些是必在这么一种生活上自动地作发的：这些力量会在内被内中有体接受，而表现或自我表现于理念与作为与目的之一本生底和谐裹。

一增上著的机械化，一标准化，将一切合到一共同型范里，因以保证和

谐，是心思底方法，但那不会是这样生活的规律。在各个神圣智底集团中，将有大底自由差异：每个将造成其精神的生活的自体：在单独一个集团中，个人的自我表现也会有大底自由差异。但这自由底差异，不曾是一混乱，或造出任何冲突；因为一知识的‘真理，与一人生的‘真理，之差异，将是一联系而不是一封反。在神圣智底知觉性中，不会有私我执持个人底理念，不会有个人利益和意志的推动或喧争：代之者，将有一共同‘真理’在多个形式中，一共同自我在多个知冕性和身体中之统一着的意识；将有一普偏性和柔塑性，晃到且表现此‘一’放其自体之多个形相里，且在一切殊异性上作出了一性，以之为‘真理知觉性’的内具底律则，及其自性的真理。单独一个‘知觉性力量’，一切皆将觉识且自视为其工具者，将以一切而发生作用，又将他们的作用和叶于一。神圣智者，将感到单独一个和叶底‘超上自性’的‘力量’在一切中作为：他将接受她在他自己中的形成，且服从或运用他所给他的知识典权能，以做神圣工作，但他不会在任何迫促或驱策下，发动他中同的权能与知识，以反封他人的权能与知识，或肯定他自己为一私我，以封抗其他私我。因为精神底自我，有其不可移易的喜乐与富饶，在一切情况下皆不可侵犯的，有其白有的有体之真理之无限性：那，他常是充分感觉到的，不论外在底表呈可能是何者。内中底‘精神’真理，不会依赖某独特一形成；因此，他不会需要焉某独特一外向表呈和自我肯定而奋门：形式会粘柔地自体与起，与其他表呈处于合宜底关系中，而且每个在全部表呈中各在其正位。神圣智底知觉性与有体之真理，自加建立，则能与一切其他周围底有体之真理相和谐。一精神人物或神圣智者，将感到与他周围的全部神圣智底生活的和谐，不论他在全体中的地位是什么。一随他在其中之地位，他将知道如何领导或统治，但也知道如何使自己服属；二者对他皆是平等底悦乐：由于‘精神’的自由，因为是永恒底，自我存在，且不可移易的，一样可在服务典顾乐地隶属放他个自我和典之相调叶，如在权能与统治中那样感到。一内中底精神底自由，能接受他在内中精神底层级统治制的真理中的地位，一如在一不与之相连的、一基本底精神平等性的真理中的地位。是这‘真理’之自我安排，‘精神’的一自然底秩序，乃将存在于进化着的神圣智者的各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一共同生活中。一体性，是神圣智底知觉性的基础；相互性，是其直接觉识异中之一的自然底结果；和谐，是其力量的工作之必有底权能。因此一体性，相互性，与和谐，必然是一共同底或集体底神圣智底生命之不可逃避的规律。其所取的形式可能是些什么，那将依乎‘超上自性’的进化显示之意志，但这将是其普通底性格与原则。

这是从纯粹心思底和物质底有体和生命，进到精神底和超心思底有脸和生命的过程之内在底规律與需要，及其整个意义，即人在‘无明’中所寻求的解放，完善化，自我圆成，只能由度出他现在底‘无明’的本性，进到精神底自我知识与世界知识的一自性而臻至。这更大底自性，我们说为‘超上自性’，因为他出乎他的知觉性和能量的实际水平以上；但事实上是他自己的真正本性，其高度与全般，乃他所应当达到的，倘若他要寻得他的真实自我，与是为的全部可能性。凡在‘自性’中所发生的，必然是‘自性’的结果，暗涵或内在於其中者的发生效果，她的必有底结果和后效。倘若我们的本性是一基本底‘无心知性’和‘无明’，经过艰难而后达到一不完善底知识，一不完善底知觉性与有体之表呈，则我们的有体中之结果，生命與作为與创造，必然像她们现在一样，为一恒常底缺陷与不稳定底半结果，一不完



善底心思体，一不完善底生命，一不完善底身体生存。我们寻求建造一些知识的系统和生活的系统，以之我们能达到一点我们的生存的完善化，一点正当关系的秩序，正当底心思运用，正常底生命运用，与生命之快乐与美，正常底身体运用。但是我们所成就的，是一虚构底半正常性，参难了许多是错误者，简陋者，不可乐者；我们的相续底诸多构造，因为其中之不善，又因为心思和生命在她们的寻求上不能永远止于何处，遂坦然遭受毁灭，颓坏，其秩序之错乱，于是我们从之又度到其他的，也不更终究为成功底或能经久的构造，即算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可能比较丰富或充实，或在理性上更可赞扬。这不能另外怎样，因为我们不能构造任何事物，出乎我们的本性以外的；本不完善，我们不能造成完善，无论我们心思底才智所发明的机械，对我们现似多磨神奇，无论在外为多磨有效用。本是愚昧，我们不能造成一系全般真实且有结果底自我知识或世界知识：我们的科学本身，也是许多公式和机巧的一聚积，一构造；巧于种种程序之知识，巧于创造合宜底机器，然昧於我们的有体和世界有体之基础，他不能完善化我们的本性，因此也不能完善化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本性，我们的知觉性，皆是彼此无知的人的，彼此分离了，植根于一分别了的私我，必勉强在其成体的无明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因为向结合的驱迫，与作向结合的种种力量，是有在于‘自性’中的。个人的与团体的和谐，比较完全，也不纯粹完全底，皆创造了，一社会底粘合是作成了；但在大众中，所形成的关系，皆恒常损坏于不完善底同情，不完善底了解，重大底误解，争门，乖达，不快乐。这不能不如此了，只若长时是没有真实底知觉性的结合，基放自我知识的本性，内中底相互知识，内中底一体性之实践，有体的内中种种力量与生命的内中种种力量之和同。在我们的社会底建筑上，我们辛苦于作成一点事，近于一体性，相互性，和谐，因为倘没有这些事，便不会有完善底社会生活；但我们所建造的，是一构成的一体性，种种利益与多个私我之联合，以法律和风俗而强制施行的，而且，强加了一人为底虚构底秩序，其间某些人的利益，盖过了另外某些人的利益，只有一半被接受半被强迫、半属自然半属人为的调整，使社会整体得以存在。在团体與团体之间，其彼此调容更劣，恒常反复起了集体私我與集体私我的冲突。这是我们能作的最佳底事，凡我们的一切坚持底调整又调整社会秩序，不能给我们更好底什麼，除了一下完善底生活构架。

唯独是、倘若我们的本性发展到他自体以外，倘若他变为自我知识的一本性，相互了解，一体性，真有体與真生命的本性，则其结果可能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存之完善化，一真有体的人生，一一一体性，相互性，和谐的人生，一真快乐的人生，一和谐底和美底人生。倘若我们的本性固定于她之为他者上，她之已变是者上，则没有完善化，没有真实底和持久底快乐在此尘世人生为可能；我们应当全然不求，尽可能以我们之缺陷作出最好的，或者，我们当求之於他处，放一超尘世的来生，或者，我们应当超出一切这种寻求以外，超上人生，以本性和私我消灭于某个‘绝对者’中，我们的这奇怪底且不使人满意的有体从之而出的。但是，倘若在我们内中有一精神本体，他正出现，而我们现在底境况，只是一半出现和不完善状况，倘若‘无心知者’是一出发点，本身中包含了一‘超心知’和‘超自性’的潜能，应当外发的，是显了底‘自性’的一障蔽，那更伟大底知觉性潜藏其后，且应从之舒发的，倘若有体的进化是一律则，则我们所寻求者，不但是可能，亦且是事物的究

竟必需的部分。这是我们的精神底命运，要显示而且变成那‘超自性’，因为他是我们的真自我之性，我们的仍然幽奥因尚未发皇的全有体之性。一一证性之自性，必然生起一体性，相互性，和谐的人生结果。一内中生命，醒悟到一充分底知觉性，一充满底知觉性的权能，当产生其必有底结果于一切具有之者，自我知识，完善化了的生存，满足了的是为之喜乐，成就了的自性之快乐。

神圣智底知觉性与‘超自性’之用为工具，其一内在性格，便是见识典作为的一全体性，知识与知识之一体性，一切在我们的心思体与所知者中之似相矛盾者的调叶，‘知识’与‘意志’之同一性，当作单独一个权能与事物的在一美满底和叶中作为；这‘超自性’的本生性格，便是其作为中的一完善底一体性，相互性，和谐之基础。在心思体中，有所构造的知识，与事物的真实底或全般底真理，有其乖互，以致其中之为真实者，常是或终究是无有效果，或只局部有效。我们发现的真理被推翻了，我们热情地发施真理效用，皆唐劳无功；时常是我们的作为的结果，变成了我们未当中意的某计划的部分，为了某一目的，我们不承认其为正常底，或者，理念的真理，为其实验底成功之真实结果所骗。纵使有一理念的成功底实践，然因为理念原不完全，是心思的一孤单底构造，与事物的唯一和大全底真理分离，其成功必迟早归于幻灭，得起一新试作。我们之所见，我们之意念，与事物的真实真理和全部真理相乖戾，我们的心思的幻妄底构造之偏颇和浅薄，乃我们的唐劳失望之因。但是，亦不只有知识与知识的乖互，亦复有意志与意志及知识与意志在同此一人中之相达，一分化与言语在他们中间，以致过到知识已成熟或完备之处，人中的某一意志反对他，或意志不济：某处意志雄强，猛烈，或坚定或刚毅有效能了，知识之领导他到他的正当运用又缺乏了。举凡种种我们的知识，意志，能量，行事的力量与措施之不移，失调整，和不完美，时时参入我们的作为中，我们从人生的成作中，皆是有缺陷与无效果之一丰富底源泉。这些错乱，缺点，或乖戾，对‘无明’的一格位和能力皆是正常底，只能以一较心思本性和生命本性之光明更大底光明销融。真理与真理之一同一性与真宣性与一和谐，皆是一切神圣智底见与行为之本生性格；如当我们的心思生长入神圣智，我们的心思见识与行为被提举到神圣智底光明中，或为其所垂照，或为其所统治，将开始分有这性格，而且，即使仍被拘束，处于范限中，必然变到达过完善，且在这些范限中有功效：我们的无能与失望的原因，将开始减少而且消失了。但更大底存在也将侵入心思以一更大底知觉性与一更大底力量之能性，发挥有体的新权能。‘知识’是知觉性的权能和作为，‘意志’是有体的力量之知觉底权能和知觉底作为，二者在神圣智者中皆将达到较我们如今所知者更伟大底积量，达到他们自体的一更高度，一更富足底工具作用：因为凡有知觉性的一增长之处，亦必有存在的潜能底力量与实际权能之增加。

在‘知识’与‘权能’的世间表呈中，这相互关系不是全般显了底，因为知觉性在那里本身是隐藏于一原始底‘无心知性’中，而且他的权能的自然底气力和律度，皆在出现时被‘无明’的覆障与乖张所摄乱，所损减。在那里“无心知者”，是原始底，有能底，自动生效底‘力量’，知昼底心思，只是一微小底劳作着的经纪；但那是因为知觉底心思，在我们中间只有一有限底个体作用，而‘无心知者’，是一隐藏了的宇宙底‘知觉性’之浩大作用：宇宙底‘力量’，戴了一物质底‘能力’之假面具，以其程序之坚住底

物质性，将这秘奥底事实从我们的眼光下遮掩了，即‘无心知者’的工事，如实是一浩大底宇宙底‘生命’之表现，一障蔽了的宇宙底‘心思’，一笼罩了的‘神圣智’的表现，而且，倘若未曾有他自体的这些渊源，他不会有作为的权能，不会有组织着的聊贯性。在物质世界中的‘生命力量’，亦似是较‘心思’为更有动力，更有效能：我们的‘心思’，只是在理念与认识中乃为自由而且充分雄强：出乎这心思原地以外，他的作为的力量，发效之权能，不得不以‘生命’与‘物质’为工具而工作，而且，在‘生命’和‘物质’所加於她的条件下，我们的‘心思’受到了阻碍，只半有效能。但即使如此，我们见到在心思底人中，‘自然力量’之与他自己相周旋，处理‘生命’和‘物质’，较之在动物中的‘自然力量’远过雄强；是知觉性与知识的较大底力量，是有体和意志的显表底力量，乃造成此优胜性。在人类生命本身，情命底人，似乎比较心思底人有更强底作为之动力，由于他的动能底生命力量之优胜：智识人士倾向在思想上有效能，但在处理世事的权能上少有功效，作为中之动力底情命人物，则统治生命。但这是他之运用‘心思’，乃使他能达到这优胜性之充分开拓，而终于心思底人以他的知识的权能，他的科学，乃能扩大对生存之主宰，远出乎‘生命’在‘物质’中以他自有的经纪所能成就者以外，或跌出情命底人以他的生命能力，和生命本能，不由那有效能底知识之增加，所能成就者。一奇巨底权能加乎存在且加乎‘自然’必须到末，时若一又更大底知觉性出现，代替心思底‘能力’之障碍了的施为，在我们的太个人化了和受拘限了的存在之力量里。

‘心思’对‘生命’与‘物质’的某种基本底隶属，对此隶属的承拈。不能使‘心思’的律则直接统治且以其权能修改这些有体之低等力量之较盲目底律则和活动，这，虽在我们的心思对自我和事物的最大底主宰中，也仍然存在；但这一限制不是不可超越的。这是神圣智底知识之事，他向我们指示，——而且一精神知识的机动力量，也给我们以同样底证明，——这‘心思’对‘物质’，‘精神’对‘生命’的一较小底法律之服从，并不是如其起初现似那样，为事物的一基本条件，为不可侵犯的不可更改的‘自然’之律则。人能作的最大，最重大底自然发现，便是‘心思’，尤其是‘精神’的力量，能在已试验过和尚未试验过的许多方式上，且在一切方向，——以他自体的本性与直接权能，而不单是用种种机巧和设计，如物理‘科学’所发明的优越底物质工具，——克服而且管制‘生命’与‘物质’。在神圣智底超上自性之进化中，知觉性的这直接权能，有体的力量的这直接作用，其于‘生命’和‘物质’的自由主宰和管制，将圆成而达于其极顶。因为神圣智者的更大底知识，主要不会是一自外求得或阜到的知识，而是知觉性的，知觉性的力量的一进化，有体的一新底机动化的结果。其后果，他当觉悟到而且占有许多事物，一清明、完全底自我的知识，一直接底他人知识，一直接底隐秘力量的知识，一直接底‘心思’与‘生命’与‘物质’的玄秘机械性的知识，这皆超出我们现在底造诣以外。这新知识和知识的作用，皆基于对事物的一当下直觉底知觉性，对事物的一当下直觉底管制；一施为底内视，现在对我们为超寻常底，将是这知觉性的正常功用，一完整底确定了底效能性，双在作为之集量一其细节上的，将是这改变的结果。因为神圣智者，将舆在每一事物的根柢上的‘知觉性·力量’相交通，相和叶：他的视见和他的意志，将是超心思底‘真实理念’，自生效果底‘真理力量’之间道；他的作为，将是存在的根本‘力量’的工事与权能的一自由显示，一个决定一

切的知觉底‘精神’的力量，其知觉性的表呈，必然在‘心思’，‘生命’，和‘物质’中作出的。既作为于超心思底知识之光明與权能中，造化着的神圣智者，将只加成为他自己的主宰，知觉性的种种力量之主宰，‘自然’的能力的主宰，他的运用‘生命’与‘物质’的主宰。在较低底格位，在进化着的神圣智性之中介诸阶段或形成上，这权能不会充分现前，但于其活动的某些程度上亦在；与格度之上升同起始且同增上，他会是知觉性与知识之生长的一自然底助伴。

然则知觉性的一新权能，或多种新底权能，将是‘知觉性·力量’的进化之一必有底后果，这进化度出‘心思’以外，达到了一优胜底认识原则和机动原则。在其真元底性质上，这些新权能必有此性格，即‘心思’管制‘生命’和‘物质’，知觉底‘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管制‘物质’，精神管制心思，生命，和物质：他们也会有此性格，是打破心灵與心灵：心思与心思，生命典生命间之障隔：这么一种转变，于神圣智底生命之作为工具，是必不可没有。因为一全般神圣智底或神圣底生活，将不单包括了人的个人底生命，亦且包括他人的生命，与个人化而为一，在一共同结合着的知觉性中。这样一个生命，必以一自发底，内在底，而非构造成的一体性與和谐，为他的主要组成着的权能；这只能成于有体与知觉性之一更大底同一性，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他们的精神本质中结合了，自觉为唯一自我存在之自我與自我，作篇放知识的更大底统一底力量中，有体底一更大底权能中。必须有一内中底和直接底相互知识，基于一性与同一性之一知觉性，彼此的有体，思想，感情，内中和外表的运动之一知觉性，思心与思心，情心与情心的一知觉底傳通，生命在生命上的一知觉底按印，有体的种种力量与有体的种种力量的一知觉底互易；如或这些权能及其亲切底光明不在，或有短少，则不能有一真实底或完全底一体性，或每个个人的有体，思想，感情，内中和外表的运动，与他周围的其他个人的，成一真实底和完全底自然底配合。一知觉底一致性的一生长着的基础和建造，我们可说，便会是这更加进化了的人生之性格。

和谐是‘精神’的自然规律，他是多性中之一性，异性中之一性，一性中之分殊显示之内在底律则，自发底后果。在一纯粹和空白底一体性中，诚然不能有和谐的地位，因为没有可和谐之物；在一完全底或一统治着的殊异性中，则或有扞格齟齬，或有异处之配合，一造作出的和谐。但在神圣智底多性中之一性中，和谐将存在为一性之一自发底表现，而此自发底表现，必先有一相互性，一知觉性觉识另一知觉性，由于一直接底内中接触与互易。在下理性底生命中，和谐之得，是由一本能底自性之一性，与自性的行为之一性，一本能底交通，一本能底或直接底生命直觉底识感了知，以之一动物的或昆虫的团体中之个体能相与合作的。在人类生命中，这是代以一种经过识感之知与心思知见与以言语传达理念的了解，但是所应当用的工具皆不完善，和谐与合作皆不完全。在一神圣智底生命中，一起理性与超自性的生命，一自我觉识底精神底有体之一性，与自性的一精神底知觉底团结与互易，将是了解之深微广大底根本：这更大底生命，必将已发皇出新底优胜底工具与权能，以自内联合知觉性与知觉性；知觉性内向且直接与知觉性交通之亲切，以及思想与思想，视见与视见，意识与意识，生命与生命，身体觉识与身体觉识的，将是其自然底基本作用。这一切新底权能，取起舊底外向底工具，利用她们当作附庸工具，而运之以远过强大底权能，且为了更多底结果，皆

将服务于‘精神’的自我表现于有体和生命之一深沈底一性中。

知觉性的许多本生底，潜在底，但尚未发皇的权能之一进化，近代思想以为不可认许，因为这些越出了我们现在的‘自性’的表呈，而且，对建立在有限底经验上的我们的无明底成见，他们似乎属于超自然者，属于神圣者和玄秘者；因为他们超出物质底‘能力’的已知的作用，而这现在通常被认为事物的唯一原因和形态，且为‘世界力量’的唯一工具作用，人类之作出奇迹，由知觉底有体发现且发展物质力量的一作用，超过任何‘自然’自己组成的事物，已被认为是一自然底事实，和我们的存在之一几乎是无限底展望；醒觉，发现，利用知觉性的权能，精神底，心思底，和生命底力量之权能，超出‘自然’或人至今所已组织成的任何事物，则被认为不可能。但在这么一种进化中，没有什么超自然底或神圣底，除是他对我们的自性则为一超自性或优胜自性，正如人类自性，对动物的或植物的或物质对象的则为一超自性或优胜自性。我们的心思及其权能，我们之运用理智，我们的心思底直觉和内视，语言，有体之能性与真理之哲学底，科学底，美学底发现之可能，对有体的种种力量之管制，这皆是一已发生的进化了：然而这会像是不可能，倘若我们取我们的立场于有限底动物知觉性及其能量；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可保证有这么一奇巨底进步的。但是仍然有些隐约底初步显示，基本底原素，或已停滞的可能性，在于动物中，对之则我们的理性和智慧，以其异常底发展，相形为一不可想像的旅程了，从一贫乏底和无望底分离点出发的。属于神圣智底‘超上自性’之精神权能的初胚原素，甚至同样也有在于我们的寻常结构中，但只是偶然且很少活动。然则这不是不合理的，假定在进化的这么高底阶段上，一同样底然更伟大底进展，从这些初胚底开端出发，可引到另一浩大底发展与分离。

在神秘经验中，——时当内里底几个中枢已经开启，或在其他方式上，自动自发，或由意志与努力，或在精神生长的正本程道上，——知觉性的新权能已知是在发展；他们自呈为好像某些内中开启的自发底后果，或所以应答有体中的一呼唤，而这竟到那么一种程度，以致往往不得不劝告修为者不要去获取这些权能，不要接受或利用他们。这种拒绝，于那班要从人生上退隐的人是合逻辑的，因为凡接受更大底权能，便会是人生上的缠缚，或在质朴、纯洁底求解脱的迫促上是一重荷。漠然于一切其他目标和结果，在为上帝而寻求上帝的爱上帝者是自然的，他不寻求权能，或受任何其他卑下引诱；追求这些诱惑底但常是危险底力量，将是离了他的正鹄，同样底一种拒绝，于未成熟的修为者是一必需底自我克制和精神训练，因为这些权能可能是一大底，甚至是一致死底祸灾；因其超正常性，容易在他养成私我的一异常底夸大。于企求完善化者，权能本身可认为引诱而可畏，因为权能可将人抑下亦如其可升扬；没有什么可更易于被误用了。但是，时若新底能量来到了，作为生长到一更大底知觉性与更大底生命之必然底结果，而那生长是我们内中精神体的正本目标的一部分，则这禁止不能施行；因为有体生长到‘超上自性’，及其在‘超上自性’中生活，皆不能发生，或发生了也不能完全，倘若不带来一更大底知觉性的权能，一更大底生命的权能，与知识和力量的运用之一自动底发展，于‘超上自性’为正常的。在有体的这将来底发展中，没有什么可视为不合理性或不可信的；其中没有非常或神异底事；这将是知觉性及其种种力量之进化的必要底过程，在其从我们的存在之心思底度到神圣智底或超心思底表呈，‘超上自性’的一些力量的这种作为，将是一新底

更高或更大底知觉性之一正常底，自然底，自发是简单底工事，人在他的自我进化的程道上入乎其中的；神圣智者在他接受了神圣智底生活中，将发展而且运用这更大底知觉性之权能，甚至有如心思底人，发展且运用他的心思自性的权能。

明显的，是知觉性的权能或诸多权能的这么一种增加，于一更伟大更完善底人生，会不独为正常，亦且不可没有。人类生活以其局部底和谐，如其尚未由一固定了的法律和秩序保持住，——法律和秩序按加于组成着的个人，部分是自顾，部分是诱导，部分是强迫或不得不接受，——则安立于启明了的或有所利的人物的合同上，在他们的思心，情心，生命意识上合同了，安立于一认可上，对普通底理念，欲望，情命底满足，存在的目标，这种种的一组合体之认可。但是在组合着的个人的集体中，于他们所接受的理念，人生目的，生命动机，只有一不完善底了解和知识，一不完善底行使的权能，一不完善底意志，保持他们常为完好，充分实行，或使人生臻于更大底完善；有一争斗与冲突的原素，有一团被压制了或未圆成的欲望与失望了的意志，有一沸起着的被压迫的不满，或一觉醒了的或爆发着的怨望，或未平等满足了的利益；有些新底理念，生命动机突然闯入了，不能配合而无暴动或纷更；有些生命力量活动于人类和他们的环境中，是与所造成的和谐相抵牾的，而且，没有一充分权能，可克服那些乖戾和颠倒，为心思和生命的相冲突的分殊、与宇宙‘自然’中的分崩离析的力量之打击所造成的。所缺乏的，是一精神知识与精神权能，一驾御自我的权能，一生于与他人之内中结合的权能，一胜过包围的或入侵的世界力量的权能，一知识之充分见到了且充分配备了的发生作用的权能；是在我们中间这些能量，失却了或不足者，乃属于神圣智者的真正本质，因为她们内在于神圣智性之光明与动力中。

但是，一个人类社会，组成著的个人之思心，情心，生活，其配合已非完善，又加上个人本身的心思和生命，为一些彼此不相融洽的力量所支配；我们调和他们的尝试也不完善，而我们的力量，要将他们的任何一个措置于人生中整体底或可使人满意的施为中的，又更不完善。如是，爱与同情的规律，对我们的知觉性是自然底；当我们在‘精神’中生长时，这规律对我们的要求便增加；但我们中间也有智识的要求，情命力量及其行动的推选，许多其他原素的申诉和压力，不与这爱与同情的规律相符合，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将他们配合于整个生存之规律中，或使其任何一个或全部化为公正地、全般地有功效或能发命令。为了使她们和合，且在整个有体和全部人生中积极能生结果，我们必须生长到一更完全底精神自性；以那生长，我们当生活于一更高，更大，更完全底知觉性之光明与力量中，即凡知识与权能，爱与同情，以及生命意志的活动，全皆其自然底，常在底调和了的原素之知觉性；我们当动作且行为于‘真理’的一光明中，这直觉地、自发地见到所应当作的事，与作之之法，且直觉地、自发地圆成其自体于此作为中，而那力量，——取起我们有体的种种力量的复杂综，加入他们的真理的直觉底自发性中，入乎他的简单底、至高底正常性中，而且以他们和谐化了的真实，渲染‘自然’的一切踏步。

应当是明显的，没有什么理性化了的联缀，或心思构造的巧能，能叶调或和合这复杂综；只有一觉悟了的‘精神’之直觉与自我知识，乃能为之。那便是进化了的超心思者和他的存在之自性；他的精神底见识和意识，将取起有体的一切力量于一统一着的知觉性里，而归之于调叶了的作为之一正常

性中：因为叶调与和同，皆‘精神’的真实正常性；我们的生命和本性之乖戾，不和谐，对他皆为不正常，虽则对在‘无明’中之人生为正常。这是诚然因为这于‘精神’为非常，乃有我们内中之一知识之不足，而奋力趋向我们的生存中之一较大底和谐，全部有体之叶调与和同，于神圣智底个人为自然底，对于神圣智者的一团体：也将同等是自然底；因为这将基于自我与自我之结合于一共同和相互底自我觉性之光明中。是真的，在全体世间存在中，神圣智底人生为其一部分，仍在其中会有属于较少进化一生的生命在继续着；直觉底和神圣智底生命，自当配入这全体存在中，尽可能多多加入以其自体的一体性与和谐的律则，在此，自发底和谐之规律似不可施行，因为神圣智底生命与其周遭的无明底生命之关系，不会建立于自我知识之一相互性，与一个有体与共同知觉性的意识上；这将是明之作为与无明之作为的一种关系。但这困难，不必是像其如今在我们觉得那么大；因为神圣智底知识，在其内中含有对‘无明’之知觉性的一完全底了解。然则不会不可能在一确定了的神圣智底生命，以其存在，与一切较少发展了的生命，与之共同存在于土地自然中的，叶调和谐。

倘若这是我们的进化的命运，则有待于我们看在这进化的前进中之接续上，我们立在什么地方，——前进，尝是如圆圈线或如螺旋纹，不似直线，或至少是在一甚似锯齿线形的摆动弧上向前而行，——而且有什么向一决定底步骤之转变，在或近或可度量的将来之展望。在我们凡人的志业中，企慕个人底完善化，与民族生命之完善化，将来底进化的原素皆已先兆，且已向之追寻，但是在半启明了的知识之混沌中；有必需底原素间之不和协，有相反对底着重，有基本不使人满意的和调理不妥的解决之混乱。凡此，皆飘动于我们的理想主义的三主要底先务间，——人在他自己的单独底完全发展，个人之可完善化的性格；集体之一充分底发展，社会之可完善化的性格；以及，更实际限制了的，完善底或尽可能良好底关系，即个人与个人与社会的，及团体与团体的关系。一除外底或主体底着重，有时是加于个人，有时是加于集体或社会，有时又加于个人与人类全部集体间之一正当关系，平衡了的关系。一理念主张人类个人之生长着的生命，自由，或完善化，为我们的生存之真正目标，——不论这理想只是个人的一自由底自我表现，或是一自我统治着的全体，即完全底心思，优美和博大底生命，与完美底身体之全，或是一精神底圆成与解放。在这观念下，社会只存为个人的生长与活动之场，其功用之尽善发挥，是时常其尽可能以一广阔底空间，宽绰底手段，充分底自由，或发展的指导，给予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生长，他的人生之充实之可能性。相反对底一理念，则着重集体生命，视为第一或唯一重要事；民族的存在，生长，便是一切：个人当为社会或为人类而生活，或者，甚至于他只是社会的一细胞，没有其他用处或出生之目的，没有他存在于‘自然’中的其他意义，没有其他功能，或者，有人以为国家，社会，公团，便是一聚合体，启示他的心灵于她的文化中，于生命力量中，理想，缔造，其一切自我表现的方式上；个人生命，则当自投铸于那型范里，服务于那生命权能，同意于只当作那集体存在之保持和效率的一工具而生活。在另一理念，则以为人之完善化，在于他与他人之伦理和社会关系中；他是一社会底有体，应为社会，为他人，为他于民族的用处而生活：社会也是为大众服务而存在，给人以正当底关系，教育，训练，经济机会，正当生活间架。在诸古代文化中，最大底着重是加于团体上，与个人之配合入团体中，但也生起了一个人

完善化的理念；在古代印度，是精神底个人一理念乃占优势，但社会也极为重要，因为在他中间，在他的铸造势力之下，个人得首先经过物理底，生命底，心思底有体的社会品位，满足了他的利益，欲望，知识追求，正当生活，然后他于一较真底自我实践与一自由底精神存在，方能合格。在近代，整个重力转加于民族生命了，追求完善底社会，輒近则全部努力，集中于整个人类的生活之正当组织与科学底机械化；个人现在愈倾向于被视为集体中之一员，民族的一分子，其存在必隶属于组成了的社会的共同目标与全体利益，很少或全然不被视为一心思底或精神底有体，有其自有的生存权利与力量的，这倾向尚未遍处达到顶点，但遍处他是迅速地增上，进向主导地位了。

如是，在人类思想的倚伏中，一方面，是个人被策动或被延请去发现且追寻他自己的自我肯定，他自己的心思和生命和身体的发展，他自己的精神圆成；另一方面，他被召唤混没和役属自己，接受公众的理念，理想，意志，本能，利益，当作他自己的。他为‘自性’所推动，为他自己而生活，以深在他内中的什么肯定他的个人性；他又为社会所号召，为某一心思底理想主义所号召，为人类而生活，或为了团体的更大底利益而生活。自我及其利益的原则，遇到了利他主义的原则，遭其反对。‘国家’建立了她的神主，要求他服从，归顺，隶属，自我牺牲；个人则必反对这过奢底要求，而肯定他的理想，理念，人格，良知的权利。明显的，凡此一切标准的冲突，便是人的心思底‘无明’之摸索，寻求她的路道，把捉了真理的各方面，但因缺乏知识之一统，未能将其和合，唯独一统一着且和叶着的知识能寻出路道，但那知识属于我们的有体的一更深底原则，以一性与统一性皆其所固有。唯独是由在我们内中寻到了那个，我们乃能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随之而解决个人和公共生活的真正方式的问题。

有一‘真实性’，一切存在之一真理，是大于其一切形成和显示，且更能经久；寻到那‘真实性’且生活于其中，成就其尽可能完善底显示与形成，这必然是完善化的秘密，不论是个人的或团体的生活之完善化，这‘真实性’是存在于每个事物中的，且给每个他所形成者以其有体之权能与存在之价值。宇宙是此‘真实性’的一显示，有一宇宙底存在的真理，一宇宙底有体之‘权能’，一大全自我或世界精神。人类，是此‘真实性’在宇宙中的一形成或显示，而且有人类的一真理和自我，一人类底精神，一人类生存之命运，团体是此‘真实性’的一形成，人的精神之一显示，而且有集体的一真理，一自我，一权能。个人是此‘真实性’的一形成，而且有个人的一真理，一个人底自我，心灵，或精神，以个人的心思，生命，和身体表现她自体，也能表现她自体于某个出乎心思，生命，和身体以外的什么中，某个甚至出乎人类以外的什么中。因为我们人类不是此‘真实性’之全体，也不是其可能最好底自我形成或自我表现，——这‘真实性’已擅有一下于人类底形成和自我创造于人类存在以前，也能擅有一超人底形成和自我创造于他内中或于后。个人，作为精神或有体，是限于他的人道中的；他曾是下于人道，他能变到高于人道。宇宙由他而得自在，正如他在宇宙中得自在，但他能够变到多于宇宙，由于他能超越他，还到某个什么在他内中，也在他内中，而又出乎其外，为绝对者。他不拘限于团体中；虽他的心思和生命在某方面说也是团体的心思和生命的一部分，然在他内中有点什么能出乎他们以外。团体以个人而存在，因为她的心思，生命，和身体，皆由组成她的个人之心思，生命，身体而成；倘若那已废除或解散了，则她自体的存在也将废除和解散。



了，虽然有点他的精神或权能，可又在其他个人中形成：但个人不只是集体存在的一细胞；设若他从集体大众分离或被擯逐，他不会终止其存在。因为集体，团体，正不是全人类，他也不是全世界：个人能够存在，在人类中任何处，自在世界中。倘若团体有一生命，统治着组成他的个人之生命，仍然他不组成他们的全部生命，倘若他有他的自体，是他要以诸多个人生命而确定的，个人也有他的一自体，是他要在团体的生命中确定的。但他不被拘束于那上面，他能在另一团体中安立他自己，或者，倘若他够雄强，过一流浪生活，或安立于一修道士的孤寂里，在那里倘若他不能追循或成就一完全底物质生活，他也能在精神上生存，求得自己的真实性和内寓着的有体之自我。

个人，诚然是进化运动的关键；因为个人乃见到他自己，乃变到知觉此‘真实性’。集体的运动，大抵是一下知觉底群众运动；他当由诸多个人构成且表现他自体，而变为知觉底：他的普通底群众知觉性，较之他的最发展了的个人之知觉性，常是进化落后，他的进步，只在他之接受他们的印记，或发展他们所发展的。个人的究极忠尽，既不属之‘国家’，‘国家’是一机器，也不属之团体，团体是生命之部分而不是生命之全体：他的忠忱应效之于‘真理’，‘自我’，‘精神’，‘神圣者’，那在他内中且在一切中者；不当隶属或自失于群众中，而是发现且表出他自己内中的那有体的真理，且帮助团体和人类于其寻求自体的真理与有体之充实，这，方是他的生存的真正目的。但个人生命中的权能，或其中的精神‘真实性’化为能活动的限度，则依乎他自己的发展：若长时他犹未发展，他在许多方式上当以他的未发展的自我，隶属于凡是大于他者。当他发展，他进向一精神底自由，但这自由不是完全离于大全存在的什么；他与之有一致性，因为那也是‘自我’，同此一‘精神’。当他进向精神底自由，他便也进向精神底一性。如薄伽梵歌所说，在精神上证悟了的人，解脱了的人，主要便从事于一切众生之福利；佛陀，发现涅槃之路，必回转而向仍在他们的妄计的而非真实底有体——或非有体——之虚幻中人，显示那正道；维卫伽难陀，为‘绝对者’所引，也感到人类中乔装了的‘神主’之呼召，尤其是堕落者和患难者的呼号，自我对自我的呼唤，在此宇宙之黑暗体中。在觉悟了的个人，他的有体的真理之实践，他内中的解放与完善化，必然是他的初始底寻求，——第一，因为那是他内中的‘精神’的召唤，但也是因为唯由解放与完善化与有体的真理之实践，人乃能达到生活的真理。一完善化了的团体，也只能以她的个人之完善而存在，而完善之臻，也只能由各个人在生命中发现且肯定他自己的精神体，由大众发现他们的精神一体性，与为其结果的一生命的一体性。在我们不会有何真实底完善化，除了由我们的内中自我与精神存在的真理，取起工具性底存在之一切真理归入她自体，而给予他以一性，整体化，和谐。如我们唯一的真自由，乃我们内中的精神真实性的发现和发放，同然，我们唯一的真正完善化之方，乃精神‘真实性’在我们的本性之一切原素中之自尊与自我发施功效。

我们的本性是复杂底；我们必须找到这复杂性的完满底充实性与一体性之关键。其最初底进化底基础是物质底生命：‘自然’以此而始，人也必以此而始；他最先应当确定他的物质底和生命底存在。但设若他止于此，则于他不会能有进化；他的第二较大底要事，乃是发现他为一物质生命中之心思体，——双在个人底和社会底生命中，——尽可能完善化了。这是古希腊理

念给欧洲文明的指导，而罗马则以组织了的权能之理想增强了他，——或减弱了他：理智崇拜，以批判底，实用底，组织着和建设性底一智识思想解释人生，以‘科学’统治人生，凡此，皆是这灵感的最后结果。但是在古代，较高底创作性底和机动底原素，是追求一理想底真，善，美，而以此理想型鑄心思，生命，和身体，至于完善与和谐。在这主要事务以上和以外，一旦心思已充分发展了，在人中又觉醒了精神底盛业，一自我与有体之最内中底真理之发现，人的心思和生命之发放到‘精神’的真理中，以‘精神’的权能加以圆成，一切有体在‘精神’中之团结性，一体性，相互性。这便是东方的理想，由佛教和其他古代教法传到亚洲的海岸和埃及，又从那里以基督教而灌输入欧洲。但这些教义，一时燃起如昏明底火炬，在淹没古代文明的野蛮洪水所造成的混乱和黑暗中，为近代精神所废弃，她发现了另一光明，‘科学’的光明。近代思想所寻求的，是经济底社会底究竟，——文明与安乐的一理想底物质组织，运用理智与科学与教育，使一实用底理性普遍化，这将使个人成为一完善底社会底有体，在一完善化了的经济社会中。精神底理想所遗留者，——留存一时期的，——是一心思化了的和伦理化了的人文主义，脱除了一切宗教色彩，和一社会底道德主义，被判定是代替一宗教底和个人底伦理已十分足够了。人类是已进到了这地步，时当他发现自体被她自有的动量疾速前驱，进入一主观底混沌，与其生命之一混沌，其间一切已接受的价值皆被推翻，而一切稳固底基础，皆从其社会组织，其行为，其文化下似乎要消失了。

因为这理想，这在物质底和经济底生活上之着重，事实上是一文明底倒转，回到人的初原境况，他的早期野蛮状态，他的从事于生活与物质的先务，是一精神底退转，以一发展了的人类心思之资源，与一充分进化了的‘科学’，供她使用。当作人类生活之全部复杂组织中的一原素，这么着重一完善化了的的经济底和物质底生存，在整体中是有她的地位的：当作独一底或主要底着重，则于人类本身，于进化本身，是充满危险的。第一危险，是古代生命底和物质底原始野蛮人，在一文明底形式中再起；‘科学’所供给我们使用的手段，消除了此一衰弱底文明被较强底原始民族征服和毁灭的祸灾，但这是在我们自己，在文明人内中的野蛮人之重起，乃为祸灾，而这我们在周围随处见到。因为那是必然会来到的，倘若没有高尚底奋发底心思的和道德的理想，管制且提举我们内中的情命底和物理底人，倘若没有精神底理想，将他从他自己解放而入乎他的内中有体。倘若这一场舊病猝发是逃过了，又有另外一危险，——因为进化底迫促之一止息，一凝固，于一安定底，舒适底，机械化了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理想或展望，是另一可能底结果。理智本身。不能长久保持人类于其进步中；他能这么作，只倘若他是生命和身体与他内中的更高上更伟大底什么间之中保者；因为是内在底精神之必需，从在他内中尚未实践者的推动，乃在他中间、一旦他已达到心思之后、保持进化底迫促，精神底努力。设若那卸掉了，或则他将必退堕，又当一切重新作起，或则消灭，有如在他以前的其他生命形式，成为一进化底失败，由于不能保持或服务于进化底驱策。至多他将停滞于某种中间底类型底完善，有如某些动物种类，而‘自然’自遵循她的道路，越过她而达到一更伟大底创造。

现在人类是正经过一进化底危机，其中隐藏着她的命运的一选择；因为已经达到了阶段，人类心思在某些方向已成就了一奇钜底发展，而在其余方向则停住了，迷疑，不复能寻到他的路。人的永是活动着的心思和生命意

志，已立起一外在生活的构架，一巨大和复杂到管制不了的构架，以服事他的心思底，情命底，身体底要求和迫切，一复杂底政治，社会，行政，经济，文化的机构，一组织了集体工具，为了他的智识，感情，爱美，和物质的满足。人已创造成一系统文明，这已变到太大了，非他的有限底心思底能量和理解，以及他的又更有限底精神底和道德底能量所能运用和操纵，是他的犯大错误的私我及其嗜欲的一太危险底僕人了。因为远没有较大底能见底心思，没有知识的直觉心灵，来到他的知觉性的表面，能使这生活的基本充实，化为超出他的什么之自由生长的环境，这新底富足，生活资具之充实，以其有此权能，能解除他的经济底和物理底需要之无休止、不满足底压迫，可能成为一机会，以充分追求其他超乎物理底存在之更伟大底目标，以发现更高底真与善与美，以发现一更大底且更神圣底精神，那将参预且运用生命于有体的一更高底圆成者：可是未尝如此运用，却用于新底要求之增多，与集体私我之侵略性底扩大。同时，‘科学’已将许多宇宙‘力量’的性能交他处理，已将人类生命物质地化为一致了；但运用此宇宙‘力量’者，是一人类个人底或团体底私我，在其知识的光明中或其运动中，没有什么是宇宙底，没有内中底意识或权能，可在这世界人类之物理底集合中，造成一真正底生命之一体，心思底一体，或一精神底一性。凡有在于此者，是种种心思底理念相冲突的混沌，个人和集体的物质需要的迫切，情命底要求和欲望，愚昧底生命推动之驰驱，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饥饿与求生命满足的呼号，政治底，社会底，和经济底救治方案和意见如菌之繁殖，万应乐和标语杂乱一堆，——凡此，人群为之准备压迫人和被压迫，杀人和被杀，要这样那样用任他处理的浩大底甚可怖的手段将其推行，相信这是出路，可达到一点理想底什么。人类的心思和生命的进化，必须是引到一增上着的普遍性的；但是在私我与一段分着和分化着的心思的基础上，这向普遍化的开启，只能造出许多不相调和的理念与冲动之浩大茁起滋繁，奇巨底权能和欲望的潮涌，一更大底生存之心思底，情命底，物理底资料，未能同化，相互交杂，为混乱底一团，而这既未为‘精神’的一创造性底与和谐化的光明所采取，必然陷于一普遍化了的混沌和冲突中，亦不能从之建立一更伟大和叶底人生。在过去，人尝以组织了的理念化和限制，使人生和谐化；他造出了一些社会，基于固定了的理念或固定了的习俗的，一固定了的文化系统或一有机底生命系统，各自有其秩序；将凡此一切皆投入一只加增上混合着的生命之镕罐中，又倾注入常是新底理念和动机和事实和可能性，这便需要一新底更大底知觉性，以应付而且主宰存在之增上着的潜能，且和合之。‘理智’与‘科学’能有助，只由将各个事物标准化，安排于一人为底和机械底物质生活之一体中。一更大底全有体，全知识，全权能，是需要了，将一切结合於全生命的一更伟大底统一中。

一体性，相互性，与和谐的人生，生于我们有体的一更深更广底真理的，这是唯一人生真理，能成功代替过去不完善底心思构造，——那些构造，皆是联络与管制了的冲突之合并，多个私我和各种利害之成聚与相互配合而相容，以成一社会，共同底普通生活活动机之一凝聚，由需要和与外来力量奋斗的压迫而成的一团结。人类正开始盲昧寻求的，是人生的这么一种改变和这么一种再造，于令愈加增进有此意识，即她的正本存在，依乎寻得了路。“心思，在‘生命’上工作的进化，已发展出‘心思’之活动与‘物质’的运用的一组织，这已不复能为人类的能量所支持而无一内中底改变。自私底人类

个性，虽在联合中也仍是分离底，适应到一生活系统中，要求一体性，完善底相互性，和谐的，乃是迫切了。但是，因为所加于人类的负担太重了，非其今之微小人格与其微小心思与其微小生命本能所堪，因为他不能成作这必需底改变，因为他是运用这新仪器和组织，服务于旧底下精神底和下理性底人类生命自我，于是人类的命运，便好似危险地，无忍耐且不自顾，在情命私我为奇钜底力量所摄持者的驱策下，——那些力量奇钜，与人生的巨大机械组织及其所发皇的科学知识同其格度，一太大底格度，非其理智和意志所能操持，——直趋向一长期混乱，与祸乱底危机，与暴烈底变移不定的黑暗了。纵使这结果出只是一正在过去的方面或现象，而且一可容忍的机构上的调融已经求得，使人类能在其不测底前程上非那么冒着险难进行，这也只能是一暂时底延缓。因为这问题是基本底，而提出着这问题，人中的进化底‘自性’，正是自置于一危难底抉择之前，这有一日必在真义度上解决的，若使人类得达到或甚至得继续生存。进化底努力，正是推向宇宙‘力量’在土地生命中的发展，这需要一更大底心思体和情命体支持他，一更广大底‘心思’，一更伟大，宽广，知觉，一致底‘生命心灵’（Anima），而那又需要内中支持着的‘心灵’与精神底‘自我’之启露，以保持他。

情命论和唯物论中人及其生活之一理性底和科学底公式，普通人的一完善化了的经济社会和民主文化之寻求，皆是近代心思在这危机中所呈始我们的一切，当作其解决的一道光。不论支持着这些理念的真理为何，但这分明是不足以应人类的需要的，这人类负有使命，要进化到超出他自体，或者，无论怎样，倘若他要生活下去，便得进化到远远出乎他今之为他者以外的什么。在人群中和在普通人自己中的一生命本能，已觉到此之不合，已进向诸价值之一反转，或向新价值的发现，和安置人生于一新基础上的转移。这所取的一形式，是一番试作，要寻得给共同生活的一体性，相互性，和谐之一简单底现成底基本，以抑遏诸私我相竞争的冲突而力行之，因而达到了团体的一同性的生活，以代替一殊异性的生活。但为了实现这些可愿望的目的，所采用的手段，是强力地成功地实现几个有限底理念或标语，崇扬之而排除一切其他思想，抑遏个人的思想，机械地压缩生活原素，生命力量的机械化了的统一和驱策，由国家强制个人，以集团底私我代替个人私我。集团底私我，理想化为国家的，民族的，团体的心灵；但这是一巨大底且可化为一致命底错误。一强迫底和外加底心思，生活，行为的一致性，这些皆提到了最高底紧张度，在某个被认为更伟大的什么的驱迫下，或是集体生命，或是集体心灵，这便是所求得的方案。但这幽暗底集体之物，不是集团的自我或心灵；他是一生命力量，从下心知者升起的，而且，倘若未得理智向导的光明，则只能为广大底种种力量所驱使，他们皆是雄强底，但于民族是危险底，因为他们对知觉底进化为陌生，人乃是这进化的受任者和负荷者。进化底‘自然’不是指人类向这方向去；这是向她所遗留于后的什么之一退转。

所试行的另一解决，仍安立于唯物论的理智上，与民族的经济生活之一统一了的组织上；但所用的辩法是一样，心思与生活的强加底一致化与遏抑，和共同生存的一机械底组织。这么一种一致性，只能以压抑一切思想和人生的自由而保持住，而那只能产生一白蚁文明的有效底安定，或则生命泉源之竭涸，与一或迟或速底衰亡。是由知觉性之生长，集体底心灵和生命乃能觉识其自体而且发展；心思和生命的自由活动，于知觉性之生长乃为至要；因为心思和生命，乃心灵的唯有底工具，直到一高等工具发展了；他们在作为

上受到禁制，或使其变到严刻，不黏柔，不进步了，个人心思和生命的生长所产出的困难或紊乱，不能以压迫个人而健康地消除；真正救治，只能以他之进步到一更大底知觉性而做到，他在那知觉性中完善化了，圆成了。

另一可取代的解决，是发展寻常人的一启明了的理智和意志。同意于一社会化了的生活，他以他的私我隶属其间，为了在正当安排转体生活的缘故。倘若我们问这剧烈改变当如何作成呢，则两个助理似乎已提出了，一助理是一更大更好底心思知识，正当理念，正当学识，社会个人和公民个人的正当训练；另一助理是一新社会机构，可用社会机器的魔术解决任何问题，剪裁人类为一更佳底式样。虽然，在经验中，无论曾经希望过什么，从来未发现教育和智识底训练本身能改变人；他只能以更佳底学识，和一更有效能底机巧，供给人类个人底和集体底私我，以供其自我肯定，但仍留下人的私我无改。而人类的心思和生命，又不能由任何种社会机构剪裁至于完善，——甚至只到假定是完善，一虚构成底代品，也不能；物质可如此剪裁，思想可如此剪裁，然在我们人类生存中，物质和思想，皆只是给心灵与生命力的工具。机械不能形成心灵与生命力为标准化了的形式；他至佳只能裁抑他们，使心灵和心思静止，管制生命的外表作为；但若要有这有效地作成呢，心思和生命的裁抑和压制皆免不了，而那又必导至或是无进步底定止，或是颓废衰亡。推理心思以其逻辑底实用性，没有其他方法胜过‘自性’的模稜底和复杂底运动，除了心思和生命的管制和机械化。倘若那已作成了呢，则人类的心灵将恢复他的自由和生长，必由反叛，毁灭他被投入其掌握中的机器，或由敛入他自体，抛弃人生，于是逃脱了。人的真正出路，是发现他的心灵，与其自我力量，及其工具作用，以此代替心思的机械化，与生命自性的无明和混乱。但是在一严密管制了和机械化了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给这种自我发现和自生效果的运动的余地和自由。

有一可能性，即人类心思从一机械底社会和生命的理念盪回，他可寄托于归到宗教理念。和一为宗教所统治和认可的社会。但是，组成了的宗教，虽能供给个人以一内中超举之方，且在其中或其后保存他启对精神经验之一法，未尝改变过人类生命和社会；他未能这样作，因为，在社会统治中，他必须与生命的低等诸部分妥协，不能坚持整个有体的内中改变；他只能坚持信条底归附，他的伦理标准的形式上的接受，教会，礼节，和仪文的遵从。这么信念的宗教，能给出一宗教伦理底彩色或表面浅色，——有时候，倘若他保持一内中经验的坚固底核心，他也可到相当限度将一不完全底精神倾向普通化；但他不转化人类，不能造出人类生存的一新原则。唯有一全般底精神指挥，给与了整个人生和整个自性，乃能提起人类超出其自体。还有另一概念，近属道宗教底解决者，便是以有精神造诣的人们指导社会，在信心或在修为中，一切人皆为兄弟，为一体，人生和社会之精神化，取起生命的旧机构归于此统一，或发明一新机构。这从前也试行过了，但没有成功；这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原本建立的理念：但人类私我和生命本性太强，难于由心思得一宗教理念在心思上发生作用以克服她的抵抗。唯独是心灵之充分显现，‘精神’的本生底权能和光明充分降下，随之而起我们的不充足底心思底和情命底本性之禅代或转化和提举，由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超上自性’为之，乃能作成这进化底奇蹟。

初眼看去，这本性的一剧烈改变的坚持，似乎将人类的一切希望，推置到遥远底进化底将来了；因为超上我们寻常的人类本性，超上我们的心思底，

情命底，和生理底有体，好似是一太高太困难底事，在人之像现在这样，是不可能的。纵使是如此，这仍存其为唯一变易人生的可能性；因为希望人生真实改变，而无人性的一改变，是一不合理性底非精神底命题；这是要求什么不自然也不真实底事物，一不可能底神异。但这改变所要求的，不是什么过于悠远底事，对我们的生存为陌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因为，所当发皇的，是在我们的有体内中，而不是在他以外的什么：进化底‘自性’所迫促者，是对自我知识之觉悟，自我之发现，我们内中的自我和精神的显示，及其自我知识，自我权能，其本生底自我作用之发放。此外，这是以全部进化为其准备的一步，而且凡遇到人类命运的每一危机，又更近了一点，时当有体的心思底和生命底进化，接触到某一点，其处智识和生命力皆达到最高紧张度了，他们于是需要崩溃，或返沦于失败的沈眠中，或一无进步底宁静的休息中，或则要在他们正向之门进的障隔上打通他们的路。所需要的，是在人类中应有一转向，为少数或许多人所感到的，转向这改变的憧憬，感到其迫切底急需，意识到其可能，志愿在他们自己变为可能，而且寻出路道，那转向不是没有，而且必随人类的世界命运中每一危机的紧张而增加；一遁逃或一解决的需要，除精神底解决外没有其他解决的感觉，皆不得不增长，而且变到更殷切了，在危急情形的迫促下。对那有体中的呼求，常是必有些回答，在‘神圣真实性’且在‘自性’里。

诚然，那回答可能只是个人底；这可结果出精神化了的个人之增多，或甚至——可想像而未必然的，——是神圣智底个人或许多个人，在未精神化的人类大众中孤立了。这种孤立底证道者，必须或者退隐于他们的秘密底神圣王国，在精神底孤独中保卫他们自己，或者以他们内中底光明在人类上发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准备一点微小底什么，为了一较快乐底将来。这内中底改变，可开始在一集体底形式下成形，仅是神圣智者，发现还有他人，有与他自己同样的内中生活，由是和他们聚成一团体而自具其自主底存在，或则成立一分别底社团或公会，具有其内中生活的法规。是这一分别底生活的需要，具备了其自有的生活规制，适合于精神底生存之内中权能或动力，而且为之造出其本土底氛围，在过去乃自表现于道院生活的形成，或者各种当试上，试行一新底分别底集体生活，自加统治，在其精神原则上异于凡人生活，道院生活，在其性质上是他方世界的寻求者的一联合，那班人的全部事业，是在他们自己中求得精神真实性而加以实践，他们组成他们的共同生存，用了一些生活法规，在那志业上能帮助他们的。通常这不是一番事业，要创作一新底生命形成，当超越寻常人类社会，且造成一新底世界大统的。一宗教可保持那终究底展望在前，或试行某些初步接近之法，或者一心思底理想主义，也可作此同样一志事。但这些尝试，常是被我们人类的情命自性之坚住底无心知与无明克服了；因为那自性是一障碍，非是徒有理想主义或不完美底精神企慕，便能改变其反动底集量，或永久加以胜服的。或者那事业因其自体之缺陷而失败，或者她为外间世界之缺点所侵袭，从她那辉煌底企慕之高处，沦落到在寻常凡人水平上的混杂了的卑下底什么。一共同底精神生活，意在表现精神体，而非心思，情命，和生理体，必然建立且自保持於更大底价值上，大於寻常人类社会的心思，情命，物理价值者；倘若其非如是建立，则也将徒然是寻常人类社会，有其异处罷了。一全新底知觉性在许多个人中转化他们的整个有体，转化他们的心思，情命，物理底自性自我，为了新生命之出现是必要的；只有普通底心思，生命，身体自性的这么一种转

化，乃能产生一新底有价值底集体存在。进化底努力，不应徒然倾向於创造一新典型心思底人，而是当创造别一系统人物，已将其整个生存，从我们如今心思化了的动物性，提升到土地自性之一更大底精神水平的。

任何这种完全底转化，土地生命在若干人中的转化，不能全般一时建立；纵使转捩点已经达到了，决定底界线越过了，而新生命在开端，也当经过一段苦难和辛劳底发展时期。从舊知觉性的一转变，采取整个人生歸入精神原则，这将是必要底第一步；为了这个的准备可能要长时期，而转化一旦已经开始，则将分段前进。在个人，这可能在达到某一点之后变快，甚至可能以一躍进，一进化底突起而成辩；但一个人底转化，不会是创造了一新底典型人物，或一新底集体生命。可以想像若干个人，这么分别地在舊生命中进化，於是联合起来建立一新底生存之核心。但似乎‘自然’不会是这样辦，而个人会难於达到一完全底改变，若其仍被包围於低等自性之生活里。在某一阶段，也许必须采取分别围体的古老辦法，但有其二重目的，起初，是具备一安定底圍围，一分开底地方和生活，其间个人的知觉性，可集中於其进化上，而在其环境中，一切皆转向且指定这唯一事业；其次，时若事物皆有准备了，表呈且发展此新生命於那些环境和道准备好的雾围中。可能是，在这种努力的集中上，转变的一切困难皆以集中了的力量出现了；因为每个修士，在他自己怀藏了一待转化的世界之可能性，但也怀有他的弱点，则会不但带来他的能量，亦且带来了他的困难和营本性的反对，而且，混杂在一小而密近底共同生活的狭隘范围中，这些可能擅有一大大增加了的阻力，这便会抵销超向进化的力量之提高了的权能和集中。这是一种困难，在过去曾破坏心思底人的一切努力，要发展一点什么，较之寻常心思底和情命底生活更真实，更和谐的。但是，倘若‘自然’已准备了，已作出她的进化底决定，或者，倘若从高上界降下的‘精神’的权能够强，则困难可以克服：而第一进化底形成或诸多形成将有可能。

但是，若使全般依靠向导着的‘光明’和‘意志’，与光辉地表现‘精神’的真理於人生中，皆要成为规律，则那似乎必先假定有一神秘智底世界，一个世界，其中一切人物的知觉性，是建立於道基础上；那里，可能懂到的，神圣智底许多个人，在一神圣智底集团或多个集团中的生活交互，由於其真本自性，会是一了解与和谐底程序。但是这里，实际上，会有诸神圣智者的一生活，与‘无明’中人的生活并肩进行，或在其中进行，试图出现於其中，或出现於其外，可是两种生活的规律，似相反对而彼此相犯。然则一精神底团体的生存，完全从‘无明’的生活分开，退隐，似乎有不容已：因为否则便需要两种生活的妥协，而随此妥协，便有较大底生存之染汗或破缺的危险；两个互不相容的不同底原则会相接触，虽较大者会影响较小者，较小者也当於较大者上发生势用，因为这相互盪摩，乃一切接触与交易的律则。甚至还可疑问，是否冲突和撞击乃其关系的第一规律，因为在‘无明’的生活中，存在着且活动着的，有那些‘黑暗’的力量的奇巨底势用，皆是恶与暴行的支持者，其兴趣，在於染汗或毁败一切高等‘光明’之进入人类存在中的。反对，不容忍，甚至迫害一切凡是新者，或试欲超越或脱离人类‘无明’的已立的秩序者，或者，设若这新者是胜利了，以低等力量突入其中，则世界之接受他比反对他更危险，於是终之以消灭，降低，或染汗了这新底生命原则，这皆是过去常有的现相；那反对可能更激烈，也更会有失望，倘若一根本上是新底光明或新权能，要宣称这土地是他所当续承的产业。但也

当假定这新底更完全底光明，也当附带有新底更完全底权能。也许他不必须全般离立；他可自立於许多小岛上，从那里散布到旧生命上，投以他自有的势力和透射，进占之，与之以助力和照明，待遇些时候人类中的一新企慕可开始懂到和欢迎的。

但这些皆明显是过渡的问题，是进化在显示着的‘力量’作了充分底胜利底反转以前，和神圣智者的生命，有如心思底人的生命一样，成了大地上的世界体系的一已建立的部分以前的问题。倘若我们假定神圣智底知觉性，要建立在大地生命中，则其所可运用的权能与知识，将远大於心思底人的权能与知识，而一个神圣智者的团体的生命，假定他的离立底，一样会安全不遭到打击，有如人类的组织了的生命，不会遭到一低等种类的打击。但是，如这知识与神圣智底自性之正本原则，将在神圣智者的共同生命上保证一光明底统一，同样这也将足够保证两彙生命间之调叶与一主制底和谐。大地上的超心思原则的势力，将攻到‘无明’的生命上，加他以和谐，在他的范围内。这是可以想像的，神圣智底生命将是离立底，但他在他的境界内将确实容纳那么许多凡人生命，如其已转向精神性者，且进向高处者；其余的可自体组织主要是在心思原则上，舊底基础上，但是，受到了可认识的更大底知识之帮助和影响，他似乎会在一更完全底和谐化的路线上这么作，非至今人类集体所能的。虽然，在此心思也只能豫告盖然性和可能性；‘超上自性’中的超心思原则本身，将按照事物的真理而决定一新世界体系之平衡。

一神圣智底‘超上自性’，超越了我们寻常的无明‘自性’的一切价值；我们的标准和价值，皆无明所创立，因此不能决定‘超上自性’的人生。同时，我们如今的自性，是‘超上自性’的一衍生，他不是一纯粹底无明而是一半知识；然则可合理地假定，无论有什么精神真理在其标准和价值中或在其后，将在高等生命中再现，不是当作标准了，却是当作一些原素，转化了，自无明提拔出了，升到了一更光明底存在之真实和谐里。如宇宙化了的精神个人，蜕去有限底人格，私我，当他升出到心思以上，到一‘超上自性’中的更完全底知识，其心思中互相冲突的理想，必然从他墜落了，但在她们后方之为真实者，将在‘超上自性’的生命中存留。神圣智底知觉性，是一种知觉性，其间一切矛盾皆已刊落或相互融合了，在一视见与是为之高等光明中，在一统一了的自我知识与世界知识中。神圣智者不会接受心思的理想和标准；他不会被撼动去为他自己而生活，为他的私我，或为人类，或为他人，或为团体，或为‘国家’而生活；因这他将觉识有大於道这些半真理者，觉识‘神圣真实性’，而他是为那而生活，为了他在他自己和在一切中的意志而生活，在一广大宇宙性的精神中，在‘超极’之意志的光明中。为了这同一理由，在神圣智底人生中，不会有自我肯定和博爱主义间之冲突，因为神圣智者的自我，与一切自我为一，——没有冲突在个人主义与集体理想之间，因为二者皆一更大底‘真实性’的项目，而且，只若任何一个表现此‘真实性’，或其圆成是服务於此‘真实性’之意志，乃能於他的精神有共价值。但同时心思底理想中为真实者，且隐约成相於其中者，也将在他的生存中圆成；因为时当他的知觉性超出人类底价值，以致他不能以人类。或团体，或‘国家’，或他人、或他自己代替上帝，则在他自己中的‘神圣者’之肯定，与在他人中的‘神圣者’的意识，以及与人类，与一切永生，与全世界为一的意识，因为‘神圣者’在她们中间，和向在她们中间生长着的“真实性，之一更大更佳底肯定之领导，将是他的生活作为的部分。但他应当作什



么，将由他内中的‘知识’与‘意志’之‘真理’决定，——一全般与无限底‘真理’，非任何单独一个心思底律则或标准所束缚的，却在全部真实性中自由施为，尊重每个真理於其位置上，具有对在作为着的种种力量之清明知识，且明白在显示着的‘神圣努力，中之原旨，在宇宙进化的每一步上，和在每一事会和环境中的。

在已成就的精神底或神圣智底知觉性，全人生必是‘精神’的已实践了的真理之显示；只有在那更大底‘真理’中能自转化，且寻得其自体的精神自我者，且自融於其和谐中者，能得到人生接受。什么将这样长存，心思不能决定，因为超心思底神圣智，本身将发下他自有的真理，而那真理将取起凡属於他自体，而已发施於我们的理想与心思和生命和身体的实践中者。其所取的形式未必长存，因为倘若不经改变或重新安置，於新底存在中似乎不会合宜：然在其中为真实者和经久者，或甚至在其形式上如此者，将经过一番转化，於长存为必需的。许多於人生为正常者将要消逝。在神圣智底光明中，那许多心思底偶像，构成的原则和系统，相冲突的理想，凡人创作於他的心思和生命的一切境域中者，不会受到敬仰或被接受；只有真理，倘竟有之的话，为这些虚浮底造像所隐藏者，能有进入的机会，当作一建立於一远过广大底基础上的和谐的原素。明显的，在为神圣智底知觉性所统御的人生中，战争以其反抗精神和敌愾，毁灭与无知底暴行，政治斗争与其长永底冲突，恒常底压迫，欺骗，卑鄙，自私自利，其无知无识，颠倒，错乱，皆无存在之余地。种种艺术和工技会存在的，不是为了任何卑下底心思底或情命底娱乐，消遣，或解除紧张，或快意，而是当作‘精神’的真理与生存之美与悦乐的表现和工具。生命和身体，不复是暴虐君主，要求十分之九的生存以供他们的满足，而是作‘精神’的表现的手段与权能。同时，物质和身体既皆被接受了，物理底事物之管制和正当运用，也皆是‘精神’在土地自性中的显示之实践了的生活之一部分。

几乎是偏处已这样假定了，精神生活必然是出世底穷困生活，摒弃了一切，除是为了刚好保持身体所绝对需要的；这在一种精神生活，其性质与原意是要从人生退隐的，是有效底。即捨那理想不论，人也许可想像精神底转向，必然常是趋於极端底简朴，因为其除一切，会是情命底欲望和身体底自我放纵的生活。但是从一较广大底立场看，这是一心思底标准，基於“无明”的法律，以欲望为其动机的。克服‘无明’，芟除私我，全般摒弃不单是欲望，并且弃去一切能满足欲望者，可参入为一有效原则。但这标准或任何心思底标准，非是绝对底，也不能是一法律，所以约束已超出情欲的知觉性者。完全底纯洁与自我克制，有在於其性质的肌理中，那在贫穷或富足中皆仍是一样：因为设若他可彼此任何一个境况所动摇或玷汗，则他不会是完全，或不会是真实。神圣智底人生之唯一规律，便是‘精神’的自我表现，‘神圣者’的意志；那意志，那自我表现，能以极端底简朴，或以极端底复杂和富裕，或以其自然底平衡而显示，——因为美与丰富，事物中之一隐藏底甘味与笑乐，人生的一阳光与欢喜，也皆是‘精神’的权能和表现。在一切方向内中底‘精神’决定着本性的律则，便会决定人生的结构，及其细节和环境。在一切中皆会是同此一粘柔底原则；一严刻底标准化，无论其於心思之处理是多么必需，不能是精神生活之规律。自我表现之一极大底分殊与自由，基於一下层底一体性者，可能变到明显；但偏处将有秩序的真理与和谐。

神圣智者的人生，提举进化到一较高底超心思底格位，可适当地形况之

日神圣底人生；因为这将是在‘神圣者，中的人生，是一人生的开始，一精神底神圣光明与权能与悦乐，在物质‘自然，中显示了。因其既超过了心思底人类水平，那可说为一精神底和超心思底超人道之人生。但这不当与过去和今时间於超人道的理念混为一谈；因为心思理念中的超人道，包举寻常人类水平之超上，非在类别而在同一类别的程度上驾过了，由於人格之扩大，由於放大了夸张了的私我，心思增加了权能，生命力量增加了权能，人类“无明’的种种力量之一精炼了的或深密而厚重底增大；这其中寻常也暗含了这理念，由超人强力统治人类。那意义会是尼采（Nietzsche）式的超人道；最下，那可能是“金色獸’的统治，或黑色獸，或任何獸或每个獸的统治，回到野蛮底气力和残忍和力量的返转：但这不会是进化，这会是归到古代底猛力底野蛮主义的退化。或者，这可表徵从人类之图越过或超上他自体的紧张底努力中，有‘罗刹’和‘阿修罗’出现；但这努力的方向错了。一暴烈底和骚乱底夸大了的情命私我，满足其自体以一样度专制底或无治主义底自我成就的气力，那将是一‘罗刹’式底超人道典型：但这巨人，这食人鬼或吞噬世界者，道‘罗刹’，虽他仍存，在精神上已属於过去了；那典型若大量出现，也会是退转底一进化。一雄大力量的强盛施展，一自我保有，自我禁持，甚至，可能的，退隐地自我约束了的心思能量与生命权能，强健，平静，或冷酷，或在凝集了的威力上是可怕，又细致，能主制，同时是心思底又是情命底私我之升华，便是‘阿修罗’典型。但大地在她的过去足够有过这类人物了，其重出只能延长旧底路线；从‘狄鞞’，从‘阿修罗’，她不能为了她的将来得到一点真利益，不能得到一点自我超越的权能：甚至其中一律大底或超正常底权能，也只能带她在她的旧轨道上作更大底旋绕。但应当出现的，是远过困难又远过简单底事物；他是一自我实践了的有体，精神自我之一建造，心灵之一深密性与迫促，及其光明与权能与美之发放和尊大，——不是一私我底超人道，攫夺了人类上的一心思底和情命底统治，而是‘精神’的在其自有的工具上的宗主权，其於自体的保有，其於生命的保有，在‘精神’的权能中；是一新底知觉性，其中人类本身当得到其自体的自我超上和自我圆成，由放在其中奋努求出生的神圣性之启示。这是唯一真正底超人道，唯一真正底可能性，在进化底‘自然’中前进一步。

这新底格位，诚然是如今人类知觉性和生命的法律之一反转，因为他会反过‘无明’中的生命的整个原则。人可说，是为了尝‘无明’之味，为了惊奇和冒险，心灵乃降入了‘无心知性’中，着上了‘物质’的乔装，为了冒险，为了创造和发现的喜乐，一‘精神’的冒险，‘心思’和‘生命’的一冒险，与她们在‘物质’中的工事之种种探险底惊奇，为了新者和未知者的发现和征服；凡此一切，组成人生之事业，凡此一切，也当与“无明，之终止而终止。人生，是‘无明，之光与暗，得与失，困难与危险，快乐与痛苦凑合制成的，是种种彩色的一活动，游移於‘物质’的普通底中性上，而‘物质’则以‘无心知者’之无知性与无感性为基。对正常底生命体，一种存在若无成功与失败的反应，情命底乐与忧，险难与热情，快慰和痛苦，命运之倚伏与不定，与奋斗与战阵與挣扎，一种新奇与惊异与创造投射到未知者上的喜乐，则似乎是空无变换，因此也空无人生情味。任何超越这些事物的人生，对他似乎会是无形相或空虚底什么，或是在一不可变的同一性之形

---

原文‘blorldebeast’，指白色人种之金黄色头发而言。

模中铸成的；人类心思的天堂图像，是一永恒底单调之不休底重复。但这是一错误观念；因为进入神圣智底知觉性中，会是进入了‘无限者’。这将是一自我创造，无限地发皇‘无限者，人乎有体之形式，而‘无限者’的兴趣，较之有限者的，还过其大而且多种多方，亦如远过其为不可磨灭地可喜。在‘知识，（或‘明，）中的进化，较之在‘无明’中的任何进化，为远过其美与光荣底一显示，以更多视景永自展舒，在一切方式上皆更深密，皆非其所能者。‘精神，的悦乐永是常新，其所取的美的形式无数，其神明永是年少，而且‘无限者’的悦乐之味（rasa），为永恒无竭。神圣智底人生显示，会是更充实，多果，其兴趣较‘无明’的创作兴趣更生动；他将是一更伟大和更快乐的恒常奇迹。

倘若有在物质‘自然，中之一进化，又倘若道是有体之一进化，以知觉性与生命为其主要两项目与权能，则此有体之充实，知觉性之充实，生命之充实，必然是我们正超赴的发展的目标，也必然显示於我们的命运的一或早或迟底阶段。‘自我’，‘精神’，‘真实性’，正自体启示於生命和物质的初始无心知性中者，将发皇其有体与知觉性的全部真理於那生命和物质中。他将回到他自体，——或者，倘若当作一个体，他的归极是回到他的‘绝对者’，他也可作那回转，——不由人生之唐劳失望，而是由其自体在人生中的一圆满成就。我们在‘无明，中的进化，及其自我发现和世界发现之交错底喜乐和痛苦，并其半成就与恒得恒失，只是我们的初始境况。这不可避免必引向‘知识’中之一进化，一‘精神’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展舒，万事万物中的‘神圣性’的一自我启示，於其自体的那真实权能中，在‘自性，中，那对我们仍为一‘超上自性’者中。

